# 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 第三十三回　冰湖幸免沉冤掩　雪岭奇逢异士来

冷冰儿冷冷说道：“你以为我不敢杀你这宝贝徒儿！”

欧阳冲笑道：“我知道你恨他入骨，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杀他的了。因为你杀了他，这宗交易就做不成了。”

冷冰儿心中暗喜，说道：“你是愿意和我做这桩公平买卖了？”欧阳冲道：“当然，你舍不得那姓孟的小子丧命，我又怎舍得我这徒儿给你杀掉，嘿，嘿，冷姑娘，你的手段真狠，算我服了你了。咱们就走吧。”

原来欧阳冲果然是给冷冰儿料中，他并非舍不得徒弟，而是这个徒弟他还有可资利用之处，他要段剑青帮他找到罗海家藏那本古波斯武功秘发，那就非得段剑青活着才能娶罗曼娜为妻了。

冷冰儿押着段剑青跟在欧阳冲后面，一步步走下山去。段剑青气力尚未恢复如初，走得很慢。

欧阳冲嘴里说是服了冷冰儿，心中却在暗笑，笑她是个聪明的笨蛋。冷冰儿已经答应过了明天就把段剑青交还他的，“过了明天，我且看你怎样逃出我的掌心？至于姓孟这个小子，我慢慢回来收拾他也还不迟。料他没有我的解药，纵然再过十天半月，他也不能生下此山。”

欧阳冲想到的，孟华也早已想到了。是以他在冷冰儿走了之后，不由得又喜又惊。喜者是暂时可以解除威胁，惊者是冷冰儿与虎作伴，明天之后，会有什么遭遇？

他服下了碧灵丹和小还丹，此时己是约莫半个时辰，药力直透四肢，浑身只觉暖烘烘的好不舒服。既是无法可想，他只好暂且把忧虑抛之脑后，又再盘膝静坐，按照玄功要诀所载的法门，引导真气凝聚丹田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觉神气清爽，精力弥漫，孟华一跃而起，随手一掌，把一块凸起的石笋劈掉一半。这一喜非同小可，“哈哈，我现在可不必害怕那个红发妖人啦。”他试出了他的功力纵然不能说是完全恢复，至少也恢复了七八成了。冷冰儿估计他要一天方能恢复，那是由于她只估计药力的功效，却没有估计到张丹枫的上乘内功心法和灵丹配合所起的神奇效力。

孟华抬头一看，红日正在当空，不过是将近是中午的时分。亦即是说，冷冰儿走了尚未两个时辰。孟华立即展开轻功，飞快地赶下山去。

冷冰儿一手抓着段剑青，一手提着宝剑，正在一步一步的下山，由于段剑青走得很慢，此时他们不过才到山腰。

段剑青服了解药已经两个时辰，气力渐渐恢复，其实走快一些也没困难，不过他不让冷冰儿看出来，同时也在养精蓄锐，盘算如何挣脱冷冰儿的掌握。

“冷姑娘，不要把我当作囚犯一样好吗，这多难看，放松一点，反正我也跑不掉的，让我透一口气也好呀。”段剑青哀求道。

“你这人真是死要面子，这里也没牧人，怕谁看见？哼，你不是囚犯，你以为你还是‘小王爷’吗？是不是要请一乘八人抬的大轿，把你抬下山去？”冷冰儿冷笑道。

段剑青气喘吁吁，说道：“唉，我不是要面子，你不放松一点，我真个是走不动了。”

欧阳冲走在他们前面约莫十步之遥，冷冰儿见他可怜，心想就是不抓着他，谅他也不能跑出自己的掌心，于是提起宝剑剑尖抵着他的背心，说道：“好，我让你自个儿走，你可别打逃跑的主意，倘敢乱动，可休怪我剑下无

情。”

段剑青苦笑道：“冷姑娘，你也太过虑了，我要跑也跑不动呀！”故意装着疲倦不堪的样子，走两步，停一步。

冷冰儿喝道：“走不动，也得走！”左手拿着的剑鞘就当作鞭子鞭打。

段剑青嚎叫声：“你为何这样凶呀，我都服你了！”

冷冰儿斥声：“对你这样的人，不凶不行！哼，要不是看在孟大哥份上，我还要一剑把你杀掉呢！”

正纠缠间，欧阳冲忽地“咦”了一声，回过头来，喝道：“来者何人？好呀，原来是你这小子！”

此时冷冰儿也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了。不自觉地回头一看，只见在山拗的转角处出现一个人，可不正是孟华是谁？

冷冰儿这一惊非同小可，她不知道孟华已经恢复功力，连忙叫道：“孟大哥，你赶来做什么？快快回去！”

说时迟，那时快，欧阳冲已是趁她骤吃一惊，分心之际，突然一个虎跳，反身一掌，打在段剑青身上！

他用的是隔物传功的本领，由于他和冷冰儿之间，隔着一个段剑青，他不能直接攻击冷冰儿，也不敢直接攻击冷冰儿。但这一掌虽然是打在段剑青身上，他所使的气力却是传到冷冰儿身上！冷冰儿登时虎口一震。

段剑青趁势一矮身躯，滚在地上，反抓冷冰儿脚踝。欧阳冲越过障碍，也再一掌向冷冰儿劈来了。

好个冷冰儿，在这危机瞬息之间，腾的飞起一脚，把段剑青踢了一个筋斗，宝剑扬空一划，一招“玄乌划砂”，反截欧阳冲手腕。

欧阳冲本来以为使出隔物传功的本领，就能把她的宝剑震飞出手中的，哪知她的主剑非但没有跌落，居然能够立即反攻，不禁也是大出意外，吃了一惊。不过，他的功力毕竟还是比冷冰儿高出太多，这一掌劈出，热风呼呼，冷冰儿登时只感呼吸不舒，剑尖也给他的掌风荡歪了。

冷冰儿一咬牙龈，唰唰唰连环三剑，那剑法奇幻，更出欧阳冲意料之外，他是早就从段剑青口中，知道冷冰儿是青城派的弟子。青城派的剑法他见过，但冷冰儿此际使的却不是青城剑法。三招一过，欧阳冲蓦地想起，她这剑法好像是可以克制他“雷神掌”功夫的某一家剑法。

孟华飞快赶来，喝道：“欧阳冲，你不是要找我吗？不用你找，我自己来了！把冷冰儿放开，有本领你来拿我！”

段剑青给冷冰儿踢了一脚，虽然疼痛，却没受伤，他站了起来，恨得牙痒痒的，就想拔剑去杀冷冰儿，但一见冷冰儿剑法如此精妙，居然能够和他的师父动手，眼看孟华又将来到，他哪还敢向前。“奇怪，不过一年，她哪里学来的如此精妙剑法？”

段剑青不识冷冰儿的剑法，孟华却是看出来了。他曾见过天山派的名宿丁兆鸣和他的父亲比武，他父亲的快刀天下无双，也不过仅仅能胜丁兆鸣一招。冷冰儿如今所使的剑法，正是他曾经见过的天山剑法。

天山剑法虽然正是“雷神掌”的克星，但冷冰儿才不过学了一年，功力又远远不如欧阳冲的，要不是欧阳冲想把她抓作人质，她早已不能抵挡十招了。

欧阳冲一看孟华即将来到，只好放弃了抓冷冰儿作人质的念头，目露凶光，杀机陡起，喝道。“小丫头，这次可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我！”掌力

倏的加猛，冷冰儿也正在使出杀手绝招，只听得“ 嗤 ”的一声，欧阳冲的衣袖给削去了一幅，冷冰儿却是踉踉跄跄地倒退几步，“ 哇 ”的吐出鲜血！

就在此际，只见青光疾闪，孟华正好赶到，立即痛下杀手，叫欧阳冲无法过去伤害冷冰儿。

冷冰儿晃了两晃，稳住身形，回过头来，利剪般的目光，搜索段剑青。段剑青见孟华赶来，早已吓得慌了。冷冰儿虽然口吐鲜血，但她最后一招，还能削掉欧阳冲的衣袖，段剑青如何敢和她对敌？一见冷冰儿转过身来，生怕落在她的手里，性命不保，硬着头皮，和衣一滚，滑碌碌的就从满是积雪的斜坡上滚下去。

其实冷冰儿此际刚受掌力所震，虽不至于受了内伤，亦己筋疲力竭，要是段剑青敢于和她一拼的话，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冷冰儿的凶险可能更大。

冷冰几见他滚下山坡，自己却不能跑去追他，暗暗叫声“ 可惜！ ”但也松了口气。当下连忙服了一颗小还丹，背靠大树，凝神观看孟华与欧阳冲之战。

孟华憋着满肚皮闷气，此时方始发泄出来。他把家传的快刀化为剑法，当真是迅如闪电，猛若惊雷。片刻之间，接连攻了六六三十六剑，每一剑都是指向对方的要害！

欧阳冲本来以为他受了重伤，即使有别的什么灵丹妙药，最少也得十天半月，方能恢复如初的，哪知他一上来便即猛攻，和数日之前，简直判若两人，似乎是完全没有受过伤的样子，欧阳冲不由得越战越是吃惊了。

不过欧阳冲毕竟也还算得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虽惊不乱，他脚踏五行八卦方位，退一步，发一掌，守得甚稳，打算消耗孟华的真力。

掌风呼呼，热浪四溢，孟华此际已经恢复了七八成功力，可以经受得起。不过虽然经受得起，也是感到唇焦舌燥，有如置身烘炉之中。

冷冰儿站起身来，说道：“ 和这妖人，用不着讲什么江湖规矩！ ”江湖规矩讲的是单打独斗。冷冰儿这活的意思，自是要和孟华联手对敌了。

欧阳冲不知道冷冰儿乃是吓他，不禁更是吃惊……“ 这丫头受伤不重，她的天山剑法又正是我的克星，我应付这小子已是为难，要是这丫头也来帮他，只怕我要跑也跑不了！ ”登时打了个“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的主意，以进为退，急攻数招，准备伺机逃走。

孟华是个老实人，却以为她当真是不顾危险，要来帮忙自己。

“ 冷姑娘，你用不着上来，这妖人我还对付得了！ ”孟华说道。说话之际，剑光己是倏的反圈回来，剑势如环，把欧阳冲的身形笼罩在剑圈之内。他为了阻止冷冰儿冒险，是以力求速战速决，这一剑使得狠辣之极。可惜急躁了一些，绵密不足，却给了欧阳冲一个逃脱的机会。

掌风剑影之中，欧阳冲一声怪叫，倒跃出数丈开外。剑光过处，削去了他的满头红发，恍如乱草蓬飞。但他已是跳出了剑光笼罩的圈子，一溜烟地跑下山了。

孟华不知冷冰儿伤势如何，不敢去追，纳剑人鞘，说道：“ 冷姑娘，你没事吧？ ”

冷冰儿道：“ 好在没给他的雷神掌打在身上，只是受了掌力的震荡，并无大碍。我已服了一颗小灵丹，现在也可以和你一同下山了。孟大哥，你怎的好得这样快？莫要因为救我的关系，累坏了你的身子才好。 ”

孟华笑道：“ 我也料不到好得这么快的，这是你的灵丹妙药之功。也幸

亏那妖人给你吓得赶快逃跑，要是他能够再斗半个时辰，我倒恐怕是支持不住了。”

两人一同下山，走到山下，仍没发现段剑青的踪迹，料想是伤得不重，给他的妖师救去了。

此时两人方有余暇，各自讲述本身的遭遇。

冷冰儿听罢孟华来到此地的经过，笑道：“那晚刁羊大会之中，我已经有点怀疑是你在场了，孟大哥，你这次帮忙桑达儿做得真好。嗯，那罗曼娜也算得是个绝色美人，怪不得段剑青见异思迁。我只恨他不该向我下毒手，要是他早和我说个明白，我绝不会阻碍他去追求罗曼娜的。”

孟华说道：“冷姑娘，你笑我太过忠厚，其实你的心地也是太过纯良。段剑青并非仅仅是为了罗曼娜的美色方才见异思迁的，他怀抱的野心可大着呢。”当下把段剑青要娶罗曼娜为妻的三个目的，一一说给冷冰儿知道。

冷冰儿恨恨说道：“这小贼比想象的还要坏得多，早知如此，我真不该将他放过！”

跟着冷冰儿也把她的遭遇说给孟华知道：“离开石林之后，他不愿意和我到小金川去，我已经知道结局必将是分道扬镳的了。但当时小金川正受清军围困，他不愿意冒险，我也不便勉强他。他肯听我劝告，不回大理老家，给清廷利用，我己是甚为满意的了。我还希望我在他的身边，能够对他有点好处。于是跟他来到此处。哪知，唉……”

冷冰儿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不料到了此地，不久他就和那红发妖人相识，竟然拜那红发妖人为师了。起初我并不知欧阳冲是好是坏，但看他妖里妖气，料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也曾劝过剑青，你要学本领，你的叔父就是现成的名师，何苦作这妖人弟子？他说叔父不知下落，而且叔父对他也似乎颇有成见，以前在叔父回家的时候，也不肯用心教他的。他又说本领学成之后，如何用它是自己的事。师父是好人还是坏人管他作甚。我听他说得也似乎是有点道理，就任由他了。唉，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他拜那妖人为师，还不仅仅是为了学好本领，而是怀有那么大的野心。

“不过，在他拜那妖人为师之后，对我的态度却是比以前好了。我做梦也料想不到，他是为了要算计我才故意对我好的。正是因此，我才会着了他的道儿。他用麻药将我迷醉，竟然将我抛下冰湖！”

孟华问道：“后来是谁救你的？”

冷冰儿道：“也是我命不该绝，那时是冬天，本来很少下雨的，恰巧那天下了大雨。冰湖水涨，把我冲上湖中的一块大礁石。我喝了许多冰水，反而醒过来了。原来他给我服的麻药是热性的，给冰水洗过了胃，药力反而减轻了。

“有个年老的牧民，夫妇二人，无儿无女，冬天就在冰湖上凿冰捕鱼为生，他发现了我，把我救回家中。

“性命是侥幸保存了，但还是大病了一场，老天爷倒是对我甚为保佑，我又一次又碰上了救星。你知道天山剑客唐加源这个人吗？”

孟华说道：“我只知道天山派的掌门人是唐经天。”

冷冰儿道：“唐加源就是唐经天的儿子。他们夫妻二人来到这个地方，无巧不巧的来到那个牧民家里投宿，发现了我，说起来他们和我的叔叔也是彼此知心的朋友。唐大侠把碧灵丹与小还丹给我解毒、培原，唐夫人且还为我特别留下来，传授我天山剑法。他们不过是两个月前才离开此地的。

“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暗中注意剑青，我也看出他是越来越坏了，但还没有想到他是坏得如此之不可救药。可惜仍是给他师徒逃掉。”

孟华叹息道：“自作孽，不可活。但愿他经过这次教训，及早回头。否则用不着杀他，他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对啦，冷姑娘，我还没有间你，今后你准备如何？”

冷冰儿道：“唐大侠与他夫人约好，这几天就会回来。我想等他回来，再定行止。你呢？”

孟华说道：“我要先找着尉迟大侠，然后再上天山。”

冷冰儿喜道：“唐大侠夫妇也要回天山的。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以咱们的脚力，大约不过大半天路程。你到我那里住几天如何？那位牧人伯伯很好客的。待唐大侠回来，你们可以结伴去天山。我要是不到柴达木去的话，或许也会跟你们到天山玩一趟的。”

孟华说道：“我本来很想拜见唐大侠，不过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我在这里已经耽搁了五天，要不是兼程赶路，恐怕追不上尉迟大侠啦。”

冷冰儿瞿然一省，说道：“不错，我也知道尉迟大侠是在半个月前路过此地的。可惜没见着他。他是替柴达木的义军联络回疆诸部的吧？”

孟华说道：“正是。我已经把他在各个部落可能逗留的时间估计在内，要是他比我先走十天，我有把握追得上他。如今多耽搁了五夭，那就难说了。”

冷冰儿道：“你有紧要的事情非得追上他不可？”

孟华道：“是呀，我是为了义军的大事。”当下简单扼要的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告诉冷冰儿。

冷冰儿道：“既然如此，那我不便挽留你了。不过，你伤病初愈，仍然是要赶路，也得多加保重身体才好。”

孟华说道：“多谢你的关心。咱们后会有期。你回去，要是见到你叔叔的话，替我问好。”当下撮唇长啸。过了一会，草原静悄悄的，唯有他的回声，别无反应。

冷冰儿诧道：“孟大哥，你呼唤谁？”孟华说道：“你来的时候，可曾见到山脚下有一匹马么？”

冷冰儿道：“没有啊！是你的坐骑吗？”孟华说道：“是罗海送我的一匹骏马，他告诉我，这匹马久经训练认得主人。可以放它自己去找草料，过多久也不会跑。”

冷冰儿蓦地想了起来，说道：“不好，你这匹坐骑恐怕是给段剑青这小子骑去了。他滚下山坡，见到了这匹马，还会不要它吗？他的本领虽不高，降服一匹马的本事还是有的。那你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回到罗海那儿，向他再借一匹坐骑？”

孟华摇头道：“从这里步行到罗海那儿，少说也得有三天，纵然借到一匹同样的骏马，也是得不偿失！”

冷冰儿想了一想，说道：“从这里再去二百里左右，有一个市集，那个地方是产名种马匹的，说不定你在那里可以买到一匹好马。”

孟华心想二百里路，明天中午他就可以赶到了。大喜说道：“那就最好不过了。冷姑娘，咱们后会有期。”蓦地想起一事，说道，“不过我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

冷冰儿道：“不必客气，何事请说。”

孟华说道，“那红发妖人要害桑达儿，你是知道的了。请你回去告诉罗

海父女和桑达儿，叫他们千万小心。”

冷冰儿道：“你放心，我会帮他们的忙的。即使我的本领不济，那还有唐大侠夫妇呢。要是那红发妖人尚未离开此地，唐大侠一回来，我就请唐大侠先去找他。”

与冷冰儿分手之后，孟华匆匆赶路，可惜天公不做美，下了一场大雪，山路更是难行。第二日中午时分，他还在爬山，要爬过一座山拗，才能到达那个市集。

雪后新晴，高原上的风光更加壮丽，从上望下去，草原一片洁白，宛似汪洋大海。白云平铺在山坳里，随着滚起波浪，云海里露出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山尖，好像是海里的许多岛屿。中午的阳光透出云海，露出的山尖上也镶上红边，真是奇丽无俦。可惜孟华忙于赶路，却是无心欣赏了。

正在山路上行走之间，忽听得马嘶之声，孟华抬头一看，只见上面一个山坳的转角之处，一个白衣的中年汉子，好像把关的大将似的，神气昂然的站在那儿。

他的身边有一匹马，系在树上。正是罗海送给孟华的那匹坐骑。它是看见了主人而长嘶的。

孟华吃了一惊，连忙三步并作两步，飞快的赶上前去，问那汉子：“这匹马你是怎样得来的？”

那汉子并没有回答他的间话，却反问他道：“你是不是名叫孟华？”

孟华说道：“不错，我正是孟华。这是我的坐骑，请问怎样到了你的手中？”

那汉子还是没有回答，却是哈哈一笑，随即冷冷说道：“原来你果然就是孟华，嘿嘿，小伙子，你的胆量可真是不小啦，听说你竟敢和欧阳冲作对？”

孟华说道，“欧阳冲又算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了？本事再高的坏人，我也要和他作对！”

那汉子道：“好大的口气。嘿嘿，听你这么说，欧阳冲败在你剑下之事，大概是真的了？”孟华不觉一怔：“他的消息怎的如此灵通？”

“你是什么人？”孟华问道。

“你不必管我是什么人，你有本领打败欧阳冲，我倒想见识见识你的剑法，进招吧！”白衣汉子说道。

孟华思疑不定，说道：“这匹马是你从段剑青手中夺来的呢？还是他送给你，好让你赶得上我，来和我为难的呢？”倘是前者，此人就是友人；倘是后者，就是敌人了。

白衣汉子不置可否，冷冷说道：“我是存心伸量你的！你胜得了我，这匹马还给你，否则，嘿嘿，我可不能放你过去了！”听这口气，倒似有意和他为难。

孟华急于夺回坐骑，才好赶路，心想：“管他是友是敌，先把他打败再说。”于是说道：“好，你既然还要伸量我，没奈何我只好献拙了。接招！”唰的一剑，便刺了过去。

这一招孟华用的是家传的快刀刀法化为剑法，迅捷无伦，白衣汉子赞道：“好！”剑尖一颤，指向孟华膝盖的“环跳穴”，他这应招之法乃攻敌之所必救。孟华逼得回剑反圈，倏的变为无名剑法中的“玄鸟划砂”。

无名剑法乃博采众家之长却又与任何剑派不同，这一招“玄鸟划砂”亦是如此。青城、峨嵋、昆仑三派剑法均有此招，但在孟华手中使将出来，却

是形似而实不似。

白衣汉子还了一招“横云断峰”，封闭得本来甚为严密，正是应付“玄鸟划砂”的高招。但孟华这一剑却忽地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只听得■的一声，双剑已然碰个正着！

孟华本来以为这一招就可得手，想不到还是给对方在最后的瞬间突然化解开去，而且对方的剑还隐隐寓有反击之意，不觉吃了惊，心里想道：“此人剑法之精，看来实是在天山名宿丁兆鸣之上，几乎可以和碧漪的父亲金逐流金大侠匹敌了？但为什么功力如此不济，似乎不足以和他的剑法相称？”

原来双方相交之际，白衣汉子的劲道较弱，给孟华荡开他的长剑，否则他已是可以立即反守为攻。双方的剑法变化都是出乎双方意料之外，孟华倘若给对方夺了先手，恐怕就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扳成平局了。

孟华急于取胜，得理不饶人，连采攻势唰唰唰又是三招迅捷无伦的剑法。攻至第三招，白衣汉子闪避不开，只能硬接。“■”的一声，又是碰个正着，但这一次可与刚才大大不同了！

孟华只觉虎口一震，长剑几乎脱手，不觉大吃一惊，一瞬息间，怎的此人功力竟尔精进如斯？

那人喝道：“留神，接招！”身形起处，衣袂飘飘，剑锋倒卷而上，身法潇洒之极，剑势却也凌厉异常。孟华摸不透对方深浅，只好横剑当胸，先采守势、剑势如环，还了一招“三转法轮”。这一招他应付得似拙实巧，白衣汉子又赞了一个“好”字。瞬息之间，也是唰唰唰疾攻三剑。双方长剑接连碰击，响起了一片金铁交鸣之声。

说也奇怪，这几下双剑相交，彼此竟是功方悉敌，难分轩轻。孟华既不觉得虎口酸麻，却也不能像最初一招那样把对方的剑荡开，而是恰到好处的彼此化解了对方的攻势。孟华经验虽少，并不糊涂，到了此时，心中已是雪亮，那人的功力实是远胜于他，不过由于未知他的深浅，所以在交手数招之后，方始能够把运用到长剑上的劲道使得“恰到好处”。此时，孟华也己隐隐猜到这白衣汉子是谁了。

白衣汉子喝道：“不必顾忌，你尚未尽展所长呢！这样子你是打不过我的！”口中说话，手底毫不放松。劲力虽未加强，剑势却是越发凌厉。

孟华在对方凌厉的剑招紧逼之下，虽然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亦是不能不全神对付。当下见招拆招，见式解式，把平生所学尽都施展出来，渐渐夺回先手，变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了。

双方功力相当，此时可是真正的剑法较量了。

斗下一会，由合而分，彼此出招，都是攻敌之所必救。兵器碰击的机会越来越少，剑法却是越来越变化精微了。

不知不觉，打了三百招，孟华连使三招“无名剑法”，剑势空灵飘忽，每一招都是原来的剑法在关键变化之处反其道而行之。那汉子与孟华游斗，移步换形，白衣飘飘，身随剑转，绕到急时，就似一团随着剑风飘舞的白影。孟华攻到最后一招，只听得“嗤”的一声，白衣汉子跃出三丈开外，孟华又是虎口一麻，长剑拿捏不牢，这回可是真的落在地上了。

白衣汉子哈哈笑道：“你的剑法果然高明，我输了一招给你了！”原来在这最后一招，他的衣袖给孟华削去一幅，他是以深厚的内功，挥袖拂落孟华的长剑的。

孟华连忙收剑，施礼说道：“多谢前辈手下留情，前辈可是天山剑客唐

加源唐大侠么？”

白衣汉子怔了一怔，随即笑道：“原来孟少侠已经看出我的天山剑法了。不错，我正是唐加源。这次特地来找你比试剑法，请你不要见怪。”孟华说道：“哪里的话，前辈肯赐高招，晚辈受益不少。”

唐加源道：“别客气，论年纪我虽然比你大，但论辈份，你是张大侠张丹枫的隔世弟子，可要比我高了不知多少呢！咱们还是按照武林规矩，别以辈份论交吧。孟少侠，我早已听得你的剑法是后起之秀的第一人，如今一见，果然名下无虚。说到得益，还是我得益更多呢。”

孟华说道：“唐大侠太夸奖了，晚辈可是担当不起。唐大侠想必是已经见到了冷姑娘吧？”他这猜想，乃是由于唐加源已经知道他的来历的缘故。

唐加源道：“冷冰儿是昨天晚上回到那牧人的家里的。也幸亏我在她回来之前恰巧夺了这匹坐骑，这才能够追得上你。”

孟华说道：“这匹坐骑可是从段剑青手中夺来的么？”

唐加源点了点头，说道：“可惜当时我不知道是这小子。直到晚上见到冰儿，和她说起来方始知道。要是早就知道的话，我也不会放这小子走了。”

原来唐加源不认得段剑青，却认得这匹马。这匹马是罗海的坐骑，他在此地住了将近一年，见过罗海骑这匹马不只一次。他发现段剑青骑这匹马，立即施展绝顶轻功，堵住他的去路，将他盘问。

段剑青知道自己决计不能相敌，于是编造谎言，讲说自己是个盗马贼，如今愿意归还，请唐加源高抬贵手。唐加源慈悲为怀，不忍为了这件小事而令一个误入歧途的小伙子受到惩处，于是也不为己甚了。

唐加源将得到坐骑的经过告诉孟华之后，跟着说道：“你新交的好朋友桑达儿和那红发妖人，我也都见到了。听说你很为桑达儿担忧，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大可不必担忧了。”

孟华喜出望外，说道：“你是怎么见到桑达儿的？何以说是不必为他担忧呢？”

唐加源说道：“我是昨天上午回来，桑达儿恰巧在那牧人家里。下午我就见到那红发妖人欧阳冲了。”

孟华说道：“这妖人正是要去谋害桑达儿的。只不知他是是否已经发现了桑达儿的行踪才找到那儿？”

唐加源道：“当时我却不知这妖人是因何事而来。我知道有这个妖人，以前虽没见过面，但他长相奇特，我一见就知道他是谁了。”

孟华说道：“他知道你是谁吗？”

唐加源道：“我佯作看不见他，自顾自的在山坡上练我的剑怯。我知道他躲在暗处侧看，看到后来，想必他也猜得到我是谁了。”

孟华说道：“他一直没敢出来？”

唐加源笑道：“他见我练了一套剑法，就吓得跑了。”

原来唐加源当时练的是天山剑法中的追风剑式，瞬息之间，把一棵树上的叶子削得干干净净，吓得欧阳冲魂不附体，赶忙溜之大吉，心里还在庆幸唐加源没有发现他呢。

唐加源继续说道：“冰儿已经把她的遭遇告诉我了。我猜想欧阳冲就是因为发现了我，所以赶快回去想把张丹枫传给你的内功和剑法拿到手中，然后躲到另一个地方，待他练成了本领，无须顾忌我的时候，再出山的。”

“不过他却想不到你的功力那样快恢复，一回去就败在你的手里。这次

他铩羽而归，而且又知道我在这里，我想他纵有天大的胆子，恐怕也只有暂且离开此地。”

孟华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说道：“如此说来，我们是暂时可以不必替桑达儿担忧了。”

唐加源道：“听冰儿说，你要到天山去，是吗？”

孟华说道：“不错，我见了尉迟大侠，就会去的。”

唐加源道：“有什么事么？”

孟华说道：“我上天山，也是为找一个人。”

唐加源道：“找谁？”孟华心想，弟弟是他父亲的关门弟子，此事也不必瞒他，于是说道：“十年前，缪长风大侠带了一个小孩到天山去，听说如今是在令尊门下？”

唐加源道：“原来你是要找我的师弟吗？他是……”

孟华说道：“不错。他是我的弟弟。”

唐加源怔了一怔，说道：“他是你的弟弟？”孟华低声说道：“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兄弟。”

唐加源精知内有隐情，不便多问，说道：“令弟聪明得很，他五岁开始练武，正是我替家父给他开蒙的。”

唐加源继续说道：“令弟聪明得很，扎根基的功夫，他只用了三年，就比别人练五年的功夫还要扎实。去年他不过十一岁，一套追风剑式，已是每一招都能使得丝毫不误了。他日必将为本门放一异彩。”

孟华说道：“这都是唐大侠和令尊教导之功。”

唐加源忽道：“你大约何时可以见到尉迟大侠？”

孟华说道：“希望能够在十天之内。万一途中有什么变化，那就难料了。”唐加源道：“你见了尉迟大侠，马上就往天山么？”孟华说道：“不错。”

唐加源道：“那么我拜托你一件事情，我还要迟些时候才回天山。数月前我在川西见到崆峒派的掌门人洞真子，他托我把一个锦匣带给家父，你可以给我带去么？”

孟华说道：“唐大侠信得过我，晚辈自当效劳。”

唐加源笑道：“你又和我客气了，什么晚辈不晚辈的，令弟是我师弟，咱们应以平辈论交才是。”

孟华接过锦匣，如有所思，忽地问道：“这位崆峒派的掌门人为人如何？”

唐加源想了一想，说道：“洞真子小事糊涂，大事还是能够持之以正的。你何以有此一问？”

孟华说道：“我见过崆峒派的长老洞玄子和洞冥子，这两个人却似乎不是好人。”唐加源说道：“何所见而云然？”孟华说道：“我的第三位师父丹丘生以前也是腔炯派的……”

话未说完，唐加源已然明白，说道：“对了，听说丹丘生当年被崆峒派逐出门墙，就是洞玄子和洞冥子极力主张的。你是为令师而抱不平？”

孟华说道：“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害我的师父呢。我和洞冥子就打过一架。”

唐加源道：“洞冥子料想不是你的对手，太师叔给小两辈的弟子打败，这倒有趣。我也听说这两位崆峒派的长老为人是顽固强横，不过他们的掌门师兄人虽糊涂，还不至于是不辨是非的人。我不知道他交给家父的是什么东西，但趁这个机会，你倒不妨把这件事情说与家父知道，或许他可以帮你三

师父作个鲁仲连。”

孟华想道：“崆峒派掌门若能明辨是非，也不至于听师弟的话，把我的师父逐出门墙了。”但心中虽然不以为然，还是多谢了唐加源的好意。

孟华接过锦匣，一看日头已经过午，说道：“对不住，我可要告辞了。”唐加源知他身有要事，必须赶路，便道：“好，但愿咱们能在天山再见。”于是两人分道扬镳。

那匹马好像还认得主人，挨擦着孟华，欢嘶不已。孟华得回骏马，心情轻松许多，自忖是有把握可以在十天之内追上尉迟炯了。此时大雪早已止了，雪后新晴，天色良佳。孟华跨上坐骑，绝尘而去。

此次西行，他最挂念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要赶快找着尉迟炯；第二件就是为他的三师父丹丘生而担心了。金碧漪曾经答应过他，可以代他请求父亲出头，替丹丘生化解这个梁子。不过他们父女先回家一转方始再来，是否能够找得崆峒派的掌门也还在未可知之数。作鲁仲连的人虽然甚为适当，这个希望毕竟还是多少有点渺茫。

如今是他替崆峒派的掌门人代送锦匣去给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唐经天愿作调停，可以顺理成章以回礼为名，叫孟华拿他的亲笔函去化解，那就更实际了。

两桩心事，都有顺利解决的希望。人逢喜事精神爽，孟华轻骑赶路，驰过草原，跨过雪山，连日奔波，一点也不觉得劳累。

高原雪山上的景色甚为奇异，常常可以看见矗立的一根根冰柱，远望像伎枝利箭，上刺青天，近看像高大的玻璃管子，洁白透亮，要是碰到晴天，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就会现出七彩虹霓。但要碰到阴天响雷，也常有冰柱崩塌的现象。孟华碰过两次，好在距离很远，没给波及，倒是给他看到了罕见的奇景。

雪山上有一种野生的灰色大蘑菇，直径达一尺有多，采一只举起来就像一把伞，戴在头上又像一个斗笠。这种蘑菇煮熟来吃味道非常鲜美，吃一只蘑菇，食量大的人也足够充饥了。孟华把干粮省下来，有好几天就是靠吃这种蘑菇度日的。“可惜漪妹不能和我同行，否则这趟奇异的旅程就更饶趣了。”孟华心想。

沿途孟华经过九个部落，他拿着罗海给他写的回文书信，拜访各部落的酋长，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听得尉迟炯不在那儿，他立即就走。第八天，他拜访第十个部落的酋长，得知尉迟炯刚刚走了一天。料想明天晚上，至迟后天就可以追得上尉迟炯了，心情更为舒快。

孟华兼程赶路，第二日朝阳甫出的时分，已是离开那个部落二百多里了。罗海送给他的那匹坐骑，不但跑得快，而且擅走长途，连日奔驰，昨天一个下午就跑了将近二百里路，仍是不显疲劳，跑得和平常一样的快。这天他是天未亮就动身的，不过一个时辰，在崎岖的山路上又已走了三四十里了。“照这样走法，今天日落之前，恐怕就可以追得上尉迟大侠了。”孟华心想。

哪知跑下一条山坡的时候，忽地马失前蹄，孟华只觉连人带马，突然向下一沉！

原来有人在山脚掘了一道深沟，铺上草皮浮泥，有三丈多长，一丈多阔。马从山上疾驰而下，登时跌落陷阱，与此同时，飕飕连声，埋伏在长茅野草丛中的敌人，也用乱箭向他射来了。好个孟华，在这性命呼吸之间，显出了超卓不凡的本领。那匹骏马跌落陷阱，他却已是从马背上腾身而起，俨如鹰

隼穿林，掠波海燕，从箭雨之中穿过。脚尖未曾点地，宝剑早已出鞘，银虹电绕，断箭落了满地。

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平平稳稳地落下地来，刚好掠过那道三丈多的深沟。孟华稳住身形，抬头一看，只见九个红衣喇嘛正在乱草丛中跃出，对他采取包围态势。

“好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踏进来。在小金川闹得不够，居然还敢到回疆捣乱！”为首那个喇嘛喝道。声音铿铿锵锵，宛如金属交击。说的汉语刺耳非常。原来，正是那个以前在小金川曾经和他交过手的天泰上人。

天泰上人本是“四僧”之首的人，如今连他在内共有九个喇嘛，原来跟随他的那三个喇嘛也在其中，比起在小金川的“四僧”，人数多了不止一倍！

九个喇嘛一样装束，使的也是同样的兵器——九环锡杖。九根锡杖，九九八十一个铜环同时摆动，叮叮■■的响个不停，震得孟华耳鼓嗡嗡作响，不觉有点儿心烦意乱。

孟华有过在小金川和他们交手的经验，情知若是给他们布成阵势，只怕自己就没有把握可以破阵突围了。

在小金川之时，孟华是全靠金碧漪赶来助阵，才能打败“四僧四道五官”的。如今对方虽然少了“四道”“五官”，但原来的“四僧”却变为“九僧”，这些番僧同出一门，最善于群斗，孟华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实是难操胜算，唯有趁他们阵脚未稳之时，来个快刀斩乱麻的速战速决了。正是：

马失前蹄惊中伏，又挥宝剑斗凶僧。

## 第三十四回　打碎毒杯救大侠　计擒恶霸获名驹

主意打定，孟华一声大喝，立施杀手！

这九个红衣喇嘛乃是按照乾、坤、良、兑、离、震、巽、坎八个方位布成阵势的。八个喇嘛各占一个方位，武功最强的天泰上人则居中策应。孟华倏地出手，坎位的那名喇嘛首当其冲，按照阵法，龚震两个方位的喇嘛各出锡杖抵御，引他深入阵中。

哪知孟华的剑法不但快到极点，而且奇诡莫测，眼看他的剑势本是向坎位刺来，那三个井肩抵御他的喇嘛只觉眼睛一花，孟华的剑势己是突然转向，指到了离位的那名喇嘛了。这名喇嘛是未曾和孟华交过手的。

一来是阵势未曾合拢，二来是这名喇嘛没有和孟华交手的经验，他一见剑光，横杖一挡，正好露出左胁的空门，只听嗤的一声，紧接着■的一响。那名喇嘛已中了一剑，鲜血流出，把大红袈裟染得更红了。这还幸亏是居中策应的天泰上人一见不好，锡杖立即打来，来得及时，否则他已是性命不保。

孟华的宝剑给天泰上人的锡杖碰个正着，虎口微觉酸麻，冷笑说道："败军之将，亦敢言勇？"冷笑声中，身形平地拔起，天泰上人呼的一杖从他脚底扫过，说时迟，那时快，他的长剑己是凌空击下，左右闪动，径刺天泰上人一双眼睛！

天泰上人硬接他那一剑，也是不由得胸口一震，心中大吃一惊："这小子比起两年前在小金川的时候，不但剑术精妙得多，功力也好像居然在我之上了。"眼看他的剑势凌空下击，凌厉非常，不觉慌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连忙沉肩缩背，身躯矮了半截，搀杖反圈回来，护着顶门。

哪知孟华又是一招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一招之内，连袭良位和坤位的两名喇嘛。天泰上人忙于防御自身，在这瞬息之间，哪里还来得及按照原来的阵法居中策应？

孟华以家传的快刀刀法化为剑法，在伤了那两名喇嘛之后，一招"夜战八方"，剑势所及，当真是有如惊虹骇电，不过片刻，另外三名喇嘛又正伤在他的剑下，天泰上人的阵势根本布不成功！

此时没有受伤的只有天泰上人和两个武功较强的喇嘛了。虽说"较强"，也仅是暂时能够招架而已。

六个业已受了伤的喇嘛，哪里还敢再拼，发一声喊，全都跑了。天泰上人一手挥杖，一手挥舞袈裟，当作盾牌，掩护徒众撤退。他的内功造诣确也不凡，一件柔软的袈裟，居然挥舞得呼呼带风，俨如一片红霞，裹住孟华的剑光。

孟华喝道："有胆的你莫逃！"剑光一起，俨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直洒下来。这一招名为"星汉浮槎"，正是他新近学到手的一招天山剑法中的追风剑式，却用自己的家传快刀刀法使出来，快上加快，即使是金逐流和唐加源使这一招，恐怕也及不上他使得如此凌厉。

顿然间红霞尽敛，天泰上人那件大红袈裟已是穿了个窟窿。那两个未曾受伤的喇嘛亦已跑了。

天泰上人振臂抛出袈裟，喝道："好小子，暂且让你逞强，有胆的你来追我！"

孟华挑开袈裟，只见天泰上人已是一溜烟似的跑出了百步开外，他和那

两个喇嘛是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跑的。

以孟华的轻功，追上天泰上人并非难事。不过估计恐怕也得半个时辰。

一来恐怕他们另有阴谋诡计，二来孟华有要事在身，此时他只怕时间不够，焉能再追穷寇？

抱着万一的希望，孟华回过头来，察看那匹跌落陷阱的坐骑，希望它没有受伤，尚堪使用。可惜希望成为泡影，那骏马缩成一团，卧在沟中，口吐白沫，动也不能动。头上插着一支箭，眼看就要死了。一支箭竟能射杀一匹骏马，显然是毒箭无疑。孟华想起刚才的惊险，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不忍这匹伴随了他多日的坐骑受苦，只好闭着眼睛在它的咽喉刺了一剑，让它死得痛快一些。

失了坐骑，孟华只好跑路了。本来他以为可以在日落之前追得上尉迟炯的，如今可不由得大大担忧了。

要知他从丁兆鸣那里得来的消息，在尉迟炯所要联络的回疆十三个部落之中，最后那两个部落的酋长是和清廷有勾结的。他们很有可能谋害尉迟炯。如今孟华已经走过了十个部落，连同罗海所属的那个部落则是十一个了。亦即是说尉迟炯就有可能在前面那个部落遇害。

从第十个部落到第十一个部落，普通的坐骑要走三天。孟华原来的估计是在今天日落之前，至迟明天上午可以追上尉迟炯的，那当然可以没事。但如今他失了坐骑，轻功多好，恐怕也不能在两天之内赶到了。

三个月前，他在赴西藏的途中，已经见到“五官”之首的邓中艾，如今又碰上了“四僧”之首的天泰上人，心中难免更增忧惧。

“清廷在小金川的高手，一批批的调来。邓中艾在拉萨出现，拉萨就发生布达拉宫之变，如今这个番僧在此出现，自必也是有所为而来。今日之事，恐怕就是他们和天狼部的酋长计划好的。为的不是要对付我，而是要消灭有可能来帮忙尉迟大侠的可疑人物，好令尉迟大侠在深入虎穴之后孤立无援。我是适逢其会，给他们碰上了。”孟华心想，天狼部就是前面的那个部落。

从种种迹象，他发现尉迟炯的危机越来越大，恨不得插翼飞到天狼部。可惜他的轻功虽好，却不是飞毛腿。有什么办法能够在明天赶到呢，走了一个白天，还未到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天色又快黑了。

忽听得马铃声响，孟华抬头一看，只见前面来了一个骑马的老牧人。

孟华如获至宝，连忙跑上前去，拦住马头。他的身上沾满泥沙鞋穿衣烂，形状极为狼狈。那老牧人大吃一惊，喝道：“你想干什么，我是身上没有分文的穷汉！”

孟华连忙用新学来的哈萨克方言结结巴巴他说道：“我不是强盗，我想买你这匹坐骑。”说罢拿出一锭黄金，塞到那老牧人的手里。

新疆是产金的地方，老牧人虽然家贫，金子是见过的，一看他这锭金不假，反而更为疑惑了。在新疆黄金虽然不如内地珍贵，但这锭黄金还是足以购买一匹强壮的好马的。他自问自己这匹劣马，可值不了这个价钱。

“这是我自用的坐骑，多少钱也不卖的。”老牧人说道。

孟华人急智生，说道：“你知道巴纳族的罗海族长吗？”那老牧人怔了一怔，说道：“他是我们哈萨克族的老英雄，我怎能不知？你和他是……”

孟华说道：“你看，这是他亲笔写的书信。”无可奈何，他只好拿出罗海给他的介绍信了。这本来是给各个部落酋长看的。幸好这老牧入识得回文。

老牧人看过书信，对孟华没那么害怕了。但还是疑心未消。

“你从罗海那里来，怎的没有坐骑？”老牧人问道。孟华说道：“我知道你见我这副形状，心中一定奇怪。实不相瞒，我是中途遇盗，坐骑给强盗射毙了的。”

那老牧人道：“奇怪，我们这个地方，一向太平，从没听说有强盗的。你碰上的是些什么强盗？”

孟华只好耐着性子和他说个明白：“是一帮西藏来的喇嘛，他们在我必经之路掘下陷阱。唉，我那匹坐骑还是罗海送给我的呢，中了他们的毒箭，跌下陷阱死了。”

“哦，你的坐骑是罗海送给你的吗？那一定是匹名种骏马了？”

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孟华只想赶快完成这宗交易，偏偏老牧人缠着他问，问的又是他认为无关紧要的问题。

“不错，那匹马是罗海的坐骑，全身毛白，只是四蹄有许多红色的斑点的。”孟华知道急也没有用，索性把这匹马的形状都清清楚楚的描绘出来。

老牧人大喜说道：“不错。你说的对了，它有个名字，叫做雪里红，你知道么？”原来他曾经见过罗海这匹坐骑，至此方才确信孟华的确做过罗海的贵宾。

孟华说道：“那么你肯把这匹马卖给我吗？”

老牧人道：“不行！”

孟华想到说了半天还是不行，大失所望，只好颓然离去。

那老牧人却忽地哈哈一笑，说道：“小伙子，我的话都未曾说完呢，回来，回来！”

孟华转过身来，说道：“你肯改变主意吗？”

老牧人道：“我的主意是不改的。要买不行，但我可以送给你！”

孟华又惊又喜，说道：“那怎么行？”

老牧人道：“我这匹马本来是不卖的，把你当作好朋友才送给你。那若要给钱，就是不把我当作朋友了，我只好收回。你别替我担心，我家里还有一匹母马，就快要生产了。我虽然并不富裕，一匹马送给朋友还送得起。”

孟华见他如此诚恳，当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能接受他的赠与了。

老牧人笑道：“小伙子，别急，回来。我还有话和你说呢。你要找我们的格老，你知道应该怎样走吗？”

孟华瞿然一省，连忙说道：“正要请教老丈。”

老牧人说道：“我教你走一条捷径。”恐怕他听不明白，折下一根树枝，在沙土上画出一张地图。孟华本来早就打听清楚，知道怎样去天狼谷的，但却不知有这么一条捷径。按照老牧人所教的走法，最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路程。

孟华大喜道谢，老牧人道：“你是来帮忙我们的，要讲客气的话，应该是我向你道谢才是。不过，你可要小心，别欢喜得太早了。”孟华听他话里有因，连忙问道：“前途可是还有什么艰险么？”

老牧人道：“途中会不会有意外发生，我不知道。但你到了我们格老那儿，可要特别小心防备。”

孟华心头一跳，问道：“为什么？”

老牧人叹一口气，道：“我们的格老前几年还好一些，这两年却是变成贪得无厌，只知道强逼牧民‘献纳’了。生下两匹小马，他要一匹；淘出来的金沙，他要分个七成。

“这还不说，还时常有些不明来历的人到他那里，作威作福，走的时候，总要带走一大堆礼物，那可都是我们百姓的血汗啦。有人说那些人都是在北京的满洲鞑子皇帝派来的。”

孟华心中一动，问道：“最近有些什么样的人来过吗？”老牧人说道：“我正要告诉你，你所碰上的那九个红衣喇嘛，就是我们格老的上宾，他们大约是十天之前来的。前两天说是走了，我们正自欢喜，谁知却还留在这儿。昨天有人见他们在山下挖泥动土，不知是干什么。原来是干害人的勾当。”

孟华心想，那九个喇嘛，已经伤了六个，恐怕是来不及赶回天狼谷了。于是问道：”除了那九个喇嘛之外，还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在你们格老那儿吗？”

老牧人道：“有呀，和那些喇嘛同来的还有两个汉人，格老对他们好像比那些喇嘛还要尊敬。那些喇嘛离开天狼谷之后，他们还留在那儿。”

“多谢你告诉我许多事情，我会当心的了。”孟华谢过了老牧人，便即跨上他送的坐骑继续前行。虽然走的捷径，但可惜这匹马却是比他原来的坐骑差得太多。第二天入黑时分，方才赶到天狼谷。

暮霭苍茫中，只见那座山峰好似一头蹲着的巨狼，头部较为平坦，两翼危崖伸展，像是意欲攫人而食的狼爪。往山上望隐隐可见一道围墙，围着一座堡垒。

孟华的坐骑，已是口吐白沫，疲不能兴。山坡极为峻峭，料想它是无力走上去了。孟华将它放开，说道：“多谢你驮我走了这许多路，你自己吃草去吧。”独自登山。

哪知倦马长嘶之声，却惊动了巡逻的兵士，孟华刚踏步进天狼谷，乱草丛中忽地出现四个回兵，喝道：“你是什么人，来此何事？”

孟华无暇与他们细道其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点了四个人的穴道。这四个人本是天狼部酋长手下的头等卫士，但碰上孟华这样的高手，却是毫无抵抗的余地。他们的刀枪还未来得及举起来，便一个接着一个的“卜通”倒地了。孟华笑道：“对不住，委屈你们在这里躺两个时辰。”幸亏谷中只有这四个巡逻的回兵，并没打草惊蛇。

孟华施展轻功，借物障形，直奔“狼窝”。山上险要之处，虽然设有哨岗，却也给他神不知鬼不觉的直上山头，连过十几座哨岗，都没有被人发现。

天色已黑了。这晚的天色倒是很“好”，无月无星。有利于他偷入堡垒。不过，在他获得意外的顺利到达堡垒之际。心中却是忐忑不安：“尉迟大侠此刻不知如何，我会不会来迟了呢？”

尉迟炯怎么样了？

此际他正在和天狼部的酋长把酒言欢。他是在主人为他而设的接风宴上。

他和天狼部的酋长谈得很是投机，酋长慷慨激昂，矢誓与义军联手抗清。

他经过十个部落，十个部落的酋长都是和他说的差不多同样的话。倘若勉强要找不同之处，只是这个天狼部的酋长说得更加漂亮，更为动听而已。

他本来是个精明老练的人，但可惜正因为他习以为常，以为这个酋长和他拜访过的那十个酋长都是一样，是以身陷危机，竟不自知。

酋长一拍手，两个仆人走了出来。一个捧着漆盘，盘中放着一壶酒，一个捧着一块折得厚厚的红布，上面放着一把尖刀。

天狼部酋长肃立说道：“难得尉迟大侠不远千里而来，帮忙我们抵抗满

洲鞑子。请干一杯血酒，祝贺咱们定盟。”
“敌血定盟”是一种很隆重的誓约，在喝过血酒之后，双方的联盟便算告成。如有背约，必遭天谴。所以这杯血酒，尉迟炯是非喝不可，而他当然也是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接受这个“歃血定盟”的。
酋长首先拿起尖刀，刺破自己的中指，挤出几滴血珠，滴入酒壶，尉迟炯跟着也这样做。
仆人倒了两杯酒，分给酋长和尉迟炯。酋长说道：“先干为敬”，一仰脖子，把盛得满满的一杯酒一口吞下。
尉迟炯举起酒杯，正要喝酒。只觉这酒芬芳扑鼻，只是香气之中，稍稍杂有一点血腥气味。几滴血混在一壶酒中。本应血腥之味极淡，甚至不能察觉的。不过一来是酋长首先喝了，二来尉迟炯每到一个部落都是曾喝血酒的，做梦也想不到这个酋长会有异心，是以虽然闻到一点血腥气味，亦是不以为奇。
“祝贵我双方，盟约永固。同心合力，患难相助。”尉迟炯说道。说完之后，便即举杯。
正当他将喝未喝的时候，忽听得外面有喧闹的声音，酋长一皱眉头，喝道：“什么人在外面闹事？”
“为什么不许我进来？岂有此理！”外面二个粗豪声音传入厅中。
一个卫士禀道：“是苏合他要硬闯进来！”苏合是天狼部一个甚有威望的老军官，虽然业己退休，酋长也得尊敬他几分的。
酋长皱眉道：“你告诉他我的禁令没有？”
那卫士道：“早已告诉他了。我说格老要款待贵宾，请他明天来。可是他非现在进来不可。”话犹未了，外面又在大吵特吵酋长说道：“好，你叫他稍待片刻，我马上出来见他。这总可以了吧！”
说罢回过来，笑道：“我管束部下不严，真是不好意思，别给他扰乱咱们的正事，尉迟大侠，你请喝吧！”
尉迟炯对他们的吵闹莫名其妙，也不愿意多管别人闲事，此时见酋长已经转过身来，面向着他，于是重新把酒杯举起，准备按照礼节，当着酋长的面喝了这杯血酒，酒杯刚刚触及唇边，忽觉微风飒然，一枚钱镖己是奔他打来。
尉迟炯身经百战，哪能这样轻易受人暗算？一觉微风飒然，空着的那只左手中指一弹，“铮”的一声，已是把那枚钱镖弹开。不过如此一来，他却也无暇喝下那一杯血酒了。而且在他弹开钱镖的时候，他也禁不住心头蓦地一动，觉得这枚钱镖打得颇有“蹊跷。”
“这人打暗器的手法很是高明，功力也很不弱。但何以他的钱镖却并非是打向我的要害，倒像是要打中我手中的酒杯呢？”要知尉迟炯是个武学大行家，指尖和钱镖一碰，不但立即知道对方的功力，暗器所要打的部位，他亦已了然于胸。
心念未己，第二枚钱镖又已闪电般的来到。这次尉迟炯故意不加防御，只听得当的一声，酒杯落地，碎成片片。不出他所料，这人的用意果然只是在于打碎他的酒杯。
不用说这个用钱镖打碎尉迟炯酒杯的人就是孟华了。他来得可正是时候！
说时迟，那时快，孟华在屋檐上一个“倒挂金钩”，跟着一个“鹞子翻

身”，砰的一掌击出，已是破窗而入！

“尉迟大侠，这是毒酒，千万不能喝！”孟华脚尖着地，便即叫道。同时迅即点倒了两个向他扑来的回兵。

别人说的话尉迟炯或许不信，但孟华帮忙过义军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孟华说的话他可不能不信！

事起仓卒，那两个“仆人”可是应变奇快！

尉迟炯还未来得及和孟华说话，那两个“仆人”已是不约而同，蓦地出手，向尉迟炯夹攻。

“蓬”的一声，尉迟炯和左面攻来的那个“仆人”双掌相交，把那“仆人”震得抛了起来，但尉迟炯的身形也禁不住一晃。虽然是尉迟炯大占上风，却也令他大感意外。这人居然能够硬接他的掌力，哪里是什么“仆人”，分明是一流高手。

第二个“仆人”武功更为怪异，一出手便是一股刺骨的寒风径袭过来，饶是尉迟炯的内功深厚，也是不禁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噤。

尉迟炯喝道：“好呀，原来你是阳继孟！”阳继孟是当今之世唯一把“修罗阴煞功”练到第八重的大魔头，尉迟炯是知道他和丹丘生争夺石林之事的，不过以前却没见过。虽然没有见过，他的“修罗阴煞功”一使出来，尉迟炯也知道他是谁了。

尉迟炯未曾有过抵御“修罗阴煞功”的经验，迅即掣出宝刀。只听得“铮”的一声，阳继孟双掌劈而为指戳，恰好弹着刀背。他的“修罗阴煞功”已练到第八重，“隔物传功”的本领亦己大胜从前，尉迟炯虽然禁受得起，这瞬间也是突然感到一股奇寒之气，直冲他的寸脉。刀锋一歪，竟然未能劈个正着。不过虽然未能劈个正着，快刀斜削而过，亦已在阳继孟的臂上划开了一道浅浅的伤口。

阳继孟踢开桌子，跃出一丈开外。刚才和尉迟炯交手的那个“仆人”，此时身形着地居然没有受伤。他身向前闯，掌力却是后发。这股掌力汇合了阳继孟的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把尉迟炯挡了一挡。

说时迟，那时快，孟华点倒了两个回兵，正好碰着了夺路奔逃的这个仆人。孟华“唰”的一剑，便刺过去，喝道：“姓叶的，在拉萨我饶了你，你又跑到这里兴风作浪！”原来这个“仆人”，不是别个，正是大内三大高手中名列第二的叶谷浑。在玉树山上和布达拉宫曾经两次和孟华交过手的。

叶谷浑的大摔碑功大有开碑裂石之能，平素也是以掌力自负的，想不到今天只是一交手，便败在尉迟炯的掌下。此刻又认出了这个少年乃是剑术奇精的孟华，前两次交手他都稍稍吃亏，他如何还敢恋战？

叶谷浑双掌齐发，以退为进，全力发出一招。阳继孟跟着也是一掌劈到。孟华练了三年的张丹枫所传的“内功心法”，正好是“修罗阴煞功”的克星，寒飚扑面卷来，连尉迟炯刚才都要打一个寒噤的，他居然神色不变，剑法也是挥洒自如。一招“大漠孤烟”，左刺阳继孟，右刺叶谷浑。

不过他虽然可以抵御“修罗阴煞功”，却还是敌不过阳、叶二人联手并发的掌力，一剑刺空，禁不住身向后退。尉迟炯陡地一声大喝：“鼠辈有胆的与我见个真章！”提刀扑上。就在此，只听得叶谷浑“哎唷”一声，可是他却和阳继孟从那个刚刚给孟华打开的窗子窜了出去。原来他急于逃命，被孟华刺了一剑。这一剑在他的肩头刺了一个颇深的伤口。孟华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可惜只差三分就可洞穿他的琵琶骨。

此时在这大客厅里早已乱成一团，参与宴会的酋长这边的人横七竖八的倒了满地。

还没有倒下去的人，也在牙关格格作响，浑身直打寒颤，原来他们是被阳继孟的“修罗阴煞功”波及，此时正在冷得发僵，有几个还能走动的赶忙生起火来。

天狼部的酋长有随从保护，围在他的身边保护他的随从差不多都倒下去了，他所受的寒气还不算太深，可以勉强支持得住，但也躲在一角抖抖索索了。

尉迟炯权衡轻重，拉住孟华说道：“穷寇莫追，料理此处的事紧要。好在这两个鹰爪孙也都给咱们伤了。”

可是怎样料理此处的事情呢，处事老练的尉迟炯可也不禁有点感到为难！当然，此际他是业已知道天狼部的酋长和清廷是有勾结的了，但这是人家内部的事情，他可不便越俎代庖，去干涉人家的“家事”。不错，他是可以指责天狼部的酋长不顾信义，背誓寒盟，但假如天狼部的部众要维护他们酋长的话，尉迟炯这样做只能泄一已之愤，对大事则是非唯无补，反而有害的。他能够这样做么？

不过孟华年轻气盛，可没有尉迟炯考虑得那么周详，他听得尉迟炯那么说，一个转身，又将酋长一把抓住喝道：“你不愿意和咱们义军联盟，那也罢了。为何要串通清廷鹰爪，暗算尉迟大侠？”

酋长倒也能言善辩，颤声喝道：“我好歹也还是这里的主人，你要知道原由，岂能如此强横？快放开我！”

尉迟炯道：“孟华不可无礼，让他说！”

孟华放开了手，酋长这才慢条斯理他说道：“方才之事我也是料想不到。”

孟华冷笑道：“你怎会料想不到？”

酋长说道：“这两个仆人自称是第二个部落来的，请我收容，我见他们本领不错，就让他们做我的随身侍从。我可并不知道他们原来的身份。尉迟大侠，你刚才不是也没看出他们乃是汉人吗？”

阳继孟和叶谷浑的化装术甚为巧妙，尉迟炯刚才的确以为他们是哈萨克人的，只好点了点头。

孟华冷冷说道：“毒酒你又如何解释？在这样隆重的礼节中，在众目睽睽腰之下，倘若不是你授意的话，他们怎能换上毒酒，难道也能推说是他们暗中做的手脚吗？”酋长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这是毒酒？要是毒酒的话，我早就该毒发身亡了。不信，我现在可以再喝一杯，给你看看！”

酋长这么分辩，孟华倒是不觉为之一愕了。要知他认为壶中乃是毒酒，只是想当然耳。他来到之时，酋长已经喝过血酒，他没有看见。他只看见尉迟炯端起酒杯，而在尉迟炯旁边虎视眈眈的那两个“仆人”，虽然化装之术甚为巧妙，却也瞒不过他眼睛，他认出阳、叶二人，又早已知道酋长是和清廷有勾结的，如何还敢让尉迟炯喝下这杯血酒？

尉迟炯见酋长侃侃而辩，不觉也是有点恩疑不定，说道：“不错，他刚才是喝过一杯血酒的。”

酋长占了上风，越发装腔作势他说道：“这位小哥没有看见，恐怕他还不敢相信，我再喝一杯给他看看。”

尉迟炯巴不得这只是一场误会，正要替孟华赔罪，再与酋长“歃血为盟”。忽地有一个人抢上前来，拿起那一杯血酒，一喝而尽。

这个不速之客正是刚才在外面吵闹的那个苏合。

酋长喝道：“ 苏合，你反了么？你是格老还是我是格老？我和尉迟大侠歃血定盟，你来抢喝血酒，这是什么意思？ ”

苏合冷冷说道：“ 你要喝酒，我斟给你喝，喝吧！ ”说话之间，已是提起那个酒壶，斟了满满一杯，递到酋长唇边，就要逼他喝下。

酋长面色大变，■啷一声，酒杯碎成片片。

苏合冷冷说道：“ 你这巧妙机关，瞒得过尉迟大侠，瞒不过我。尉迟大侠，你来看看。 ”

原来这个酒壶乃是分开两格的，上面一格装的是毒酒，下面一格却是普通的葡萄美酒，壶柄装有机关，一按机关，斟出来的就是毒酒。

酋长面如死灰，破口大骂：“ 苏合，我待你不薄，你却反我，真是岂有此理！ ”

苏合朗声说道：“ 不错，我是反了！反你的不仅是我一个，你睁大眼睛看看吧，大家都进来！ ”

客厅的大门早已给苏合打开，他带来的人一拥而进，把客厅都挤满了。其中有七八个还是酋长亲信的卫士。

苏合缓缓说道：“ 哈萨克族正要同心抵御强敌，你却私通满洲鞑子，这才真是岂有此理！ ”跟着说道，“ 刚才跑掉的两个奸细，他是早已知道他们的身份的。他和奸细阴谋毒害尉迟大侠，这也是早就商量好的！ ”

酋长强辩道：“ 你是胡说，你是哪里听来的谣言？ ”

苏合冷笑道：“ 你虽然没有告诉我，还是有人告诉我的。这几个人是你的心腹，他们总不至于造你的谣言吧？ ”

冻僵了的那班酋长的随从，在室中生火之后，此时已是渐渐好转，坐起来了。给苏合指为酋长心腹的那几个人连忙说道：“ 格老，你可怪不得我们背叛你，你做的事，委实是太不应该！ ”其他的人一看大势已去，为求自保，也都异口同声地指责酋长的不是。一唱百和，立即就有人倡议罢免酋长，改推苏合继位。

酋长一声长叹，说道：“ 想不到今日我竟是众叛亲离，苏合，但望你念我往日待你不薄，饶我一命。 ”

苏合冷冷说道：“ 众叛亲离，这是你自作自受！怎样处置你，可得待众人公决！ ”

当下苏合立即命人把族中的长老请来，与其他有职守的人开一个临时紧急大会，商议废立之事。尉迟炯自是不便参加，趁这空暇的时间，和孟华各述别后的遭遇。

天亮之前，他们的会议已经有了结果，苏合得族人公推为新的“ 格老 ”，原来的“ 格老 ”则被判囚禁终生。

第二天，新任“ 格老 ”的苏合与尉迟炯重新“ 歃血定盟 ”。

回疆十三个部落，连天狼部在内，尉迟炯已和十二个部落的酋长“ 歃血定盟 ”，剩下的就只有极西的最后一个部落了。

孟华早已把从丁兆鸣处听来的消息告诉尉迟炯，尉迟炯问苏合道：“ 听说大熊部的格老和清廷也有勾结，不知是真是假？ ”

苏合说道：“ 据我所知，大熊部的格老虽然也曾接待过清廷的使者，但与我们原来的格老却是不同，他只是望风使舵，并非死心塌地要投效清廷的。我可以告诉尉迟大侠一个秘密，前几天他派了一个密使来和我见面，说是大

势所趋，他决定和其他各部格老共同进退，不再趋附清廷了。不过，他和我们乃是近邻，他怕我们的格老还是效忠清廷、兴兵打他。是以格老一意孤行的话，他愿意支持我废立格老。”

尉迟炯大力欣慰，笑道：“如此说来，我们是可以放心前往大熊部与他们的格老歃血定盟，不愁再有危险了。”苏合道：“一定不会有危险的。”此时孟华默坐一旁，却似如有思。

尉迟炯道：“小兄弟，你在想些什么？”孟华说道：“尉迟大侠，要是你用不着我跟你到大熊部的话，我想今天走了。”尉迟炯道：“此去大熊部已是没有什么危险，我一个人尽可行了。不过你为什么这样急于离开？”

孟华说道：“我奉了爹爹之命，要在天山一趟。”原来大熊部虽然是在天山附近，但却并非直路。从天狼部出发，如果先到大熊的话，须得多走半个月的路程。

尉迟炯笑道：“你是急于回去见那位金姑娘是吗？”

孟华给他说中心事，面上一红，说道：“我爹病体初愈，我也放心不下，所以想早点到天山办妥爹爹嘱咐的事情，好赶回去。”

尉迟炯道：“好，既然如此，那我也不便替主人挽留你了。”当下把孟华要走的事情告诉苏合，苏合见他坚决要走，说道：“孟小侠，这次你帮了我们的大忙，无以为报，请你稍等一会，我叫人挑选一匹好马，送给你作坐骑。”接着笑道，“请你恕我直言，你骑来的那匹马，在我们这里，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马匹，只配拉车载重的。你要是骑它到天山去，明年今日恐怕也未必能够走到。”原来孟华那匹坐骑，早已给苏合的手下发现，拉回来了。

孟华笑道：“我这匹坐骑，虽是劣马，但在我的眼中，却比千里马还要宝贵。”

苏合诧道：“为什么你如此看重一匹劣马？”

孟华说道：“千里马也许还可以用银子买得到，交情却是无价之宝，”趁这机会，把那老牧人送他这匹坐骑的事情告诉苏合。

苏合大为欢喜，说道：“你说的这个老牧人我知道，我替你把这匹马还给他，我还要请他帮我办事。不过你还是需要一匹好马的，请你带走我送给你的一匹比较好的坐骑。”

就在苏合等待手下替孟华挑选坐骑之时。忽地有人进来报道：“有一个从西藏来的自称江布场主的人前来求见。”

苏合怔了一怔，说道：“这个江布场主是什么人，我和他素不相识，何以他千里迢迢的从西藏跑来见我。”

孟华又惊又喜，心想：“难得这土霸自己送上门来。”正要说话，一个本来是废酋长的亲信手下说道：“这个人我知道，他来此是有缘由的。”

苏合问道：“什么缘由？”那手下道：“这个江布场主是西藏一霸和咱们以前的格老互通声气，曾经有过信使往还的。不过你不知道罢了。”

那个来禀报的下人说道：“不错，他似乎尚未知道咱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他是来见格老的。”

苏合笑道：“原来他不是来拜访我的，你没告诉他我已接任格老之事吧？”那下人道：“我是来请格老赐示的，当然还没有向他们说明。”

苏合道：“他们？那么来的不仅江布一人了？”

那下人道：“还有两个喇嘛僧和他一起。”

苏合说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老远的跑来，一定是有所求，只是不

知他求的是什么？对啦，你说你知道缘由，你还没有讲出来呢。”

那个本来是“格老”的亲信继续说道：“前两天我无意之中听到那个姓叶的汉人和前格老说起江布，说是他近日碰到一些麻烦，说不定会到咱们这里避难。我不敢偷听下去，他要避的是什么难我就不知道了。”

孟华说道：“我知道。”这才把江布如何与清廷勾结与义军的人为难，如何囚禁金逐流的女儿，如何在雄鹰阁设伏，以致令得他们父子误伤对方之事一一说了出来。

苏合笑道：“原来他是老弟的仇人，那他可来得正好了！”

本来是前格老的那个亲信说道：“还有一件来得正好的事情呢，咱们可以不必替孟小侠挑选坐骑了。”

苏合道：“为什么？”

那人道：“这个江布是西藏一个最大牧场的场主，他平生最喜欢名马宝刀，我想他的坐骑一定比咱们这里最好的骏马还要好。”

那下人道：“一点不错，他们骑来的三匹马都是骏健非凡。”

苏合笑道：“很好，难得他自己送上门来，我正好惜花献佛了。他见过以前的格老没有？”前格老的亲信说道：“没有。”苏合道：“好，那马上请他们进来。”

苏合冒充前任的格老和江布以及那两个喇嘛见面，尉迟炯和孟华躲在屏风后面。

孟华识得这两个喇嘛，正是曾经在雄鹰阁下和他交过手的那两个密宗高手——释空和释湛。

江布坐定之后，抬头一看苏合，却是不觉一怔。

原来江布虽然没有见过以前的酋长，但却是曾经派遣使者来过天狼部的，苏合的年龄相貌，和使者给他描绘的那个酋长，并不相符。是以他见了苏合之后，自是不禁有点思疑：“听说天狼部的格老不过是四十多岁的壮年人，怎的这位格老看起来总在五十开外？”

幸亏苏合体格魁梧，两鬓虽然微斑，精神甚为健砾。曾经见过以前那个酋长的使者也没随来，故此江布纵有些小怀疑，却还不敢怀疑他是冒名顶替。“回疆的各个部落要联盟抗清，他却是朝廷的人，这些日子来，一定是应付为难，以致心力交疲，显得衰老了。”江布心想。

苏合招呼他坐下，便即说道：“咱们虽是初会，神交已久，两年前贵使到我这儿，我曾请他代邀场主光临敝地，等了两年，想不到场主今日才践约。”

江布见他说得出这个秘密，心里疑云消散，但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问道：“听说叶谷浑大人和天泰上人正在贵部，不知是真是假？”

苏合说道：“不错，但可惜你来得不巧，他们昨天刚刚离开此地，到大熊部去了。”江布大为失望，苦笑说道：“那可真不巧了，我还以为可以见得着他们呢。”

苏合接着说道：“不过叶大人也曾向我提起过场主的事……”江布连忙问道：“他提起什么？”

苏合说道：“他说场主碰上一些麻烦，是不是和柴达木那伙反清的汉人结了怨？”

江布听他说出此事，哪里还敢怀疑，叹口气道：“而且是和两个最厉害的人物结了怨呢！”

苏合说道：“是什么样的厉害人物？场主在西藏财雄势大，怎的也要害

怕他们？”

江布说道：“一个是柴达木那伙强盗的头子之一，名叫孟元超；一个是人称天下第一剑客的金逐流。也是我合当晦气抢了一个小姑娘，却不知这个小姑娘正是金逐流的女儿。我得罪了这两个人，如何还能在故乡立足？即使躲在拉萨的宣抚衙门之内，恐怕也是难以保得平安。后来我和宣抚使衙门的卫参赞卫托平大人商议，他叫我索性逃得远些，左思右想，只有跑来这里，托庇格老了。”

苏合似笑非笑他说道：“原来你是到这几避难的。”

江布不觉又是一怔，心想怎的他用这样口气说话？但有求于人，只好低声下气的说道：“但盼格老收容，有点小小的礼物请格老笑纳。”

江布呈上一个匣子，特地在苏合面前打开，里面装的是一对玉狮子和一百颗又圆又大的珍珠。登时宝光外露，耀眼生辉。江布得意洋洋他说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但望格老收容我们，这两位大师都是大有本领的人，或许他们也可以帮格老一点忙的。”江布由于感觉到苏合的态度颇为冷淡，故此在献出重宝之后，特地再说这番说话，提高身价，暗示并不是我单方面求你帮忙。

不料苏合正眼也不瞧瞧他的珠宝，仍是淡淡说道：“你们既然来了，我当然是要留下你们的。不过，这些礼物嘛……”

江布只道他来说几句客气的说话，抢先说道：“如果不嫌我送的礼物太过菲薄，务必请格老赏面收下。”

苏合打了个哈哈，说道：“多谢你的名贵礼物，不过请恕我得陇望蜀，我可还想请你送一样东西。”

苏合此言一出，江布不觉为之一愕：“此人怎的如此贪得无厌？”只得问道：“不知格老想要什么？”

苏合说道：“这东西其实不是我要的，是我想送给朋友的。”

江布说道：“贵友在这里吗？可否请他出来一见？”

苏合笑道：“对，对，还是让他出来自己说吧。”

话犹未了，孟华已是从屏风背后出来，朗声说道：“你的脑袋像个西瓜，我很喜欢。我要你的脑袋！”江布做梦也想不到孟华突然在此出现，不由得吓得呆了。

就在这瞬息之间，双方同时发难。孟华把吓得呆了的江布一把抓着。释空、释湛二人却扑向苏合，他们听苏合和江布的说话，听到一半，知是不妙，早有准备。两人同时脱下袈裟，向苏合当头罩下来。只道定然把苏合生擒，作为人质。

哪知强中更有强中手，一道白光，突然飞来，闪电般的当空一创，登时红霞消散，两件袈裟都给尉迟炯的快刀创破。说时迟，那时快，尉迟炯唰唰几刀，左斫释空，右斫释湛。他只是一个人，但释空、释湛都是同时感觉对方的刀锋招招指向自己的要害砍来，登时给他砍得手忙脚乱，几乎透不过气。

天下使刀使得这样快的人，只有尉迟炯和孟元超，他们认得不是孟元超，当然知道是尉迟炯了。

他们知道是尉迟炯，如何还敢恋战？释空把那件穿了窟窿的袈裟一抖，振臂抛出，只听得声如裂帛，转瞬之间，那件袈裟已是给尉迟炯的快刀绞碎，化成片片蝴蝶，但释空却已冲出大门去了。原来他这一招名为“金蝉脱壳”，正是他仗以脱身的独门绝技。释湛也同时使出这一招“金蝉脱壳”，只是他

的功力却是不如师兄，袈裟固然是化成了片片蝴蝶，左臂也给刀锋划开了一道伤口。

这两人能够在尉迟炯的快刀之下逃生，倒是尉迟炯始料之所不及，心里想道：“ 怪不得孟华在雄鹰阁也着了道儿，这两个番僧果然有点本领。 ”追出大门，释空、释湛正跨上他们的坐骑，尉迟炯迟了一步，哪里还能追得上他们的骏马？

尉迟炯走回客厅，说道：“ 惭愧得很，我让那两个秃驴走了。好在还留下江布的那匹坐骑，不至于全无所获。 ”

苏合笑道：“ 江布的坐骑料想是最好的一匹，孟兄弟，我就借花献佛，送给你吧。不过处置了马，如何处置它的主人，可还得请孟老弟出个主意呢。”孟华抓着江布用力一捏，只听得江布一声惨呼，琵琶骨已给捏碎。多好武功，琵琶骨碎了也要变成废人，何况是本领平凡的江布？痛得他只会哀求：“ 好汉，我求求你行个好，你就一刀杀了我吧！ ”但孟华却给他敷上了金创药。

尉迟炯道：“ 他说得也对，何不把他一刀子杀了干净？ ”

孟华说道：“ 我废了他的功夫是为我自己报仇，但另外还有个人受他的欺侮，与他有血海深仇，比我还要恨他。所以我要把这个坏蛋留给他的仇人处置。 ”

尉迟炯道：“ 那人又是何人？ ”孟华说道：“ 是一个名叫吉里的老藏人，我和爹爹前些时候就是躲在他的家中养伤的。 ”当下把老吉里的故事说给苏合和尉迟炯知道，并且把老吉里给江布毒刑拷打所留下的那块血布也给他们看了。

苏合说道：“ 这狠毒的坏蛋的确是不该便宜了他。好，我替你把他关起来。待你回去的时候，通知那位老藏人，就叫他拿这块血布为凭，到我这里来处置他的仇人。 ”

他们已经从江布的口中知道，清廷设置在拉萨的宣抚使衙门，除了叶谷浑之外，并没再派人来，尉迟炯固然是可以放心往大熊部，孟华也可以放心离开他们独自前往天山了。正是：

荆棘满途何足惧，冲风冒雪又前行。

## 第三十五回　苦斗番僧破金钵　忍看同道困蛮牛

江布这匹坐骑果然比罗海送给他的那匹骏马还好得多，孟华骑上了它，但觉两胁生风，好像插上翅膀一样，两旁景物，好像退潮似的闪开，让他疾驰而过。

但在这无边无际的草原，却似有赶不完的路。草原并不平坦，它是属于高原地形的草原。上坡下坡，过了一片草原又是一片草原。哈萨克人有句俗话形容他们的草原“ 远看是山，近看是川 ”。在这种草原上驰骋，极目所及，只是苍苍茫茫的、起伏不定的丘陵和片片接踵的草原，看来此山不比那山高，而山也并不耸入云天，但实际上却是越走越高的。

孟华的骏马疾驰，跑了三天，仍然是在上坡下坡，从这片草原到那片草原。走了三天，草原上已是难得一见人迹。不过，却也并不寂寞。天上有盘旋的苍鹰，歌唱的云雀；地上常常会发现成群的野马、黄羊、长颈鹿和青狼，还有一种庞然大物的野牛，比骆驼还大，更是孟华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一天孟华骑马走上山坡，正在经过一个地形险窄的隘口之际，忽觉劲风飒然，有个人突然从他头顶上方的一棵树上向他扑下。

一来是草原难得一见人迹，孟华根本没想到这里会藏有敌人，二来这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裳，横卧树上，好像一根黑秃秃的树干，倘非走近处仔细察视，根本就不会知这是一个人。是以孟华稍为大意，这就着了道儿。

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事先毫无预兆，幸而孟华的武功造诣不凡，虽然未到炉火纯青之境，亦可应变随心所欲。一觉劲风扑面，立即霍的一个“ 凤点头 ”，侧身抬臂。一招“ 白鹤亮翅 ”，把那人的掌力卸过一边。

不料这人的掌力竟是大得出奇，孟华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上乘武功，竟也不能尽数化解对方的劲力，陡然一震之下，坐不稳雕鞍，只能一个“ 鹞子翻身 ”，跳下马来。

那人哈哈笑道：“ 这匹马不错，给了我吧！ ”谁知话犹未了，他也是一个栽葱跌下马背来了。原来孟华虽没能够全部卸开了他的掌力，但也卸了六七分。他这招“ 白鹤亮翅 ”是柔中带刚的，那人给他借力打力，轻轻一带，亦是始料之所不及。

孟华喝道：“ 你是何人，为何对我下此毒手！ ”那人栽了一筋斗，老羞成怒，却是没有回答，又扑来了。

孟华曾经有过好几次相同的遭遇，除了给藏僧目击的那次之外，另外几次碰上的却是自己人。

“ 难道这人也是像快活张一样，说是要抢我的坐骑。其实却是和我开个玩笑的么？又或者是像唐大侠那样，特地来试我的武功么？ ”孟华心里想道。心念未已，那人已是下手毫不留情，再度扑来又是极其强劲的一掌了！

孟华登时发觉，似乎相同的遭遇，其实却是大有不同了，这个人是事先毫不打话，从树上扑下来的时候，就对他施展杀手的。如今又是接连杀手，而快活张与唐加源试他本领却是点到即止，绝非如此。

他接了对方两招，又发觉这人的掌法似曾相识，所用的这种霸道掌力，对他也不陌生。孟华蓦然一省，陡然地喝道：“ 你可是北派大摔碑的掌门人劳超伯么？ ”

原来这个劳超怕乃是大内三大高手之一的叶谷浑的掌门师兄，孟华曾经听得父亲提起过他的名字的。那次他从拉萨回来，告诉父亲，他曾与大内卫

士中坐第一把、第二把交椅的卫托平和叶谷浑交过手，他的父亲说道：“这两人功夫是很不错，但以你的剑法，我想是不会输给他们的。我也还未曾将他们放在眼内。不过，要是你碰上了叶谷浑的掌门师兄，那可得特别当心了。他名叫劳超伯，乃是当今之世练大摔碑手那门功夫的功力最高的一个人。多年前曾硬接过冷铁樵的三掌，我也没有把握准能胜他。”

不过三天之前，孟华才和叶谷浑第三度过手，是以他此际一接对方两招，便能揭破对方的来历。

劳超伯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好，算你这小子还有一点眼力。你既然知道我的大名，还不束手就擒？”

孟华一声冷笑，宝剑已是出鞘，喝道：“原来你是给你的师弟报仇的，我倒要看你能够比他强了多少？”

劳超伯喝道：“好个狂妄小子，你莫以为能够打败我的师弟就妄自猖狂，我叫你见识什么才是真正大摔碑手的功夫！”

声如掌发，掌势如环，来势表面柔和，而大摔碑手却是一种以刚猛见称的掌力，他这样发掌，似乎是和拳理不符。哪知一接之下，方始知道他的内力沉雄实已到了化境。

掌势如环，滚滚而上，丝毫不带风声。但在身受者的孟华，却是感到一股好像汹涌暗流的潜力！

剧斗中只听得爆豆之声不绝于耳，原来劳超伯的大摔碑手，发掌虽然不带风声，但却打得沙飞石走，经不起他掌力震荡的小石子便如锅中沙豆，粒粒碎裂了。

孟华那匹坐骑也似知道厉害，躲在山坡上不敢下来。但虽不敢下来，却也不肯离开主人。它前蹄人立，昂首嘶鸣，似乎是为主人焦急。

斗了一会，孟华只觉对方的掌力竟似源源不绝，层层推进，他那精妙绝伦的剑招好像受了束缚似的，渐渐有力不从心之感，难以挥洒自如。孟华暗叫不妙，剑法突然一变，飒飒连声，剑气纵横，剑风虎虎，浑身上下，便似闪起千百道冷电精芒，逼得劳超伯眼花缭乱。

他一口气刺出六六三十六剑，但却是虚招，用意只在扰乱对方的眼神的。劳超伯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在他剑法初变之时，也不免吃了一惊。但渐渐也就看出他使的只是掩人耳目的虚招劳超伯嘿嘿冷笑：“小子，你这些中看不中吃的花招胆敢在我的眼前卖弄，难道你己黔驴技穷了吗？嘿嘿，人家说你得到了张丹枫的剑法真传，原来也不过如此，你再不拿出真实本事，我可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了！”

孟华冷冷说道：“依我看来，你的厉害也不过如此！”唰唰两剑，刺向劳超伯双胁。劳超伯看出又是虚招，勃然大怒，喝道：“小子，这是你自己找死！”双掌一圈，掌力尽发，迅即化劈为拿，抓向孟华肩头的琵琶骨。

他这环形掌势是他在大摔碑手这门功夫浸淫了几十年之后，配合本身深厚的内功，所创出的独门手法。掌力发出，使身者感到是从四方八面而来，难以脱困。他只道孟华又是虚招，这一抓就可以抓碎孟华的琵琶骨。

哪知在这闪电之间，孟华的剑光闪处，突然由虚为实，一招“白鹤剔翎”，向劳超伯胸口径刺。劳超怕也算厉害，瞿然一省，立即变招扣他手腕。不料孟华的这一招“白鹤剔翎”却与劳超伯习见的“白鹤剔翎”不同，剑势似左实右，突然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劳超怕一抓抓空，连忙沉肩缩时，再发一招“双撞掌”，此时双方已是缠身搏斗，劳超伯心想：“你这小子纵然

避得开我的擒拿，我也可以将你立毙掌下！”他这阴阳双撞掌正是击向孟华胸部的，以他掌力之强，即使不是打个正着，的确也可以使得孟华重伤。

好个孟华，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显出了超卓的功夫，身形平地拔起，人在半空，一个鹞子翻身，长剑已是凌空刺下。而且是一招三式，分别刺向三个不同的方向。

这次攻敌之所必救的杀手绝招，劳超伯这一掌倘若依然按照原来的方位打出，等于是自己凑上去被他刺个正着。劳超伯怎敢以性命作为赌注，百忙中唯有撤回掌力，防护自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

只听得“嗤”的一声，饶是劳超伯防护得宜，衣襟亦已被利剑穿了一个小孔，幸而他内功造诣甚深，一觉剑气沁肌，立即吞胸吸腹。剑尖穿过他的衣裳，却给他逃脱了开膛剖腹之灾。

高手搏斗，只争毫厘。孟华这一剑没能伤着对方，心中暗暗叫声可惜，可也不能再行冒险躁进了。说时迟，那时快，他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身形已是落在三丈开外。

他的那匹坐骑乃是久经训练的名驹，一见主人脱险立即奔到他的眼前。待到劳超伯惊魂稍定，转过身来，孟华早已跨上坐骑，跑得远了。

孟华伏在马背上只觉浑身无力，好在他的坐骑不用主人驾驭，便会择路奔逃。直到跑出数里开外，孟华方始渐渐恢复精神。想起适才惊险的情形，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好险，要不是爹爹教我这招云麾三舞，劳超伯这老贼又中了我的骄敌之计，只怕我此际还是未必能够脱身。”

原来他最后使的这招“云麾三舞”，以刀法化为剑法，正是孟家快刀中败中求胜的一记绝招。在此之前，他接连使了十数招虚招，那正是骄敌之计，令得对手在那瞬息之间难以分清虚实。

殊不知孟华固然是惊魂未定，劳超伯也是犹有余悸。“好在这小子给我吓跑，要是他再斗下去，谁胜谁负实难逆料。我纵然能够擒他，只怕也要身受重伤了。”

孟华继续赶路，草原上又是不见人迹了。他的心里却不由得起了一个疑团：“劳超伯为什么会在杳无人烟的回疆西部出现，这条路又不是去大熊部的，他在这里出现，有何图谋。”

跟着来的两天，天气都不大好，阴雨连绵，第三天方始放晴。草原泥土松软，他的坐骑一来连日奔驰，二来由于地上潮湿，跑得没有以前快了。不过当然也比寻常的健马快得多。

这日他在上坡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僧人在路口盘膝而坐，垂首闭目，纹丝不动，状如入定。这僧人鬈发髯须，高鼻深目，脸如黑灰，一看就知不是汉人，也不像当地的回人。走得近了，孟华又发现他的头顶有袅袅的白气升腾，不禁颇为奇怪：“不知他练的是什么怪异的内功？”

这状如“入定”的番僧不知是否给马蹄踏地的声音惊醒过来。突然张开眼睛，眸子精光四射，向着孟华，裂开大嘴，发出怪笑。

本来在这罕见人迹的地方，能够碰上一个人总是值得欢喜的事情，但这僧人奇形怪状，孟华却是不能不有戒心。

“莫要又是一个劳超伯？”孟华暗自想道。他有过给劳超伯缠斗的经验，不愿招惹这个僧人，打了个宁愿“避之则吉”的主意，哪知这僧人却还是要来招惹他。他要避也避不了。

孟华拨转马头，舍正路不走，策马跑上山坡，正在快马加鞭之际，忽觉

劲风飒然，一团黑影已是从他旁边掠过，拦住他的马头。正是那个奇形怪状的僧人。

虽说是在连日雨后的上坡路上，他的坐骑跑得不如平常之快，但也还是要比普通的健马快得多的。这个番僧居然能够徒步追上他的坐骑，令得孟华也是不禁大吃一惊了。

那匹马跑得正急，一见有人挡在前头，登时四蹄离地，便要在那番僧的头顶上跳过去。番僧举起手中的竹杖一拦，托着马的前蹄。说出来也令人不敢相信，这骏马一冲之力何止千斤，竟然给小小一根竹杖硬生生的逼退回去！在这刹那间，孟华本来正是害怕伤了那个僧人的，不料却是给他闹了个人仰马翻。孟华又惊又怒，慌忙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喝道：“你干什么？”

那番僧阴阳怪气地笑道：“没什么，我只想向小居士化个缘！”说的是生硬的汉语，不过也还说得清楚。

那匹马在地上打个滚也爬起来了，它似乎甚通灵性，知道那个番僧的厉害，虽然向他发出愤怒的嘶鸣，却是不敢走近，孟华见坐骑没有受伤的迹象，这才放下心上一块石头。

“化什么缘？”孟华喝道。

那番僧笑道：“老僧饿了两天，本来想请你施舍这匹马给我果腹的，但这匹马很不错，现在我又不想吃它了。”

孟华道：“啊，原来你是肚饥，我有食物，施舍给你就是。你要吃马肉，想必是不戒荤腥的了。”他的背囊里还有从天狼部带来的肉脯和糌粑。那番僧吃了他的食物，笑道：“说老实话，挨饿我不怕，我少说也可挨个十天八天，不会死的。只是缺少一个伴儿，甚感寂寞。”

孟华说道：“那我可没法陪了，我要赶路。”

那番僧道：“你要赶往哪儿？”孟华道：“我要往天山。”他正要回头来跑上山坡找他的坐骑，番僧哈哈一笑，却已拦住他的去路，说道：“那正好啊！”

孟华道：“什么正好？”那番僧道：“我也正是要上天山。”孟华说道：“我不能和你结伴同行。”

番僧冷冷说道：“不行也得行！我还要向你化缘呢。”孟华怒道：“你这人怎的如此贪得无厌，我已经施舍了东西给你吃了。”

番僧笑道，“你说得对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来就是得不到手绝不罢休的。”孟华无名火起，说道：“好，你要怎样？”

那番僧道：“我要你这匹马，虽然不想吃它，给我做坐骑倒是正好。”

孟华怒道：“你倒想得很美，可惜我只有一匹坐骑，不能让给你。”番僧道：“我还没完呢，你听着，我不仅要你的坐骑，我还要你这个人。”

孟华给他缠得啼笑皆非，说道：“你要我做什么？”

番僧说道：“我要你跟我做个小和尚，服侍我这个老和尚。哈，那么我又有马骑，又有人服侍，一路上不愁寂寞，岂不美哉！”

孟华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说道：“你这是做白日梦！给我滚开！”

番僧说道：“你跟我做小和尚不会吃亏的，老僧有很多本领，随便教你一些，你就一生受用不尽了。我看你腰悬长剑，想必也懂得一点武功吧？那你跟我正好，我可以收你做记名弟子。”

孟华给他纠缠不清，情知不动手是不行的了。于是唰的拔出长剑，喝道：“好，那你就让我看看你的武功吧！”

番僧举起竹杖，拨开他的长剑，说道：“原来你果然是有两下子，好，那么咱们先说好，要是你输了给我，你就得拜我为师。”

孟华懒得答话，唰唰唰连环三剑，一气呵成。他急于要把这番僧迫开，所使的三招，剑势凌厉之极。不过拿捏得却是甚有分寸，剑锋只是指向他的要害，并非真个施展杀手。

只听得叮叮数声，孟华这凌厉之极的三招，竟然给对方的一根竹杖轻描淡写地挑开了。这根竹杖也真奇怪，颜色碧绿，坚如金石，孟华的主剑竟是削之不断。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三招一过，孟华已是知道这个奇形怪状的番僧，委实是有惊人的本领，比日前碰上的那个劳超伯还要厉害得多。

番僧化了他的三招，似乎有点诧异，但却说道：“不错，不错，你的剑法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个。但你尚未尽展所长，却是叫我失望。我告诉你，你的剑法虽好，要想伤我那是绝对不能。你尽管施展吧！”

孟华已经试出他的本领尚在劳超伯之上，如何还敢手下留情？当下果然就把平生所学尽都施展出来。

那番僧好似看见稀世的奇珍似的，欢喜得手舞足蹈，连声赞道：“不错，不错，真是不错。我可以收你做正式的徒弟了。不用只作记名的弟子啦。”他手舞足蹈，招数却是丝毫不乱。孟华的无名剑法本来就已变化莫测，加上他以家传的快刀刀法化到剑法上来，更是势捷如电，使到紧处，剑光就似在那番僧的身前身后左右穿来插去一般。但饶是他的剑势风狂雨骤，那番僧却仍是气定神闲，似乎并不怎么费力，就把他的攻势轻描淡写的一一化解了。

孟华一咬牙根，使出父亲所教的绝招“神龙掉尾”，身形平地拔起，反手出剑，与平常的剑理相反，但却是把无名剑法的精髓融化在刀法之中的。

这一招突然从番僧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番僧也似乎不禁吃了一惊。

这番僧是一手拿竹杖，一手拿着一只金钵的，他一直只以右手的一根竹杖应敌，此时方才举起左手的金钵。只听得“■”的一声，孟华这一剑竟然刺进钵中。番僧把金钵急速旋转，钵中竟生出一股吸力，孟华除非抛开宝剑，哪里拔得出来剑？

番憎喝道：“你服不服？愿意做我的弟子了吗？”

孟华喝道：“打不过你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岂能拜你这妖僧为师。”他难以脱困，正想抛开宝剑，空手再打，不料这番僧哈哈一笑，突然把金钵一收，放松他的兵刃。

孟华不禁为之一愕，只听得那番僧哈哈笑道：“你骂我是妖僧，以为我是用妖法赢你的吗？哼，你不懂得我夭竺武功的奥妙，胡言乱语，我也并不怪你，其实我也不想你太早认输呢。再来，再来！”

孟华骂他“妖僧”，其实并非这个意思，是指他的行径妖邪，并非指他的武功。“你说不出道理，就想要我服你，那是做梦！”孟华斥道。唰的一剑便刺过去。

番僧说道：“我怎么说不出道理，你的剑法不错，我的武功却比你更高。你做我的弟子，师徒切磋，两皆有利，这不是道理吗？”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竹杖连挥，把孟华的剑招一一化解。

孟华给他纠缠不清，又是气恼，又是心烦，不知怎样才能摆脱这个怪物。斗了一会，孟华又是一记绝招，而对方也是又像刚才一样，在右手的竹杖无法遮拦之时，举起金钵，又把他的长剑“吸住”了。

如是者接连几次，最后一次孟华学乖了，一招“云龙三现”，半空中一个筋斗，抖起三朵剑花，刺向他身上三处不同的方位，避开他的金钵，不料这番僧却把金钵抛了起来，“■”的一声，宝剑仍然和金钵碰个正着。不过这次番僧没有用手转动金钵，孟华的剑并没给它吸住。

这番憎的功力的确比孟华高出许多，孟华虎口一震，不由得接连退了几步，几乎摔倒。

番僧接下金钵，说道：“你气力不济了，我让你吃点东西，歇一会儿。”原来他是见孟华的剑法奇妙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知他还有什么奇招妙着未使出来，心痒难熬，非要一窥全豹不可。

孟华并不糊涂，和他缠斗了这么些时候，也已懂得他的用心了。苦就苦在不知怎样才能摆脱他。

那番僧守在他的身旁，待他吃过东西，说道：“你还是不服我吗？”

孟华怒道：“当然不服！”他是拼着和这番僧再耗下去，只要番僧不施杀手，迟早总可以找个机会脱身。

番僧笑道：“好在你不是碰上我的师兄，我的师兄脾气可比我坏得多，你接二连三的受了挫折还不心服，他一定杀了你了。好吧，你既不服，那就再来！”

这次过了数招，番僧却似乎有点诧异了。

这番僧本是恐怕孟华气力不济，难以使出奇招妙着，这才让他休息的，他估计孟华休息过后，应该会好一些，但要想恢复原来的气力，则是很难的了。哪知再度交锋，竟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孟华出剑，挥洒自如。气力侗然未减，而运劲之妙，则似更胜从前。

原来他们二人交手，双方都是得到益处，不过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无意罢了。孟华本来已经得到张丹枫的内功心法，只是无人指点。凭着他本身的妙悟，内功虽亦大有进境，但在运气使劲的微妙之处，究竟还是未能到达上乘境界。

武功练到孟华这样的程度之时，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唯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得名师指点；一个是和比自己更强的对手过招，而这个对手所练的内功，最好是和自己所学有可以共通之处。练功的基础一样，运用时的大同小异，则更可以令较弱的一方收到触类旁通之效了。这个道理，倘若用现代的名辞来说，就是实践和理论并重的道理。

孟华和这番僧先后已经斗了一个多时辰，对这番僧运用内力的巧妙之处，不知不觉之中已是有所领悟，这番憎练的是天竺正宗内功，和少林寺武学的始祖达摩禅师正是同出一源的。张丹枫的内功心法虽与少林派有别，但同属正宗内功，许多地方，亦是不谋而合。孟华自修张丹枫留下的“玄功要诀”，若干百思不得其解之处，和这番僧交手之后，不知不觉之间，忽尔豁然贯通。

这番僧的武学造诣何等高明，诧异之余，随即也明白了个中道理。不禁一惊，心里想道：“我还未曾偷学到他的剑法，反而给他偷学了我的内功心法，这可不划算。他不做我的弟子，说不得只好将他废了，免得将来留下一个劲敌。”思念及此，登时不再留情，步步向孟华进逼。

孟华虽已豁然贯通，初悟妙谛，可还不能胜过对方。斗到紧处，只好再出险招，身形拨起，一招“万里飞霜”，跟着变为“千山落叶”。这次跳得更高更远，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

剑气森森，罩着那个番僧，番僧抛起金钵，只听得“■”的一声，金钵这次给孟华的长剑挑开，但那番僧青竹杖一压，却把孟华的长剑压着。他无暇去接金钵，腾出左手。一抓就向孟华琵琶骨抓下。

孟华喝道：“哈，原来你也怕了我么？”番僧怔了一怔，喝道：“胡说八道，我怎么是怕了你了？”

孟华说道：“你夸下海口，叫我尽展所长。嘿嘿，但如今你已胆怯了，你知道再打下去，你决计不是我的对手，所以不敢和我再打，是不是？”

番僧给他说中心事，脸上一红，说道：“谅你已是技尽于此，还能有什么本领施展？”

孟华说道：“我还有一招精彩绝伦的剑法尚未使将出来呢，有胆的你敢接我一招么。”

番僧嗜武成迷，听得孟华这样说，不觉心痒难熬，暗自想道：“再过十年，我或许当真不是这小子的对手，此刻他要胜我，那除非是日头从西边出来。何不见识了他的这一招精妙剑法，再把他的武功废掉也还不迟。”于是说道：“好，你还有什么新奇的招数，尽管使出来吧！莫说一招，十招我也敢接！”

孟华连使虚招，边打边退，引他追上山坡，番僧喝道：“你的新招怎么还不使出来？我可没工夫和你戏耍！”

孟华笑道：“我也得蓄劲养势的呀，你心急什么？”选择了有利的地形，陡地喝道：“瞧着，新奇的剑招来了！”

声出招发，飞身跃起，使的是一招“云麾三舞”，这一招是要在空中连翻三个筋斗的。

番僧看出他的第三个筋斗翻下来，剑势就要刺向自己的胸口三道大穴，心里想道：“这一招果然厉害，但我还是可以化解。”

正当他聚精会神，准备孟华凌空刺下的那一刹那间，忽见孟华那个筋斗，已是在半空中改了方向，向相反的方向飞了出去。

原来孟华是看准了旁边有棵小树，第三个筋斗翻下来的时候，脚尖在树上一踢，借力倒纵开去的。

身形未曾落地，口里发出一声长啸，他的那匹坐骑从树林里跑出来，孟华刚好落在马背。

番僧怒道：“好小子敢使诡计骗我！”飞步追来，但孟华这匹骏马此际是从山坡上向下跑，不比刚才走的是上坡路，番僧和孟华斗了这许多时候，气力多少也消耗了一些，哪里还能追赶得上？

番僧喝道：“你说话算不算数？第一，你输了就该拜我为师；第二，你说的什么精妙剑法也还未曾向我施展呀！”

孟华扬声笑道：“这是你自说自语，我几时答应你？有胆的你追上天山吧。”

番僧追之不及，顿足大骂。孟华见他轻功如此超卓，也是不禁骇然。

一口气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程，回头一望，目力所及，找不到那番僧的影子，孟华这才放下了心，让坐骑走慢一些。

想起刚才那场恶斗，孟华犹自吃惊，心道：“夭外有天人外有人，这两句老后当真一点不错。想不到在这回疆极西之地，数日之间，竟会接连碰上两个劲敌。若论真实的本领，劳超伯我已经打不过他，这番憎比劳超怕还更厉害！好在他嗜武成迷，我才有脱身的机会。不过这场恶斗，对我却是也有

好处。”此时他方有余暇，仔细琢磨那番僧的内功运用之妙。越来越发觉张丹枫传给他的内功心法有更多相通之处。

不过在欢喜之中，孟华却也有点疑虑：“为什么在这样荒凉的地方，会接连出现两个可以说得是顶尖儿的高手呢？”

接连再走五六天，初时看来好像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终于给他走到了尽头了。但延展在他跟前的却又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他已经走到天山山脉迤逦千里的山区了。

他踏进了千万年来也从来没有人来过的原始森林，山上长满参天古树。最多的树木是云杉，其次是白烨。云杉是一种珍贵的木材树，也是非常美观的风景树，树叶四季长青，树干高大挺拔，一棵靠一棵，笔直矗立在陡峭的山崖上。孟华莫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大的树，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按：

1965 年，中国新闻社记者到天山实地测量，最高的云杉有高达 40 米的，树干直径 2 米多。）白烨则是一种落叶乔木，树干雪白，树叶婆娑。每到秋天，树叶由绿变黄，由黄变红，煞是好看。此时正是秋未冬初，满山是白桦的红叶，景色真是奇丽无俦。

还有一种奇特的景色是，在别的地方，百花大都是在春天开放的，但在这十分寒冷的天山之上，秋天才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原来花朵是会适应环境的，高寒草原上的野花有个共同的特点是：茎叶细短，花朵小巧，能耐风寒。在夏秋之交，冰川雪海大融化，那才是最适开花的时候，草原高山之上，也就万紫千红了。可惜孟华来得稍迟一些，此时已是秋未冬初，但虽无万紫千红之盛，奇花异卉，依然触目皆是。

孟华正在为这奇丽无俦的景色神迷目眩之时，忽听得山摇地动的时候好像万马奔腾之声。举目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只见一群野牛从山上冲下来，好像是在追赶什么猎物，群牛发出呜呜的怪叫，向前奔驰，横冲直撞，小一点的树木，给它们一撞，登时倒下。所过之处，沙飞石走，端的比万马奔腾的声势还要骇人。

这种野牛比骆驼还大，皮粗肉厚，一双长角更是十分厉害的武器，狮虎也斗不过它们。孟华早就听桑培儿说过，猎人最害怕的就是碰上这种野牛。若然碰上，唯有避之则吉，千万不可招惹它们。因为这种野牛，性喜合群，倘若伤了它们一个，它们就会成群结队来的，所以猎人敢于猎狮猎虎，就是不敢猎这野牛。虽然犀牛是一种十分名贵的药物。

幸好这群野牛不是朝着孟华所在的方向冲来，但孟华也怕给它们发现，于是下了坐骑，躲在高逾人头的茅草丛中，准备群牛过后，便向另一个方向逃跑。

忽见那群野牛聚集在一棵云杉树下，和孟华的距离已经相当远，不过还是可以看得清楚。

那群野牛，就像冲锋的兵士一样，三五成群，川流不息的用它们坚厚锐利的长角，撞击那棵云杉，那棵云杉少说也有十几丈高，竟也给它们撞得树干摇动，树枝折断，树叶纷纷飘落。不过多久，那棵云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少许粗大的横枝子。看来要是它们继续川流不息的撞下去，只怕这棵高大异常的云杉，也有给它们撞得倒下的时候。

树叶落得干干净净之后，孟华凝神望去，隐约可以看见树上藏有一个人。初时孟华还以为自己眼花，但跟着却已听到那人惊呼之声了。

孟华这才知道野牛为什么要撞这棵云杉，原来它们追逐的“猎物”竟然

是这个躲在树上的人。桑塔儿曾和他说过，这种野牛虽然凶猛，但并不是吃人的。除非你伤了它的同类，否则你碰上了它们，只要佯死，大半可以没事。不过也有可能给它们践踏而死，所以也还要讲运气：另一种逃避野牛的法子就是上树，它们并非吃人的猛兽，人上了树，它们多半就会不加理会的了。

但这个人已经上了树，那牛还是不肯放过他。“想来这个人必定是不知道这种野牛的脾气，他可能是最初碰上一只野牛，恐怕给它伤害，伤了这只野牛，以致引起它们同类的报复。”孟华心想，但不管他是由于何种原因被野牛围攻，摆在孟华眼前的难题却是：要不要去救他呢？

孟华当然是想救这个人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他岂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给一大群疯狂的野牛撕成片片？

但这并不是应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这个力量的问题。他的剑法再精，武功再好，单凭他一个人，能够斗得过这群疯狂的野牛吗？只怕救不了人，反而赔了自己一条性命！他掉转了头，下敢朝那边望去，跨上了坐骑。

正在他想要仗着快马逃走的时候，忽听得那个人大声叫道：“救命！救命！”

这一声叫喊，登时令得孟华大吃一惊，好像着了定身法似的，呆住了！

声音从那么远的地方传来仍然震得他的耳鼓嗡嗡作响。这人用的分明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但令他大惊呆愣的可还不是因为那人的上乘内功，而是因为他听得出是一个他所熟悉的人的声音了！

这刹那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却不能不跑过去看清楚这个人了。

果然是他认识的人，而且并非普通的朋友，是一个和他大有关系的人。

你道这个人是谁？原来是金碧峰！他是金逐流的儿子，金碧漪的哥哥！他能够不救金碧漪的哥哥吗？

不容他有任何考虑，他也没有余暇考虑了。片刻一呆之后，他立即拨转马头，向那群野牛奔去！

“金大哥，别慌，赶快爬上树顶，我替你引开野牛！”孟华也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向他大叫。不料他这么一叫，金碧峰非但没有爬得更高，反而跌了下来。

原来他最初也没有看清楚是孟华的。

甚至他根本没有指望任何人能够救他。其实他叫“救命”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他也知道没有谁能够有那么大的本领，能够在一大群野牛攻击之下，把他救出去的。

当孟华从茅草丛中出来的时候，他在云杉树上，居高临下，看见了人和马的影子。就像一个在水中快要给溺毙的人，抓着了一根芦苇一般，他看见一个影子，就本能的叫出救命来了！想不到来的竟是孟华，是受过他的冤枉，直到现在还给他仇视的孟华！是曾经好几次给他弄得十分难堪的孟华！正是：

好正不分深自悔，无颜呼救救星来。

## 第三十六回　平楚日和憎健翮　天山月冷惜幽兰

他突然发觉来的乃是孟华，不由得心头一震！

这个时候，又恰好是这棵云杉给疯狂的野牛撞击得摇摇欲倒的时候。

精神极度紧张之际，哪容得骤乱心神？手指颤抖，树枝抓得不牢，这就跌下来了！

幸亏他命不该绝，那棵云杉有十几丈高，跌到离地约有丈许之处，恰好给他抓着一株伸出来的树横枝。与此同时，他的膝只觉一阵剧痛，原来是给另一株横枝戳伤了。

一只野牛双角向他抄来，距离他的脚跟不到五寸！

孟华早已准备了一块有棱角的石头，飞马上前，三十步开外，用力把那块石头掷出；那只正在向金碧峰疯狂攻击的野牛，给这块石头打个正着！打中的部位是脑门。

也幸亏孟华的内功这几天大有进境，这块石头被他以雄浑的内力打出去，力道不亚于巨斧一劈！饶是野牛皮粗肉厚，亦是经受不起。

那只野牛发出郁雷也似的狂嗥，痛得倒在地上打滚。在它旁边的两只野牛，也给它撞倒了。

金碧峰这才惊魂稍定，咬紧牙根，忍着疼痛，抓牢树枝，续向上爬。

树上的金碧峰松了一口气，树底下的孟华却是遭遇了生平未有之险。一大群疯狂的野牛向他冲过来了！

在这性命俄顷之间，他并不是首先逃命，而是更加要刺激野牛，好让它们转移目标，攻击自己。

他知道成群结队的野牛，一定有个首领，他发现有一只特别凶恶、特别高大的野牛，向他狂嗥两声，跟着又转过去看守树上的金碧峰。约有半数的野牛向他冲来，另外一半则还跟着那只野牛撞击云杉。看来这只野牛就像军队的指挥官一样，料想必定是这群野牛的首领无疑了。

孟华突然如箭离弦，从马背上平射出去，一招“白虹贯日”，出剑如电，又快又准，唰的一剑刺将过去，把这只野牛的一只眼睛刺瞎。

树上的金碧峰给吓得目瞪口呆，孟华如此超卓的轻功固然是令他又是吃惊又是佩服，但他更担心的却是孟华如何能够脱险？多好的轻功也不能像天上的飞鸟，飞过来又飞回去的。而孟华又决不能落在疯狂的群牛之中。

好个孟华，在这惊险绝伦的场面，丝毫也不慌乱，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长剑当作拐杖，向下一点，剑尖触着牛角，立即借力翻腾，又是如箭一样的平射回去！

他的马害怕了野牛，不敢逼近，可也没有逃走。孟华人在半空，撮唇一呼，这马甚通灵性，立即转身迎接主人。孟华一个鹞子翻身，平平稳稳地落在马背。

这群野牛的首领给孟华刺瞎了眼睛，登时怒发如狂。不再理会树上的金碧峰，一矮身躯，翘起双角，就向孟华冲去。首领“身先士卒”，“部下”自都跟着它去追赶孟华。

孟华跨上坐骑，有恃无恐，心神大定，纵声笑道：“好，你们来吧！看是你们跑得快，还是我的马跑得快！”

野牛乃是庞然大物，身体笨重，当然跑不过他的日行千里的骏马。孟华骑着马跑，忽疾忽徐，和最前的那只野牛首领，一直保持百步以内的距离。

他把这群野牛引出数里之外，这才快马疾驰，在树林里兜了几个圈子，令得追踪的牛群迷失路途，然后方始回去救金碧峰。

回到那棵云杉树下，只见金碧峰手攀横枝，挂在树上，爬不上去也没法下来。原来他伤了腿，膝盖已脱了臼。

那根横伸出来的树枝离地约有五六丈多高，三丈多长。金碧峰挂在中间。孟华要是爬上去将他抱下来，只怕那根树枝负担不起两人的体重。

幸而孟华颇有智计，当下拔出主剑，剥削树皮，搓成一条长绳，叫道：“金大哥，抓牢绳子！”用力一挥，长绳抖得笔直，向金碧峰抛去。金碧峰足部受伤，气力还在，接过绳子，让孟华将他扯了下来。

金碧峰叹了口气，说道：“孟兄，多谢你来救我，我又欠下你一笔人情了。”

孟华说道：“金大哥，千万莫说这样的话，患难相助，理所应当，你在拉萨也曾帮过我的忙呢。”

金碧峰道：“我欠你的更多。你在布达拉宫中己救过我一次性命了。”要知他是天下第一剑客之子，自小给人奉承惯了，是以养成一副自命不凡，心高气傲，不愿轻易接受人家恩惠的脾气。在布达拉宫，孟华救过他的性命，随后两天，他和江上云也去帮忙孟华与吉里父子脱险，当时他曾有言道：“从今之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人情。我不把你当作敌人，但也不会把你当作朋友。”岂知言犹在耳，他又受了人家的救命之恩。想起当时的言语，心里不觉十分惭愧。

孟华眉头一皱，说道：“患难扶持，何必斤斤计较？金大哥，你莫说客气话了，待小弟给你治伤。”

孟华的三师父丹丘生所学甚杂，孟华也曾跟他学过接骨之法，当下拿起金碧峰的断腿，说道：“金大哥，你忍一点儿疼痛。”“咔嚓”一声，已是替金碧峰接好断臼。金碧峰道：“我自己有金创药。”掏了出来，孟华替他敷上。

金碧峰一时未能走动，孟华陪着他坐下，说到：“金大哥，怎的你也会到这里来的？”

金碧峰道：“孟兄，我知道你已见过我的爹爹了。”

孟华说道：“不错。我和令尊分手之时，令尊正是要到拉萨城中找寻你们。想必你和江兄亦已见到令尊了？”

金碧峰道：“正是家父要我前往天山的，明年三月十五是吕四娘的百年祭，氓山派将有盛会，是以家父替氓山派代邀天山派的掌门人唐大侠。”

孟华道：“江兄呢？”

金碧峰神色有点尴尬，半晌说道：“他本来想陪我上天山的，我说我一人去就行了，他、他就跟我的爹爹回家啦。”原来金碧峰是因为知道父亲已经找着妹妹，他的妹妹正在柴达木义军处等候父亲一起回家，是以他想成全江上云得到盆碧漪作伴还家的机会的。

孟华猜到其中缘故，不过金碧峰既然不提，他也不愿意在他面前提起碧漪，避免彼此尴尬。

金碧峰继续说道：“家父曾与我们谈起了你，对你甚是夸赞。我才知道过去对你诸多误会。唉，说起来我可是当真、当真惭愧……”

孟华打断他的说话，微笑说道：“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嘛？我也是前往天山的，唐大侠好吗？”

金碧峰道："我没有见着他。"孟华诧道："怎的没有见着？"金碧峰道："不巧得很，我到天山的时候，唐大侠正在闭关练功。大概还有半月才能开关。你这次去，倒是可以见着他的。"

孟华说道："我还想向你打听一个人。"金碧峰道："是谁？"孟华说道："听说缪大侠缪长风也是住在天山，不知你有没有见到他？"

金碧峰道："也没见着。"孟华说道："缪大侠也是闭关练功吗？"金碧峰道："这倒不是。他是外出去了。但我没有问起，却不知道他是去了哪里。"

孟华有点失望，说道："缪大侠当年是带了一个姓杨的小孩子上天山的，听说这个小孩已经拜在唐大侠门下。金大哥可知此事？"

金碧峰道："啊，你说的这个孩子，敢情就是天山派掌门人唐经天唐大侠的关门弟子杨炎？"

孟华尚未知道弟弟的名字，他的父亲孟元超也不知道。不过他的弟弟是唐经天的关门弟子，他却是曾经听得缪长风在他的母亲墓前说过的。当下点了点头，说道："正是，你在天山，可曾见过这个孩子？"

金碧峰道："可惜得很，也没见着。不过我知道这件事情，是钟大侠钟展告诉我的。"钟展是天山派掌门人唐经天的师兄，名列天山四大名宿之一。

孟华说道："怎的也没见着？他年纪很小，今年大约只有十一二岁吧？难道他也跟缪长风外出去了？"

金碧峰道："这倒不是。听说他和一位新来的师兄很是要好，我到天山的时候，他跟这位新来的师兄到后山采药去了。天山地方很大，虽然只是前后山之隔，弟子们出去采药，也得三五天才能回来。我见不着唐大侠，只在天山住了两天就走了。他们还没回来。"

孟华问道："这位新来的师兄是谁？"

金碧峰道："我忘记问钟大侠了。钟大侠对他这个小师侄期望很大，说他只有十二岁就学会了天山剑法的追风剑式，天资聪颖，世所罕见，他只顾夸奖他的小师侄，也就忘记告诉我那个新入门的弟子是姓甚名谁了。不过，我想这也不是什么非要知道不可的事情吧？"

孟华听得弟弟学有所成，甚为高兴，说道："反正他是跟他的师兄出去采药，我也不用担心。我是为钟大侠说这位师兄是新来的，是以有点好奇，随便问问。"

金碧峰道："你这么一说，我也起了一点好奇之心了。据我所知，天山派是不肯轻易收徒的，这人想必是有些来历的了。可惜我生性不大好管闲事，当时忘记了问。不过你反正前往天山，你倒不妨打听打听。"跟着说道："孟兄，你对这孩子很是关心，敢情你是认识他的父母的吗？"

孟华说道："他是我的异父兄弟。"

金碧峰这才恍然大悟，很是不好意思。要知他以前之所以仇视孟华，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误会孟华是杨牧的儿子。"我真是糊涂，这孩子姓杨，孟华又这样关心他，我早应该猜到他的来历的。我这么一问，倒是挑起孟华心底的创伤了。"

孟华倒是不以为意，继续说道："以前我曾经把我的出身当作一件羞耻的事，现在则是早已想通了。一个人的父母是不能选择的，但自己走的是什么路却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即使杨牧当真是我的父亲，只要我不是跟他一样为非做歹，那又与我何干？弟弟是杨牧的儿子，并非是他的罪过。如今我已

认了亲生之父，我的爹爹也愿意把弟弟当作亲生儿子。这次我前往天山，为的就是把我的弟弟接回来。”

金碧峰面上一红，说道：“孟兄，你不但是本领比我高明，见识也比我高明得多。唉，我，我以前对你……”

孟华说道：“过去的事提它干嘛，说起来我也有许多不是之处的。”金碧峰面有羞愧之色，忽他说道：“过去的事可以不提，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是非告诉你不可。”

孟华道：“什么事情？”金碧峰道：“天山派的弟子对你似乎怀有敌意，他们曾经向我打听过你。”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他们向你打听我。想必也是因我的身世之故了？”

金碧峰道：“他们并不仅仅是对你的身世有所误会，也不知他们是哪里打听来的消息，说你是清廷的奸细，却千方百计，混在侠义道中。说起来我很惭愧，我虽曾为你说了几句好话，也只是据我所知告诉他们而已，还未说得上是全力力你辩护。”原来金碧峰一来是对孟华所知不多，二来在此之前，他对孟华虽然已消敌意，也还没有怎么好感。听得别人“言之凿凿”的对孟华的许多谣言，他也还未敢肯定这些谣言是假。

孟华笑道：“金大哥，这也怪不得你。缪大侠也曾误会过我呢。你这次肯为我辩护，我已经是十分感激你了。”

金碧峰道：“对啦，天山派的弟子既然这样误会你，缪大侠又曾和你交过手，这事想必他也告诉天山派弟子的了。你这次前往天山，这……”

孟华笑道：“金大哥不用替我担心，要是我再碰上缪大侠，再和他交手的话，他立即会知道我是何人，不会对我再有怀疑的了。”原来他使出家传的快刀绝招，缪长风自然会相信他的说话。

金碧峰道：“可是缪大侠未必能够在你到达天山时已经回来。”

孟华微笑说道：“我想是非黑白，总可以分辨得清楚的。天山派是武林中的一个正大门派，一定会讲道理，何况我还是替他们的少掌门唐加源送东西回去的呢。”

金碧峰道：“噢，原来你曾经碰上唐加源吗？我在天山的时候，也曾听得钟展提及他。他们夫妇下山将近一年，尚未回来，钟大侠还问我知不知道他的消息呢。你是在什么地方碰上他的？他有没有亲笔书信托你带给他的父亲？”

孟华说道：“我是在瓦纳族的一个部落碰上他的。崆峒派的掌门人托他把一件东西带回去给他父亲，他因为还有事羁身，是以又转托我。不过却没书信。”

金碧峰道：“但唐掌门正在闭关，可没人认识你啊！”

孟华说道：“纵然唐掌门闭关未出，也还有钟大侠、冯大侠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料想不至于皂白不分，就任由他的门下弟子与我为难的。”

金碧峰道：“可惜我不能陪你再上天山了。”孟华道：“对啦，我还没有问你，你的腿怎么样。可好了点吗？”

金碧峰道：“多谢你妙手给我接好断骨，好得多了。我想走路大概不成问题，不过若要攀登天山的南高峰，当然还不能够。”

孟华说道：“你回去也要经过许多高山陡坡的。”

金碧峰苦笑道：“我知道。但总不至于像天山南高峰那样高耸云霄，我慢点儿走，一面走一面养伤，拼着多走一两个月的时间，料想也不至回不到

家。”

孟华说道：“你骑我这匹马回去吧。”金碧峰怔了一怔，说道：“你只有这匹坐骑，送了给我，你自己怎样？”

孟华笑道：“我的腿没伤，可以走得上天山的。但你若是没有坐骑，路上可是危险得很。”

金碧峰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说道：“我领你的恩惠已经太多，不能再要你的坐骑。”

孟华眉头一皱，说道：“金大哥，你再这样说，就是不把我当作朋友了。你又不能施展轻功，要是再碰上成群的野兽，你怎么办？再说在你回家的路上，还得提防碰上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可能和你为难的。”

金碧峰道：“是什么人？”

孟华道：“一个是劳超伯，另一个似是天竺僧人。”

金碧峰道：“劳超伯我知道，他是大摔碑手的第一高手。那个天竺僧人是什么人？”

孟华说道：“我也不知他是什么来历，但他的本领可比劳超伯还要高强，脾气又极古怪，碰上了他，可是难缠。”将碰上那个天竺怪僧的遭遇，说给金碧峰知道。

金碧峰道：“啊，他是用紫金钵和青竹杖作武器？”

孟华道：“正是。金兄见闻广博，可知他的来历？”

金碧峰沉吟半晌，说道：“家父曾经和我说过，天竺以前有位武学的大宗，是那烂陀寺的方寺龙叶上人。我的爷爷曾与他谈论过武学，对他甚为推崇。听说龙叶上人有两个弟子，你碰上那个天竺怪僧可能是其中之一。”

孟华说道：“这个怪和尚嗜武成迷，看来他是为了采取中土的武学之长而来的，你碰上了他，他一定要跟你缠个不休，非得你拜他为师不可。”

金碧峰道：“笑话，我岂能拜他为师？”

孟华笑道：“所以你非得避开他不可。这怪僧轻功极好，但还是跑不过我这匹坐骑的。金大哥，请你别客气了，就骑上它吧。”金碧峰伤了腿，在这漫长的归途心里其实也是有点害怕的，不过无可奈何而已，如今孟华盛意拳拳，慨赠良驹，他推辞不掉，也只好接受了。

当下他把天山派在南高峰的所在，如何走法，详详细细他说给孟华知道，互道一声珍重，两人便分手。

孟华目送金碧峰骑在马上的背影远去之后，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有点惶惑。

高兴的是：他终于使得金碧峰消除积怨，变成了他的朋友。即使尚有一个江上云对他的故意还未消除，那也好得多了。

惶惑的是：他从金碧峰口中听到的消息，着实令他有点莫名其妙。天山派的弟子何以消息那样灵通？他不过是个初出道的“雏儿”，远在西域边唾的天山派这么快就知道他了？虽然他们所知道是不利于他的谣言。

不错，他曾经在小金川碰见过缪长风，缪长风初时对他有所误会，但后来他帮忙缪长风击败清廷鹰爪之后，缪长风虽然或许仍对他有点怀疑，却也已消除敌意了。他可以确信缪长风不会造他的谣的。而且那些谣言虽是捕风捉影，多少也有点事实作为“影子”，而这些事实，则是在他碰上缪长风之后发生的。

孟华猜疑不定：“莫非是一个和我有仇的人，跑到天山去讲我的坏话，

挑拨天山派弟子和我作对？”猜疑不定，心头不觉蒙上一层阴影。

虽然有点疑虑，弟弟总是要去找的。正因为心有所疑，他更急于去查个水落石出了。“爹爹虽然和天山派的唐掌门和钟大侠人未见过面，说起爹爹的名字，料想他们也总会知道的。真金不怕洪炉火，我何须害怕好人诬陷？”于是加快脚步，冲寒冒雪，径上天山。

天山绵延千里，一望无尽的千万座山峰，都是白雪皑皑，有如琉璃世界。孟华心想道：“好在碰上了金碧峰，得知天山派所在，否则可不知哪座山峰才是南高峰呢。”

他走了三大，还只是上到半山，山中气候愈来愈冷，呼吸也有点困难，那是因为高山缺氧气的缘故。好在还没有超过登山的“极限”，（按：本世纪初的欧洲爬山家认为 8000 公尺是登山的“极限”，超过这个高度，氧气稀薄，人的体力就不能支持。喜马拉雅山高达 8882 公尺，超过这个“极限”。天山最高峰大约是在 7000 公尺左右，未超“极限”。不过这个所谓登山极限的说法，近已给打破，1961 年，中国的登山队就曾攀登上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处珠穆朗玛峰。）孟华的内功又甚有根基，过了几天也习惯了。

山中气候愈来愈冷，攀登也是越来越感困难。不过高山的奇景却也是愈来愈多。有好些动物，都是别处见不到的珍禽异兽。小熊猫在雪地上跳跃，活像淘气的小娃娃。黄嘴的山鸦飞到人的头上吱吱喳喳的叫，巨大的牦牛像冰河上的大舟，灵巧的小黄羊跑得比风还快……最好的是这些珍禽异兽大约是因为从未见过人类，见人也不知道躲避。

高山上的冰川更是罕见的奇景，山沟里亘古不化的层冰铺成“河床”，上面覆盖着每天落下来的积雪，除了夏天之外，冰川是不会流动的。即使是在夏天的烈日之下，也只有上层的积雪溶化。但虽然在并不流动的时候，它从山上斜挂下来也有奔腾流动之势，纵横交错的冰川遍布在雪白的山坡上，蔚蓝得像翡翠一般。好像条冰川汇聚处，平地上就好似突然涌起许多宝塔，那是像蔚蓝水晶的“冰塔群”。成群结队的连成一大片，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第五日的黄昏，孟华走了一天，觉得有点疲倦，想找一个岩穴栖身。他沿着一条冰川走去，紫色的晚霞倒映在冰川上，蔚成七彩，奇丽无情。

孟华细审地形，知道前面一座山峰就是天山派所在之地的南高峰了。心里十分欢喜，想道：“今晚须得好好的睡一觉，养足精神，明天才好爬山，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程。要是没有什么意外，明天晚上，就可以见得着我的弟弟了。”

他在两个冰塔之间，找到了一个可以抵御风雨的藏身处所，正想睡觉，忽然隐隐约约地听得远处似有断断续续的呻吟之声。竖起耳朵未听，的的确确是人类的呻吟声音，不是野兽的吼叫。

孟华的倦意登时消失，跳将起来，心里想道：“要是有人给困在冰川之中，我非救他不可！”

心念未已，一阵山风从那边刮来，孟华凝神细听，隐隐听得有个声音说道：“你别害怕，我的伤并无大碍，歇一会就会好的。”声音娇嫩，似乎是个年轻的女子，而且好像是他相识的一个女子的声音。

孟华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道：“不可能吧？她怎会来到这儿？”可惜山风吹过之后，那个女子说话的声音又听不见了。

孟华连忙朝着声音来处跑去，正想出声呼唤，突然又听到另外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这次是男人的声音。

一个说道："你听见没有，一定是那个丫头。"另一个道："那丫头已经给你老人家打伤，谅她也跑不了。我担心的只是唐加源的婆娘，要是给她逃了回去，可就糟了。"

先前那个略带苍老的声音说道："老弟，你不用担心，那个臭婆娘被我大摔碑所伤，在冰天雪地之中，谅她活得过今晚，也活不过明天。"

那个年轻人的声音说道："就怕她给天山派的弟子发现，不过天这么晚了，天山派的弟子料想也不会出来的。我知道他们的习惯，他们只有早上才出来练功，也不会来这么远。"

那个老年人笑道："明天他们只能发现那臭婆娘的尸体了。料想也不至于怀疑到你头上。"

那年轻人道："幸好天山派的上下人等对我都是甚为相信，要不然我如何能够在天山立足？咱们赶快去找那个丫头吧！"

这两个人与孟华只隔一个山坳，孟华听得甚为清楚，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了！

你道这两人是谁？原来年老的那个是劳超伯，年轻的那个则是段剑青。他们走在孟华的前面，隔着一个山坳，孟华听得见他们的声音，还看不见他们。

孟华提一口气，赶上前去。自从和那个天竺怪僧交手之后，他进一步的参透了张丹枫所传给他的内功心法，有了深厚的内功作为基础，轻功也是大为精进了。这一下在雪地上疾驰，当真是踏雪无痕，无声无迹。饶是劳超伯这样本领高强的人，竟也没有发现后面有人追踪。不过由于双方距离颇远，一时之间，孟华也还未能追上他们。

冰川的"上游"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被一座小山坡的大冰块支撑着，形状酷肖一个巨型的磨菇。在这"冰磨菇"中，藏着三个人。

天色早已黑了，但那冰壁有如一面明镜，那三个人的影子却是在远处也可以认得分明。孟华一转过那个山坳，亦已可以看得见了。

果然是他熟悉的人！孟华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三个人也会到天山，他们能够逃得过劳超伯的魔掌吗？

在段剑青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声中，劳超伯已是闯进那个"冰磨菇"了。

躲在"冰蘑菇"中的是一男二女，男的是桑达儿，女的是罗曼娜和冷冰儿。

段剑青正是来追冷冰儿的，冷冰儿已经受了劳超伯一掌之伤。

不过段剑青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来找冷冰儿。

冷冰儿刚刚换上了金创药，已是听见了段剑青的笑声。冷冰儿倒不怎样吃惊，因为她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了。当下连忙叫罗曼娜和桑达儿躲开："你们赶快去找天山派的弟子，这两个恶贼，让我来对付！"

可是桑达儿却不愿离开。说时迟，那时快，劳超伯哈哈大笑，已是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桑达儿振臂一挥，一条粗大的麻绳挥成一个圈圈，向劳超伯当头套下。桑达儿是瓦纳族最出色的猎人，这是他的"绳圈捕兽"的绝技，平日用来捕捉野兽，百无失一"。

不幸劳超伯要比最凶恶的猛兽还要厉害得多。桑达儿的绳圈只能捕捉野兽，怎能将他奈何？只听得"咔嚓"一声，他伸出双指一挟，登时挟断了那

条长绳。

冷冰儿忍着疼痛，拔剑冲上，只见人影一闪，段剑青已是拦在她的面前，■的一声，双剑相交，冷冰儿退了三步。段剑青笑道：“冷姑娘，天地真是大小了，咱们又碰上了。你想不到吧？如今你要杀我，那是决计不能的了。咱们不如谈谈一椿交易，如何？”

在他说话的当中，劳超伯挟断了桑达儿的长绳，举起手掌，便将劈将下去。段剑青叫道：“别杀他，留活口！”挥袖一拂，又挡住了正在向着桑达儿跑过去的罗曼娜。

劳超伯改劈为抓，一抓就抓着了桑达儿，桑达儿力能降狮伏虎，但给他抓着琵琶骨，竟然一点气力也使不出来。

段剑青目注罗曼娜，柔声说道：“罗曼娜，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你跟我走吧，我不会难为你的。”

罗曼娜斥道：“我瞎了眼睛，谁知你是这样一个披着人皮的禽兽！到了如今，你还想骗我，那是做梦！”

段剑青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说道：“想不到你这样恨我，真是叫我伤心。唉，你的心不属于我，那也没有办法。君子有成人之德，我就成全你们吧。你想不想救桑达儿？”

罗曼那道：“想又怎样？不想又怎样？”冷冰儿叫道：“曼娜姐姐，别听他的花言巧语！”

段剑青哈哈一笑，道：“我是出于至诚，绝非花言巧语。罗曼娜，你若想救他，把你带来的东西给我，换回他的性命，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只有当你的面把他杀了。”

罗曼娜道：“什么东西？”

段剑青笑道：“当然是你从家里带出来的那本波斯文的经书。”罗曼娜心头一凛：“他怎么知道？”段剑青看看她脸色倏变，知道自己所料，笑道：“你不拿出来，我可要自己搜了。”

冷冰儿叫道：“你错了，经书不是在她身上。”段剑青本来已经到了罗曼娜面前，准备就要搜她的，听得冷冰儿这么一说，不觉就回过头来，说道：“原来是在你的身上吗？”冷冰儿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这边，突然抢快一步，把罗曼娜的那本经书拿了过来。段剑青发现上当，正要去抢，冷冰儿喝道：“你踏上一步，我就把这本武功秘笈毁了。”

段剑青面色铁青，说道：“好，算是我上了你的当，你要怎样？”

冷冰儿道：“把他们两人放了，我和你再谈交易。”

罗曼娜叫道：“姐姐，我不能让你替我受难。”冷冰儿微笑道：“傻妹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和桑达儿赶快离开此地，我会应付他们的。”

段剑青道：“好呀，你是想骗我吧，先把经书给我，我再放他们。”

冷冰儿道：“我这是铁价不二，先放他们。”翻开那本经书，双手各执一边，说道：“你瞧清楚了，这本秘笈总是真的，不会骗你。哼，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呢。”作势欲撕。劳超伯忙道：“冷姑娘，你莫胡来，我放你的朋友就是。”

段剑青道：“你当真愿把经书给我么？”冷冰儿道：“那就要看你对我如何了，你对我好，我才会对你好。”

段剑青一向自负，以为自己人才出众，又是“小王爷”身份，只要是自己属意的女子，没有不会喜欢他的。听得冷冰儿这样说，不觉心头一乐，想

道："原来她只是对我痴情成恨，妒忌罗曼娜而已。"于是说道："我本来是对你好的，过去对你不起，是出于无奈。只要你把这本经书给我，咱们就可和好如初。"

罗曼娜道："姐姐，你刚才叮嘱过我的，别听他的花言巧语！"

冷冰儿道："你们快走，不必为我担心。"罗曼娜尚在踌躇，冷冰儿板起脸孔道："你要大家死在一起吗？这有什么好处？"罗曼娜无可奈何，只好和桑达儿走出去。

段剑青道："好，可以交给我了吧？"

冷冰儿道："你急什么，再待一会。"

劳超伯偶然向外面一看，忽见一块冰壁上似有人影，再看又不见了。不知是桑达儿的影子还是另外的人，但想桑达儿似乎不应该有这样轻快的身法。

劳超伯喝道："冷姑娘，你再推三阻四，段剑青有这耐心，我可不能和你客气了。"

冷冰儿缓缓说道："这宗交易是剑青和我谈的！要我给也只能给他。"劳超伯道："那你就赶快给他！"

冷冰儿道："好，剑青，你过来拿吧！"突然把手一扬，几点寒星霞射而出。原来她早已在掌心里扣了七枚梅花针。她射出了梅花针，立即就撕那本经书。距离如此之近，段剑青本是决计难以避开的，不料劳超伯早有准备，陡地飞起一脚，把段剑青踢了一个筋斗。他用的乃是巧劲，踢得段剑青滚出三丈开外，却没有令他受伤。

劳超伯在一脚踢开段剑青的同时，挥袖一拂。只听得"啪"的一声，那本经书只是给撕掉两页，就从冷冰儿的手中跌下来了。原来冷冰儿由于受了伤，气力不佳，又突然受此惊吓，以致无法撕毁全书。

冷冰儿使出最后一点气力，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去，倏的拔出剑来，竟然就对着自己胸口插下去！她是宁死也不愿落在敌人手中。

段剑青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立即跑去拾那本经书。他眼中只有这本经书，对冷冰儿的拔剑自杀，竟然看也不看。

就在此时，忽听得"叮"的一声，一粒小小的石子，不知从何处飞来，把冷冰儿手中的长剑打落了！第二粒石子跟着飞来，向段剑青飞去。

幸而距离甚远，段剑青挥剑一挡，"　"的一声，段剑青虎口震得酸麻，但还是避开了。

段剑青吓一大跳，抬头看时，只见是孟华已是站在冷冰儿的面前，拦住正在向她跑来的劳超伯。

段剑青这一惊非同小可，哪里还敢再去抢拾经书，慌忙远远躲开，抱着"坐山观虎斗"的主意，心里想道："要是劳超伯能够打发这小子，劳超伯还有求助于我之处，他总不能不和我分享。要是万一劳超伯不敌这个小子，那我就性命要紧，宁愿不要这部武功秘笈了。"

孟华也无暇去理会段剑青，赶忙问道："冷姑娘，你怎样了？"

冷冰儿吁了口气道："没什么，你先打发这老贼吧！"

劳超伯喝道："原来又是你这小子，那日侥幸给你逃生，你还敢来多事？"

孟华无暇多说，唰地拔出剑来，喝道："今日与你再决雌雄，快来受死！"

劳超伯冷冷说道："好狂妄的小子，你是我手下败将，我还怕你不成！"说话之间，双手已是各执一个铁环。这是他早年赖以成名的兵器——日月双

环。本来在他的大摔碑手练成之后，这日月双环是久已不用了。不过只是不用来应敌而已，功夫还没丢荒。

他是顾忌于孟华的剑术太过精妙，肉掌应敌，自忖难以在一时三刻之间打败孟华，恐怕就要难免吃亏，是以重新使用他的独门兵器。

孟华唰的一剑，径刺过去。劳超伯喝声“来得好！”日环一推，月环一引，便要把孟华的长剑套入圈中。

日月双环是一种奇形的外门兵器，善能克制刀剑。孟华的宝剑若是投入环中，他这铁环一旋，便能将他的剑夺出手去。单就兵器而言，劳超伯只凭一个月环，已是占了便宜，何况他还有日环辅助攻势。

孟华从无对付这种兵器的经验，但也约略知道这种兵器的性能，焉能让他套上？当下剑锋一偏，迅即换招，刺向劳超伯胁下的愈气穴。

听得“　”一声，火星飞溅。孟华长剑横披，恰好和劳超伯推过的日环碰个正着。

孟华虎口微感酸麻，斜跃三步，说时迟，那时快，劳超伯的月环又已推来，孟华背向着他，身形倾侧，似乎就要跌倒。劳超伯喜出望外，正要发劲以双环砸他背心，忽地瞿然一省：“他的长剑和日环硬碰，都未脱手，怎的就会摇摇欲坠？哼，这小于莫非使诈？”

心念未已，只觉剑气森森，孟华也不回头一看，倏的就是反手一剑。这一剑是避开他的双环，趁着自己腰向前弯之际，以手刺他膝盖的环跳穴。

幸而劳超伯醒觉得早，把双环平推之势改向下移。但孟华也像背后长着眼睛一样，剑尖并未投入环中，改刺为拍。■的一声，宝剑又和他的月环碰个正着。

双方都是应变得宜，机智百出，没有给对手所乘。但在兵器上却是劳超伯占了上风。孟华迭遇险招，不觉有点儿焦躁，心里想道：“他这双环如此厉害，不知如何才能破他？我输了不打紧，冷姑娘可是不能陷入他的魔掌！”

殊不知孟华固然焦躁不安，劳超伯也是吃惊不小，“十数天不见，这小子的功力竟然精进如斯！我的日月双环虽能克制他的宝剑，只怕也是不容易胜他。”他改用兵器，除了可以克制刀剑的性能之外，本来是想倚靠自己的功力取胜的。那日他与孟华交手，已经试出孟华的功力不如自己，只要能够破解孟华的剑法，自信可以稳操胜券。不料如今再度交手，孟华的功力竟然似乎已和他在伯仲之间。只能在兵器上稍占便宜了。

剧斗中劳超伯向冷冰儿所在之处移近几步，发现孟华的目光似乎大有惧意。劳超伯是个老狐狸，登时就知道他害怕的是什么了。

“好呀，我先毙了这丫头，再来收拾你这小子！”劳超伯喝道。

孟华又惊又怒，喝道：“你敢！我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你欺侮冷姑娘！”声出招发，急如暴风骤雨，果然是一派拼命的打法。

劳超伯正是要他如此，心中暗笑：“好小子，你可上了我的当了！”要知在与自己相差无几的高手比斗之下，他焉能抽出手来去杀别人。纵然孟华拦不住他，他在杀害冷冰儿的那一瞬间，也得提防孟华将他杀了。他这虚声恫吓，不过是要扰乱孟华的心神而已。

孟华即要避免长剑给他的双环套上，又要替冷冰儿防护，真是心力交疲，不知不觉已是大汗淋漓。

冷冰儿旁观者清，叫道：“别顾我，他是吓你的。你会追风剑式吗？快剑攻他，别让他消耗你的气力。要是当真打不过他的话，你就跑吧。”

劳超伯装模作样地冷笑说道：“ 哼，老子生平杀人不眨眼，还怕杀你这个丫头？ ”

冷冰儿道：“ 我说你不敢杀我，你敢杀我，你就得陪上、陪上…… ”

话犹未了，猛听得劳超伯大吼一声，双环齐向前推，荡开孟华长剑，迈步向前，作势就要把双环向冷冰儿砸去。

孟华即使知道他是虚声恫吓，也不敢冒这个险。只好拼命将他缠着。冷冰儿叫道：“ 其实你是不必为我担忧，他杀我，你也会杀他呀。你这样打是打不过他的，快跑吧！ ”

孟华忽地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来他正在苦思破敌之法。天山剑法的追风剑式他是知道的，不过这是新近才学的，学的尚未纯熟。

“ 冷冰儿叫我用快剑，这倒是一个办法。我虽然不是很会追风剑式，但以家传的快刀化为剑法，料想也不会比追风剑式慢了。问题只是如何避免给他的双环套上？否则快剑纵然得手，也只是两败俱伤。万一我伤得比他重，冷姑娘仍是难逃魔掌。 ”

踌躇未决，孟华的气力已是越发不济了。劳超伯哈哈笑道：“ 好小子，看你还能支撑多少时候？ ”双环急速旋转，竟然主动来迎接他的剑尖。他在哈哈大笑中，忽见孟华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正是：

何惧魔头凶焰涨，要凭一剑破双环。

## 第三十七回　惘惘情怀怜二女　重重误会斗三英

劳超伯怔了一怔，喝道：“好小子，死到临头，还有什么好笑？”他不懂孟华为什么还笑得出来，却不知孟华是业已想到了破敌之法。

劳超伯的日月双环急速旋转，他忽然想起了天竺怪僧那个金钵。那日他和这怪僧交手，宝剑三次被夺。每一次都是长剑刺人钵中，被他的金钵急旋转夺出手的。

上乘武学本就相通，他登时触类旁通，心里想道：“双环克制刀剑的奥妙之处看来乃是和那个天竺怪僧运用他的金钵的方法相同，不过劳超伯的功力远远不及那个天竺怪僧，我要是敢于冒险一试，说不定可以成功。”

怯敌之心一去，本来他是极力避免宝剑给对方的双环套上的，此时却特地要“自上套圈”了。

一声喝叱，剑气如虹，投入环中，惊雷迅电的一击，快得难以形容！

劳超伯果然还未来得及夺他的剑，就给他伤了。剑尖从环中穿过，在劳超伯的手心刺穿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啷声响，劳超伯的月环跌在地上，吓得他魄散魂飞，好像生怕给猎人追捕的受伤野兽一样，发出一声狂嗥，慌忙就跑。

冷冰儿大喜道：“孟大哥，好快的剑法！你这一剑，比我所学的追风剑法还快得多！唉，但只可惜……”

孟华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咱们暂且不必去理会他们。冷姑娘，你的伤怎样？”

冷冰儿道：“并无大碍，你不必为我担心，赶快去找天山派的弟子吧。”

她虽然说是“并无大碍”，但孟华却可以看得出来，她的伤确实是甚为沉重。

孟华摇了摇头，说道：“我是要找天山派的弟子，但也不必急在一时，待到天明，我再去找他们。现在先治你的伤要紧。”

他把一颗丸药纳入冷冰儿口中，说道：“这是爹爹给我的小还丹，据爹爹说是少林寺的方丈送给他的，功能补气调元，治内伤最好不过。你暂时什么都不要想，我助你运气催行药力。”当下握着冷冰儿的手，默运玄功，一股热力从冷冰儿的掌心透了进去，过了一会，冷冰儿果然觉得精神爽利许多。

冷冰儿感觉到孟华手心传来的一股热力，片刻之间流转全身，心里也是暖烘烘了。脸上不知不觉现出红晕。

她从来未曾有过这种温暖的感觉，即使是和段剑青相恋的时候。

不错，她曾经真诚爱过段剑青，有一个时期，段剑青也似乎对她很好，在她的跟前，每一天都少不了甜言蜜语。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她也总是觉得两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两心如一。

当然她现在是已经明白了，段剑青当初和她要好，只因为她是义军首领冷铁樵的侄女儿，有可资利用之处。分隔他们的那层看不见的帐幕是段剑育的虚伪和自私。

如今她握着孟华的手，她才真正感觉得到一种真诚的感情。虽然这只是友谊，不是爱情。

心里是暖烘烘的，但在暖烘烘的心房，却也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凄凉：“为什么我当初碰上的是段剑青？唉，要是我当初碰上的是孟大哥这样的人，那该多好！”她不敢对孟华存有奢望，她需要的只是纯真的感情。她不知不觉

的抓牢了孟华的手，好像害怕这种幸福片刻之间就要消逝，突然她醒觉了自己的失态，脸上也泛起了红晕。

“啊，我好得多了，孟大哥，多谢你啦！”冷冰儿轻轻地把手抽了出来。

孟华说道：“冷姑娘，你怎的如此客气？你那次救了我的性命，我也未曾多谢你呢。你要喝水吗？”

冷冰儿道：“孟大哥，你看见那本书吗？这就是段剑青的妖师所要找的那本波斯文的武功秘笈了。罗曼娜特地带来，想要送给你的，你拾起它吧。”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为什么要送给我，我可不敢受这份厚礼。”

冷冰儿如有所思，忽地叫道：“啊呀，不好！”

孟华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不好？”

冷冰儿道：“说起罗曼娜，我想起来了。要是他们给段青剑追上……”

这层危险孟华也想到了的，但要是他出去找寻桑达儿和罗曼娜，受了伤的冷冰儿却有谁保护？

正在他感到为难的时候，忽见桑达儿和罗曼娜双双跑了进来。桑达儿在外面的冰壁看见了孟华的影子，首先叫了起来：“好了，好了！果然是孟大哥来了！”

罗曼娜更是欢喜之极，一面跑一面嚷：“孟大哥，你真是把我想死了，我还以为你不会这样快来到天山呢！那两个恶贼想必是你打跑的了？”桑达儿笑道：“不是孟大哥还能是谁，幸亏咱们没有走远。”

原来他们记挂着冷冰儿，不忍离开，只是躲在近处。看见段剑青和劳超伯相继跑了之后，赶忙回来看冷冰儿的。他们不知冷冰儿是否已遭毒手，心里好像挂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如今一见冷冰儿安然无事，又见孟华陪伴着她，自是喜上加喜。

冷冰儿道：“对不住，你那本经书给我撕毁了一页，幸好没给贼人抢去。”桑达儿替她拾了起来，笑道：“瞧你欢喜得都糊涂了，连特地给孟大哥带来的礼物都忘记了。快去亲手交给他吧。”原来罗曼娜只顾前奔，几乎踏着那本经书，都没瞧见。

桑达儿放慢脚步，让罗曼娜跑在前头。罗曼娜跑到孟华跟前，忽地张开双臂和他拥抱。这是他们族中与亲友会面的礼节，不过也还是在男子之中通行，女子则除了亲人之外，只有和闺中密友行此礼节的。显然罗曼娜已是把他当作亲人一样。孟华知道有这个礼节，但也羞得满面通红了。

桑达儿跟着上来和他拥抱，说道：“孟大哥，多谢你又一次救了我们，你来得真巧，我真有点怀疑，莫非你是神仙，你怎的知道我们有难？”

孟华说道：“我在冰川那边，听见你们说话的声音，可惜还是来迟了一步，叫你们受惊了。嗯，我也正想问你，你们怎的也都来了天山？”

罗曼娜笑道：“我们就是为了找你来的，你把这本经书先收下吧。”

孟华说道：“我怎敢接受这样宝贵的礼物，唉，你们也不应该为了送这本书给我，走这样远的路，冒这样大的险的。”

桑达儿笑道：“罗曼娜固然是为了要给你送礼，但也是为了我要避难啊！”此时他方有余暇，把何以要来天山的原因说给孟华知道。

原来在唐加源吓跑了段剑青的那个妖师欧阳冲之后，冷冰儿与桑达儿、罗曼娜跟着会面。罗曼娜这才知道段剑青因何要“猎取”她的野心，同时也知道了她家中所藏的那本古波斯文经书原来是一本武功秘笈。

唐加源有事要去柴达木一趟，于是他们面临一个难题。

那红发妖人欧阳冲给唐加源吓走，却未必远走高飞，他害怕的也只是一个唐加源而已，要是给他知道唐加源离开此地，难保不会再来。

商量的结果，唐夫人想和冷冰儿先上天山，让桑达儿和罗曼娜跟唐加源去柴达木。但唐加源却是不敢答应，说道：“清军正在包围柴达木，说不定战事已经发生。我一个人或许可以进去，带了他们，只怕难保他们平安。”

罗曼娜想了起来，说道：“孟大哥和我说过，他也是要到天山去的。不如我带了那本经书，和桑达儿跟你们一起到天山去吧。一来可以避难，二来可以找孟大哥。我把这本武功秘笈送给了孟大哥，也好让那妖人死心。”

唐夫人道：“我本来也想带你们去的。但恐怕你们经受不起天山高处的寒冷。”罗曼娜笑道：“冬天的时候，我也常在结了冰的湖上，和桑达儿凿开冰窟捕鱼呢。”唐夫人道：“天山高处，恐怕比你们这里湖水结冰的时候还冷得多。”但桑达儿和罗曼娜都说不怕，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唐夫人也就只好答应了。

他们虽然比孟华迟几天动身，但由于孟华要到十二个部落去打探尉迟炯行踪，后来碰上了金碧峰，又把他的坐骑送了给金碧峰，是以反而是他们先到了。

罗曼娜把他们来天山的原因告诉孟华之后，叹口气道：“想不到唐夫人保护我们来到天山，我们却连累了她！”

孟华问道：“唐夫人武功不弱，怎的竟遭妖人毒手？”

罗曼娜道：“她是为了保护我被那老贼打了一掌的，冷姐姐跟着又受了伤，没奈何我只好听她的话，和桑达儿先逃跑了。唐夫人死伤如何，却尚未知。”

冷冰儿道：“我刚才听得劳超伯这老贼在搜索我们的时候，和段剑青这小贼说起，似乎唐夫人只是受了伤，还没有死。”孟华说道：“不错，他们说的话我也听见了。不过，听他们的口气，唐夫人似乎伤得很重。”

冷冰儿道：“不如你现在去找她吧。”

孟华苦笑说道：“天山这么大，三更半夜，哪里去找她。冷姑娘，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我要劝你暂且把任何烦恼都置之脑后，先养好你的伤要紧。要找她，也只有明天再说。明天太阳一出，天山派的弟子总会有人来到这附近的，那老贼就不敢来骚扰你们了。”

说罢别来经过，罗曼娜再请孟华收下她的礼物。

孟华坚辞不受，罗曼娜笑道：“我记得你们汉人有两句俗语：宝剑赠侠士，红粉赠佳人，对不对？你说这本武功秘笈是稀世之珍，但在我们手里，却是一点也没有用的。书上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我们也看不懂。”

孟华说道：“我也看不懂古波斯文呀。这是你的传家之宝，我怎敢要你的？”

罗曼娜苦笑道：“要不是你这次揭了段剑青小贼的阴谋，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武功秘笈呢。百多年来，我家一直把它搁在神龛里供奉，历代祖先恐怕也没有谁人翻过一番。这样的传家之宝，又有何用？再说这传家之宝，如今已是变为我家的祸殃了。”

冷冰儿道：“曼娜姐姐说得有理，与其落在坏人手里，不如你拿了它吧。那些古波斯文字，将来你可以找到识者的。说不定天山派的弟子之中，就有这样的人材。据我所知，唐掌门就曾经由几个弟子陪同，到过天竺和波斯。”

孟华推辞不掉，只好收下。此时天色亦已微明了。

冷冰儿道：“ 天快亮了，你去找天山派的弟子吧！ ”

孟华说道：“ 咱们先得找另一个地方躲藏。以免那老贼再来。 ”

冷冰儿道：“ 那老贼已经给你吓破胆，何况他们也得提防给大山派的弟子发现。 ”

孟华道：“ 这是预防万一。 ”

桑达儿道：“ 我们刚才躲藏的那个地方地形很好，咱们可以转移到那里去。 ”

那是乱石围成的一个洞穴，入口处很窄，且有树木遮掩，不比这个“ 冰磨菇 ”，冰壁透明，会给人瞧见影子。孟华稍稍放心，当下请桑达儿照料冷冰儿，便即独自一人出去找天山派的弟子。

走了一会，果然发现有四个佩剑的年轻人迎面而来，料想是天山派的弟子了。孟华大喜，连忙迎上前去。他还未曾开口，为首的那个天山派弟子已在喝问：“ 什么人？ ”

“ 我是来找贵派的掌门人唐大侠的，要是唐大侠未曾开关，我想求见你们的长老钟展钟大侠。 ”

那四个弟子怔了一怔，彼此对望，脸上现出甚为古怪的神色。原来他们心中俱在想道：“ 这小子想必就是段师弟说的那个奸细了。他们打听得清楚，知道我们的掌门人尚在闭关练功，所以趁这机会跑来捣乱。 ” 孟华哪知祸在眉睫，继续请他们代为引见。

那为首的弟子冷冷说道：“ 你要我们替你引见，你也总得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你到底姓甚名谁，哪里来的？ ”

孟华报了姓名，说道：“ 我是从柴达木来的。 ”

那四个天山派的弟子一听得“ 孟华 ” 二字，四柄长剑登时亮了出来，不约而同地喝道：“ 果然是那小子！好大胆的小子，竟敢跑到这儿行骗，当我们不知道你的底细吗？ ”

孟华一个“ 细胸巧翻云 ” 倒跃出三丈开外，但那四柄长剑来得快，避得开第一招，避不开第二招，无可奈何，孟华只好拔出剑来，一招“ 夜战八方 ”，把四柄长剑全都荡了开去，叫道：“ 且慢动手，请问你知道我的什么底细？ ”

那大弟子给他荡开长剑，虎口隐隐酸麻，不禁暗暗吃惊，按剑喝道：“ 我知道你是清廷派来的奸细！ ”

孟华说道：“ 你是哪里听来的谣言 ”

那大弟子哼了一声，说道：“ 你还要抵赖？你说的才是假话，却颠倒过来，反而说我们听信谣言！ ”

孟华道：“ 我说了什么假话了？ ”

那大弟子冷笑说道：“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本来是姓杨，怎的却又改姓孟了？ ”

孟华说道：“ 不错，我以前是姓杨名华，半年前才改姓孟的。我其实也是姓孟，并非姓杨。以前我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 四个天山弟子同声问道：“ 为什么？ ”

孟华想要说明自己的身世，却是说来话长，而且对新相识的人，其中也有许多不便说出来的地方。正自踌躇不知从何说起之际，那为首的弟子忽地冷笑说道：“ 杨牧是你的父亲，你有这样奢拦的父亲，为何不敢告诉我们？ ” “ 奢拦 ” 本是“ 了不起 ” 的意思，但他说的当然乃是反话，讥讽杨牧投靠清廷以求高官厚禄的。

孟华好像给人刺了一下的大叫起来：“ 不，不，杨牧不是我的父亲。你、你们不知道，这其中…… ”

那大弟子喝道：“ 你在小金川干的事情，我们全知道。杨牧不是你的父亲，你为何救他？哼，你不认父亲，就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么！师弟，动手！ ”

不由孟华分辩，四柄长剑又同时刺了过来。这次他们有了准备，早已布成分进合击的阵势。

孟华被困核心，又不敢当真和他们动手，形势危险之极。孟华忍不住叫道：“ 你们说我是奸细，也得听我把话说清楚了再扫呀！怎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

那四个天山派的弟子只道皂白早已分明，哪肯听他分辩？攻得越发急了。天山派的剑法岂比寻常，布成剑阵，分进合击，更见凌厉，孟华忙于应付，竟是不能分心说话。

剧战中只听得有人喝道：“ 什么人胆敢来此撒野？ ” 原来是天山派的弟子听得这边有金铁交鸣之声，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喝问的这个人是天山派第三代的大弟子祝建明。

孟华把心一横，想道：“ 若不脱出包围，我更没有分辩的机会，没奈何，只好先得罪他们了。 ” 主意打定，剑光暴起，一招“ 三转法轮 ”，使将出去。

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对方的四柄长剑竟然有三柄给孟华绞出手中。这一招“ 三转法轮 ” 正是从孟家快刀的“ 绞刀 ” 中变化出来的剑招。孟华使得恰到好处，夺了三个人的兵器，没有伤他们分毫。

那个唯一尚有长剑在手的大弟子也是吓得慌，连忙跃过一边，叫道 :“ 祝师兄，郝师兄，你们快来！ ”

孟华也在同时叫道：“ 我是来给你们报讯，请你们赶快去救天山派弟子的！你们就是要杀我，也得救了你们的自己人再说！ ”

说话之间，那些天山派的弟子已是把孟华围在当中，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一共是八个人，刚好占领了八个方位。

“ 胡说八道，我们天山派的弟子要你搭救！ ” 有几个人忍不住就骂了起来。要知此处乃是天山派的重地，他们焉能相信，在自己的家门口会有同门遇难？

“ 你们非相信我不可！ ” 孟华大叫道：“ 你们的人已遭妖人毒手，死生未卜。不赶快去找她，迟就来不及了！ ”

祝建明摆一摆手，说道 :“ 谅这小子也跑不了。你们先别吵，待我问他。喂，你说的受了伤的那个天山派弟子是谁，是谁伤了他的？ ”

“ 是你们少掌门唐加源唐大侠的夫人！打伤她的人是劳超伯。 ” 孟华说道。

包围孟华的这一群人，都是天山派第三代的年轻弟子，尚未学成出师的。根本就不知道江湖上有劳超伯这个人，但他们一听得孟华说是唐夫人遇难，却不禁大笑起来。

站在祝建明左面的一个天山派弟子喝道：“ 你说谎话也没打听清楚，唐师叔夫妻离开天山一年多啦，你居然能够在这里见着什么唐大侠的夫人。 ”

“ 不错，我还没有见着，但我确实知道她已经回到天山来了。 ” 孟华说道。他这几句话不过是个“ 引了 ”，正想仔细说明，不料却已招来一阵哄笑。

“ 大师兄，别相信他的鬼话，他名叫杨华，正是段师弟说的那个奸细！ ” 最先和孟华交手的天山派弟子向祝建明禀报。

此言一出，天山派弟子无不哗然，纷纷喝骂：“好大胆的奸细，竟敢跑到这儿招摇撞骗，还乱造谣言！”

站在祝建明左面的那个弟子首先按捺不住，喝道：“先废了这小子的武功再说！”

这人名叫郝建新，和祝建明是同一个师父的师兄弟，平时都是在一起练招的，练有一套双剑合壁的剑术。

孟华听得那人向祝建明禀报，这才知道诬捏他是“奸细”的人，是一个姓段的天山派弟子。心中刚自一动，正要向那人质问。郝建新已是唰的一剑指到了他的左肩井穴。

祝建明为人比较谨慎，本来还要盘问孟华的，但见师弟已然出手，生怕郝建新不是孟华的对手，只好跟着出剑。

孟华刚才以一招“三转法轮”，打落三个天山派弟子手中的长剑，这是祝、郝二人亲眼见到的。是以他们一出手就是狠辣之极的剑招。

师兄弟心意相通，郝建新一剑刺向孟华的左肩井穴，祝建明跟着出剑，自自然然的也就指向了孟华的右肩井穴。这是他们练了数十百遍，配合得非常纯熟的一记杀手的绝招。

“肩井穴”正是琵琶骨上的穴道，一被刺穿多好的武功也要变成废人。

孟华大喝道：“你们讲不讲理？”一来是对方要废掉他的武功，孟华涵养再好也不由得心头火起；二来要应付对方的辣手，退让亦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孟华也只好使出凌厉的剑招。

只听得“嗤”的一声，祝建明的衣袖穿了一孔；接着。“叮”的一声，郝建新的长剑脱手飞上半空。

孟华是以快剑刺他们二人的虎口。俗语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一见这两人出剑，就知他们的本领远非刚才那四个天山派弟子可比，只凭内力，决难震飞他们的兵器，故此迫得出此辣招。

但招数虽然狠辣，他还是手下稍稍留情的。

他用剑尖刺穴，快得出奇，但力度却是甚轻。郝建新虎口给他刺中，感觉上只不过像蚂蚁叮了一口，手腕渗出一颗血珠。

祝建明本领较高，出手又较稳重，一觉不妙，立即跃开。饶是如此，衣袖也给刺穿一个小洞。

祝建明这一惊是非同小可，但更令他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

郝建新的长剑脱手飞上半空，身形晃了两晃，突然“卜通”一声就倒下去了！这一下连孟华也是始料之所不及，他只不过是刺郝建新的虎口，丝毫也没用上内力，不解郝建新何以会给他震倒？

祝建明忙把师弟扶了起来，大惊问道：“郝师弟，你怎么啦？”只见他面如金纸，显然是伤势不轻！

幸好他还能说话，颤声说道：“好、好狠毒的小贼，我、我中了他的喂毒的暗器！”

孟华听见他是中了喂毒的暗器，固然甚为惊诧，但也稍稍安了心，连忙说道：“不是我伤他的，我从来不使有毒的暗器，伤他的恐怕就是那个妖人！”

祝建明大怒说道：“不是你是谁，你当我们是瞎子么？”但话出了口，又不免有点疑心。

无暇察看师弟中的是什么暗器，祝建明把一颗药丸纳入师弟口中，说道：“杨师弟、袁师弟，你们照料郝师兄，娄师弟、叶师弟，你们附近察看，有

没有这小贼的同党？”他并不相信孟华的话，不过却也有点怀疑发暗器的另有其人。他心里想道：“按理说，这小贼抵御了我和郝师弟的双剑刺穴，是很难腾出手来再发暗器的。而且，何以他只射郝师弟而不射我？”但可惜他仍然认为即使另有其人，这人也一定是孟华的党羽。他给郝建新吞服的那颗药丸是用天山雪莲作为主药泡制的碧灵丹，功能解除百毒。把师弟交托两个同门照顾之后，便即率领其余六人，又把孟华包围起来。

“布七星阵！”祝建明喝道。一声令下，七柄长剑，四面刺来，左穿右插，竟似要在孟华身上穿七八个透明的窟窿！他和这六个师弟的本领要比第一批和孟华交手的那四个人高得多，布成的七星阵更是严密无比，孟华最初恐怕结怨更深，不敢施展狠招，好几次险些受伤。

孟华大怒喝道：“你们讲不讲理？我给你们误会不打紧，你们也误了你们救自己人的大事了！”

祝建明冷冷说道：“好，你把琵琶骨自己戳穿，我就和你讲理！”

孟华气往上涌，说道：“哦，你是要我自废武功？”

祝建明道：“不错。你用喂毒暗器伤了我的师弟，我的郝师弟死生未卜，废你的武功，已算是便宜你了！”

孟华忍无可忍，陡地喝道：“好，你们不肯替我引见，我自己会走去，用不着你们带领了！”怒喝声中，长剑一指“白虹贯日”，竟然闪电般的向祝建明咽喉刺去。

祝建明大惊之下，只道他要下毒手，连忙横剑招架，孟华轻轻一带，迅即抽剑。祝剑明却是收不住势，长剑横披，和另一个正自向孟华侧翼攻来的师弟的剑碰个正着。　的一声响，两柄剑同时脱手。

原来孟华用的是“借力打力”的上乘武功，那个天山派弟子的长剑是给祝建明磕飞的，而祝建明自己的剑则是给孟华那股牵引之劲带出手中。要知孟华所得的张丹枫内功心法实是奥妙无比，虽然他已是跃过一边，那股牵引的劲道还没消失。

孟华依法施为，对付了本领最强的祝建明之后，或用长剑牵引，或用掌指推弹，借力打力，片刻之间，七柄长剑都已跌在地上。

天山派的弟子，恐怕自从本派开创以来，从未曾有过一役如此惨败的。这刹那间，众弟子不觉都是又惊又怒，却又都是呆若木鸡了。

孟华破了七星阵，立即吸一口气，一声长啸，宛若龙吟，把声音远远送了出去。跟着叫道：“晚辈孟华，特来拜见天山派掌门人唐大侠。唐大侠若是不能接见，晚辈请见钟展钟老前辈！”

钟展是唐经天的师兄，虽然不是掌门，但在武林中德高望重，却是足以和掌门师弟并驾齐驱的。孟华心想，要是得见这位天山派的长老，他总不至于和他这些徒子徒孙一样，蛮不讲理的。

祝建明等人惊魂稍定，一呆过后，只见孟华早已去得远了。一个师弟说道：“想不到这小子如此厉害，咱们怎办？”祝建明迟疑半晌，方始在牙缝里绽出一个字来，“追”！原来他遭受了他这生平从所未有的挫折之后，固然是惊怒交迸，但也不禁有点怀疑：“这小子刚才倘若要胜杀我们，那是易如反掌。他手下留情，而且还敢独自闯山，似乎不像一个奸细所为？但我却怎能不相信段师弟的话？”

孟华施展绝顶轻功，往前飞跑，过了不久，山头上冰宫已经遥遥在望，估量只有三五里的距离了。孟华吸一口气，再次使用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

通名禀报，求见钟展。

在后面衔尾追来的祝建明，也发出了一枝蛇焰箭，向本门报警。

正在追逐之间，孟华跃过一道冰川的裂缝，冰壁的坳角之处，突然亮出三柄长剑，喝道：“ 好大胆的小子，胆敢如此猖狂！ ”

孟华突遭狙击，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心想且先把他们的兵器打落再说。当下重施故技，使出借力打刀的功夫，青钢剑扬空一闪，搭着了正中央刺来的那柄长剑，一牵一带，要把这柄长剑拨过一边，替他抵挡左面刺来的那柄长剑。刚才祝建明等人就是给他用这种方法打落了七柄长剑的。

不料这一牵一带，竟是未能带动。正面攻来的那个人，一招“ 夜叉探海 ”，长剑往前一送，就把他剑尖上使出的那股粘粘之劲解了。

说时迟，那时快，两翼刺来的长剑已是来到他的面前，正面主攻的那个人反过来和他缠斗。

孟华大吃一惊，“ 这三个人的本领可比刚才那班天山派的弟子高明得多！ ”

原来这三个人，一个名叫白英奇，一个名叫霍英扬，一个名叫韩英华。他们是天山派的第二代弟子，和唐加源同一辈的。幸亏他们的造诣还比不上唐加源，否则孟华只是对付其中一人，也将感到为难的。

孟华想不到对方的剑法如此凌厉，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哪里还敢忍让，只好尽展平生所学了。

只听得■的一声，他把平刺出去的一剑，突然改刺为拍。正中央和他缠斗的那个白英奇，在三人之中本领最高，但给他一拍，虎口亦隐隐酸麻。说时迟，那时快，孟华唰唰两剑，后发先至，左刺霍英扬，右刺韩英华。

霍韩二人哪曾见过这样奇快的剑法？大惊之下，慌忙各自向旁斜跃二步。其实以他的本领，要招架还是勉强可以招架的，突然给孟华吓退，却见孟华并不迫来，不由得都是羞得满面通红。

孟华朗声说道：“ 晚辈只是求见贵派的掌门和钟长老，并无他意。 ”

话犹未了，祝建明等人亦已赶来，祝建明叫道：“ 白师叔，这小子是清廷派来的奸细，他已经伤了郝师弟！ ”

白霍韩三人是天山派第二代中出类拔革的人物，他们以“ 英 ”字排行，号称天山“ 三英 ”。尤以白英奇最为自负。如今一照面就在孟华剑下吃亏，即使不知道有郝建新受伤这件事情，他们也不能在一众师侄面前失掉这个面子。

白英奇首先说道：“ 好，你要求见钟长老，这个容易。抛下兵器，束手就擒吧！ ”

孟华虽然再三忍让，毕竟也还是有脾气的少年人，怎能受此侮辱？何况对方的敌意如是之深，他又怎敢贸然抛下兵器，束手就擒？

“ 这就是你们天山派待客之道么？ ”孟华禁不住动起火气，冷笑说道。

白英奇喝道：“ 我不说你是奸细，已算好了。你还敢以客人自居，未免太过自高身价了吧？好，你不束手就擒，是不是还要我们动手？ ”

孟华怒道：“ 我不和你们说。 ”径往前闯。霍、韩双剑齐出，分刺他左右肩井穴。白英奇脚踏中宫，一招“ 李广射石 ”，分心便刺。这次他们有了防备，三人联手，配合得妙到毫巅，孟华要硬闯过去，已是不能。

孟华一招“ 玄鸟划砂 ”，接着一招“ 叠翠浮青 ”，这两招不是他自己参悟的无名剑法。“ 玄鸟划砂 ”源出青城、“ 叠翠浮青 ”源出峨嵋，但从他的

手里使将出来，却是和原来的剑法形似而实非。

但见剑光暴起，横空一掠，迅即在“天山三英”的面前闪烁着无数冷炬精芒，就好像有十几口长剑从四面八方刺过来一样。

“天山三英”虽然尚未至于就败在他这两招之下，但也给他逼得只有招架之力，竟无还手之力了。不过他们三柄长剑，椅角相依，首尾相联，布成一道剑网，孟华亦是攻不进去，只能将他们逼退两步。

孟华将他们逼退两步，松了口气，忽地纵声大笑。

白英奇怒道：“你笑什么？”孟华说道：“我笑你们！”霍韩二人双剑齐出，喝道：“我们有什么可笑？”

孟华又叹了口气，说道：“即是可笑，又是可惜！”

白英奇怒道：“这小子胡说八道，理会他作什么？”

孟华快剑反击，压下了他们的攻势，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天山派本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哪知道会有你们这样不讲理的弟子，你们自损本派声名，对你们来说是可笑，对贵派来说，不是太可惜么？”

此言一出，天山三英越发大怒，不约而同的忍不住三柄长剑同时刺出。

哪知孟华正是要他们如此。天山三英本领不凡，若然只守不攻，孟华还当真不容易闯得过去。如今他们中了孟华激将之计，孟华就有了可乘之机了。他们用的是“追风剑式”反击，剑法名为“追风”，可还比不上孟华出剑之快！

只听得孟华一声喝道：“撒剑！”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唰的一剑，指到韩英华的虎口。“三英”之中，韩英华本领较弱，对方这一剑突如其来，他的剑招已老，要回救也不可能，只好赶快缩掌抽身，■的一声，手中长剑，果然应声而落。他哪知道，孟华这招，其实只是虚声恫吓。

打开一个缺口，孟华立即闯了出去。白英奇火红了眼，喝道：“快追！”

祝建明这一班第三代弟子早已来到，在外圈布成包围态势，此时明知不敌，也只好上前兜截，先挡一阵。韩英华拾起长剑，跟着两个师兄赶来。

孟华喝道：“你们不用害怕我跑，我本来就是要去见你们的钟长老的，要评理也可请他老人评理，你们不让我去，当真要逼我施展杀手么？”

“天山三英”的轻功比他稍逊一筹，且又起步在后，和他还有一段距离。孟华正在思量要不要趁他们未曾合围之际，再一次把祝建明手中的兵器打落。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都给我住手！”这一声断喝，震得孟华的耳鼓都有点嗡嗡作响。但那个人的影子都还未见。

孟华吃了一惊：“这人的内功可是远远在我之上，想必是天山派长老一辈的人物了。”心念未己，只见一个相貌清癯、颏下雪白的三绺长须的老者已是出现在他面前。

白英奇连忙上前禀报：“禀钟师伯，弟子没用，给这个小子闯上山门，惊动你老人家……”

那老头了却似乎不耐烦听他的说话，摇了摇手，说道：“你待会儿再说，别让外人笑话咱们不懂礼仪。”回过头来，打量了孟华一下，心中惊诧之极：“这少年看来不到二十岁，英奇他们怎的联手都挡不住他？而且看来他还是手下留情。真是后生可畏！”当下说道：“我就是钟展，请问阁下何事找我。既然找我，为何又要恃强闯山？”

孟华终于把钟展引了出来，心头大喜，连忙上前行礼。不料他还未曾拜下，忽觉一股无形的潜力将他托起来。

孟华是约莫在五步之外向钟展施礼的，钟展所发的那股力道已是托得他不能弯腰，孟华暗暗吃惊，心里想道：“这位老前辈的功力当真是深不可测，倘若使出劈空掌力，恐怕我早已受伤了！”但他还是施了半礼，这才挺起腰来，钟展见他居然能够运功与自己相抗，也是惊诧不已。

钟展淡淡说道：“不敢当。事情都还没有弄清楚，你的这份客气也未免太早了些。”言下之意，敌友尚未分明，他可不能以客礼相待。

孟华说道：“晚辈是从柴达木来的，家父孟元超……”一句话未曾说完，祝建明已是忍不住叫道：“无耻奸细，你的父亲分明乃是杨牧，冒认孟大侠为父，知不知羞？”

孟华说道：“我不是奸细，至于我的身世，说来话长……”祝建明又抢着说道：“别听他的花言巧语，谁知道他要捏造些什么话，他伤了我们的郝师弟却是真！”

钟展摇了摇手，说道：“先别乱吵，事情总会弄清楚。一件一件来说，郝建新呢？”

祝建明道：“在这里。”另外两个天山派的弟子随即把郝建新扶上来，钟展见他眉宇之间隐隐有股黑气，吃了一惊，问道：“你受的是什么伤？”

郝建新道：“禀太师伯，我中了这小贼的喂毒暗器。”

孟华说道：“我不是奸细，这位郝师兄也不是我伤他的。”郝建新愤然说道：“我是在和你交手的时候中了你的暗器，你还要当面抵赖？哼，要不是祝师兄有本门的碧灵丹，我早已毒发身亡了。”

孟华说道：“要是他的手腕有伤痕的话，那就是我的剑尖划破的。若是别处的伤，那就与我无关了。我的身上根本就没有喂毒的暗器，不信钟老前辈我可以让你搜。”

白英奇哼了一声，说道：“你的暗器不会全抛了吗。”

钟展是一派长老的身份，当然不会这样无礼去搜孟华的身子，问道：“你们察看过没有，当时附近还有没有发现外人？”

负责搜查的那两个弟子说道：“我们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任何人。”

孟华说道：“也许那个好人发了暗器，趁着混乱之际，早已跑了。”

祝建明怒道：“你把我们当作睁眼的瞎子吗？嘿嘿，我们纵然本领不济，也不至于这样没用。”要知梅花针是暗器之中最微细的一种，那个偷发暗器的人一定不会距离太远，他们是一发觉郝建新受伤便去搜查的，却连那人的影子也都没见到，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要嘛就是那人的轻功太高，要嘛就是这些天山派的弟子太不中用了。

孟华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据我所知，偷上天山的那个妖人，本领可当真是非同小可。”

钟展问道：“你怀疑的那妖人是谁？”孟华说道：“大摔碑手劳超伯。贵派唐少掌门的夫人就是他打伤的。”钟展吃了一惊，说道：“什么，唐加源的妻子给打伤了？”

祝建明道：“大师伯，你听这小子是不是乱造谣言？唐师叔离开天山已一年有多，即使回来，也一定是夫妻一同回来，以师婶的武功，什么妖人能够打伤他们？”

孟华说道：“这是真的。唐大侠到柴达木去了，回来的只是他的夫人。劳超怕能够伤了唐夫人也是有原因的……”

钟展听了他的话，半信半疑，却摆一摆手，叫孟华暂且停止，说道：“这

是另一件事，待会儿你再慢慢告诉我好吗？但据我所知，劳超伯的本领虽然不弱，暗器却非所长，轻功也不见得就能胜过我门下的第二代弟子。”

白英奇道：“是呀，这小子分明是想嫁祸别人，却不知一说就露出了马脚。”天山派第三代的弟子不知道劳超伯的名头和武功的优劣，钟展和他是知道的。

孟华发了急，说道：“纵然偷施暗算的那个人不是劳超伯，但毒针的确也不是我所发的，请钟老前辈明察。”

钟展瞿然一省，说道：“好，那就待我仔细察看吧。”当下便叫弟子把郝建新扶到他的跟前，问道：“伤在什么地方？”郝建新道：“膝盖下的三里穴。”“毒针取出来没有？”“没有。”

钟展伸手在他膝盖下的部位抚摸一会，双指一拈，就把一枚比绣花针还小的毒针拈了出来。本来毒针深入肌肤，是要用磁石来吸的。他以掌心的吸力便能将毒针取出，功力之深，令得孟华大为佩服。

钟展把毒针看了又看，脸上现出颇为惊诧的神色。

原来他看出这种毒针似乎乃是四川唐家秘制的独门暗器。唐家暗器乃是号称天下无双的，轻功也是唐门弟子的特长，正是：

敌人混淆多误事，邪魔暗器看分明。

## 第三十八回　奸徒巧辩迷师伯　稚子无知骂长兄

白英奇问道：“钟师伯，这小子的暗器，你老人家可是看出什么门道来了？”

钟展疑心大起：“唐家暗器，素来不传外姓。不过也难保这小伙子不是唐家的子弟假冒的。但他显露出的剑法又不是唐家的武功，难道是唐家的子弟另投名师？不过假如我这猜测不对的话，他所说的就应该是真话了。”

过了一会，钟展缓缓说道：“好，少年人，我姑且相信这暗器不是你发的。现在你把劳超怕如何伤了唐夫人的事情对我说吧。是你亲眼见到的吗？”

孟华说道：“我没亲眼见到。不过昨晚我是曾经亲自和劳超伯交过手的。”

钟展说道：“你只是和他交手，却又怎知他在和你交手之前伤了唐夫人呢？”

孟华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受了这妖人之伤，她是和唐夫人一起来的。”

钟展道：“这人是谁？”孟华说道：“是柴达木义军首领冷铁樵的侄女儿，名叫冷冰儿。”

白英奇道：“你越说越荒唐了，我们的师嫂不和他的丈夫一起回来，却和外人回来？”

孟华说道：“说起来这位冷姑娘和你们可不是外人，她是唐夫人所收的记名弟子。一起来的还有瓦斯族酋长的女儿和他们族中一个少年猎人。”

白英奇道：“我们的师嫂怎的会在回疆收徒？你又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孟华说道：“说来话长。你们不相信的话，我可带你们去找她们。但依我之见，还是先找唐夫人要紧。”

钟展说道：“既说来话长，你就先说唐夫人受伤之事吧。”虽然孟华言之凿凿，他可还是不敢相信，他的心里在想：“劳超伯的大摔碑虽然号称天下第一，加源的妻子的剑法在第二代弟子中也是数一数二，纵然不能打胜，也不至于受了重伤吧？”

孟华也怕耽误了时间，当务之急一是要他们相信自己不是奸细，二是要他们去救唐夫人，其他的事情只好以后说了。

不料他刚说到一半，白英奇又驳他道：“你刚才和我们说的只有劳超伯这个人，怎的现在又变成了两个人了？那个姓段的小贼又是什么人？”原来孟华为了替天山派揭发内奸，此时正说到段剑青和劳超伯一起为非作歹之事。

孟华说道：“我正想请问钟老前辈，贵派是不是新近收了一个姓段的弟子？”

钟展道：“不错。你说的那姓段少年叫什么名字？”孟华说道：“他叫段剑青。”钟展面色一变，急促问道：“哪里人氏？”“大理人氏！”“什么身份？”“大理段府的小王爷！”

连珠炮的问答刚刚告一段落，天山派一众弟子都是不禁大哗：“他说的可不正是咱们的段师弟吗？”“当真是胡说八道，段师弟岂能勾结外来的奸人，反过来伤害本门前辈？”白英奇冷笑说道：“钟师伯，你听听这小子说的是什么话？段师弟是段大侠的侄儿，你老人家是知道得清楚的。我想段师弟的身份该不会是假冒的吧？”

钟展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我已查得清楚，也曾试过他的家传武功，决非假冒。 ”

原来段剑青在奸谋败露之后，情知已是不能在中原立足，只有躲得越远越好。他和妖师欧阳冲商量，欧阳冲给他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藉他叔父段仇世的名义，投入天山门下。天山远处西睡，与中原的武林消息隔膜，他们估计，孟华念在恩师情份，只要段剑青不在中原出现，孟华就未必会揭破他的奸谋，即使所料不中，消息传到天山之时，段剑青恐怕早已学成了。何况清廷为了平定回疆，对天山派也正有所图谋，要是提前发动的话，用不到一年工夫，他们就何以把段剑青接出来的。

段剑青到了天山，果然十分顺利的就得唐经天收为门下。唐经天指定他的师弟也是天山派掌老之一的武成泰做他的授业师父。白英奇是武成泰的大弟子，这两个月来，段剑青的武功就是他代师傅授的。

段剑青文武全才，能言善辩，加以又是名门正派的子弟，一到天山，用不了几天，就讨得了上上下下的欢心，钟展对他也是十分爱护的。白英奇与他份属兄弟，实是师徒，对他的维护，更是不用说了。

正由于一众同门都不敢对他有所怀疑，所以大家才会相信他所编造的谣言。如今孟华却指出他才是奸细，大家都以为这是孟华的“ 贼喊捉贼 ”！白英奇尤其怒不可遏，试想段剑青倘若真的是奸细，他还有什么颜面？

“ 好小子，你冒认是孟元超孟大侠的儿子，可惜你却没有打听清楚。你知道段剑青的叔父是谁吗？他正是孟大侠最要好的一位朋友！ ”白英奇冷笑说道。

孟华说道：“ 我是知道。他的叔父段大侠是我爹爹的好朋友。可是你们却不知道，段大侠也正是我的恩师。 ”

白英奇哪能相信，冷笑说道：“ 荒唐，荒唐！再说下去，恐怕你要说我们天山派的祖师都和你大有渊源呢！ ”

孟华说道：“ 不敢高攀，不过认真说起来，我也算得是间接受过贵派掌门指点之恩。 ”

钟展眉头一皱，说道：“ 此话怎讲？ ”

孟华说道：“ 贵派的唐老掌门当年曾指点过金世遗金大侠的武功，金大侠有两个传人，一个是他徒弟江海天江大侠，一个是他的儿子金逐流金大侠。我曾经得过金逐流大侠的指点，饮水思源，贵派实是于我有恩。 ”

白英奇连连冷笑，说道：“ 失敬，失敬，原来你还是金逐流金大侠的弟子！ ”

孟华说道：“ 我没有这样福份得金大侠收归门下，只不过承蒙他的指点，不敢以弟子自居。 ”

白英奇冷笑道：“ 他肯指点你的武功，最少也是把你当作至亲至近的晚辈了。哈哈，你既是段大侠的弟子，又是金大侠亲近的晚辈，怎的却来诬蔑段大侠的侄儿是奸细？哼，就算我相信你的鬼话，你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 ”

孟华说道：“ 师门之恩，我不敢忘。但段剑青确实是个奸细，我也不敢因公废私！ ”

天山派弟子谁也不敢相信孟华的话，只有钟展却是有点思疑：“ 从他刺郝建新虎口的这一招来看，使得这样恰到好处的剑法的确有点像是金逐流的剑法，不过却又并非纯然金家的路数。侍会儿且试一试。 ”

原来那一招是孟华揉合了无名剑法、孟家刀法和金家剑法而创造出来

的。金家的剑法是采取了天山剑法中的“追风剑式”之点的。是以他这一招只能说有六分之一的天山剑法在内，但钟展何等眼力，只看了郝建新手腕的伤就看出来了。

孟华本来要继续说下去，说出段剑青的底细的，钟展却摆了摆手，说道：“或许你的身世是有难言之隐，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功夫听你详言。现在我要查明你招控段剑青之事。你敢和他对质么？”

孟华说道：“正是要找他对质！”

钟展道“建明，你去把剑青找来。”

白英奇道：“钟师伯，这小子的话岂能相信？找了段师弟来，他也会胡乱编造谎言的呀！”

钟展说道：“谣言可以捏造，事实不能捏造。我自有分数，你只管把剑青找来。”

白英奇不敢违拗，应了一声“是。”正要回去找段剑青，韩英华忽道：“你瞧，那边不是段师弟来了？段师弟，快来，快来！”

孟华抬头一看，只见果然段剑青从那边跑来。跟在他背后的还有一个孩子，大约十一二岁模样。这孩子的轻功也好生了得，跟着段剑青飞跑，居然并没有落后太多，白英奇似乎很喜欢这个孩子，跑上前去迎接他们，拉着孩子的手，笑道：“杨师弟，你也来瞧热闹？你可来得正好！”

那孩子显得颇为兴奋，脚步未停，就哗哩哗啦地问道：“听说发现了奸细，我跟段大哥来瞧热闹，奸细捉了没有？”段剑青也在同时问道：“什么事？”白英奇先回答他的问话：“钟师伯有事问你。”

段剑青来到钟展面前，看了孟华，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失声叫道：“怎么这小子也在这里，这小子名叫杨华，正是清廷的奸细！”

孟华大怒道：“你才是奸细，昨天晚上，你干了什么好事？你敢对你的钟师伯实话实话么？”

段剑青喝道：“岂有此理，你倒来盘问我了。钟师伯，这小子，他，他……”那孩子甚为诧异，也在叫道：“原来这人就是奸细，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捉起来呀？”

钟展缓缓说道：“剑青，你先别生气，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昨晚你在哪里？可有出去过没有？”

段剑青道：“昨晚我教炎弟夜课，后来他疲倦了，我就陪他睡觉，没出去过。不信你可以问炎弟。”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

孟华一见这个孩子，心里已是止不住卜通通的跳，待听得白英奇叫这孩子做“杨师弟”，而段剑青又称他为“炎弟”的时候，更是禁不住又喜又惊了！

金碧峰曾经告诉他，他的弟弟名叫杨炎，那么这孩子不正是就是他的弟弟？

他仔细一看，只见这孩子眉清目秀，他是七岁那年离开母亲，脑海里隐约还有母亲的印象，心里想道：“弟弟倒是长得很像母亲，幸亏不是像他父亲。”毫无疑问，这孩子是他的弟弟。喜的是兄弟相逢，但在喜悦之中，他也禁不住为弟弟担心了。

他担心的是，弟弟和段剑青这样要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好很难，学坏很易。即使段剑青并无不利于他弟弟的图谋，他也是要为弟弟担心的了。

钟展抚摸杨炎的头顶，柔声问道：“炎儿，昨晚你做什么夜课？”

杨炎说道：“ 段大哥教我念唐诗，他说：念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教两年就可以教我做诗了。 ”

钟展道：“ 背一首给师伯听听。 ”

杨炎念道：“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

钟展于诗词一窍不通，不过这首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名作，千古以来，传万众流，他却是知道的。当下拈须微笑，说道：“ 好孩子，一个字也没念错，难为你了。 ” 其实短短二十个字，资质平庸的孩子，念了几遍，也会琅琅上口的。显然钟展对这孩子，也是十分疼爱。

杨炎忽道：“ 段大哥讲的，我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

钟展笑道：“ 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怎的又好像懂，又好像 713 不懂的？这首诗浅白得很呀，有什么不好懂？ ”

杨炎说道：“ 他讲的每个字我都懂，不过他说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故乡最好，所以才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我就不懂了，大家的故乡都是 ‘ 最好 ’，那怎么可能呢？比如你说你的剑法天下第一，我说我的剑法天下第一，到底哪个第一，打过就知道了。总不能都是天下第一的。 ”

钟展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故乡不同剑法，没有办法比较的。你的段师兄给你讲的没错。你长大就知道了！ ”

杨炎说道：“ 师伯，我的故乡究竟是什么地方？我记得缪伯伯告诉我的好像是小金川，但段大哥却又说是通州。为什么他们说的不一样？ ”

杨炎出生之地是小金川，“ 原籍 ” 则是通州。缪长风不想在他成人之前知道他的来历，是以没告诉他。

钟展有点尴尬，说道：“ 我也不大清楚，等缪伯伯回来你问问他吧。 ”

钟展只是觉得不能对孩子说真话感到尴尬而已，孟华一听，可是更加担心了。段剑青知道杨炎的故乡，不问可知，他也知道杨炎是他弟弟的了。

钟展似乎觉得话题扯得太远，笑道：“ 好孩子，无关紧要的闲话慢慢再说，师伯要问你。 ”

杨炎说道：“ 师伯，你要知道什么？ ”

钟展说道：“ 昨晚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夜课的？ ”

杨炎说道：“ 吃过晚饭之后。 ”

“ 什么时候睡觉的？ ”“ 我不知道。 ”“ 你再想想。你做完夜课，临睡之前，不是要到院子里练最后一次剑法的吗？昨晚有月亮，月亮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 ” 杨炎想起来了，说道：“ 不在东边也不在西边，正在我的头顶上空。 ”

钟展听了，好像极为满意，微笑说道：“ 那是恰好午夜的时分了。剑青，你帮缪大侠教炎儿读书，也不可令他太辛苦了。小孩子要有足够的睡眠，以后让他睡早一些。 ”

原来杨炎是白天习武，晚上习文的。武功由天山派掌门人唐经天亲授，文事方面则由缪长风晚上教他。唐经天 “ 闭关 ”，缪长风下山之后，则由钟展教他武功，段剑青教他诗文。因为天山派弟子之中，只有段剑青是 “ 文武全才 ”。

段剑青应了一个 “ 是 ” 字，说道：“ 炎弟非常好学，昨晚我是不知不觉把时间延长。 ”

钟展说道：“ 好，没你的事了！ ” 陡地回过头来，面挟寒霜，向着孟华

冷冷说道：“ 少年人，你的剑法高明之极，为什么偏不学好！ ”

孟华吓了一跳，说道：“ 晚辈什么事做错了？ ”

钟展说道：“ 我最讨厌少年人说谎话！你不但说谎，还要陷害我门下的弟子！我本来不能容得你这样的歹徒的：念在你这身功夫学来不易，你给我滚！ ”

孟华手足无措，讷讷说道：“ 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呀！ ”

钟展大怒道：“ 还要强辩，你说昨天晚上和劳超伯交手，虽没点明时间，但既是晚上，总不会是今天的事了？ ”

孟华说道：“ 不错，大约是午夜之后半个时辰。 ”

钟展说道：“ 在你和劳超伯交手之前，他已经伤了唐夫人？ ”

孟华说由于心情混乱，此时方始想到的时间关键，但在钟展逼问之下，只能先回答道：“ 是呀！不过我没问清楚朋友，唐夫人受伤的时间。 ”

钟展怒气更增，斥道：“ 依你所说，唐夫人受伤应当是在午夜之前。那时候，段剑青还在教我这个小师侄念诗，你没说谎，难道是这个小孩子说谎吗？你还不给我快滚，要我亲自动手吗？ ”

钟展是天山四大长老之首，德高望重，待人最为和蔼可亲，众弟子几乎是从未见过他发怒的。这次他大发雷霆，可说是生平仅见之事。众弟子不禁骇然。

奇怪的是，身受者的孟华却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仍然是站在钟展面前，呆若木鸡，并没有“ 滚 ”。

原来他的一颗心都放到弟弟身上了。

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弟弟竟然帮忙段剑青说谎！

像他的父亲一样，对这个他还没有见过面的弟弟，他曾抱有很大的期望。最大的期望还不是他可以学成天山派的绝世武功，而是期望他自小有良师益友的教导，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有用的人，不会像他生身之父那样。

但现在，孟华对弟弟的期望却是变成痛心了。

“ 不，我决不能让段剑青教坏我的弟弟，我要对他说明真相！ ”在心情极度的激动之中，孟华已是无暇去仔细考虑，在目前的形势底下，这样做是不是适当的了。

他一咬牙根，忽地伸手就向杨炎抓去。叫道：“ 炎弟，你知不知道，我是你的哥哥！ ”

他当然知道，杨炎决不会相信他的。但在他的想法，当务之急，是先要把弟弟从段剑青手里夺回来，然后才和他说明真相。因为他还有一层顾忌，害怕段剑青在图穷匕现之时，会把他的弟弟挟为人质。

此时杨炎正在段剑青的身旁，段剑青则是和白英奇并肩而立的。

孟华一只手拉他的弟弟，一只手推开段剑青。

只听得“ 卜通 ”一声，段剑青跌了个四脚朝天。但孟华却也没有抓着他的弟弟。

站在旁边的白英奇出剑快极，白光一闪，就截他的手腕。孟华非先应付他这一招不可，紧接着“ ■ ”的一声，白英奇手中长剑给孟华以弹指神通的功夫弹飞上半空。他在危急之际出招，这一弹就已是毫不留情了。

在孟华来说，他是要夺回自己的弟弟，但在旁人看来，他却是突施偷袭，这一“ 偷袭 ”，不但大出天山派弟子意料之外，连钟展也始料之所不及。

这刹那间，天山派众弟子都是不禁失声惊呼：“ 不好，他要杀杨师弟灭

口！”“好狠的小贼，连一个小孩子他也不肯放过！”
钟展勃然大怒，呼的一掌就向孟华背心劈下！
学过武功的人，在性命危急之际，自卫乃是出于本能。孟华一觉背后劲风飒然，无暇思量，赶忙“移形换位”，一招“烘云托月”，把钟展的掌力卸开。原来钟展虽然暴怒，但也还有几分爱惜他的心情，只是想对他加以惩戒，最多打伤了他，还不取他性命的。
孟华化解了他的掌力，令得钟展又是吃惊，又是感到为难：“想不到这小贼的内功竟有如此造诣，他最多不过二十岁年纪吧，真是武林难得的人材，可惜偏不学好，我要不要取他的性命呢？”要知钟展虽然只是用上五六分内力，当今之世，能够化解他这掌力的，恐怕也是数不上十几个人的。
白英奇似乎看出师伯的心意，叫道：“这小子刚才冒认孟大侠是他的父亲，如今又说炎儿是他的弟弟，师伯，你想一想，还用得着咱们盘问他么？”
杨炎受了惊吓，又哭又叫：“他是奸细，他怎能是我的哥哥，师伯，你打死他，你打死他！”
段剑青更是得意，跟着叫道：“不错，他是奸细，如今他已是不打自招了！我也无须和他对质了吧？”
杨炎的身世，天山派的一众弟子不知道，钟展和白英奇是知道的。孟华认为杨炎是他弟弟，亦即是等于承认杨牧是他的父亲了。
当然杨牧的儿子并不等于就是“奸细”，但段剑青找着这个藉口，在这样混乱的情形底下，却是令得钟展不能不相信孟华是“奸细”了。
要知在钟展的心目之中，即使都是杨牧的儿子，孟华和杨炎也是大不相同的。杨炎是缪长风携来天山的，那时他也不过是个周岁的孩子。唐经天是看在缪长风的面子，同时又知道他的母亲云紫萝是为抗清而牺牲才收留他的。一个周岁起即由天山派掌门与缪长风共同抚养成人的孩子，他的父亲有多大的罪恶亦是与他无关。但说到孟华，一来是有段剑青的谣言先入为主，二来钟展以为他是跟着杨牧长大的，段剑青指他是“奸细”，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他们一片叫嚣声中，根本就不由得孟华分辩！
钟展说道：“剑青，你把炎儿带回去。有些事情，你待缪大侠回来和他说吧！”这话的意思乃是吩咐段剑青不要自作主张，把杨炎的身世先说出去。段剑青应了一句：“弟子理会得”，就带了杨炎走了！
钟展单掌划了一道圆弧，蓄势待发，喝道：“好小子，你还不拔剑，胆敢藐视我么？”
孟华刚说得一句：“钟大侠，请容晚辈禀告……”钟展的掌力已是震得他脑中气血翻涌。他无法分神说话，只好先解性命之危，一个鹞子翻身，宝剑出鞘，以攻为守，化解钟展凌厉的掌势。
这一招他使出的是“叠翠浮青”，剑气纵横，虚虚实实，变幻莫测。饶是钟展的武学造诣之深，也不禁暗暗赞赏：“这一招叠翠浮青，本是从嵩山派的剑法变化出来的。四十年前，金世遗大侠博采众家之长，这一招叠翠浮青，也曾经加以变化，融合在金家剑法之内。我初入师门之时，曾有幸得见金大侠亲自使这一招，想不到四十年后，又从一个晚辈手中重睹。这少年人使的这招，雄劲之处当然不及当年的金大侠，但变化的变幻，却又似乎更胜一筹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句老话，当然一点不错。”
一来是兴起怜才之念，二来是他试了十数招之后，已经试出孟华的剑法

的确是曾经得过金世遗之子金逐流的指点。要知若非金逐流亲自指点，孟华年纪轻轻，焉能深得金家剑法的神髓，甚至变化的精微，更在金家剑法之上？

钟展还未知道，其实他只是猜中了一半。

不错，孟华是曾得过金逐流的指点，但他的剑法之所以深得金家剑法的神髓而又并非相同，却是另有缘故的。原来天山派的创派祖师霍天都本是张丹枫的弟子，他是一代武学奇才，得到师父所传，又在天山潜心研究，另辟蹊径，开宗立派。不过也还是和师门所授有相通之处。金家剑法则是以天山剑法为基础的，说起来红花绿叶，正是异派同源。

孟华在石林所得的是张丹枫所创的无名剑法，以神韵为主，并不拘泥于原来的招数。奥妙精微，更在当年他所传给霍天都的剑法之上。但虽然如此，无名剑法、金家剑法、天山剑法都还是有相通之处的。不过倘若不是钟展这样的天山派的数一数二的高手，别人也看不出来。

钟展试了十招之后，越来越是惊奇，怒气也渐渐减了。心里想道：“金大侠决不会胡乱把他金家的精华传授给一个来历不明，甚至被人怀疑为奸细的少年的，难道这少年当真是别有情由，并非如我想象那样的坏？但他刚才诬陷剑青，却又分明是一派谎言，什么道理呢？”

天山派一众弟子看见孟华居然能够和他们的四大长老之首力拼数十招，都是不禁骇然。只有白英奇看得出是钟展手下留情，未施杀手。

白英奇大为着急，几次想要催促钟展快点结果“这个小子”，可又不敢开口。要知钟展虽然性格随和，不过以一个晚辈的身份发言“提示”长辈，总是不尊重长辈之嫌。白英奇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不过他想师伯纵然不想伤这小子性命，迟早也会将他生擒。一审之下，这小子奸细的罪名确实，那时再毙掉他也还不迟。哪里知道，钟展对孟华是否“奸细”一事，亦已起了怀疑了。

斗到三十招过后，钟展忽地得了一个主意：“他是否奸细，我再试他一次。”

孟华正以一招“玄鸟划砂”化解钟展的攻势，钟展故意露出一个破绽，欺身发掌，中路门户大开。

高手搏斗，岂能轻易找到对方的破绽？一有破绽可寻，自是不能错过。何况钟展此时门户大开，这破绽实在的露得太大了！

一众弟子不知钟展的用意，这一瞬间都是不禁失声惊呼，连白英奇亦不例外。

这破绽来得太过突兀，在剧斗中的孟华根本料想不到，要知钟展本领远远在他之上，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施展，也不会伤得这位天山派长老的，所以他才敢以攻为守，不怕失手误伤对方。哪知钟展却突然露出这个破绽！

此际孟华的“玄鸟划砂”只要剑尖顺势一划，钟展便立即开腔破腹之灾。

幸亏孟华的剑法也差不多到了能发能收的境界，在这电光火石之间，连忙把剑势歪过一边。饶是他变招如此迅速，剑尖也轻轻擦着钟展的衣裳。孟华收势不及，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

孟华拿的是把宝剑，虽然业已变招，并不用力，但也应该可以划破钟展的衣裳的。奇怪的是，钟展的衣裳可连一个小孔也没穿破。原来他早已用上了“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估计最少也可以免于受伤的。这一试之下，钟展已是无可怀疑，相信孟华不是“奸细”了。

孟华惊愕未定，钟展反手一弹，“铮”的一声，就把孟华的宝剑弹得脱

手飞开。不过他这一弹，也还是手下留情的。

这几下兔起鹘落，快得难以形容，天山派的一众弟子，包括白英奇、霍英扬等人在内，都还未曾看得清楚，只见孟华的长剑已然坠地，钟展则是背负双手，满面笑容的在看着他了。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把天山派的弟子全都看得呆了。不过他们虽然看不清楚，却也知道是本门长老业已“反败为胜”，呆了片刻，登时欢声雷动。

白英奇、霍英扬双双抢上，喝道：“臭小子，束手就擒吧！”祝建明早已准备了一条绳索，递给白英奇，作为捆缚孟华之用。

不料钟展忽地喝道：“不许动他！”钟展突加干涉，这一下更是大出众弟子意料之外。要知捆缚俘虏，乃是弟子辈份所应为之事，难道还要劳动本门的长老亲自动手么？何况这个俘虏，还是他们心目中的“奸细”。

在众弟子惶惑之中，钟展和颜悦色他说道：“孟少侠，把你的宝剑拾起来！”

“孟少侠”三字出自钟展口中，众弟子是越发惊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仅“少侠”二字太过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而且那个“孟”字，也使得他们惊疑。孟华亲口认杨炎为弟，众人都以为段剑青对他的指控是确实无疑的了，但钟展还是称他做“孟少侠”，“难道钟长老竟然相信了这小子自称是孟大侠孟元超儿子的假话？”

孟华也是惊疑不定，只道钟展叫他拾起宝剑是要和他再比，连忙说道：“多谢老前辈手下留情，晚辈情愿束手就擒，但求老前辈允许我有分辩的机会。”原来钟展以“弹指神通”的功夫弹飞他的宝剑，并未用上内家真力，否则他的手少阳经脉只怕也要受伤。

钟展微笑说道：“你先让我一招，我也应该多谢你呢，谁说要擒你呀？你拾起宝剑，做我的客人吧，有什么话要说，慢慢和我说好了。”

白英奇着急起来，也顾不得什么尊卑的规矩了，叫道：“师伯，你怎的就相信这个小子？假如他不是奸细，难道咱们的段师弟和杨师弟都是说谎了吗？”

钟展缓缓说道：“按理说，炎儿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他应该是不会说谎的，不过，我想其中或许另有原因，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正在白英奇还要进言，而孟华也要替自己解释之际，忽听得■■■的连续不断的钟声！

众弟子听见钟声，都着了慌，连钟展的面色，也有点儿变了。

“你们还不赶快回去！”钟展挥了挥手，喝道。白英奇本来是要盘问孟华的，此时却是第一个先跑回去了。

原来这是天山派报警的钟声，钟声一起，即是表示有强敌入侵冰宫，要召集门下弟子回宫应敌！

钟展回过头来，说道：“孟少侠，本派有外敌入侵，你的事只好暂且搁下来。待这件事情过后，你再来找我吧！”

孟华赶上了他，说道：“我虽然不是贵派弟子，贵派也用不着我来帮忙。但贵派有事，我袖手旁观，于心不安。请钟老前辈，容许我稍效微劳。”钟展无暇和他客气，嘴里只是吐出两个字来“也好！”便即加快脚步。

众弟子的轻功赶不上他们，首先回到天山派众居之地的冰宫的，只有钟展、孟华、白英奇和霍英扬四个人了。白、霍二人是起步在前，而钟展也需

要得力的弟子作为助手，途中稍微放慢脚步，等待他们，他们才能同时到达的。

孟华将近冰宫，陡觉眼前一亮。只见山上建筑，如同宫殿，那些屋宇都是水晶、云石、晶盐或者坚冰所造，在夕阳返照之下，只觉霞彩夺目，闪闪生光，端的是人间罕见的奇景，胜似传说中的贝阙珠宫。

原来天山派掌门人唐经天的岳父是六七十年之前，有武林美男子之称的峨嵋剑客桂华生，桂华生远游尼泊尔，姻缘巧合，做了尼泊尔王的驸马，后来尼泊尔国中政变，公主已死，桂华生带了独生的女儿回国，在念青唐古拉山隐居，后来她的女儿在国中请来巧匠，按照尼泊尔的宫殿形式，建造了一座冰宫，武林中人称她为“冰川天女”，冰川天女嫁了唐经天之后，在天山的南高峰也建造了一座冰宫。此时冰川天女已经死了将有十年了，她的建筑仍然沿用“冰宫”之名。（冰川天女与唐经天结合的故事，详见拙著《冰川天女》传。）

一近冰宫，果然听得里面传出来的一片金铁交鸣之声，似乎正在打斗得颇为剧烈。

孟华诧异不已，心里想道：“天山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这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钟展神色更是吃惊，说道：“不好，他们已经侵入冰宫重地。”

孟华所想知道的谜底，很快就揭开了！

冰宫中最重要的所在是双华宫，天山派的规矩，每年一次，由掌门人在双华宫外的广场亲自主持，考核门下弟子的武功，“大比”过后，并由掌门人与四大长老轮流在双华宫开讲五天，阐扬本派的武学精义。唐经天的岳父是桂华生，岳母是尼泊尔的华玉公主，两人的名字都有个“华”字，是以冰川天女把这座宫殿命名为双华宫来纪念他们。

在双华宫外那片广场上，此际正是剑气纵横，刀光如雪，敌我两方，高呼酣斗。钟展定睛一看，发现眼前的形势，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在宫门外把守的并非本派弟子，反而是入侵的敌人。这班人为数不到十个，有僧有俗，看来都不是汉人。穿僧衣的大概是天竺和尚，作一般武士装束的似乎是西域胡人。

这班人的本领都很高强，把守宫门，阻止天山派的弟子进去。

双华宫内也传出一片金铁交鸣之声，听在钟展这样的行家耳朵里，一听就能分明，那是他的两个师弟，正在和一个强敌交手。看这情形，对方已是反客为主，占据了双华宫，阻止众弟子入援。

天山派两代弟子约有五十余人，出去捉拿奸细的将近半数，尚未赶得回来。留守宫中有二十多个，除了有特别职守之外，差不多都聚集在双华宫外了。不过，他们的人数虽然比对方多了不止一倍，却是无法冲得进去。

最厉害的是一个手长脚长的中年僧人，他把守最后一关，独自站在宫门最后一级的石阶，有几个天山派的弟子冲破了下面几重防线，到了最后一级的石阶时，都给他摔了下去。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够踏入双华宫的大门。

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只是要阻止天山派的弟子入去，并未施展杀手。钟展来到之时，刚好看见他把一个第二代的弟子摔下去，那弟子只道这一摔最少也会头破血流，不料却似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提起放下一般，平平稳稳地落在地上，脸上不禁现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旁人莫名其妙，但钟展当然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个手长脚长的天竺僧人用的是一股巧劲。

不但这个僧人如此，他的同伴也像他一样。要拼命攻进去的反而是天山派的弟子，那帮人只是阻拦他们，似乎不愿随便伤人。

钟展放下点心，却是惊疑不定了。这帮人是什么来历呢？他们是善意还是恶意？

最令得钟展吃惊的是：他听得出双华宫内，是自己的两个师弟联手合斗对方一人。急切之间，他竟想不起普天之下，能有谁人有此功力？

天山派四大长老，以钟展居首。其他三人，依次是：武成泰、甘建康和李信尧。“联手抗御强敌的似乎是甘师弟和李师弟，不知武师弟是未曾赶来呢，还是已经受了伤了？”钟展心想。

但此时已是无暇容他思索了。

众弟子一见钟展到来，喜出望外，七嘴八舌的纷纷禀告。不过他们口中说话，手底仍是丝毫不缓。

那手长脚长的天竺僧人用生硬的汉语冷冷说道：“管你什么师伯、师叔，谁都不许踏入此座宫门。”

给这个僧人摔下来的那个天山派第二代弟子正是白英奇的师弟，白英奇大怒，和霍英扬便闯上去，他们双剑合壁，威力甚强，下面三道防线，拦他们不住，转眼之间，冲上最后一级石阶。

钟展喝道：“你们是什么人，胆敢到天山捣乱：都给我住手！”一面责骂敌方，一面约束本派弟子。

天山派的弟子当然听长老的话，料想钟展必定会给他们主持公道，立即两边退下。

那些人不过是要阻拦天山派的弟子入内增援，天山派的弟子不动手，他们也就不出手了。

但钟展却未能及时约束白、霍二人，他们业已冲上石级，当钟展发话之时，他们正在双剑合壁，以一招“横云断峰”，向那个天竺僧人拦腰刺去。天竺僧人似乎识得他们双剑合壁的厉害，不敢空手应敌，左手拿起了一根青竹杖，右手拿起了一个紫金钵。孟华在阶下一见，不觉心头一动。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的一声，白、霍二人的长剑刺入金钵，金钵竟似有一股无形的吸力，把他们的剑尖吸住。那天竺僧人竹杖一绊，白、霍二人只好弃剑跃避，踉踉跄跄地退了三步，险些跌落阶下。幸亏他们的轻功还算不差，足尖刚好点着最后一级石阶的边沿，身形兀自摇摇晃晃。

钟展身形一起，俨如鹰隼穿林，掠波巨鸟，几个起伏，便掠上了最后一级石阶。阶下的那班人见他如此本领，不敢阻拦。

把守宫门的那个天竺僧人又把竹仗绊他双足，钟展不闪不退，仍是大踏步向前，当他的竹杖就要打到之际，只是把大袖一挥。

“■”的一声，天竺僧人的竹杖给钟展卷出了手。他这竹杖可和普通的竹杖不同，跌落地下，竟然发出金石之声。

钟展见他只是晃了两晃，便即稳住身形，也是好生惊诧，“怪不得双华宫给他们侵入，和我那两个师弟交手的不知是谁，但只凭这个把守宫门的僧人，想来只是他们的弟子吧。我们的第二代弟子，除了唐加源之外，只怕已是没有第二个可以比得上他了。”原来钟展本是想把他也重重地摔个筋斗，好给白、霍二人出一口气的，哪料却是不能如愿。

不过哪个手长脚长的僧人，见面一招，就给他夺走了竹杖，他也不禁大吃一惊了。他举起金钵，正想上前拦阻之时，里面已是有人发话：

“来的敢情是天山派长老吧：大吉师侄，不可无礼，请钟长老进来！”

说话的是这个僧人的师伯，他巴不得师伯有此吩咐，立即闪过一边，说了一个“请”字。

钟展心里哼了一声：“他们倒好像是双华宫的主人了？奇怪，里面的那个知道我的人是准？”但此际也不能计较这许多了，当下便即迈步踏入宫门。

跟着来的是孟华，这个天竺僧人可又不肯放他进去了。但他看见孟华的来势，却也不禁有点吃惊。

孟华是连闯三道防线，来到他的面前的。

虽然连闯三道防线，孟华可没有伤了一个人。他以闪电般的快剑发招，阻拦他的那些人，在同一时间都觉得对方的剑尖指到自己的要害，不觉也都是忙不迭的旁边一闪。

把守宫门的那个僧人喝道，“休要逞强，过我这关，还得显点本事。”此时他已拾起了竹杖上前迎敌。

孟华见他双手所拿的武器，早已胸有成竹，唰的一剑，径自刺向他的金钵，只听得“　　”的一声，长剑反弹出来，顺势就削他的竹杖。天竺僧人见他的剑法如此古怪，情知已是挡他不住。不过孟华虽占先手，他也还未吃亏。

那天竺僧人的师伯又发话了：“原来天山派还有第五位长老，我可还未知道。请进来吧！”

他只道孟华是天山派的第一代人物，哪料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孟华抬头一看，只见在双华宫内的是两个年老的天竺僧人。一个肥头大耳，气度雍容，另一个却是枯瘦得像根竹竿。正是：

四大未空仍好胜，远来中土两神僧。

## 第三十九回　长老险途行险着　少年神剑慑神僧

那个枯瘦的僧人正在和两个天山派长老剧斗，打得难解难分。发话的是那个宽袍大袖的胖和尚，他背负双手，在旁观战，好像根本无须为师弟担心，意态悠闲之极。

胖的那个孟华不认识，瘦的那个却是不久之前才和他交过手的。原来正是那个要强逼他做徒弟的天竺怪僧。

钟展所料不差，联手御敌的是他的甘、李两位师弟。二师弟武成泰则是盘膝坐在地上，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一看就知他正在以本门的内功心法疗伤。

那个枯瘦老僧也是右手拿着一根竹杖，左手拿着一个金钵。看来是天山派两个长老稍占上风，但双剑却是给他金钵所制，要想取胜，谈何容易。

武成泰坐在地上运功疗伤，他倒好像相信得过对方不会乘他之危，丝毫不加防备。对周围一切，恍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个胖僧人袖手旁观，也不理他。

钟展知道两个师弟不会落败，伸出右掌，按着武成泰的背心，以本身真气，助他推血过宫。过了片刻，武成泰“哇”的吐出一口瘀血，精神却爽利了许多，睁开眼睛说道：“师哥，他们要找掌门人比试武功，小弟本领不济，栽给他们了。”

钟展说道：“胜负兵家常事，何必介怀？待我会会这两位高僧。”

那个胖和尚这才说道：“天山派的掌门人虽然还在自高身价，不肯来见我们，但也总算‘请’得到他们的钟长老来了。奢罗师弟，你别乱打一锅粥啦！”他说的汉语，倒是相当流利。

吩咐过了师弟，那个胖和尚向孟华看了一眼，流露出少许诧异的眼神，随即把眼光移到钟展身上，哈哈一笑，说道：“钟大侠，可喜别来无恙，你还认得出老衲吗？”

钟展瞿然一省，说道：“大和尚的尊师敢情就是四十年前曾经路过此地的龙叶上人。”

那胖和尚笑道：“钟大侠记性很好，我就是跟家师一同来拜谒贵派老掌门唐晓澜唐大侠的那个小徒弟。时光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四十年了。当年你们还未有这座冰宫，我也还未曾有这位师弟。”

钟展确定了他们的身份之后，吃惊不已，心里想道：“听说龙叶上人的两个徒弟，如今已是号称天竺两神僧了。想不到他们联袂而来，可是难以对付！”

幸好武成泰的伤不算很重，得了钟展之助，真气运转全身，此时已是并无大碍了。但虽然如此，恐怕也还得调养十天半月，武功方能恢复。他站了起来，向那胖和尚怒目而视，原来他正是给这个胖和尚打伤的。

钟展按住他，向那胖和尚说道：“原来是优昙法师。一别十年，难得大法师远道光临，请恕钟某有失迎迓之罪，但钟某有一事未明，倒是先要请教。”不失天山派首座长老的身份，虽然心中动怒，仍是先礼后兵。

优昙法师打个哈哈，说道：“你迟些请教吧。老衲的师弟、师侄还没有见过，让我先替他们引见。”钟展以礼相待，他的说话却是毫不客气。

优昙法师替他的师弟、师侄通名之后，孟华这才知道那个把守宫门的僧人则是奢罗的弟子，法号大吉。

奢罗笑道：“ 这个少年人我早已见过，用不着你们介绍了。嘿嘿，你是唐经天的弟子吧？怪不得不肯拜我为师。但依我看来，你这些师叔的本领实是稀松平常，你师父的本领料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你还是拜我为师吧！”

孟华正是巴不得他有此误会，当下不予分辩，便即淡淡说道：“ 你要我拜你为师，那也不难，我请钟长老做见证，你请你的师兄做见证。 ”

奢罗诧道：“ 做什么见证？ ” 孟华说道：“ 你们不是要来比试武功的吗，很好，你就先和我比吧。要是你胜得了我，我马上给你磕头。不错，你已经打了一场，我是多少占你一点便宜。但你要做我的师父，假如这点便宜都不让我占，那就完全是平辈过招了，你还好意思做我的师父？ ”

孟华说话倒也不是狂妄，一来他已是知己知彼，张丹枫留给他的内功心法正有可以克制天竺武功的法门，虽然这个法门，他是十多天之前才参透的，估量最少也可以抵挡奢罗一百多招了。二来奢罗和甘、李二长者斗了一场，他也可以看得出来，奢罗的真力已是耗了不少。如此一来，估量就可以抵挡到三百招开外了。以奢罗的“ 神僧 ” 身份，要是斗到三百招之外方能取胜，早已颜面无光。孟华料想他不敢答应。

不料奢罗嗜武成迷，心想：“ 这小子的剑法的确好像比这两个天山派长老都强，别来半月，不知他又有了什么精进？ ” 不觉跃跃欲试，但他也想到了孟华所想的那一层，当下把眼望着他的师兄。不敢便即答应。

优昙法师眉头一皱，说道：“ 师弟，你怎么啦？你要让人家小看你吗？唐经天有个好徒弟，难道你就没有徒弟？ ”

奢罗法师瞿然一省，说道：“ 对，我们是来找天山派的高手比试武功的。你或许算得是天山派的高手，但辈份不对，我不能和你比试。这样吧，待会儿，要是你们的长老同意了我们的办法，你可以代表天山派和我的徒弟先比一比，要是你输给了我的徒弟，我当然有资格做你的师父了。 ”

优昙法师道：“ 师弟别和这小子瞎扯了，咱们该谈到正事啦。钟长老，你要说什么，说吧！ ”

钟展说道：“ 我有事不明，先要请教。 ” 优昙道：“ 何事不明？ ” 钟展说道：“ 听你们的口气，你们是要求和敝派印证武功的，对么？ ” 优昙说道：“ 不错。 ”

钟展说道：“ 武林同道，印证武功，事属寻常。但印证武功，不同于寻仇挑衅，总该有个规矩。请问你们为什么无礼闯宫，一上来就伤了我的师弟？ ”

优昙法师说道，“ 我们是以礼求见贵派掌门，无礼的是你的师弟。非但没有给我们通报，反而把我们骂作妖人要把我们驱逐出去！ ”

奢罗法师接着说道：“ 你们掌门人的架子也未免大了点儿，要讲规矩的话，他应该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但闹到现在，他居然还未露面。没奈何，我们只好略显本事，希望请得动你们掌门的大驾了。 ”

优昙继续说道：“ 你的三个师弟一上来就下重手攻击我的师弟，这个似乎不大公平吧？所以我也逼于无奈，只好先请你一个师弟站过一旁先歇一歇。你应该看得出我下的可不是重手。我的师弟以一敌二，更不能说是我欺负了你们贵派！ ” 这么一说，倒好像是他“ 有理 ” 了。

原来武成泰等人不认识他们，见他们一来就要找掌门人比试武功，自然难免误会了他们的来意。要知唐经天此际尚在闭关练功，他们只道是这帮‘ 妖人 ” 探听到这个消息，特地趁这机会前来攻打天山派的。

钟展本来可以说明唐经天闭关练功之事，但转念一想，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虽说是来印证武功，难保没有恶意。暗自想道：“掌门师弟闭关练功之事，还是先莫告诉他们，好让他们有点顾忌。何况他们已经伤了武师弟，我身为四大长老之首，也应该替掌门人应付外人的挑衅。

主意打定，钟展说道：“法师意欲如何印证武功，请赐明示。钟某不才，也还可以帮敝派掌门作主。”

奢罗很不高兴，哼了一声，冷笑说道：“唐经天果然是好大的架子！”

孟华忍不住气，跟着冷冷说道：“凭你这点本事，也配和天山派的掌门比武？哼，要是让我划出道儿的话，你和我做对手倒还差不多。你胜得了我，再找钟长老，胜得了钟长老，再找唐大侠也还不迟。”

钟展忙道：“孟贤侄，别对客人无礼。”

优昙比师弟精细得多，一听听出了他们话中的破绽，不觉颇为诧异：“这小子怎的称本派掌门做唐大侠？钟展又叫他做贤侄？难道不是天山派的弟子？”但他此时亦已无意节外生枝，追究孟华的身份了，当下淡淡说道：“钟长老，我这师弟不懂说话，得罪了你，你别见怪。”

奢罗愤气未消，说道：“师兄，我怎么不懂说话？”

优昙说道：“这位钟长老是唐经天的师兄，身居天山派四大长老之首，他肯答应亲自主持，已经算得是给了咱们面子了。”表面似是推崇钟展，其辞实有憾焉。

奢罗站过一旁自己嘀咕：“天山派的长老有多少大本事我早已领教过了，谅他也不会比师弟高明多少。哼，他喜欢出头就让他出头，就只怕他吃不了兜着走！”

他一旁自言自语，可把武、甘、李三位长老气坏了。但事实确是甘、李二人联手都胜不了他，武成泰吃亏更大，给他的师兄轻轻一掌推开就受了伤，只好任由他说嘴了。

钟展也是心中有气，但可不便和他一般见识，冷冷说道：“优昙法师，你们到底是来印证武功，还是来比吵嘴的？”

优昙法师哈哈一笑，说道：“钟长老少安毋躁，咱们先得定个比试的办法。钟长老，你有何高见？”

钟展说道：“主随客意，任凭尊便！”

优昙法师缓缓说道：“我的意思是以三场定胜负，第一场让晚一辈的弟子先比，希望你选出第二代最优秀的一个弟子下场。第二第三场由我们师兄弟向贵派第一代高手领教！”

对方比试的办法提了出来，钟展马上就碰上了难题。第二代弟子本领最高的是白英奇，唐加源尚未归来，料想对方的人选当是刚才把守宫门的那个大吉法师。白英奇和霍英扬联手都被他摔倒，如何能和他比试？

优昙法师哈哈一笑，跟着说道：“钟长老既然同意了我划出的道儿，咱们这就开始吧。第一场想必你们这边是由这位孟老弟下场了，他是你们掌门师弟的弟子吧？”

钟展身为长老，纵然是在本派的荣辱关头，也不能不说实话：“不，这位孟老弟，他，他……”优昙面色一变，说道：“什么，他不是你们天山派的弟子？”

他的师弟奢罗却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不假思索，抢着就说道：“他怎能不是天山派的弟子，他使的分明是天山剑法，我和他打过，我看得出来。不

过，变化的奇妙，确实是比你们天山派的什么长老都还高明得多。”

钟展正要对他们说明真相。孟华又已抢着说道：“钟长老没有骗你，我哪有福气做天山派掌门的弟子？认真说来，我只能勉强是天山派的记名弟子。少掌门唐加源唐大侠指点过我的武功、剑法。”这话他倒没有说谎，不过，他认作天山派的记名弟子，却是“半虚半实”了。虽然他这“记名弟子”还未得到天山派的承认，但有唐加源指点过他的这段渊源，他自谦为记名弟子，这是对天山派的尊敬，也还是可以说得通的。

优昙虽是天竺的高僧，哪里懂得中华礼仪之邦在称呼上的这些微妙之处。奢罗首先发话：“弟子就是弟子，还有这许多讲究？”优昙说道：“好，你既然算得是天山派弟子，那就下场吧，本来我是希望我这个师侄和你们第二代弟子较量的，看在我这师弟如此夸赞你，你是第三代弟子也好，是记名弟子也好，也都无所谓了。”

钟展吁了口气，暗道一声惭愧，但第一个难题总算是解决了。说道：“印证武功之前，我还要问一句话。”

优昙法师道：“钟长老有何赐教，请说。”

“你们带来的那些人怎么样？”

“他们是来观战的，只要贵派的弟子不向他们挑衅，我担保他们不会闹事。”

“那么，如今我们已经说好了是按照规矩印证武功，你们的人也不该拦阻敝派的弟子进来了吧？”

优昙想了一想，说道：“本来应该准许他们观战，不过我恐怕来的人太多，会分了比武者的心神。这样吧，贵我双方的人，都只能在外面的石阶上观战，大家都莫进来。”

办法议定之后，由钟展和优昙一同出外向众弟子宣布，此时天山派在外面弟子也都已回来了。幸好宣布及时，否则只怕外面又是一场群斗。

不过，只有站在最上面那级石阶方能看得清楚，第二级便已模糊了。天山派的弟子由白英奇出头，与对方议定观战的办法。办法是分批轮流观战，每批十人，按七三之比，天山派占七，对方占三，每一场换一批观战者，站上最上一级石阶。对方恰是九个人，刚好轮换三批。天山派的弟子有四十多人，却是只能由白英奇分配，半数以上没有观战的机会了。未轮到观战的人就在下面担当守卫。这个办法，天山派的弟子似乎比较吃亏，但也有个有利之处，可以按照比例，取得人数的优势，监视对方，防备对方兴风作浪。

钟展自忖这三场比试，己方实是凶多吉少，第一场，孟华出战，胜负难测。以钟展的眼力，也不敢判断哪方必然得胜。第二场，要是由他来对付奢罗的话，自信可以有点把握。但第三场却又谁来抵敌对方的第一高手优昙法师呢？天山派除了掌门人唐经天之外，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包括钟展自己在内。最好的希望只能希望己方连胜两场，第三场可以藉口不比。但要是对方当真知道唐经天尚在闭关练功的秘密，第二场就由优昙法师亲自出战，纵然第一场孟华得胜，天山派也是必败无疑了。

钟展深知二师弟心高气傲，这次他一上来就受了伤，心中已是一股闷气，生怕他受不起本派比武失败的刺激，于是委婉劝他离开现场。在比试开始之前，叫白英奇进来，扶他的师父回去养伤。

白英奇见师父受了伤，又惊又怒，再是孟华此时正在站了出来，准备与刚才那个摔跌了他的僧人比武，更是感到又诧异又难堪。钟展低声对他说道：

“ 孟少侠是替你出场的，不管他是胜是败，过后你都应该多谢他。 ” 听得师伯这么一说，白英奇更是羞得无地自容，只好把闷葫芦藏在心中，赶忙扶了师父出去。

可是他却舍不得放弃观战的机会，出了双华宫，便把受伤的师父交给师弟霍英扬和韩英华，让他们护送师父回家养伤。“ 我倒要看看这个替我出场的小子，有什么本领可以对付得了对方这个能够打败我的高手？ ” 白英奇心想。他本来是想看钟展那场比试的，此时却是要抢先看孟华替他的这一场了。他和师父一样爱好面子，此时心情也是混乱非常，不知是否希望孟华胜，还是对方得胜。

孟华已经拔剑出鞘，与对方那个手长脚长的大吉法师相向而立，就要开始比武了。

奢罗说道：“ 大吉，你可得替师父挣回点面子，赢也要赢得漂亮一些，别让你这小师弟将来小看了你。 ”

大吉哼了一声，说道：“ 他有没有福份做我的小师弟，那还得看他识不识得进退！ ” 言下之意，要是孟华不识进退，和他硬斗的话，那也说不定他会把孟华杀了。

原来大吉虽是奢罗名下的弟子，但他的武功却是师伯优昙和师父奢罗共同传授的。刚才他一上来就吃了孟华 “ 怪招 ” 的亏，虽然吃惊，心里可还很不服气。不过，他也知道要胜孟华实是不易，是以打定主意，待会儿一交手就用师伯教他的杀手绝招，“ 挣面子和收师弟，倘若不能两全，那就只有先挽回面子了。 ” 他想。

孟华冷笑道：“ 你是不是要和我印证武功？ ”

大吉怔了一怔，说道：“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

孟华说道：“ 是的话，那就是点到即止了。我也希望你识得进退，我可不用你给我磕头！ ” 弦外之音，他并不想收大吉为徒。那是针对大吉要收他作为师弟的话说的。

大吉勃然大怒，喝道：“ 好小子，我不和你斗口舌之利，看招！ ” 青竹杖横空一掠，紫金钵当头罩下。

孟华长剑一挥，连划三个圈圈。在外面观战的白英奇心里想道：“ 这一招三转法轮，倒似乎颇得本派神韵，怪不得他敢冒充本派弟子，但他这招的变化却也不见得比我原来所学高明多少。 ” 他哪知道孟华这一招的变化却是蕴而不露，就像大海中的冰山一样，他所看到的只是浮出水面的一部分，而且最精妙的地方还在于内力的运用。

那青竹杖横空一掠，俨如平地卷起一道青虹，由于使得迅猛之极，骤然看去，竹杖竟然似发出宝剑的光华。他这一招 “ 横云断峰 ”，使的也是剑势。

说时迟，那时快，孟华挥了一个剑圈，已是把那道青虹裹在当中。大吉的青竹杖登时恢复原状，再也施展不出腾挪变化的功夫。竹杖给他牵得东歪西斜，眼看第二道剑圈一合，这根青竹杖就要脱手。

就在这一刹那，大吉的紫金钵也罩下来了。一股无形的吸力，使到孟华的剑势登时也歪过了一边。

孟华本来想好了破敌之法的，他料想大吉的功力决比不上他的师父，只须以虚实互变的闪电剑法攻他，在他金钵的吸力还未能发挥之前，就可以打落他的竹仗的。哪知结果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大吉那个紫金钵的吸力，竟似乎比师父还强。而且不用像他师父那样急

速旋转。

高手搏斗，只争毫厘。孟华估计错误，但见青光一闪，对方的竹杖已指到他的胸膛。孟华一个吞胸吸腹，在这危机瞬息之间，脚步不动，身形挪后五寸。说也奇怪，大吉本来只须加一把劲，竹杖使力刺过去，就可以刺破孟华的胸膛的，他却没有乘胜追击以竟全功，反而向后倒跃三步。在这瞬间，宫内的双方高手都听得嗤的一声轻响。

双方倏的由合而分，此时在门外观战的白英奇可以看得清楚了，孟华胸衣上有三点污痕，显然是给对方竹杖点着留下的痕迹。大吉那根竹杖的杖尖是沾着污泥的。

白英奇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想道：“钟长老叫这小子替我出场，真是连我的脸都给他丢光了。才不过是第一招，就给对方在身上留下标记。对方已是手下留情，哼，亏他还好意思恋战？”在他看来，孟华之败已成定局。想不到第一场就输得这样“惨”，这样“快”，白英奇不禁暗暗为本派担忧，倒是无暇有幸灾乐祸的心情了。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钟展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优昙和奢罗这两位“天竺神僧”反而是眉头打结。优昙法师为了保持风度，眉头一皱之后，勉强露出笑容，赞了一个“好”字，说道：“钟长老，恭喜你啦，贵派出了这样一位超卓的人材！像他这样年纪而有如此武功，老衲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还是平生仅见！”

钟展笑道：“两人都好，法师别要只是给我这记名弟子脸上贴金。令师侄的金钵妙用无穷，老朽今日得见，也说得是大开眼界了！”

奢罗要为徒弟打气，跟着说道：“不错，这一招双方都吃了点亏，比对只能算是扯直，大家都没输赢。大吉，你别气馁，给师父挣点面子！”

白英奇诧异之极：“分明是这小子输了，怎的听他们的口气，倒似乎是这小子占了上风呢？”

原来在孟华吞胸吸腹之际，他的剑尖虽然给对方金钵的吸力，牵引得歪过一边，但余势未衰，挑开对方的竹杖，顺势一划，也在大吉的僧袍上划了一道穿鲁缟了。要不是他迅即后跃，受重伤的将是他而不是孟华。

不过在外面观战的白英奇，可没有听见剑尖划破僧袍那声轻响。也没有看见僧袍上的裂缝。

他看得清楚的只是孟华衣服的三点污痕，因为那是在胸口部位，特别显眼。大吉僧袍被割开的一道裂缝却是在不着眼的地方。

大吉得了师父鼓励，退而复上，枯涩的声音说道：“师父放心，弟子不会输给他的！”

两人再度交锋，孟华似乎稳重得多，剑招虚多于实，而且不时后退。看得出他是顾忌对方那个古怪的金钵，尽量避免接近金钵。不过他每退一步，就化解对方的一分攻势。

看来还是大吉紧握攻势？白英奇又不禁暗暗担心了。

殊不知白英奇固然担心，对方那两位“天竺神僧”，心里可要比他更怔忡不定。

优昙想到的是，孟华不过是天山派第三代的记名弟子，“指点过”他的武功不过是唐经天的儿子唐加源，那么唐经天的本领岂非更是深不可测。他本来自信有打败唐经天的把握才来的，此时信心也不禁有点儿动摇了。

奢罗则在心里想道：“这小子似乎还未看破金钵的奥妙，只要大吉善自

运用，这一场说不定还是可以打胜。”

不错，孟华是未曾看出金钵的古怪，但已开始怀疑了。从他可以轻易挑开大吉的竹杖来看，大吉的功力显然远不及他的师父。但何以金钵的吸力比师父还强？按理说吸力的强弱还是在于内功的运用的，孟华不相信他会妖法。

原来大吉的紫金钵底嵌有一块磁石。高手搏斗，每招都须恰到好处，毫厘之差就会造成失误。大吉金钵中的磁石纵然不能把他的剑吸入钵中，也能影响他的剑势。钟展刚才称赞大吉的金钵“妙用无穷”，其实也是提醒孟华的。他已经看出他这个“古怪”了，只是不便告诉孟华。

好在孟华并不算笨，虽然还未知道钵底玄虚，但却想出了破敌之法了。剧斗中大吉重施故技，杖走轻灵，使的虚招，左手的金钵，则是重重的向他当头罩下。

孟华突然伸出左掌，向对方的紫金钵拍去。这是用肉掌去对付对方的兵器，假如是换了比他功力高的奢罗的话，他当然不敢这样做的。即使现在他已试出大吉的功力比不上他，这个打法也还是相当冒险的。

只听得　的一声，大吉的紫金钵已是给他击落。孟华右手的长剑顺势一绞，大吉的青竹杖也脱手飞去了，他禁不起这股牵绞之力。非但竹杖脱手，而且身子也矮了半截了！

原来他攻得正急，忽然给孟华以快剑绞脱他的竹杖，就像一辆风驰电掣的马车，突然马失前蹄车子却还不能骤然停止。身不由己的向前一扑，双膝跪倒。孟华插剑归鞘，将他扶起，一笑说道：“不敢当，我说过不要你磕头的。”大吉满面羞惭，拾起青竹杖，回到师父跟前。

奢罗法师说道：“胜负兵家常事，三场比武，咱们不过输了一场，算不了什么，待为师给你扳回面子！”

优昙法师见师侄输了第一场，本来就想亲自出马的。但转，念一想：“我胜钟展，相信没甚困难。但钟展一败，第三场对方的掌门人无论如何是要出马的了，我这个师弟可不是他的对手。三场失二，纵然我胜钟展，也还是输了。倒不如让师弟抵挡这场，胜败虽然难测，却还可以一搏。”

奢罗单纯得多，根本不去理会师兄是甚心思，早已站了出来，说道：“天山派四位长老，我已领教过了三位了。看来这一场我只能和你钟长老比试啦。你年纪比我大，体力或许比不上我，但我先斗了一场，也不算占你便宜。”

钟展正是巴不得他来挑战，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说道：“你要不要多歇一会？”

奢罗说道：“我还怕你说我占你的便宜呢。讲老实话，我斗你的两个师弟，并没耗多大气力。”

钟展说道：“好，你既然要我献拙，我也只好奉陪了。怎样比法？”

奢罗说道：“你的一个记名弟子，剑法都这样精妙，你的剑法想必是更加高明了，我先领教你的剑法。”

钟展说道：“好的。不过，请等一等。”回过头叫道：“英奇，叫人赶快把我的剑拿来。”原来他身上并没有佩剑，刚才与孟华过招，也只是用一双肉掌的。

白英奇说道：“弟子知道师伯要用，早已叫霍师弟取来了。”

此时他刚好和霍英扬“换班”观战。

霍英扬是刚才送师父回静室养伤的时候，顺便把师伯的那把剑取来的。

当下应声而进，把一柄剑递给钟展。剑未出鞘，套在一个形状古拙的剑鞘里。他送剑之后，行了一礼，按照规矩，退出宫门。

奢罗见他郑重其事的把剑送来，剑鞘的形状又是如此古拙，只道是一把古代的宝剑。哪知钟展拔剑出鞘，他定睛一看，竟然是一把木剑！

奢罗面色一变，说道：“钟长老，你要用这柄木剑对付我的竹杖和金钵？我可不想占你便宜，我告诉你，我这竹杖可是坚逾金铁的宝物。”言下之意，当然是将钟展小觑他了。

钟展微微一笑，说道：“我在四十岁之后，一直是用这把木剑，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了。熟了手的兵器就不想换啦。何况咱们只是印证武功，点到即上，又何必真刀真枪的厮杀？谁占便宜，那更无须计较了。”

优昙法师眉头一皱，淡淡说道：“师弟，你练了几十年武功，怎么还说这样外行的说话？钟长老手中的一柄木剑，只怕比等闲之辈手中的一柄宝剑还更厉害呢！”

奢罗瞿然一省，心里想道，“这老儿敢用木剑应付，内功造诣一定远远在他的三个师弟之上，我倒是不可小觑他了。”要知武学高明之士，摘叶飞花，都可致人死命。奢罗虽然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但也是知道的。

“好，那我倒要开开眼界了。钟长老，请赐招吧！”奢罗一改居傲之态，说的话甚为客气了。

钟展说道：“主不僭客，大法师不远万里而来，请先赐招！”

奢罗说道：“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竹杖一起当作剑使，刺向钟展胸膛。钟展待他竹杖堪堪刺到，这才不慌不忙的一招“春云乍展”，把木剑反拨竹杖，这一招以逸待劳，拿捏时候，妙到毫巅，但听得叮的一声，那根青竹杖已是给他木剑拨开。木剑余势未衰，径刺过去，紧接着只听得又是“■”的一声，木剑刺着金钵，反弹回来。

这一招钟展虽然并没占上风，其实已是胜过对方了。他的木剑硬碰金钵，木剑并未折断，已是大出乎奢罗意外，何况他还能够化解奢罗的招数。

“这老儿的内功果然似乎比我更胜一筹，但好在他用木剑，我还可以有取胜之方。好，且先消耗他的真力再说。”

他的打法一变，钟展不觉也是有点感到意外。

钟展刚刚见过孟华怎样打败大吉，奢罗所用的兵器和他的徒弟是一样的，钟展只道他们的打法也是相同。孟华可以打败大吉，他自信也有把握可以打败奢罗。

不料奢罗打法一变，却是和他的徒弟大不相同。

他倒持金钵，钵底朝天，当作一面盾牌。手中的青竹杖却拿来当作判官笔用，点穴的手法和中土任何一派都不相同，奇诡之极。用金钵当作盾使，足够防御木剑。

原来著罗的金钵吸剑之技，的确是一种很奇妙的内功运用，不像他的徒弟那样，要借助于磁铁的吸力的。但他自忖，一山还有一山高，钟展的内功更胜于他，只怕弄巧成拙，倒不如把金钵当作盾牌来使，可以克制木剑。

钟展原定的计划给他打乱，只能倚仗真才实学，和对方力拼。他在对方咄咄攻逼之下不觉激起了要为师门争胜的雄心：“好，我倒要看看我的平生所学，是否当真不如你烂陀寺的武功？”当下抖擞精神，把一柄木剑，使得呼呼直响。

两人对抢攻势，奢罗猛若怒狮，连番进扑。转眼之间，只见四面八方，

都是森森杖影。他的点穴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忽如鹰隼穿林，忽如蜻蜓点水，忽如猿猴窜枝，忽如猛虎跳涧，正手反手，点戳掠打，杖头所指之处，不离对方的要害穴道。在外面观战的天山派弟子，都是看得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孟华的武学造诣比他们高明得多，看得出钟展表面似乎处于劣势，实际却是攻中带守，沉稳之极。这样的形势，钟展纵然不能取胜，也绝不会落败。但虽然如此，目睹奢罗如此凌厉的点穴攻击手法，他也不禁有点心惊，想道：“ 五官之首的邓中艾是我所曾见过的点穴本领最好的人，但要是和奢罗相比，却是如蜡火之比日月了。 ”

过了一会，钟展的剑势越来越慢，剑尖上就像挽着千斤重物似的，东一指、西一划，和奢罗的迅猛攻击，恰好成为鲜明的对比。

但说也奇怪，他的剑势慢了下来，奢罗的攻势也似乎受到了更大的阻碍。任他狂攻猛扑，总是攻不进钟展剑势笼罩的数尺方圆之内。渐渐的攻势也慢下来了。时不时听得■■的金铁交鸣之声，那是木剑碰着金钵的声音。每次碰击过后，下一次双方的发招又要较前慢了一些。

孟华看得心旷神怡，心里想道 :“ 这才是剑术上重、拙、大的最高境界。 ”以厚重胜轻灵，以朴拙胜花巧，以大气磅礴胜偏锋诡变，这种上乘的境界，孟华在张丹枫所传的无名剑法之中早已有所领会，后来缪长风又曾就这“ 三字诀 ”指点过他，但直到如今，看了钟展的剑法之后，他方始更进一步领会了个中的奥妙，与自己所学的无名剑法的理路合而为一。经此一役，他得益良多，剑法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双华宫内的两方高手都已看得出是钟展占了上风了，只是在宫门外观战的天山弟子还在心惊胆战。

孟华看出钟展已是稳操胜券，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下来，想道：“ 可惜他拿的是木剑，否则恐怕早已获胜了。 ”

再过一会，只见钟展头顶冒出热腾腾的白气，黄豆般大小的一颗颗汗从额角流下来。斜一瞥，但见甘、李二长老都是面有忧色。孟华猛然一省，不由得心里暗暗叫声：“ 不好，看这情形，只怕钟长老难耐久战！ ”

原来钟展用木剑，虽然占得上风，但由于兵器上吃了亏，内力的消耗则是比对方更甚。要是他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只怕优劣之势就要逆转，孟华本来已经松了口气的，禁不住又再心弦绷紧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又是“ ■ ”的一声，木剑碰着金钵，陡的反弹起来，斜刺奢罗胸口，这一招大出奢罗意料之外，百忙中把竹杖一缩，全身气力都运到杖上，使出一招“ 横架金梁 ”。在众人惊呼之中，只见奢罗的青竹杖和钟展的木剑同时脱手。

奢罗的青竹杖是件宝物，坚逾金钢；钟展的木剑就只是一把普通的木剑。两人力拼之下，兵器都给对方震落，按说还是应算钟展胜的。但一来钟展是自愿以木剑应敌，以他的身份，当然不能在事后再与对方计较，只能算是平手。二来对方的竹杖落地，金钵还在手中，也未算得对方的兵器都打落了。

钟展倘若就此罢手，算作打和，第三场可没人抵挡对方的第一高手优昙法师。何况奢罗还有一件兵器，他要是不打下，只怕对方强词夺理，反而说他输了。

钟展当机立断，木剑一脱手，双掌立发！

奢罗抛开金钵，叫道：“ 好，我再和你比试内功！ ”他做得很漂亮，其实不过是故意大方而已。要知钟展的内力虽然耗损不少，还是足以震撼对方。

他的双掌齐发，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奢罗只凭一掌，如何能够抵御？

四掌相交，声如郁雷，突然间静了下来，两人的脚跟都好像钉在地板上一般，手掌也牢牢贴着，动也不动。

看似灿烂归于平淡，其实内力的比拼，可要比刚才兵器上的决斗还更凶险万分！这是力强则胜，力弱必败的比拼，绝难侥幸。而且一分胜负，负的一方，恐怕不死也得重伤！

场里场外，人人都在提心吊胆的看这两大高手比拼内功。忽地听得外面喧哗之声大作，紧接着兵器碰击的声音，厮杀吆喝的声音，天山派弟子破口大骂的声音，在双华宫内，都可以听得很清楚了。

钟展和奢罗仍在比试内功，不过换了一种姿势。由站着改为盘膝坐在地上，双掌相抵。大家眼观鼻鼻观心的动也不动。对周围一切，恍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原来钟展由于适才消耗的内力较多，此消彼长，双方刚好拉平。比试内功凶险之极，双方都是不敢稍微分了心神。

外面的厮杀越来越激烈了，似乎是有天山派的弟子受了伤，白英奇在高声呼援。

在双华宫内观战的除了孟华之外，还有天山派的甘、李二长老。两位长者按捺不住，齐声向优昙法师质问。他们只道这批敌人大举进犯，乃是对方预先布下的埋伏。

甘建侯脾气最为急躁，一开口就责备优昙法师：“大法师，你是那烂陀寺的主持，是贵国一派的武学大宗师，德高望重，怎能如此不顾信义？”

优昙法师道：“我怎样不顾信义了？”

甘建侯道：“你和我的钟师兄是说好了在宫内比试三场的，为何不守诺言？”

优昙法师眉头一皱，说道：“如今不是正在进行第二场的比试吗？我又没有插手，焉能说我不守诺言？”

甘建侯怒道：“那外面的厮杀又是怎么一回事情？”

优昙法师道：“你身为主人都不知道，我又怎知是什么事情？”

李信尧比较慎重，连忙说道：“假如不是大法师有意乘人之危，那么请你出去约束贵派弟子。”

优昙法师摇了摇头，说道：“请恕我无能为力，我也不便越俎代庖。”

甘建侯大怒道：“这是什么话？捣乱的人，即使不是那烂陀寺的弟子也是跟你来的，你约束不了也得约束！”

优昙法师这才缓缓说道：“你错了，我可以保证我们的人一个也没动手。你最好自己出去看看，看一看是些什么人和贵派结了梁子。”

甘、李二人怔了一怔，不约而同地看着正在全神和奢罗拼斗内功的钟展。一时间踌躇莫决。

优昙法师冷笑道：“你怕我会加害你的师兄吗？哼，要是我有恶意的话，刚才早已把你们杀了。本来贵派有难，我应该援手的。但你既要我遵守诺言，我就只好留在这里等待第三场比试了。何况贵派的掌门却未出头，我更不便越俎代庖了！”

优昙的弦外之音，自是责怪他们无礼。但性情火燥的甘建侯，此时亦已无暇和他斗口了。广场上传来几声凄厉的呼叫，似乎又是天山派的弟子受了伤。甘建侯又惊又气，跳了起来，叫道：“既然不是贵派弟子，你何不早说？”

优昙淡淡说道：“ 我早就叫你赶快出去看了，谁叫你不听我的话？不过，你们留下一个人在这里也好，否则要是我的师弟胜了你的师兄，可没有人做见证。 ”

甘建侯一想也有道理，不觉回过头来，看了孟华一眼。此时李信尧亦已站了起来，准备和师兄一同出去。

孟华说道：“ 李长老，你还是留在这儿吧。让晚辈陪甘长老出去。 ” 李信尧知道入侵的敌人不是优昙的门下之后，心情倒是轻松了一些。他刚见过孟华的本领，暗自想道：“ 这少年本领非凡，有他和甘师兄出去应敌，料想可以击退敌人了。 ” 于是说一个 “ 好 ” 字，又坐下来。

孟华和甘建侯步出双华宫，定睛一看，只见优昙带来的那些人，果然都已站上石阶，袖手旁观。脸上虽有幸灾乐祸的神情，总算没有投井下石。

天山派的弟子和那些来历不明的敌人在广场上搏斗得十分激烈。敌方大约有二三十人，比对起来，数量上还是天山派的弟子较占优势。但武功方面，却是对方高强。而且其中有几个一流高手，出手非常狠辣。其中一个满头红发，甘建侯出来的时候，刚好看见他把 “ 天山三英 ” 之一的霍英扬打伤。

孟华大吃一惊，他认得这个红发妖人乃是段剑青所拜的妖师欧阳冲。不过，急切之间，却没有在混战的人丛之中找到段剑青。也不知他是来了没有。

甘建侯也发现了一个他认得的人，那人正在一掌向白英奇劈下，第一代弟子中本领最高明的白英奇，用宝剑抵挡他的肉掌，竟然抵挡不住。

甘建侯大怒喝道：“ 劳超伯，天山派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胆敢来伤我师侄。 ”

孟华跟着他飞快冲下石阶，叫道：“ 甘长老，贵派少掌门夫人，就正是这个劳超伯伤的。 ” 此事他早已告诉了钟展和白英奇等人，不过甘建侯还未知道。

幸好甘建侯来得及时，白英奇的宝剑给劳超伯的掌力荡开，眼看他跟着一抓就可以抓裂白英奇的琵琶骨，甘建侯在七步开外，一记劈空掌发了出去，劳超怕禁不住身形一晃，那一抓抓了个空，正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群魔齐集上天山。

## 第四十回　暗器无功寒敌胆　掌门一出震群魔

劳超伯哈哈一笑道：“我有什么不敢？不错，你们少掌门唐加源的妻子就是给我杀掉的，你来替她报仇吧？嘿嘿，就只怕你这点本领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甘建侯气极怒极，纵身扑上，呼呼呼就是连环三掌。劳超伯有大摔碑功夫号称并世无双，果然十分了得，硬碰硬接，与甘建侯连对三掌，但毕竟还是甘建侯的功力比他更胜一筹，三招一过，劳超伯就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此时孟华又发现在敌人之中，除了他所认识的红发妖人欧阳冲和大摔碑劳超伯之外，还有“五官”之首的邓中艾和那个名列清廷大内高手之一的卫托平。

原来欧阳冲本是住在中印边境的大吉岭的，和天竺武林人物颇有往来。奢罗的弟子大吉法师和他的交情就很不错。他从大吉口中，得知“天竺二神僧”要来和天山派印证武功的消息，又从段剑青口中得知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将要“闭关练功”，于是立即通知拉萨的卫托平和邓中艾，并且广邀邪派高手，赶来天山，要想趁这大好机会，把天山派一网打尽，免得清廷将来征服回疆之时，受到天山派相助回人的阻力。欧阳冲的弟弟欧阳业是御林军的副统领，天山派和清廷素有宿怨，他是早就知道的。

甘建侯正自打得性起，忽觉一股热风迎面扑来，炙人如烫。甘建侯吃了一惊，长剑一招“白虹贯日”对准那人掌心的“劳宫穴”刺去，那人虽然给他逼退，但他的呼吸也竟是为之不舒。

原来正是那个红发妖人欧阳冲上来助阵。他和劳超伯联手，甘建侯登时屈处下风。

白英奇喘过口气，心里又是吃惊，又是惭愧。此时他才知道孟华对他说的那些话全是真的，他的师嫂唐夫人果然是给这个劳超伯所害。不过此时他亦已无暇后悔了，喘过口气，抖擞精神，重新加入战团。他是天山派第二代弟子之中除了唐加源之外的本领最高的人物，与师叔联手，使出了两剑合璧的功夫，和对方堪堪打成平手。

“天山三英”中的老二霍英扬刚刚给那红发妖人打伤，好在伤得不算很重，一见仇人正在和师叔、师兄恶斗，便即拾起长剑，一跛一拐地跑来。

白英奇叫道：“韩师弟呢？”他问的是“天山三英”中的老三韩英华。话中之意是想叫霍英扬去对付另外一些本领较弱的人，让韩英华来替他的。不料霍英扬说道：“韩师弟，他、他中了喂毒的暗器！”

孟华正在帮忙两个处境甚险的天山派弟子，忽地听得霍英扬说出“喂毒暗器”四字，不觉心中一动，快剑刺出，一招“玄鸟划砂”，划开了敌方最强那人的琵琶骨。和他并肩作战的同伴连忙让他撤退。解围之后，孟华上前找着霍英扬，问道：“韩英华中的是什么暗器？”霍英扬道：“和郝建新一样，中的毒针。”孟华说道：“那个人呢？”

霍英扬游目四顾，说道：“咦，刚才还在那边的，却不知哪里去了？”孟华说道：“你和我找他！”

霍英扬看见师叔和师兄抵挡得住那两个魔头，心里想道：“敌方最危险的人物，其实还是那个发暗器的人，李师叔在双华宫内不能出来，唯一可以对付这个人的恐怕就只有他了。我自己的仇慢慢再报不迟。”他已知孟华不是奸细，自是巴不得有孟华帮这大忙了。

剧斗正酣，渐渐已不局限在广场之中。双方都有受伤的人退出战斗，受伤重的由同伴措到树林里觅地疗伤。

霍英扬本领不及孟华，在混战中，不知不觉给敌人冲散。不过好在他及时想起，连忙提醒孟华：“ 你不必回来帮我了，我还可以应付得来。你自己去找那人吧，那人的脸上毫无表情？似乎戴着人皮面具的。 ”

但在这双方将近百人的大混战中，孟华哪里能够仔细去审视哪个人脸上毫无表情？

他没有找着那个人，先碰上了那个“ 五官之首 ”的邓中艾。邓中艾的双笔点穴十分厉害，已有三名天山派弟子伤在他的笔孟华喝道：“ 好呀！这次我要叫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 ”

邓中文打了个哈哈，说道：“ 原来又是你这爱管闲事的小子，不过恐怕这次你是没有便宜可占了。你是几时学会的点穴功夫，我倒要领教！ ”他本来是对孟华甚为忌惮，但恃着人多势众，又听得孟华要用自己最擅长的点穴功夫来对付他，胆子却是不禁大了。想道：“ 你若当真要和我比试点穴的功夫，那是你自己找死！ ”

孟华喝道：“ 现炒现卖，刚刚学会！ ”邓中艾只当他是胡说八道前来戏弄，哪里相信孟华的说话。不料孟华唰的一剑刺来，却是令他不能不大吃一惊了。孟华用剑来当作判官笔使，使的果然是点穴手法。

邓中艾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觉对方的点穴手法奇幻之极，饶他是个点穴的大行家，竟也不知孟华是要刺他的哪个穴道。百忙之中只好以攻为守，左手的判官笔掩护前胸，右手的判官笔点向孟华胁下的愈气穴，“ 愈气穴 ”是奇经八脉中督脉与任脉会合之点，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

孟华喝道：“ 来得好！ ”喝声未了，身形已是一飘一闪，剑势斜飞，又是一招以剑代笔的刺穴的手法。这一次邓中艾看出他是要刺向自己上盘的关元穴和廉泉穴了，慌乱的心情稍稍镇定下来，跟着也喝声“ 来得好！ ”双笔齐出。

说到点穴功夫，中土各派本是以山西连家的“ 四笔点八脉 ”，最为厉害，但四笔点八脉是要两人合使的，自三十年前，“ 连家双杰 ”连城璧、连城王这一对孪生兄弟死了之后，后继无人，这套功夫也就失传了。邓中艾的点穴功夫传自于陕北石家的惊神笔法，后来和连家的后人结纳，彼此交换，他的成就比连家后人更大，虽然练不成“ 四笔点八脉 ”，但他却独自练成了“ 双笔点四脉 ”了。他就是恁藉这套“ 双笔点四脉 ”的功夫被认为是武林第一点穴高手的。

如今他以一招“ 双峰插云 ”反击孟华，正是“ 双笔点四脉 ”的绝顶功夫。左笔点的督脉“ 阳白穴 ”和任脉的“ 谷虚穴 ”，右笔点的是带脉的“ 玉柱穴 ”和永脉的“ 金阙养 ”。这四处穴道都是人身的死穴，而且是方向不同的四个落点，极难防御。

邓中艾已经看出孟华的攻势所指，料想孟华却未必懂得他这一招“ 双笔点四脉 ”的巧妙，“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只道他这一下反守为攻，孟华非得吃他大亏不可。只要给点中一处穴道，孟华不死也要重伤了。

哪知他是欢喜得太早了，结果恰恰和他估计的相反，吃了大亏的是他，而不是孟华。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孟华剑势倏地一变，抢先一步，竟然从邓中文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邓中文的笔尖还未沾着他的衣裳，就给他刺着了膝盖的

“环跳穴”，“卜通”一声，倒下去了。

原来孟华的刺穴手法，是刚刚从奢罗和钟展之战中偷学来的，奢罗的点穴功夫和中土各派都不相同，邓中艾哪里识得？不过孟华刚刚偷学到手，还谈不上纯熟二字，本来只论点穴功夫，他还是比不过邓中艾的。他之能够取胜，乃是因为他用快剑的手法运用在刺穴上，他的出手比邓中艾快得多，高手比斗，只争分秒，邓中艾哪能不吃大亏。

“环跳穴”是足少阳经脉的中枢，被孟华点个正着，邓中艾不由得膝盖一软，“卜通”跪倒。

孟华哈哈笑道：“你是个官儿，行此大礼，小民可是担当不起。”正要把邓中艾抓起来，忽觉劲风飒然，袭他后心。孟华吃了一惊，心道：“这人的掌力不在劳超伯之下。”无暇理会已经瘫在地上的邓中艾，先行应付强敌，反手一剑刺出，就像背后长着眼睛一样，剑尖对准了那人掌心的“劳宫穴”，那人掌锋斜掠，左掌跟着穿出，荡开了孟华的剑尖，仍然是在抢攻，说时迟，那时快，孟华早已转过身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号称大内第一高手的卫托平。

另一个卫士也早已把邓中文扶了起来。邓中艾运气解穴，不料不运还好，一运气冲关，只觉膝盖酸麻更甚，一条右腿，竟是不能动弹，不禁心头大骇。要知他是点穴的大名家，解穴功夫当然也是十分了得，如今运气通关，竟然越解越糟，焉得不惊。惊怒交加之下，破口大骂。

孟华笑道：“我这现炒现卖的功夫，你尝过了，滋味也不坏吧？你不服气，还可以再来。我在这里等你解穴。”孟华见他穴道被点，居然还能够单足立起，还能够张口骂人，不禁也是暗暗佩服他的功夫了得。不愧是第一点穴高手之称。心里想道：

“幸亏他不识天竺一派的点穴手法，我这一击成功，真是侥幸。”

在激烈的混战之中，邓中艾怎能在“战场”上从容解穴？当下只好让他的同伴扶他到树林里去觅地调治了。

天山派这边添了两个高手，对方却少了一个高手，此消彼长，形势已是拉平。

卫托平喝道：“好小子，上次在布达拉宫给你走掉，这次有胆的你可莫逃！”

孟华笑道：“很好，我就和你再决雌雄，只怕你跑！”说话之间，卫托平己是连劈三掌，孟华快剑还了七招。

卫托平冷笑道：“别人怕你这闪电剑法，我可不怕，你还有什么别的本领？”

一言的提醒，孟华心念一动，想道：“不错，我若不用别的本领，只怕胜不了此人。”当下笑道：“好，我还是用现炒现卖的功夫，让你尝尝滋味。”

话犹未了，剑法已是倏然一变，由疾而徐，招数也由奇诡莫测一变而为朴实无华。

他是在使刚刚领悟的上乘剑法中的“重拙大”三字诀。

或许“领悟”二字用得不当，对“重拙大”这三字诀他是早有领悟的融会贯通。

说也奇怪，他的剑法由快变慢，卫托平却是感到更加吃力了。双掌发出，就像碰上无形的墙壁一般。他的掌力克制不了孟华的剑法，但孟华的剑法在急切之间也攻不进他掌力笼罩的范围。

原来他们两人的本领乃是各有所长，论剑法当然是孟华精妙，但论功力

却是卫托平较高。孟华的快剑碰上一等一的内家高手，威力难以发挥。如今他以“ 重拙大 ”的三字诀应敌，不务攻而自攻，不求守而自守。对方克制不了他的剑法，他自是可以更加挥洒自如了。

剧战中卫托平有一招稍微躁进，孟华突然快剑刺出，喝声“ 着！ ”只听得“ 嗤 ”的一声，卫托平的衣袖已是给他的剑尖划破，左臂也割开一道伤口，卫托平一声大吼，双掌猛发一招，双脚却是不禁连连后退。

孟华给他掌力所逼，也是不禁退了一步，心里暗暗叫了一声“ 可惜！ ”原来他是急于取胜，其实这一剑还是可以不必这样快的。要是他仍然用“ 重 ”的字诀使出这一招“ 玄鸟划砂 ”，卫托平的一条左臂恐怕已保不住。

孟华正要乘胜追击，就在此时，在广场一边的边沿，忽听得有几个天山派弟子哗然惊呼：“ 不好，快来救段师弟！ ”孟华听得“ 段师弟 ”三字，心头一跳，不禁定睛向那边看去，无暇理会卫托平了。

只见果然是段剑青给一个人追逐，此时已是追到场边，段剑青刚刚跳过墙头，那人跟着也跳了上去。

本来在一场大混战中彼此追逐是常有之事，用不着如此大惊。只因一来是追逐段剑青的那个敌人本领太强，同门恐他有性命之危。二来同门又知段剑青是掌门最看重的第三代弟子，是以首先发现的人就不禁要为他呼援了。

那几个天山派的弟子一面呼援，一面也跑上去，准备联手阻止强敌。那人跃上墙头，一声冷笑，反手一扬，三个天山派弟子登时倒在地上。第四个天山派的弟子不敢去追，急忙叫道：“ 快拿碧灵丹来，三位师兄中了喂毒的暗器了！ ”

碧灵丹是用天山雪莲泡制的解毒灵药，极为珍贵，并非每个弟子身上都备有的。

孟华没瞧见那人的面孔，不过也已知道定是他和霍英扬所要找寻的那个人无疑了。

说时迟，那时快，那个暗器伤人的汉子已是翻过墙头，去追段剑青了。孟华料想其中定有蹊跷，心里想道：“ 我可不能让段剑青知道我跟踪他。 ”故意延迟片刻，先向卫托平喝道：“ 好呀，你口出大言，如今打不过就想跑么？有胆的再来和我决战。 ”

卫托平喝道：“ 有胆的你过来！ ”他正在向欧阳冲那边跑去，想与他们会合。

霍英扬和祝建明此时刚好亦已来到了孟华的身边，霍英扬低声说道：“ 就是那个人，孟小侠，你去帮忙我的段师弟吧。 ”赶紧说完这话，立即就与祝建明联手，上去堵截卫托平。

“ 割鸡焉用牛刀，你是斗不过孟小侠的，还是斗斗我们吧。 ”

卫托平喝道：“ 你们这两个天山派的小辈也敢来欺我？ ”口出怒言，心里却是巴不得孟华不要过来。

若在平时，霍英扬加上祝建明，也还是和卫托平相差甚远，但此际卫托平左臂受伤，霍、祝二人，一个是第一代弟子的“ 三英 ”之一，一个是第三代出类拔萃的弟子，两人双剑合璧，刚好和卫托平打成平手。

孟华一看他们抵敌得住，两边形势亦是天山派稍占上风，于是放心去跟踪段剑青与那诡秘的敌方高手。

在树林里，孟华先后发现几个在疗伤天山派弟子，他们都说没看见段剑青。

孟华料想他们定是躲在没人的地方，于是不再打听，径自向密林深处追踪。他不想给他们发现，一路上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借物障形，蛇行兔伏。

在这么大的山上找两个人，无异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孟华听见的只是风吹过后的沙沙树叶声响。

“不知他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早知如此，倒不如刚才自去抓那个汉子。但不过如此一来，段剑青是否和他有甚阴谋，我就不知道了。且还是耐心找找吧。”

正在孟华心中烦躁之际，忽然听得段剑青的声音了：“你莫逼人太甚，你追到我没路走的时候，我只好和你拼了。”声音来处，和孟华的距离大约还在百步开外。

孟华怔了一怔，心道：“我还未发现他，怎的他就能够发现 我了。”心念未已，只见那个暗器伤人的汉子已是在他眼前出现了。

孟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发现我，他是要那妖人知道他在这里。”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那人笑道：“小段，不用做戏啦，早已没有人了。”

孟华藏身之处是一个月牙形的石崖，他看见外面的人，外面的人看不见他。那人也是做梦想不到会有人躲在这里，他只知外面没人跟踪，大摇大摆的就在孟华面前走了过去和段剑青相会。

孟华伏地听声，听得段剑青说道：“唐先生，我当然愿意帮你的忙，不过我也想求你一件事情。”

孟华听得这人姓唐，不由得心头一凛，想道：“钟长老所料果然不差，这妖人姓唐，自必是川西唐家的人了。”唐家号称天下暗器第一家，喂毒的暗器更是见血封喉，厉害无比。故此饶是钟展那么武功高明的人，在看出门下弟子所中的暗器似是唐家的暗器之后，也不禁耸然动容。孟华当然更不能不份外小心了。

那姓唐的道：“什么事情？”

段剑青道：“我有一个仇人，请你帮我把他杀掉。”

“是什么人？”“就是刚才和卫托平交手的那个小子，他名叫孟华，是孟元超的儿子。”

那姓唐的道：“原来是这小子，这小子的剑法倒是很不错呢。”

段剑青道：“就因我的师父打不过他，我才求你帮忙。不知他追来没有。”

那姓唐的道：“我出来的时候，老卫还在和他剧斗，看来老卫恐怕也未必是他对手。”当时他正在追赶段剑青，一面又要应付天山派追他的弟子。匆匆一瞥，居然对孟、卫之战了如指掌，孟华听了也不由得暗暗吃惊。

段剑青道：“这小子的剑法确实是十分厉害，唐先生你肯帮我这个忙吗？要是不肯的话，我也不敢强求。”他先强调孟华的剑法厉害，正是以退为进的激将之计。

果然那姓唐的按捺不住，立即哈哈笑道：“你的师父怕他我不怕他，他的剑法再高明也刺不着我，在他拔剑之前，我早已把他杀了。”

段剑青连忙奉承他道：“当然，谁不知道唐家的暗器天下无双，那小子的剑法再快也快不过你的暗器。”

那姓唐的道：“杀这小子是小事一桩，咱们现在要干的才是大事情。你快带我去吧，回来之后，我马上给你报仇。”

孟华惊疑不定，料想他们要去干的所谓“大事”，决计不会是什么好事情。此际，天山派的弟子差不多全部都已集中在那个广场和敌人剧斗，冰宫

内只怕没人防守。孟华既然知道了段剑青和这妖人有不轨的阴谋，自是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当机立断，继续跟踪。

好在孟华在石林里早已练成超卓的轻功，这两个月来，横跨瀚海，攀越冰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施展起来，当真是有如轻风掠过，踏雪无痕。他一路借物障形，和前面两人保持着百步以内的距离，那姓唐的汉子竟没察觉。

奇怪的是，段剑青并没有带那姓唐的汉子进入冰宫，而是直奔后山，越走越荒凉了。忽地面前豁然开朗，原来已是走出树林。有一个矗立十数丈高，形如屏风的大冰崖挡在前面。

段剑青似乎有点跑得累了，停下脚来，低声说道："这就是思退崖了。崖下有个石洞，唐经天就是在这石洞之中闭关练功的。"

"有人为他守卫吗？"那姓唐的汉子问道。

"据我所知，每三天有人给他一次食物。上次是前天晚上送去的。除了送食物的时候，任何人都是不能进去骚扰他的。他也是每隔三天的黄昏时分，方才'出定'一次，其他时间，都如老僧入定，毫无知觉。此际，我敢担保，洞内一定没有人。"段剑青说道。

那姓唐的汉子大喜说道："其实我也不怕有人防卫，只是怕他给人唤醒，那可麻烦得多！"

段剑青笑道："你不知道天山派的闭关练功，在他出定之前，唤也唤不醒的。这地方是个秘密处在，即使是第二代的弟子，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那人放下了心上的石头，笑道："你的本事倒是不小呀，第二代弟子都不知道这个处在，你却知道。"

"我是沾了杨炎这孩子的光。"段剑青说道："那孩子是掌门疼爱的关门弟子，上一次钟展叫他去送食物，给我知道，我叫他带我去的。他和我很好，不会告诉别人。"

那姓唐的汉子哈哈笑道："瞧不出原来你还会骗孩子呢！好，待我杀掉唐经天之后，你再骗那孩子跟咱们一起，我可以用他来对付缪长风与孟元超！"

跟在他们背后的孟华，听了他们这段对话，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要去干的所谓"大事"，竟然是想谋害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

那姓唐的汉子仍是有点不放心，问道："听说唐经天的闭关练功，期限是七七四十九天，如今还有几天？"

段剑青笑道："咱们来得正是时候，今天刚好是他功行完满的前一天。"那姓唐的汉子是个武学大行家，当然知道在这功行的前夕，正是最关键的时刻，练功的人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即使是一个三尺童子，也可以加害于他。

"这也是唐经天命该丧在我手！"那姓唐的汉子哈哈笑道："他只道外人决计难以侵入他这秘密练功的地方，居然没设护卫。哪知我有这大好的机缘！如今天山派四长老给天竺二神僧绊住，门下弟子又要抵御外敌，那是无人可救他了！"

段剑青奉承他道："是啊，唐家本就天下知名，你杀了天山派的掌门人，那更加威震四海了！"

那姓唐的汉子想起要笼络他，笑道："这也是你的功劳，你放心，我不会忘了你的好处的！"

这两人一唱一吹，好像唐经天的性命己是捏在他们的手心，听得孟华又是吃惊，又是气愤，心中发誓："我拼着豁了这条性命，也决不能让你们的

奸谋得逞！”

这两人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加快脚步，转眼就到了那个冰崖之下的石洞门前。

在他们后面的孟华，此时也顾不得要隐藏身形。一急之下，施展出八步赶蝉的轻功，飞也似追上前去。同时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大声叫道：“唐掌门，提防暗算！”他明知唐经天尚在闭关练功，未必听得见他的呼唤，但无论如何，也是要试一试的。只盼这一喝纵然不能唤醒唐经天，也可以收到震慑敌人之效。他是争的就是这片刻的延宕。

可惜已是迟了一步，在他的大叫声中，那姓唐的汉子踏进山洞去了。他才刚刚来到洞门。

段剑青守在侗口，蓦地看见孟华出现，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闪过一边，叫道：“这不关我的事，孟兄，请你看在我叔父的份上……”

孟华着急的是救唐经天的性命，哪里还有余暇去理会他，喝道：“给我滚开！”拔出宝剑，便冲进去！

那姓唐的汉子听得孟华的呼叫，也是不禁大吃一惊，生怕夜长梦多，赶忙出手。

石洞里的唐经天盘膝而坐，果然是有如老僧入定，动也不动，那姓唐的暗器把手一扬，发出三种喂毒暗器！

说时迟，那时快，孟华亦已冲进山洞来了！

那姓唐的汉子跟着反手一扬，一把梅花针以天女散花的手法向孟华洒去。

孟华一招“三转法轮”，快剑飞绞登时卷起了无数道冷电精芒，把幽暗的山洞也照亮了。只听得嗤嗤之声，不绝于耳，那一把梅花针全部给他的剑光绞成粉碎。嗤嗤声响之中，还杂有叮叮数声。

距离如此之近，那姓唐的汉子只道这一把梅花针非打中孟华不可，哪知孟华剑法的精妙，还远远在他估计之上！那“叮叮”数声，在这样紧张的情况底下，孟华根本没有留意。但听在这姓唐的汉子的耳朵里，却不禁惊上加惊了！按说以梅花针的分量之轻，是不会发出叮叮之声的。

不过在双方的性命都是悬于俄顷之际，这姓唐的汉子也无暇理会那“叮叮”的异声了。他必须先杀了孟华！当下急退数步，暗器再发！

这一次在梅花针之中还夹有透骨钉、铁蒺藜之类的喂毒暗器，孟华剑法虽快，只怕也难扫数打落。只好背靠石壁，减少一方的防御，全神应付正面打来的暗器。

陡地只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原来是段剑青看出有便宜可捡，偷偷的一剑贴着石壁斜伸进去。刺他的背心。

孟华全神应付暗器，背后全无防御，待到发觉段剑青一剑刺来之时，已是无法回身招架了。孟华不禁心头一凉：“想不到我救不了唐大侠，自己反而命丧奸徒之手！”

哪知奇迹突然出现，就在段剑青堪堪刺到孟华背心之际，也不知是哪里飞来的一枚甚么东西，叮的一声，就把段剑青的长剑打落了。就在此际，盘膝而坐的唐经天忽然站了起来，睁开眼睛，在那姓唐的汉子的肩头一拍，缓缓说道：“你歇歇吧，恕我现在还不能招待你。”

那姓唐的汉子本来除了最擅长的暗器之外，本身的功夫也很不弱的，但他恰好退到唐经天的身边，唐经天这一拍他竟然不能避开，立即应声倒地。

段剑青吓得魂飞魄散，转身便逃。孟华此际则是大喜如狂，当然也顾不得去追他了。

唐经天叫道：“剑青，这是怎么回事？这人来害我，你为什么反而要暗算救我之人？”段剑青哪敢回头，早已跑得远了。

孟华吁了口气，大喜说道：“唐大侠，原来你没事呀！段剑青之事容晚辈以后再禀。如今还有更紧急的事情！”

唐经天道：“发生什么事情？”孟华说道：“有强敌侵入冰宫！”唐经天吃了一惊，说道：“宫中有我的钟兄主持，他也抵御不了外敌的入侵？”

孟华说道：“钟长老如今正在双华宫内和一个天竺僧人比试内功。”唐经天笑道：“来的想必是天竺的两位神僧了，那不紧要。”

孟华忙道：“另外还有一批敌人，似是清廷的鹰爪。如今也正在双华宫外和贵派的弟子混战。”

唐经天道：“目前形势如何？”

孟华说道：“晚辈离开之际，还是相持之局。”

唐经天稍稍放下点心，说道：“待我打发了这个人，便即和你回去。”

他把发暗器那人拉了起来，冷冷说道：“你是川西唐家子弟吧？”伸手在那人面上一抓，一层“面皮”好像轻纱一样被撕下来，孟华仔细一看，却原来不是面皮，是一具很薄的人皮面具。

唐经天道：“唐世杰，原来是你！且莫说你们唐家的家训，令尊和我的交情也是不薄的，你为何跑来暗算我？”

唐世杰满面羞惭，说道：“小侄受了卫托平的煽惑，罪不容诛。但求唐掌门念在与家父生前的交情……”

唐经天道：“原来你爹爹死了，怪不得你敢胡作非为。你的哥哥呢？”

唐世杰道：“家兄完全不知此事。”

唐经天道：“看在你死去父亲的份上，我可以放你回去。但我也要替死去的老朋友稍稍惩戒这个不肖子弟！”轻轻在唐世杰肩上一弹，说道：“三年之后，你的武功方能恢复。在这三年之内，你好好反省吧。”

唐世杰只道唐经天要废掉他的武功的，如今只是要他三年之内不能施展，虽受惩戒，已是大喜过望，连忙叩谢唐经天不杀之恩。

唐经天不再理会他，和孟华走出山洞，笑道：“咱们一面走一面说，你救了我，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姓名呢。”

听了孟华自报姓名之后，唐经天道：“孟大侠孟元超是你何人？”孟华说道：“正是家父。”

唐经天道：“你的武功似乎并非完全家传，金大侠金逐流也曾教过你吧？”

孟华说道：“金大侠是曾指点过晚辈的剑法。”

唐经天若有所思，半晌说道：“这就怪不得了。你的剑法兼有刀法之长，连我也是平生仅见。不过我还是有一事未明，你可以告诉我么？”

孟华说道：“不知唐大侠要知道什么？”

唐经天道：“即使单以剑法而论，你的剑法变化之精奇，似乎还在金家所创的剑法之上。是你自己悟出来的还是另有高人传授？”要知青出于蓝，虽然也是常有之事，但孟华年纪这样轻，按说还不能有如此超越前人的成就的，是以唐经天也不禁大为好奇了。

唐经天在那石洞里是盘膝而坐、垂首闭目的，孟华想不到他对自己的剑

法竟是了如指掌，不由得心里暗暗佩服：“要练到他这样境界，我这一生恐怕也未能够做到，不过要说明此事，可是当真‘说来话长’”，孟华只好先回答道：“晚辈是另有奇逢，可否容晚辈在你老人家打发了那些妖人之后再行禀告。”

唐经天瞿然一省，说道：“对，时候无多。你把紧要的事情先告诉我吧。”

孟华说了天竺两神僧与钟展定下比试三场之事，说了卫托平等人趁虚侵袭之事，说了他的媳妇被劳超伯所伤之事，还未来得及说自己的弟弟和段剑青的事情，他们已经回到双华宫外了。

唐经天笑道：“活该他们倒霉，要是他们来早一天，恐怕天山派就要一败涂地，我也活不成了。”

原来唐经天的“闭关练功”，本来定下七七四十九天的期限的，但因他内功精纯，进展的速度比预定的快了一些，四十八天就功行圆满了。唐世杰闯进山洞暗算他的时候，正好是他在“散功”的时候，不过也幸亏孟华一声呼唤，这才令他醒来。

广场上双方的混战还在打得难解难分！

唐经天这一突出其来，天山派的弟子大喜若狂，敌方则是心惊胆落了！

此时打得最紧张的是天山派这边的甘建侯、白英奇、霍英扬和祝建明四人与对方的欧阳冲、劳超伯、卫托平三人的混战。

欧阳冲这方本占上风，但欧阳冲和劳超伯都是认得唐经天的，见他突然出现，都是不禁蓦地一惊，霍英扬唰的一剑就刺伤了欧阳冲，劳超伯也给甘建侯打了一掌。

欧阳冲受了伤，满头红发根根竖起，就像受了伤的野兽一般，一声怪吼，双掌齐发，舍命突围。

他练的雷神掌功夫是邪派两大神功之一，情急拼命，掌力尽发，热风呼呼。天山派第三代弟子祝建明首先禁受不起，连忙跃开。功力最深的甘建侯也不能不身形一闪。

说明迟，那时快，卫托平也在此际立即出掌，帮助劳超伯荡开了白、霍二人的的双剑合壁。他们跟在欧阳冲的后面，也突出重围了。

孟华叫道：“不可放走那姓劳的和那红发妖人！”

此时唐经天刚刚踏入广场，和那边的距离还相当远。广场上卫托平带来的那些人也正在作鸟兽散，孟华轻功再好，急切间也是无法挤过去追捕敌人的。

红发妖人欧阳冲是段剑青的师父，劳超怕是和段剑青串通了暗算唐夫人，孟华要想揭发段剑青的真面目，非把这两人捉住不可。他知道以甘建侯等人的本领，要同时把卫托平也都擒下恐怕不易办到，是以只好权衡轻重，叫他们先捉住这两个人了。

唐经天微笑说道：“他们跑不掉的！”说话之时，已是信手拾起两粒石子，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弹了出去。

唐经天和这两人的距离少说也在百步开外，两枚小小的石子横空掠过，竟是不差毫厘打中了欧阳冲和劳超伯背心的天柱穴。最厉害的敌方三个高手，只走了一个卫托平。

唐经天记挂双华宫内的比武，说道：“首领已擒，余众由他去吧。”他还未曾知道，敌方本领最高的人虽然不是卫托平，却是以卫托平为首领的。

不过片刻，那些人都已跑得干干净净，来自天竺的那些人则都退上了石

阶，广场上剩下就只是天山派的弟子，和倒在地上的劳超伯与欧阳冲了。甘建侯知道劳超伯是害唐夫人的人，过去先把他拉起来审问口供，不料手指一触他的身体，只觉火热如焚，一探他的鼻观，已是没有气息。甘建侯大吃一惊，叫道：“这姓劳的老贼死了！”

唐经天“咦”了一声，说到：“怎么死的？”他用两粒小小的石于打中这两人的穴道，自信力度用得恰到好处，应该不会置他们于死地。

就在此时，白英奇也在叫起来道：“这红发妖人也死了？”欧阳冲的死状又和劳超伯不同，身上并无伤痕，但却瘫在地上，有如一团肉泥。

唐经天仔细一看，已知究竟，叹口气道：“也是我疏于防备，想不到他们自己人也害自己人。”

原来欧阳冲在唐经天未发石子之前，已是恐防逃不出唐经天的掌握，他害怕劳超伯供出真相，先用“雷神掌”打他。哪知卫托平也是抱着同一心思，跟着也用重手法在他背后暗算，震裂了他的心脏。他们三人是一同逃走的，旁人只道他们是相互扶持，哪知他们却是各下毒手。

孟华暗暗叫了一声“可惜！”但想经过刚才石侗之事，料想唐经天会相信他的说话，必要之时，他还可以和段剑青对质。于是提醒唐经天道：“钟展长老和那天竺僧人比试第二场，不知比完了没有？唐掌门，你……”

唐经天当然知道比试内功，极为凶险，点了点头，说道：“好，咱们这就去吧。英奇，你们在这里清理广场，小心防备敌人还会再来。”

他们踏进双华宫，来得正是时候！

钟展和奢罗仍然盘膝会在地上，双掌相抵。不过两人的头顶已冒出热腾腾的白气。原来钟展的内力本是较胜一筹的，但因和奢罗比兵器的时候，他以木剑应敌，虽然打成平手，却是先吃了亏。再比内功，可就相差不远了。

此际，他们的内功比拼，正是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优昙法师武学造诣极深，看得出还是他的师弟稍弱一点。要是让他们比拼下去，师弟恐怕性命不保。而钟展虽然或许可以保全性命，也一定要受重伤。他当然不愿见到如此结果。

不过，以他的武学修养，虽然高出二人之上，却也没有把握能把他们二人分开！

他看见唐经天进来，不由得又喜又惊，也无暇说客套话了。眉头一皱，便即说道：“唐大侠，你来得正好，他们恐怕、恐怕是拼个两败俱伤，你看、你看……”

唐经天不用他说，当然也看得出来。他知道师兄会胜这场，但他也不愿意钟展得了胜利却受重伤。

唐经天缓缓说道：“让我试试！”说话之间，已是到了他们二人身边。笼手袖中，挥袖便向他们当中直插下去。衣袖本是柔软之物，经过他的内功运用，却似一面有弹性的盾牌，把钟展和奢罗分开了。

只听得声如裂帛，唐经天的衣袖裂开一幅，奢罗身向后倾，随即以时支地，一跃而起。钟展则是吐了口气，晃了两晃，这才缓缓站走身来。原来他们二人的内功，在这刹那，都给唐经天的衣袖接了去。

优昙松了口气，不由得对唐经天暗暗佩服，想道：“要是我拆解的话，纵然我不受伤，他们却是恐怕难免要受伤了。看来唐经天的内功造诣，是要比我较胜一筹。”

奢罗好胜心切，一跃而起，便即问道：“这一场怎么算？”唐经天微笑

说道：“ 你们未分胜负，我就把你们分开了。要是你不怪我多事，那就不用再比了。 ”

奢罗大喜说道：“ 唐掌门，你这个人倒是很好，我当然不会怪你。不过这一场既然算是平手，你可要和我的师兄再比一场唐经天道：“ 贵派的武功我是一向佩服的，武功不必比了。 ”

奢罗道 :“ 不行，不行，我的弟子已经输了一场，不比我们就吃亏定了。 ”

唐经天笑道 :“ 我已经说过贵派的武功非我所及，我是甘拜下风的了。 ”

奢罗道：“ 你认输也还是不行。我们万里远来，就是想见识见识你的功夫，好不容易请得动你的大驾，你又不比，我们岂个是如入宝山空手回？输赢不打紧，我这眼福的损失可就大了！ ” 他嗜武成迷，平生不事世务，说出话来，就像儿童一样的天真烂漫。

优昙皱皱眉头，说道：“ 唐掌门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胡嚷什么。 ”

奢罗瞿然一省，说道：“ 对，武学一门，有武比也有文比的。你不愿与我的帅兄动武，那就文比吧。你们可以在武学上彼此论难，我失了眼福也可以饱饱耳福。 ”

唐经天笑道：“ 武学也不比了。我懂得的绝不会比令师兄多。 ” 优昙忙道：“ 唐掌门，你太客气了。 ”

奢罗忍不住又嚷道：“ 武功不比，武学又不比，那你要比什么？ ” 唐经天道：“ 不敢说比，两位是天竺神僧，我想向两位请教佛法。 ”

奢罗怔了一怔，说道：“ 我可不会念经，师父虽然教过我，但一念经我就头痛。师父死了几十年，我早就连半句经文也都忘了。别扯上我，你要请教佛法，向我师兄请教。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正正经经比一场的好。 ”

优昙道：“ 我这师弟，除了练武，什么也不懂。唐掌门，你莫笑话他。 ”

奢罗道：“ 啊，唐掌门，莫非你所谓的 ‘ 请教佛法 ’ 也可以比试武功的，这我就当真不懂了。 ” 正是：

但愿干戈为玉帛，欲凭佛法指迷津。

## 第四十一回　路转峰回消戾气　水流云散悟禅机

唐经天道：“ 优昙法师，我想向你请教修习止观坐禅法要。 ” 优昙法师道：“ 啊，原来居上正在修习止观坐禅么？ ” 他听唐经天说出“ 止观 ” 二字，不觉心中微有愧意，想道：“ 武功我是比个过他了，沸怯的奥义，恐怕我也不如他参悟得那么透彻，莫作他是藉此点醒我么？ ”

唐经天道：“ 尝闻法门虽多，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内子生前，曾经力我讲过此一上乘佛法。可惜我领悟个深，此次闭关练功，仍是常被心魔所扰。经云：‘ 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 ’ 又云：‘ 须将一把铁扫帚，扫除自心之烦恼。扫得干干于净净，方名自净其意。当识铁扫帚者何，上观是也， ’ 法师是有道高僧，难得万里远来，请赐我一把铁扫帚。 ”

优昙法师面卜一红，说道 :“ 不敢，这把铁扫帚恐怕还得居士赐给我呢。”

唐经天道：“ 法师太客气了。我虽然曾得令师龙叶上人间接传经，怎比得上法师亲炙。 ” 原来唐经天的妻子冰川天女，生前曾以尼泊尔公主的身份，护法有功，得到当时的那烂陀寺主持龙叶上人赐以贝叶经文的。

奢罗法师听得半懂不懂，笑道：“ 你们莫谈佛经了，一谈佛经，我就头痛。唐掌门，你的意思是要和我的师兄比比坐禅吧？你就赶快比吧！师兄，你也莫推辞了，我不耐烦坐禅，你是有这份耐心的。这与唐掌门比上三天三夜又有何妨？ ”

优昙法师瞪他一眼，说道：“ 你懂什么？ ” 奢罗法师笑道：“ 我是不懂，所以只能由你和他比啊！ ” 心里暗暗欢喜：“ 比武功师兄未必能胜，比坐禅料想唐经天比不过他！ ”

孟华心里却是烦恼，冷冰儿、罗曼娜、桑达儿三人正在等他，唐夫人也未曾找着，不知她生死如何？唐经天要是和对方比武功的话，那还好些，如今比什么“ 止观坐禅 ”，那可就不知要比到什么时候了。

只见唐经天和优昙法师已盘膝坐在地上，距离在三丈开外，各自垂首闭目。奢罗法师仔细察视，知道唐经天并无暗运内功，他们二人的的确确是在比试坐禅。本来他还有一些顾虑，此际更是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了。

不过，看了一会，他可又不耐烦起来了。忽地坐到孟华身边，轻声说道：“ 老弟，他们坐禅，这有什么好看，你愿意和我谈谈武学吗？我有一事未明，想向你请教。你若向我请教，我也决不藏私。 ”

孟华知他本性纯朴，不知不觉，对他倒是有了好感，说道：“ 法师，刚才我对你的态度颇为狂妄，你莫见怪。要问什么尽管问好了。 ”

看罗法师面上一红说道：“ 其实我更狂妄，说老实话，以你现在的本领虽然未必胜得过我，但你的武学造诣，却是未必在我之下了。我曾经强逼你做我的弟子，你要是还在生气的话，先骂我一顿吧。要不然，由我先叫你一声师父，当作是向你赔罪也行。 ”

孟华不觉笑了起来，说道：“ 相骂无好口，还提它干吗。说老实话，谈到武学，我是应该向你请教的。 ”

奢罗说道：“ 好，咱们大家都莫客气，就算是彼此切磋吧。我有一事不明，先向你请教。 ” 孟华道：“ 何事？ ” 奢罗法师道：“ 那天我和你交手，你还不能克制我的金钵的。刚才你和我的弟子交手，他的金钵嵌有磁石，你也能够轻易击败他。我看得出你的内功造诣比那天又高许多了。别来不过半月，你说能精进如斯，可是另有名师指点？ ”

孟华说道：“名师没有。我不过重温一遍我以前学过的玄功要诀，觉得似乎和贵派的武学颇有相通之处，因而自行参悟而已。”

奢罗问道：“玄功要诀是哪位大师的著作？”

孟华说道：“那是敝国三百年前一位名叫张丹枫的武学大师留下的秘笈。”

奢罗心痒难熬，说道：“贵国张大侠的声名我是久仰的了，我只恨迟生几百年，不能向他请教。你既然学过他的玄功要诀，可肯给我说一说其中奥义？当然我不能占你便宜，我可以家师所得的内功心法和你印证。”

孟华心想：“中华天竺的武学交流可说是源远流长，少林派是武学正宗，溯本追源，也是天竺来华的达摩祖师传下来的。我拿玄功要诀与那烂陀寺的内功心法印证，张大侠地下有知，想必也不会责怪我的。”

他和奢罗都是在武学上已经很有造诣的人，彼此印证武学，虽然谈的都是奥义，却也不难领悟。奢罗听得如醉如痴，他的师兄正在和唐经天比试坐禅，他也完全不理会了。孟华本是心中有事的，但唐经天尚在坐禅，急也没有。不知不觉，渐渐也被奢罗所说的武学奥义吸引，心不旁骛。

他们在谈论武学的奥义，正在坐禅的优昙法师却在想到止观坐禅的精义。不过他的心头却是反而不能如他师弟的平静了。

优昙法师想到“止观”精义，不觉心中渐生愧悔之意。

何谓止观？简单的说，“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人的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形成的“结”，天台宗归纳为见思结、尘沙结、无名结。众生被烦恼所结缚，所以终日昏昏糊糊，扰乱不休。以“止”之功夫，能伏结惑，然仅能“伏”，而不能“断”。犹如以石壁草，故云“止”只是“伏结”的初步功夫；“观”即正观慧照，用智慧来观照，欲断除心中之烦恼，须观慧以断除之。如以利刀斩草除根，永不再生。故“观”者，乃断惑证真之正要，最初入手，非伏烦恼不可。烦恼伏，则“断”之易也。是知“非止不足以伏结”，“非观不足以断惑”。故经云：“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藉。”

优昙法师的武学造诣是天竺第一人，佛学的造诣则或许还不能算是“得道”的高僧，但也有慧根，否则他如何能继承龙叶上人作那烂陀寺的主持？此时灵台清净，智慧顿生，哪里还有与唐经天争胜之意。

他初时来意，本是要和唐经天印证武功，印证武功事属寻常，但却不免多少有点争强好胜之心，想到中华武学有一派就是源自天竺，他此来与唐经天论证武学，说不定可以和达摩祖师后先辉映。内心深处，所想的其实不是来“切磋”，而是来“布施”了。

但此时他心境渐趋空明，却是想道：“唐经天刚才所引的经文说得好：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何谓自净其意，吾第众生，凡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念念起于执著。如一布施，即谓我为能施，彼为所施，中为所施之物。三轮之体未空，憎爱之心难忘。思量分别，是非憎爱，即见思烦恼。我连见思结都未能破，做什么出家人？”

他听到孟华和他的师弟谈论，其中奥义有许多是他都未曾思索过的。不觉又再想道：“争强好胜，就是妄动无明。这少年也许从未读过佛经，但心胸的宽广，却是胜于我了。我身为那烂陀寺的主持，难道可以不如他吗？”

孟华扼要的讲述玄功要决，不知不觉己讲完了。抬头一看，日见西斜。不觉心里吃了一惊：“冷冰儿、罗曼娜她们一定等得不耐烦了。唐夫人也不

知找到没有？他们却不知还要比到几时？”心念未已，忽听得唐经天和优昙法师同时哈哈大笑，同时站起身来。

优昙法师朗声吟道：“日里看山西来意。”

唐经天应声答道：“不起一念须弥山。”

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半晌，优昙法师合什说道：“多谢居上当头棒喝，贫僧谨受教了。”说罢，便即带领师弟师侄，步出双华宫，飘然而去。众弟子都是莫名其妙的。

原来他们的对答乃是祥宗所谓的“机锋”，是因人因地而进行的一种对佛教哲理的探讨。有时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有时对不同的问题作出相同的回答，也有时对提出的问题不作回答的。隐蕴禅机，如何领会，端在闻者的妙悟。这两句佛揭也是借用禅宗的一个故事的。

据说有学人问高僧，“如何是佛祖西来意？”高僧答：“日里看山。”意思是：本来分明，只有不去看的人才会看不见。优昙法师希望天山派弟子不要对他误会，如今他“闻道”而去，来意其实是如“日里看山”一样明白。

那学人又问高僧：“不起一念，有过无过？”高僧答：“须弥山。”原来禅宗反对任何固定的、肯定的认识，如果有人把“不起一念”作为精神解脱的原则，执著在“不起一念”上，这个“不起一念”的念头本身也是不对的过失。所以高僧回答“须弥山”。须弥山是佛经中经常讲到的最大的山。意思是说，即使不起一念，不言不动，像须弥山那样，过失仍然是存在的。唐经天说这句话，他对“止观”禅理的领悟，显然是比优昙法师又进一层了。（按：此处解释，根据任继愈著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禅宗哲学思想略论》一篇。）

优昙法师等一干人走了之后，天山派三长老和第二代诸大弟子纷纷上前拜见掌门，祝贺掌门人“闭关练功”大功告成。唐经天道：“这位孟少侠今天帮了我们最大的忙，你们让他先说。”

孟华说道：“唐掌门，我要说的事情很多，但如今只能选择最紧要的三件事情先说。这三件事情也只能说个大概，详细情形，要以后才能禀告。”

唐经天道：“好，你说吧。”

孟华说道：“第一件，是令郎托我把崆峒派掌门人洞真子给他的一个锦匣转交给你。”

唐经天接过锦匣，脸上有点诧异的神情，不过他知道有紧要的事情还在后头，是以暂且不打开锦匣，说道：“多谢你了。第二件呢？”

孟华一个个字吐出来道，“贵派弟子段剑青是奸细！”

此言一出，天山派弟子都是不禁哗然！段剑青一入门虽然不到三个月，人缘却是极好。要不是孟华今天帮了天山派这样的大忙，只怕立即便会有很多人反颜相向。虽然如此，对他的话，也还是不相信的多。相信的少。

白英奇曾为他说段剑青是奸细的事和他打过一架，此际虽因孟华刚才救过他的性命不敢动怒，但也还是忍不住说道：“你说我的段师弟是奸细，何所见而云然？”

孟华还未回答，唐经天已在说道：“不错，我也怀疑他是奸细了。刚才有一个唐家的人跑到那个山洞暗算我，这个人就是段剑青带去的！”

这件事是掌门人亲口说出来的，天山派弟子无不大惊，不相信也要相信了。白英奇更是惶恐之极，连忙说道：“想不到段剑青如此丧心病狂，弟子失察之罪，罪该万死！”.

唐经灭道：“ 失察之罪应由我负。大家不要议论了，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这奸细抓回来！ ”

白英奇道：“ 请掌门把这差使交给我！ ”得到唐经天答允，白英奇立即挑选了十几个得力的同门，分头搜索。

唐经天道：“ 第三件事又是什么？ ”

孟华把段剑青串通了劳超伯伤害唐经天儿媳的事情说了出来，天山派弟子越发惊怒。不过劳超伯已经死了，唐夫人生死如何，却还未知。他们只能去找唐夫人了。

第二批弟子出发之后，孟华说道：“ 我还有一件私人的事，想要请示掌门。 ”唐经天道：“ 你说吧。 ”孟华说道：“ 唐大侠，你的关门弟子杨炎是我异父兄弟，我是想来认亲的。 ”

唐经天喜道：“ 那很好啊，你们兄弟相认了没有？ ”

孟华说道：“ 他还未相信我是他的哥哥。 ”

唐经天道：“ 赶快把炎儿找来！ ”

孟华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没找着杨炎。可以猜想得到，是给段剑青把他挟为人质，早就带出冰宫去了。

唐经天下了命令，叫留在冰宫的弟子都出去帮忙寻找。

孟华说道：“ 我有几位朋友正在等我，其中一位是冷铁樵的侄女，也是贵派少掌门夫人的记名弟子，我先去会见他们，把他们带来冰宫谒见你，可以吗？ ”

唐经天道：“ 当然可以。不过，你让他们自己来见我好了。你也应该去找你的弟弟的。 ”

孟华到了冷冰儿他们藏身之所，却已不见了他们踪迹。

孟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这个地方是最好的藏身之所，他们亦己和我约好不见不散的。难道，难道是出事了？ ”当下提一口气，用传音入密的内功，把声音远远送出去，叫道：“ 冷姐姐，罗曼娜，桑达儿！ ”

山风吹来，忽地听得隐隐有个微弱的声音回答道：“ 是孟大哥？快来，快来！ ”

这是罗曼娜的声音。她没有练过内功，声音不能及远，孟华伏地听声，方能听得出来，他心头怦怦乱跳，连忙循声觅迹，在一块冰岩下面发现了罗曼娜。

“ 这是怎么回事，冷姑娘呢？ ”孟华叫道，说了这两句话，他已来得近了。又再发现罗曼娜的身边还躺着一个人，是桑达儿。他衣裳满是血污，躺在地上，动也不动，看来伤得着实不轻。

罗曼娜如同见着亲人，蓦地就哭了出来，说道：“ 冷姐姐追那小贼去了。桑达儿给他打伤，不知是生是死。 ”

孟华无暇追问情由，赶忙上前把桑达儿扶了起来，把耳朵贴在他心房一听，吁了口气，说道：“ 还好，心脏尚在跳动。 ”当下拿出仅存的一粒小还丹纳入桑达儿口中，一面替他推血过宫，过了一会，桑达儿“ 哇 ”的吐出一口瘀血，会动弹了。“ 他，他还有得救么？ ”罗曼娜惊魂稍定，可还是十分担心。

孟华安慰她道：“ 我给他服了少林寺秘制的小还丹，他的瘀血亦已吐了出来，料想是没有性命之忧了。待会儿一定会有天山派的弟子找到这里来的，你可以请他们帮忙把桑大哥抬到冰宫疗治。 ”

说到这里，桑达儿已是悠悠醒转，张开了眼睛望着孟华，脸上现出又惊又喜的神情，但嘴唇开阖，却不知他说的什么。

罗曼娜在他耳旁说道：“是孟大哥救了你的性命，你别挂虑太多，安心歇一歇吧。孟大哥来了，事情一定会好起来的。”

“孟大哥，你、你……”桑达儿嘴唇里传来的微弱声音，孟华终于听得见了。“你赶快去追那小贼吧，冷姑娘只怕不是他的对手。唉，你快去吧，别理我了！”

孟华说道：“你别说话，让罗曼娜告诉我。天山派弟子就会来的，他们来了，我再去不迟。”桑达儿叫道：“不，不……”还想说话。孟华却一指点了他的穴道。

孟华用的是封穴止血之法，可以让桑达儿在熟睡之中恢复机能，对身体有益无害。安顿了桑达儿之后，这才有空去问罗曼娜的遭遇。

“你说的那个小贼可是段剑青？”

“除了他还有谁？”罗曼娜咬牙切齿他说道：“冷姐姐就是因为看见他才忍不住跑出去，桑达儿跟着跑出去要帮忙她，不料反而给他打了一掌。待我赶到这里的时候，只见桑达几躺在地上，冷姐姐和那小贼都不见了。”

“那小贼可是带着一个小孩子？”孟华连忙问道。

“不错，他拖着一个孩子，那孩子看来大概不过十一二岁，居然能够跟着他跑得飞快。”罗曼娜说道。

“他们是向哪个方向跑的？”

刚好在他问清楚之后，有两个天山派弟子已经找到这个地方。孟华无暇与他们细说详情，把桑达儿付托给他们照料，便即向罗曼娜所说的方向追踪。

他一口气翻过两座山头，也不知跑了多远，这才听见了金铁交鸣之声。

孟华居高临下，只见在一道凝固了的冰川所形成的冰裂疑缝旁边，堵截着段剑青去路的那个女子果然是冷冰儿。

他的弟弟杨炎站在一旁观战，看得似乎正是兴高采烈。

“咦，这坏女人也会使咱们的剑法。哈，她这一招我懂破法。剑青哥哥，让我帮你忙好吗？”

段剑青嚷道：“不好。这坏女人很凶，你可千万不能让她捉住。不过她是打不过我的，你站远些，看我惩戒她好了。”

“别相信他的话！”冷冰儿叫道：“我不是坏人，他才是真正坏人！好孩子，趁这机会，赶快跑回冰宫去吧！”

“谁相信你的鬼话！”杨炎扬起两个小拳头嚷道：“剑青哥哥对我这样好，你说他的坏话，你才是坏人！”

段剑青得意之极，纵声笑道：“冰儿，这孩子不会听你的话的。识趣的你别再与我纠缠，否则可休怪我不念往日之情！”

冷冰儿怒声斥道：“你骗我还不打紧，连一个无知的孩子也要欺骗。哼，你害我已经害得够了，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她的武功本是在段剑青之上，可惜伤还未愈，苦斗之下，渐渐连招架也感到为难了。她一咬牙根，拼着两败俱伤，骤下杀手！

冷冰儿一咬牙根，把全身气力都使将出来，身形骤起，唰的就是一招“玉女投梭”，向段剑青胸口刺去。

她拼着与段剑青两败俱伤，在劣势下突然反攻，剑势虽然凌厉之极，全身却是门户大开，丝毫不加防守。这样的打法，简直等于是把生命拿来当作

赌注。

孟华发现他们的时候，正是冷冰儿使出这一招两败俱伤的剑法之时。距离虽然还在数百步开外，但已看得清楚。他是个精通剑法的大行家，看见冷冰几突然使出如此险招，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要知凌厉的攻势必须有足够的内力配合，否则剑法纵然精妙，亦是无济于事。冷冰儿伤还未愈，只怕伤不了对方，反而自己送了性命。

距离还在数百步开外，孟华想去救她也来不及了！

但冷冰儿这一招却是大出段剑青意料之外，他想不到看来早已筋疲力竭的冷冰儿竟然还能发动如此凌厉的攻势，大惊之下，连忙横剑当胸，先防御自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只听得“■”的一声，果然不出孟华所料，冷冰儿由于气力不佳，双剑一交，她手中的青钢剑立即给震脱了手。这还幸亏是段剑青由于给她凌厉的剑法吓住之故，只敢招架，没有立即反攻。否则冷冰儿恐怕已有性命之忧！

段剑青打落了她的青钢剑，这才发现她确实已是强弩之末，惊魂一定冷笑说道：“好呀，你要拼命，那我就成全你吧！”一挺长剑，迈步上前，便施杀手！

孟华一声喝道：“给我撤剑！”此时他已来到百步距离之内，一枚铜钱打出，刚好打着段剑青的长剑，段剑青虎口一震，■啷一声，长剑落地。

孟华叫道：“快，快救小孩！”冷冰儿瞿然一省，也不知那里来的气力，斜身一跃，立即把杨炎抓住。

段剑青做梦也想不到孟华突然在这关键的时刻出现，惊魂未定，又吃一惊，不觉呆了。待他想起要赶快把杨炎抓作人质之时，已是迟了一步。

孟华看见弟弟已经脱离段剑青的魔掌，松了口气，喝道：“段剑青，你还往哪里跑？”正想上前捉拿他，不料又是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他没有想到杨炎早已给段剑青哄得帖帖服服，怎能相信冷冰儿是来救他？他给冷冰儿抓住，只道这个“坏女人”要来伤害自己，不假思索的就猛地给冷冰儿一拳！

杨炎虽然是个小孩，自幼在唐经天门下习武，气力可还当真不小，冷冰儿冷不及防，给他一拳击倒。伤上加伤，“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孟华又惊又怒，喝道：“炎弟，你好糊涂！”连忙飞快地扑上前去。

此事在孟华意料之外，却在段剑青意料之中。双方都向杨炎扑去，孟华和杨炎的距离较远，给段剑青抢快一步，又把他的弟弟抓到手中了。

段剑青冷笑喝道：“你再踏上一步，我活活捏死这个娃儿！”杨炎给段剑青单臂箍着颈项，几乎气也透不过来，惊惶迷惑到了极点，嘶哑着声音道：“剑青哥哥，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呀！”

孟华停下脚步，气得发抖，段剑青喝道：“退后三十步，再和我说话！”孟华无可奈何，只好继续后退。

回过头来，只见冷冰儿面如金纸，正在揩抹嘴沁出的血丝，以剑支地，颤巍巍地站起来。孟华过去将她扶稳，说道：“冷姑娘，你怎么啦。”他最后的一颗小还丹已经给了了罗曼娜，面对着重伤的冷冰儿，当真是束手无策。

冷冰儿喘过口气，缓缓说道：“小孩子不懂事，别怪你的弟弟。”

孟华气怒之极，转身喝道：“段剑青，冷姑娘倘若有甚不测，我非要你性命不可！”

段剑青哈哈笑道：“你要我的性命，那不打紧。可你弟弟的性命呢，你

还要是不要？”他自恃有“护符”在手，料想孟华不敢硬来。

杨炎失声叫道：“什么，这人真的是我哥哥？”

段剑青冷冷说道：“不错，要不是因为你是他的弟弟，我何必把你当作小祖宗一样服侍？嘿嘿，那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早就提防会有今日之事呀！”

孟华怒道：“你真是无耻之尤，骗了一个无知的小孩，还是自鸣得意。”

杨炎叫道：“什么，剑青哥哥，原来是你在骗我么？但你和我说过，是他们说谎话的！”

段剑青喝道：“是我骗你又怎么样？我再给你上一课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课在唐经天门下是学不到的。”

冷冰儿说道：“孟大哥，你放心，我一时死不了的。就是死了，你也无须定要为我报仇。只要他肯放你弟弟回来，你就饶了他吧。”

孟华咬一咬牙，说道：“好，段剑青，念在你的叔叔是我恩师，你把我的弟弟交还给我，我让你走！”

段剑青哈哈笑道：“交还给你？哪有这样容易！”

孟华说道：“我已经答应不杀你了，你还想要怎样？”

段剑青道：“你不杀我，还有别人想要杀我。”

孟华哼了一声，说道：“我可不能给你做保镖。”

段剑青道：“谁要你做保镖？你说的话我都不敢深信呢，何至于要请你做保镖？”

孟华皱眉说道：“那你到底想要什么，爽快地说！”

段剑青笑道：“现钟不打，反去炼铜，天下没有这种道理。”孟华怒道：“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把我的弟弟挟为人质了？”

段剑青道：“不错，这是第一件。”孟华道：“哦，还有第二件吗？”段剑青道：“不错，你要保全你弟弟的性命，还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孟华道：“什么事情？”

段剑青道：“你替我阻挡追兵，要是有天山派的弟子追到这里，你骗他们到别的地方去。”

孟华怒道：“我不能答应，哼，你信不过我，我又岂能信得过你？我怎能让你把我的弟弟带走，还要替你阻挡追兵！”

段剑青冷笑道：“好，你不答应，那你是不想要你的弟弟了！”手上加了把劲，杨炎给他捏得嚎叫起来。

孟华喝道：“放开手，有话好话！”

段剑青笑道：“有商量了吧？但我可是铁价不二，你别讨价还价。”

杨炎忽然嘶哑着声音说道：“剑青哥哥，我愿意跟你走。”孟华吃了一惊，叫道：“你不能跟他走，你不知道他是要害你的吗？”

杨炎说道：“我只知道剑青哥哥对我好，他是因为打不过你，逼于无奈才恐吓我的。你虽然说是我的哥哥，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我也不能相信。”

段剑青得意之极，纵声笑道：“你听见没有，你的弟弟自己都愿意跟我走呢！”说罢，便要举步。

孟华伤心之极，大怒喝道：“好，你走给我看！你一走，我不顾一切定要把你杀掉！”

段剑青给他一吓，心里想道：“要是他当真不顾一切，我决计逃不出他的掌心。”只好停下脚步，苦笑说道：“你不肯相信我，我也不敢相信你，

那怎么办呢？”

冷冰儿忽他说道：“你把这孩子放回来，换我做你的人质。”

孟华吃了一惊，叫道：“不能这样！”

冷冰儿道：“我想过了，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孟华说道：“我不能因为要救一个人却另外害一个人。何况你的伤急需疗治。冷姑娘，你别为我的事操心，安心养伤要紧。”

冷冰儿道：“你放心，我的伤还死不了，不过恐怕也是难以活得久长的了。但一年半载大概还可以活的。拿我有限的生命换回你的弟弟，不是很值得吗？有一年半载的时间，剑青，你也可以逃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去了。拿我换作人质，对你还有一个好处，你可以不用害怕我叔叔的手下和你为难。”

孟华听她说出“难以活得久长”这话，不由得心痛如割，叫道：”我决不能让你这样做！这孩子认贼作兄也值不得你换他性命。”

冷冰儿微笑道：“孩子无知，你可不能怪他。”

段剑青听她说得“有理”，低下头来思量，但过了一会，仍是说道：“不行！”他是害怕冷冰儿未必能如她所说活得到一年半载，要是未曾逃至山下，就死掉呢？自己岂不是全无所恃？倒不如抓着现成的杨炎做人质了。

冷冰儿道：“你是觉得拿我做人质还不能放心吧？好，那我还有一个主意。”

段剑青道：“什么主意？”冷冰儿道：“你和孟大哥彼此都不能相信对方，那么由我陪你和这孩子一起下山，到了山下，你认为是可以安全的时候，才放我们回来。”

这办法无异是让段剑青多一个人质，段剑青大喜说道：“这个主意倒还不错，我可以接受。”心想：“你们都被我抓在手中，什么时候让你们回来，那可由不得你作主了。”

孟华叫道：“这更不好，冷姐姐，你怎能把自己也送进虎口？”

冷冰儿道：“但事情总得想个办法解决呀，这个办法你不同意，那就让我再和剑青商量吧。”说罢，以剑连鞘当作拐杖，忽地向段剑青走去。

段剑青喝道：“你干什么？”冷冰儿喘着气缓缓说道：“我有私话和你说。站得太远，说话吃力。”她本来是靠在孟华附近的一棵树上，与段剑青的距离约在三十步开外的。

孟华叫道：“不可！”迈前一步，伸手去想把冷冰儿抓回来。冷冰儿闪身说道：“孟大哥，有你在这里，还怕他吃掉我吗？事情总得解决，让我和他商量好些。”

段剑青喝道：“刚刚和你约好的，你又犯禁了！赶快给我退下，否则可休怪我难为你的弟弟。”刚才段剑青是要孟华和他的距离保持在三十步开外，方肯与他谈判的。

孟华一来是投鼠忌器，二来听得冷冰儿也那么说，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原位，叹口气道：“冷姑娘，你吃他的亏还不够吗，还要送上去上他的当？”

段剑青嘻皮笑脸他说道：“孟华，你没听见她是有私语要和我说吗，你好意思上来偷听？我们的私事也用不着你来多管，何必气成这个样子？对啦，冰儿，我们到底是曾有过一段情份，事情总可以商量得出一个结果的。”

冷冰儿对他的口舌轻薄，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把连鞘的长剑当作拐杖，支撑自己，缓缓前行，不知不觉来到了段剑青的身边了。

段剑青见她这副样子，担心只是恐怕她活不了几天，做不了自己的人质，

对她哪里有丝毫提防之意？
　　冷冰儿走到他身边，忽地尖叫一声，像是支持不住的模样，突然连人带剑，摔倒地上。
　　孟华这一惊非同小可，这一瞬间，哪还顾得什么“禁约”，慌忙叫道：“冷姑娘，你怎么啦？”飞步抢上前去。
　　就在他失声惊呼的同一瞬间，段剑青也是蓦地一声惊呼。他的吃惊似乎还在孟华之上。
　　原来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同一瞬间突然发生了！
　　他本来是单臂围绕着杨炎的颈项的，冷冰儿忽地摔倒，他不觉吓了一跳，分了心神，杨炎趁这时机，突然张口一咬。他刚才口口声声的说是愿跟段剑青，其实只是想骗段剑青不那么留神的防备他！
　　这一咬几乎咬掉了段剑青手背一块肉，段剑青手一松，他立即又是一个肘锤，向段剑青胸口撞去。
　　与此同时，冷冰儿在地上一滚，连鞘的长剑也打向段剑青的膝盖！
　　原来冷冰儿虽是伤得不轻，却没她装出那么严重。她和杨炎一样心思，故意如此来松懈段剑青的防备的。
　　她知道段剑青唯一的护符就是杨炎，决不肯轻易杀掉他的。是以决意冒这个险，在段剑青还未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前猝然发难。无巧不巧，杨炎也是同一时间发难。配合得正到好处。
　　杨炎这一时正锤正撞中段剑青心口，可惜他的年纪小、气力弱，否则只怕这一锤地就可以把段剑青撞晕。但段剑青虽没给他击晕，亦己给他挣脱了。
　　段剑青痛得哇哇大叫，腾的一脚就踢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冷冰儿那把连鞘的剑亦已击中段剑青膝盖，一个打滚，把杨炎抱到怀中了。
　　冷冰儿打中了段剑青，段剑青那一脚也踢中了冷冰儿。不过在给他踢中的时候，她已是转过了身，牢牢地抱着杨炎。段剑青踢着她的背心。丝毫也没有伤着杨炎。
　　这一脚是段剑青在暴怒之下，用了全身的气力踢来的，幸亏他的膝盖先给敲了一敲，踢中冷冰儿时力道已减了一些，但冷冰儿伤上加伤，已是禁受不起了。
　　“咕咚”一声，冷冰儿抱着杨炎在地上打了个滚，跌落那条干涸的冰川裂缝。
　　这几下子兔起鹘落，吓得孟华都不觉呆了！待他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时，已是迟了一步。
　　此时孟华当然是先行救人，无暇擒敌。段剑青失了人质，看见孟华飞步跑来，亦是吓得魂飞魄散，顾不得膝盖疼痛，慌忙拔脚飞逃。
　　还好裂缝不是太深，孟华跳下去一看，只见冷冰儿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嘴角满是血污。他的弟弟倒是没伤，伏在一旁，惊得呆了。孟华背着冷冰儿，抱着弟弟，施展壁虎功爬出冰窟。
　　孟华手掌贴着她的背心，给她舒筋活胳，几乎冷得僵了的冷冰儿渐渐苏醒，张开了眼睛说道：“好在终于把你的弟弟救回了。孟大哥，我求你一件事情。”
　　孟华含泪说道：“冷姑娘，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冷冰儿道：“你别顾我，赶紧替我报仇。别让那小贼跑了！”
　　杨炎惊魂稍定，“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叫道：“冷姐姐，都是我害了

你！哥哥，你打我吧！”

冷冰儿脸上绽出笑容，说道：“好了，你们兄弟终于相认，我高兴得很。你别自责，我一点也不怪你。”

孟华说道：“炎弟，你知错就好。哭是没有用的，你快去找人来吧。”

冷冰儿道：“不，你们先别理我。孟大哥，你答应过给我报仇的！”

孟华进退两难，杨炎忽道：“哥哥，你去抓那个坏蛋吧。我和冷姐姐回去，我跑得很快的。”说罢，立即把冷冰儿抱了起来，回头就跑。孟华料想他在归途中必然会碰上天山派的弟子，于是也就放下心去追段剑青了。

不知不觉是暝色四合，月出东山。孟华一口气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程，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远远望去，不见人影。

孟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此人功力深厚如斯，天山四长老之中，只怕只有钟展才能比得上他。唐掌门和钟长老都还在冰宫，他是谁呢？”心念未已，跟着又听得一声大吼，震得孟华的耳鼓都有点嗡嗡作响。可仍然未见人影。但吼声虽然猛烈，却也掩盖不了那清劲的啸声。

孟华知道佛门中有一种狮子吼功，心里想道：“随着啸声之后的吼声大概不是奢罗所发就是优昙所发了，难道他们又在和什么高人较量？”

孟华本来无意去管闲事，但既然找不着段剑青，一时好奇心起，忍不住就向啸声起处跑去，看个究竟。

啸声吼声忽地同时停止。只听得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朗然说道：“禅师何所见？来去两匆匆！”

孟华又喜又惊：“原来是缪大侠！”

跟着听得优昙法师的声音说道：“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

孟华加快脚步，距离又近了许多，隐隐看得见那边的人影了，定睛看去，站在那边山上的两个人果然是优昙法师和缪长风。优昙法师背后影绰绰的有许多人，无法仔细辨认，但料想也是跟随优昙法师回去的那一批天竺来客了。只听得缪长风和优昙法师一个哈哈笑道：“妙哉，妙哉！”一个合什赞道：“善哉，善哉！”跟着却是奢罗法师的声音说道：“佛偈我不懂，缪居士，你的狮子吼功更胜于我，我是服了！唉，我如今方知中华之大，果然是不少能人！”

原来缪长风正是从大竺回来的。

天竺两神僧意欲唐经天切磋武功，此事早在一年之前，唐经天已经得知消息。他们曾托一个游方的苦行僧来向唐经天致意，初意是想请唐经天到那烂陀寺去，要是唐经天不能前往，他们才来。

唐经天虽不欲与他们争强赌胜，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使者前往沟通消息，因为那苦行僧往波斯云游去了，他只是顺便替天竺二神僧带个口信来的。只好暂且搁下，不予回复。在唐经天以为，他们是要等待自己回复去是不去他们才决定来是不来天山的，因此无须急急。

待到唐经天准备闭关练功之前，可有点担心他们不请自来。不过使者的人选，可仍是大费踌躇。

缪长风得知此事，忽动游兴，自告奋勇，替唐经天充当使者前往天竺。同时他自己也有点意思想见识见识天竺两神僧的武功究竟如何。

到了那烂陀寺，方知正巧这两位神僧是在他来天竺途中的时候，已经离开那烂陀寺，前往天山去了。他们是五天之前离开的。

唐经天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缪长风当然必须立即赶回来了。

此际他碰上了这两位神僧正在下山，一见优昙法师法相庄严。神气祥和，便知纵使有过比武的事情，也已和平终结。不过他还有点不放心，于是在和奢罗比试过狮子吼功之后，再用言语试探，问他们有何所见，又何以来去匆匆？

优昙法师答以“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这是一种佛门修为的上乘境界，到了这境界，是既破“我执”亦破“法执”，（禅宗认为，本身主观的执著是“我执”，坚持客观事物的规律是“法执”。）是既无“境”，也无“人”。（佛家称为“人境两俱夺”）既然到了这种境界，哪还会计较胜败荣辱、鸡虫得失？

一笑息纷争，优昙法师带领他的从者飘然去了。

孟华看见客人离开，即加快脚步跑去，现出身形。

他在两年前和缪长风比过剑，情知缪长风对他的误会尚未消除。一时间要解释这个误会，也不知从何说起？

正当他琢磨在如何“说起”，而“缪大侠”三个字尚未吐出口之时，却有一个先叫“缪大侠”了。

这个人是段剑青！正是：

恩仇犹未了，陌路又相逢。

## 第四十二回　无尽疑团翻旧案　突生奇变接新娘

原来段剑青躲在一块形似屏风，高约数丈的岩石后面，他看见了孟华，孟华还没看见他。他的躲藏之处，和缪长风的距离也还有百步之遥。

段剑青突然跑了出来，叫道：“缪大侠救我！”

缪长风吃了一惊，问道：“什么事情？”

此时孟华已经现出身形，正在向着缪长风这边飞跑来，缪长风看见他了。段剑青指着正在跑来的孟华说道：“这小贼要杀我，他、他是杨牧的儿子！”

缪长风道：“我知道，你躲开！”

孟华连忙说道：“缪大侠，别相信他的鬼话，他才是奸细！”

他恐怕段剑青乘机溜走，展开八步赶蝉的轻功，几个起伏，已是追到了段剑青背后，意欲先点了他的穴道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缪长风一声大喝：“好小子，在我的面前还敢猖狂？撤剑！”

段剑青溜滑之极，他故意装出心慌意乱的模样，并不是笔直的向缪长风跑去，而是斜窜一边，引孟华向他追杀，这就使得缪长风也要给他引来，对孟华施展杀手了。孟华本应立即止步，向缪长风解释的。虽然未必能够取得缪长风的相信，也总比较好些。如今他正中段剑青的诡计，缪长风当然是更相信段剑青的话了。

声到人到，大喝声中，缪长风出剑如电，力贯剑尖，还未到孟华的身上，孟华已是感到一股沉重的压力。在这性命俄顷之际，孟华只好施展浑身解数抵挡。双剑相交，孟华连退三步，只觉胸中浊气上涌，几乎窒息。不过他的剑可没脱手，而且还能够把缪长风的剑拨过一边。

缪长风用到八成以上的功力，本来以为定然能够打落孟华手中的剑的，这一下倒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他不由得心头一凛，想道：“两年不见，这小子的功力竟然精进如斯，剑法也比以前更为精妙了。怪不得他敢趁着冰宫有事之际，跑来捣乱、行凶！”

孟华吐出一口浊气，刚要说话，缪长风已是又攻过来，唰唰唰连环三剑。

孟华凝神应战，徐徐出剑，化解缪长风的攻势。缪长风也不由得赞了一个“好”字，说道：“好，你已经得了重、拙、大的剑诀秘奥了。只可惜你的剑法虽然学得很好，做人却不学好！”

缪长风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孟华可是有苦说不出来！”要知缪长风的剑法与内功，差不多都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孟华和他相比，还是相去甚远的。要不是他机缘凑巧，业已得到中华、天竺的上乘武学心法，对“重、拙、大”的三字诀又有了进一步的领悟，恐怕他在缪长风的重手法攻击之下，早已落败了。他如何能够分心说话？

不知不觉，两人已是剧斗至百招开外。缪长风见他的奇招妙着层出不穷，暗暗称奇。心里想道：“我倒要看看这小子究竟还有多大本事？”

三百招过后，孟华迭遇险招，正自叫苦。忽觉对方长剑上的压力似乎松了一些，他方才能够继续招架。不过缪长风的攻势依然十分凌厉，孟华要是稍有不慎，只怕仍会伤在他的手里。处此情形，孟华惟有心无旁骛，凝神应战，不知不觉，也似缪长风一样，目中所见，只是对方在自己面前移动的剑尖，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原来缪长风对孟华的身份，自那次在小金川云紫萝的墓前和他分手之

后，一直都是有点疑惑不定。那次交手，孟华保护杨牧逃走，但当杨牧的一伙要和他联手围攻缪长风之时，他却又把他们赶走。以至使缪长风莫名其妙。而也正是因此，那次缪长风与他卑打独斗，才故意不肯伤他，反而指点他上乘剑法的诀窍的。

这次他听信了段剑青的谗言，心中也还有怜才之意，不想取了性命，只想把他擒获，问出原由。但越斗对孟华的剑法越是惊奇，渐渐连这个念头也忘记了。

两人也不知斗了多少时候，缪长风忽地瞿然一省，心里想道：“我虽然不是继续用重手法，但斗了这许多时候，要是再斗下去，只怕这少年不死也得大病一场。”喝道：“好小子，你还不服输吗？”一招“三转法轮”要把孟华的宝剑绞出手去。

哪知孟华已是斗得昏头昏脑，根本不去琢磨缪长风的用意，一见对方使出“三转法轮”，这一招正是他融会贯通了天竺、中华的上乘武学之后，从原有的剑法自加变化，自觉最有心得的一招。忽见缪长风使了出来，不知不觉的也就迅速的还了一招“三转法轮”。

双剑一交，缪长风只觉对方的一股牵引的力道使得恰到好处，自己的长剑反而给他引出外门，不禁吃了一惊，连忙用重手法压住，正想打落他的宝剑，忽听得有人大叫道：“缪大侠住手！”

来的是白英奇。

缪长风化解了孟华剑尖那股盘绞的力道，让他退下，回过头来，愕然问道：“英奇这是怎么回事？”

白英奇只能长话短说：“这位孟少侠是我们天山派的恩人，他是来帮忙我们捉拿奸细的。”

缪长风吃了一惊，说道：“谁是奸细？”

白英奇道：“说来惭愧，正是我那新入门的师弟段剑青。掌门人和家师都给他骗了。”

缪长风呆了半晌，说道：“真是意想不到，我也给他骗了。他的叔父不是段仇世吗？”

白英奇道：“这倒不假。但可惜他有一个好叔父，自己却不学好。唉，起初我也不相信他是奸细的，如今证据确凿，我是不能袒护他了。缪大侠，你可曾见过他么？你和这位孟少侠又是怎样打起来的？”

缪长风甚为难过，叹口气道：“我上了这小子的当了，他作贼喊捉贼，我竟然做了他的护符。”原来段剑青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白英奇道：“孟少侠，你累了整天，先回去吧，我去抓这奸细。”

孟华问道：“炎弟和一位冷姑娘已经回到冰宫了么？”

白英奇道：“我是在半路上碰上他们，送他们回到冰宫之后，我才出来寻找你的。”

孟华道：“那位冷姑娘怎样了？”白英奇道：“钟师伯已经给她治伤，伤得虽然不轻，生命是可以无碍了。”

孟华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抬头一看，只见月影西斜。原来他已是不知不觉斗了约莫三个时辰。“恐怕他早已走得远了，白师兄，我向你讨一个情，就让他去吧。”

白英奇诧道：“他陷害你，你反而替他求情？”

孟华说道：“不错，我有三位师父。大师父卜天雕不幸早已去世，三师

父是丹丘生。段剑青的叔父是我的二师父。”
缪长风连忙问道：“你姓孟，不是姓杨？”
孟华说道：“我一直以为我姓杨，直到去年，我在拉萨碰上生身之父，我才知道姓孟。”
至此，缪长风方始恍然大悟，失声叫道：“原来令尊是孟元超孟大侠么？”
孟华说道：“小侄惭愧得很，活了十八岁，方知生身之父是谁。那年在小金川冒犯叔叔，请叔叔恕罪。”
此言一出，缪长风心里的疑团登时迎刃而解，孟元超与云紫萝的爱情悲剧，他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一个人，至此自是无须加解释了。他喜欢得跳了起来，紧紧抓着孟华的手，说道：“恭喜你们骨肉团圆，我也真是太糊涂了，早就应该想到你是谁的。令尊好吗？”
孟华说道：“好。舍弟多蒙叔叔抚养之恩，小侄这次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前来天山拜见叔叔和唐掌门的。”
缪长风道：“你们兄弟已经见过面了？”
孟华笑道：“他初时还不相信我是他的哥哥呢。”
缪长风听他说了兄弟相认的经过，喟然叹道：“都是我的不好，回来迟了一天。”
白英奇也在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说道：“好在如今都已水落石出，雨过天晴了。敝派自掌门人以下，还在冰宫等候孟兄消息，请孟兄和缪大侠先回冰宫再说吧。”
途中孟华向白英奇询问：“唐夫人找到了没有？”
白英奇道：“已经找着了。这次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敝师嫂不仅被劳超伯掌力所伤，还中了那姓唐的喂毒暗器，幸亏发现得早，要是稍迟一些时候，恐怕就没有救了。”
孟华知道天山派的碧灵丹是拔毒圣药，听白英奇的语气，料想唐夫人已是可保性命无忧，甚为欢喜，说道：“唐夫人和冷姑娘都已到了冰宫，那我可以完全放心了。”
白英奇道：“这次孟少侠不仅在比武中为敝派争回体面，还救了我们少掌门夫人性命，我们都是感激得很。”
孟华说道：“我也曾得过唐大侠指点之恩，白兄这样客气折煞我了。”
回到冰宫，唐经天和一众弟子果然都未睡觉，等他回来。听说段剑青逃脱，一众弟子均表愤怒。
唐经天道：“孟少侠说得好，让他有最后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孟少侠，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已知道了。你累了一天一夜，先去睡觉吧。”那是罗曼娜、冷冰儿、唐加源妻子等人告诉他的。
这一觉孟华睡得十分酣畅，直到天黑方始醒来。
双华宫内，夜深人静，有两个人正在促膝长谈。一个是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另一个不用说就是孟华了。
孟华睡足了觉，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容光焕发；唐经天的面色却是若有隐忧。
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只锦匣。这只锦匣是崆峒派的掌门人洞真子交给唐加源带回天山给他的父亲，而唐加源又转托孟华带来的。
孟华看见唐经天把锦匣摆在他的面前，不觉心中一动，想道：“唐大侠想必是要和我谈三师父的事了。唉，此次天山之行，我固然是因祸得福，但

三师父的灾星未脱，他的祸事可还得仰仗唐大侠的力量化解呢，我怎能忘了？”

孟华的三师父丹丘生本是崆峒派弟子，不知什么缘故，被崆峒派逐出门墙的。如今崆峒派还要找他算帐。孟华料想崆峒派掌门人送来的这个锦匣，必然和他三师父有关。

唐经天似乎知道他的心意，首先挑起话头：“听说丹丘生也是你的师父，你跟他在石林学艺，住了将近十年？石林号称‘天下奇观’，可是个好地方啊！”

孟华说道：“可惜我的三师父已经被逼离开石林了。”唐经天道：“我知道。我正是想和你谈这件事情的，不过在谈此事之前，我想先问你另一件事。这是关于你的武功来历的，不知你可愿意告诉我么？”

孟华说道：“唐掌门就是不问，弟子也要禀告的，唐掌门想问的，想必是对弟子的剑法起了怀疑吧？”

唐经天道：“不错。你的剑法精妙之极，崆峒派剑术最高的洞冥子恐怕也比不上你。你的剑法固然是得了崆峒派的精华，但更多的地方却是和我的天山派剑法有相通之处。我知道你曾经得过金大侠的指点，不过恐怕也未必尽是金大侠指点之力吧。”

孟华说道：“唐掌门明察秋毫，弟子的确是在石林曾有奇遇。在剑峰上找到了前代大侠张丹枫晚年所创的无名剑法。”唐经天笑道：“这就怪不得了。你可知道这位张大侠正是我们天山派的始祖么？”要知天山派虽然是张丹枫的弟子霍天都所创，张丹枫为了成全弟子的声名，自己不愿居功，但天山派还是奉他为始祖的。

孟华说道：“弟子正是为此，意欲把张大侠所留的剑法归还贵派，并请掌门恕我擅自偷学之罪，准许我做个记名弟子。”

唐经天笑道：“这是你的福缘，也是我们的喜事。张祖师晚年所创的剑法由你而得重现人间，我感激你都还来不及呢！不过说到要做我的记名弟子，那我可是不敢当了。你是张祖师的隔代弟子，我和你还不知差了多少辈呢！”

孟华惶然说道：“唐掌门何出此言，折煞弟子了！我不过无意中得窥祖师的秘笈，焉敢以他的弟子自居？但求掌门许我作记名弟子，对我来说，已经是非份之想了。”

唐经天好像是在作认真考虑，想了好一会子，方始道：“论理我不能做你的师父，再说令弟已经是我的关门弟子，在我的名下，即使是记名弟子，也不该再有的了，不过目前我碰上的这件事情，要是让你替我作鲁仲连，却正是最好不过。既然我要你代表我，你也是该有个名义。这样吧，由我来开武林前例，禀告祖师，收你为天山派的记名弟子。你是天山派的记名弟子，但并非我的记名弟子，这两者是大有分别的。天山派的记名弟子不拘辈份，各自论交。我和你可以算是平辈……”

孟华连忙说道：“那怎么可以？”

唐经天笑道：“有何不可？我以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要是谦抑自下，那你也可以和英奇他们平辈论交。其实拘泥什么辈份之分，胸中便有所障，你我何必定要随俗？”

孟华暗自想道：“他刚才说的那件什么事情，想必就是有关我三师父的事了。为了三师父的缘故，我只好姑且僭越吧。”说道：“多承掌门厚爱，弟子愧不敢当。只好作为权宜之计吧。”

唐经天笑道：“ 刚刚说好和你平辈论交的，你怎么又自称弟子了？快改称呼。 ”

孟华想起一事，说道：“ 请掌门准许我在私底下以晚辈自居。说起武功秘贫，晚辈还有一事禀告。那位罗曼娜姑娘，不知已经见过掌门没有？ ”

唐经天道：“ 她和冰儿都已见过我了，你说的可是那本古波斯文的武功秘笈？ ” 孟华说道：“ 正是。晚辈不懂波斯文字，意欲献给唐掌门。 ”

唐经天笑道：“ 别人平生难得有一次奇逢，你却有了两次。这部波斯秘笈的来历，我早就知道。不过不知道它是落在瓦纳族的罗海手里。这部秘瘦和张祖师的玄功要诀同样珍贵，与你有缘，应该属你。至于说到你不懂得波斯文字，这个容易。 ”

孟华道：“ 请掌门指教。 ” 把那本波斯文的武功秘笈递了过去。唐经天翻了一翻，说道：“ 少年时候，我曾经学过波斯文字，可惜多年没有机会使用，早已荒疏。不过，这本秘笈，大概我还可以读得懂十之七八的。我想武学之道，中外本可相通，难解的地方，咱们一起琢磨琢磨，或许还是可以参悟的。 ”

孟华说道：“ 学武功的事无须着急，这本秘笈请掌门拿去慢慢参详，有机会的话，下次我再来向掌门领教也还不迟。 ”

唐经天知道他的心意，说道：“ 你三师父的事情固然紧要，但你也用不着这样快就离开天山。 ”

孟华以为他要接下去说崆峒派的事的，唐经天却一转话头，跟着问道：“ 另外，就是你们兄弟的事了。依我之见，令弟武功尚未学成，不如过几年你再接他回去。你意下如何？ ”

孟华说道：“ 家父命我探望舍弟，如今我们兄弟已经相认，晚辈回去告诉家父，料想家父亦可安心。舍弟得掌门教养成材，那是最好不过。 ”

唐经天道 :“ 好，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多住一个月。然后替我到崆峒山去。”

孟华精神一振，料想是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连忙问道：“ 掌门要我前往崆峒，可是为了我的三师父之事么？ ”

“ 不错，现在我可以把崆峒派掌门给我这个锦匣的内容告诉你了。 ” 唐经天打开锦匣，把一封信先取出来，说道：“ 这是洞真子给我的私函，但你也不妨拿去看看。 ”

孟华听说是私函，便道：“ 还是请掌门把可以让我知道的告诉我吧。 ”

唐经天道：“ 信上写的都是可以让你知道的。不过这封信写得太长，由我讲给你听也好，可省你读信的时间。 ”

“ 洞真子定于明年三月初召开崆峒派的门人大会，他已是年过七旬，准备在这个会中立继任掌门人。是以特地邀请我去观礼。 ”

武林的大门派立掌门人，按规矩是要邀请各派名宿观礼以昭郑重的。不过这只是对该派的“ 大事 ”，对外人而言，却是很普通的事，一点也不稀奇。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 就只是为了此事么？ ” 唐经天笑道：“ 少安毋躁，这只不过是个引子。 ” 再听下去，孟华可就禁不住吃惊了。

唐经天继续说道：“ 这是一个选立掌门人的大会，也是一个清理门户的大会，洞真子告诉我，这两件事情将同时办理，但这两件事情恐怕也都会引起纠纷。所以他不但是请我去观礼，同时也是请我去主持公道的。 ”

孟华吃了一惊，说道：“ 清理门户，那是要对付我的三师父吧？ ”

唐经天道：“ 不错。这件事情令我很感为难。是以我想来想去，觉得还

是由你替我走这一趟好些。”

孟华说道：“我的三师父早已给他们‘逐出门墙’，还需什么‘清理门户’？”

唐经天道：“立掌门人何以会引起纠纷，洞真子没加解释，但对于后者，倒是有所解释的。不错，尊师是在三十年前己被他们‘逐出门墙’，但这件案子却还没有了结。”

孟华愤然说道：“家师甘忍被逐之辱，遁迹石林，已经是避开他们了。我真不懂为什么还不能算是了结？为什么他们还要一再欺侮我的师父，逼得他无立足之地？”

唐经天道：“据洞真子的解释是，最初他是觉得家丑不宜外扬，所以在尊师案发之时，他给的处分只是逐出门墙，理由也没有对外宣布，但据说你的三师父脱离崆峒门户之后，仍是怙恶不俊。——对不起，我是用他信中的说话，你莫见怪。——另一方面，崆峒派的长老们又一致要求在新掌门确定之日，把这件旧案彻底了断。意思即是要用清理门户中最重的一种处罚来对付你的三师父了。”

孟华又气又怒，说道：“那是说他们要取我的三师父的性命了？”

唐经天道：“恐怕是这个意思了。”

孟华道：“我的师父到底犯了什么弥天大罪？”

唐经天道：“这是一个疑案，说老实话，目前我还不敢轻率的就下论断。”神气间似有难言之隐。孟华想起“家丑不宜外扬”这一句话，这句话在洞冥子口中说过，如今在洞真子的信中也这样说了。“难道三师父真的曾经做出什么见不得人之事？不，不，三师父绝不会是他们说的那种！虽然我不知道其中有何跷溪，但我敢相信三师父一定是受了诬陷！”不过由于有所谓“家丑”的阴影藏在心头，弟子自是不便向外人查问师父的“丑事”。

唐经天也似乎是在一时之间还未能决定该否告诉孟华，但他还是说道：“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待会儿再告诉你。现在我先告诉你另一件事情。”

孟华问道：“什么事情？”唐经天道：“据洞真子说，他已得到风声，金大侠准备替你的三师父调停此事。”

孟华喜道：“有金大侠出头，事情就好办了。”心知此事定是金碧漪的功劳，替他代求父亲出头调停此事的。他和金碧漪分手数月，听到这个消息，不觉倍增思念：“明年三月的崆峒派大会，金大侠是一定要去的了，只不知漪妹会不会跟她爹爹同往？”他是希望能够在崆峒山见着金碧漪的，否则的话，见面之期，又不知要推迟到什么时候了。

孟华正自心里欢喜，忽听得唐经天叹了口气，说道：“你喜欢得太早了，我只怕是节外生枝，适得其反。”孟华吃惊问道：“为什么？”唐经天说道：“崆峒派得知这个消息，上下人等都是十分激愤，不满金大侠包庇他们的‘逆徒’。是以洞真子一定要我出山主持公道。”

孟华冷笑道：“他们倒是异想天开，这岂不是要你出头去对付金大侠吗？晚辈年轻识浅，也不知家师犯了他们什么‘天条，？不过依我所想，金大侠既肯自告奋勇帮我师父调解此事，想必他也是知道家师是冤枉的了。”

唐经天道：“是呀，我和你的三师父虽然并不相识，但金大侠的为人我却是深知的。金大侠能够相信你的三师父，我岂能妄自猜疑，不过，不过……”

听这口气，唐经天虽说不敢妄自精疑，但对丹丘生却似乎仍是不敢十分相信。孟华连忙问道：“不过什么？”

唐经天说道：“这件事情令我极是为难，我当然不能听崆峒派一面之辞，帮他们去对付金大侠；但在真相未曾水落石出之前，我也不能偏袒一方，帮金大侠和你的三师父去对付他们，我本来不想管的，不过现在的形势却逼得我非管不可。一来是我不愿见到武林因此事掀起风波，崆峒派若是当真不肯罢手，势将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二来洞真子不惜把他们视为‘家丑’的本派秘密告诉我，相信我能力他们主持公道，我岂可置之不理？但以我的身份确实是左右为难，所以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替我走一趟了。”

孟华说道：“对晚辈来说，走这一趟乃是公私两便。但以晚辈的身份，倘若是去调停的话恐怕更加不宜，虽然我可以天山派记名弟子的身份替掌门效劳，但谁都知道当事人的一方，正是晚辈恩师。武林中恐怕未有过弟子为师父作鲁仲连的前例吧？”

唐经天道：“你的顾虑我也想到了，我会教你怎样去做的。不过目前我还未想得很适当。好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到你离开之时再说吧。”

这一个月中，孟华把无名剑法的图谱默写出来交给唐经天，唐经天也把那部波斯文武学秘笈译出来与孟华一同研究。孟华的精神贯注在上乘武学的探讨之中，倒是少了许多烦恼。

这一个月当中，唐经天绝口不提他的三师父之事，但这件事情，在他的心头却是一个阴影。学武之时固然可以强制自己不去想它，一有余暇，就不禁为之忧虑了。尤其因为真相未明，更加令他烦恼，他相信自己的师父绝不会做出丧德败行之事，但那“家丑”二字却像毒蛇噬着他的心。

一月时间很快过去，冷冰儿和桑达儿的伤也早已治愈了。桑达儿因祸得福，在天山一月，学到不少武功。

他们准备和他一起回去，孟华往崆峒山可以从原来的路程回去，正好可以顺便送他们回家。虽然这不是最短的路程，但由于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是尽可以赶得上参加崆峒派的大会的。

临行前夕，唐经天把那个锦匣交给他，说道：“我知道你不愿意听别人对你师父的谰言，但这一次你是要替我去做崆峒派的客人，参与他们所谓的‘清理门户，之会的，要是你完全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恐怕很难应付，你的心里恐怕也得不到安宁。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知道别人怎样说你师父的好。”

“这锦匣里有洞真子给我的信，有关你三师父那件案子的详细档案，还有我也尽我所知，作了一些补充的说明。你拿去看吧。看过之后，我再和你商量。”

这晚孟华把这份厚厚的档案仔细的阅读一遍，直到天明，方始看完。越看越是吃惊。

事情发生在十八年之前。

当时崆峒派的掌门人尚未曾是洞真子，而是洞真子的师兄、丹丘生的师父洞妙真人。

崆峒派是道家，但也有俗家弟子。洞妙真人的三个师弟依次是洞真子、洞玄子、洞冥子，除了洞真子是自动出家之外的，洞玄子和洞冥子都是曾经娶妻生子，中年之后方始做道士的。

孟华的三师父丹丘生是个不知父母名字的弃婴，由洞妙真人把他拾回来抚养的。

丹丘生好像是天生学武的材料，在洞妙真人悉心教调之下，年未弱冠，

对本门的武学己是无不精通，甚至还能推陈出新，有所发扬，有所创造了。同辈师兄弟固然是甘拜下风；长一辈的师叔，往往也有自愧不如之感。不但本门中人公认他是后起之秀，甚至还有别派的武林名宿，称许他为崆峒派近百年来仅见的杰出人材的。洞妙真人有这样一个好徒弟，对他的爱护，当真要比亲生的儿子更甚。

另一个崆峒派的后起之秀则是洞玄子的儿子，洞玄子俗家姓何，单名一个源字，他的儿子名叫何洛。

何洛比丹丘生年纪稍长，武功虽然是比不上丹丘生，但却十分能干，是掌门人最得力的助手。同门私议，都认为继任掌门人，假如不是丹丘生的话，就一定是何洛了。即使不是马上接洞妙真人之位，第三任掌门人选，也必将是在他们之中选择其一。因为洞妙真人的师弟年纪还不算很老，洞妙真人倘若提前退休，或许不想他们过早担当大任。

但谁也料想不到，在崆峒派这两位呼声最高的后补掌门人之间，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而且至今尚未弄清底蕴的意外事件！

丹丘生年过二十尚未定亲，何洛年纪比他稍长，则是业已有了未婚妻的。他的未婚妻是住在侠北米脂的“中州大侠”牟一行的独生女儿。

牟一行在北五省声望很高，疏财仗义，有小孟尝之称。他的独生女儿出落得花容月貌，武艺又高，不知有多少武林英俊曾经向她求婚，但牟一行最后却选中了何洛。为的是却不过洞妙真人的情面，洞妙真人在他五十大寿那年，特地到米脂来为自己的这位师侄说亲的。事后有人透露一个秘密，据说洞妙真人起初本来是想替自己的心爱徒儿向牟家求婚的，但他的师弟洞玄子却求师兄为他的儿子作媒，洞妙真人一来是顾念师兄弟的情谊，二来也不愿何洛与丹丘生因此事而有芥蒂，是以只好屈从师弟之意。至于他本来的心意，有否向徒弟透过口风，那就谁也不知了。

牟一行五十三岁那年不幸去世，以他的武功之强，按说不该这样早死的。是以在他死后也有诸多揣测，有说他是患上绝症死的，有说他是练功不慎走火入魔死的，也有说他是被仇家毒死的。不过最后这说提不出任何证据，他的亲友也只能是把他当作“寿终正寝”了。

牟一行去世之后，牟夫人把家产尽行变卖，准备携带女儿，投靠亲家。那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知她是由于哀伤过度，还是早已有病在身，刚把家产变卖完毕，她也追随丈夫于地下了。夫妻相继身亡，牟家唯余孤女。

洞玄子得知亲家不幸的消息，便叫儿子亲往米脂去接他的未婚妻回来，准备待她孝服一满，便即成亲。

何洛在同门中与丹丘生交情最好，虽然在别人眼中，丹丘生是和他竞逐继任掌门的对手，但他们却似毫无相妒之心，一向亲如兄弟的。何洛一来由于路途遥远，路上又不太平，恐防万一有意外发生；二来他和牟小姐尚是未婚夫妻，也要避免别人闲话。是以这次前往迎亲，便邀丹丘生作伴郎的。

他们去了两个月，算日子计路程，是应该早就回来的了，但竟是音讯毫无。洞玄子挂念儿子，正要亲自到米脂打听消息，忽地恶耗传来，在一座荒山古庙之中，发现了他儿子的尸体，同时被杀害的还有牟家的三个仆人。丹丘生和那位牟小姐则失踪凶案发生的地点离米脂约有三日路程，地方官起初是当作“无头公案”处理的。但恰巧那个县府的捕头以前曾经做过牟家门下食客，认得牟家那三个仆人，于是把四具尸体一同收殓，送往米脂牟家。到了米脂一打听，自然知道那四具尸体是什么身份了。牟家在米脂虽然没有亲

人，还有牟一行生前的朋友，他们决定暂不掩埋，火速往崆峒山报讯。
洞玄子赶到米脂，在当地的武林名宿和地方官在场的情形之下，开棺验尸，那三个仆人都是给人一剑穿过喉咙杀死的。他的儿子身上却有多处伤痕，显然生前曾与凶手搏斗。
洞玄子验了儿子的伤，登时面色大变。在米脂他没说什么，但当日就把棺材搬运回去，临行以重金贿赂地方官，请他不必追究此案。给儿子报仇之事，他们崆峒派自己会做，不用公差代劳。地方官可免麻烦，自是求之不得。也不理会他要求的私自报仇，是否于律例有当了。
原来他验出儿子所受的致命之伤，是给凶手以一招“七星伴月”的剑法在身上同时造成七处伤痕毙命的。而这一招“七星伴月”，正是崆峒剑法中最难练的一招杀手绝招！
这一招“七星伴月”，在崆峒派长幼三代同门之中，只有两个人练得成功，一个是号称崆峒派第一剑术高手的他的师弟洞冥子，另一个就是他的师侄丹丘生了。洞玄子这招只能练成同时刺人六处穴道，比起师侄，自愧不如。
丹氏生是他掌门师兄最宠爱的弟子，他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米脂的时候，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说出自己心里的怀疑。武林规矩，“家门不幸”，出了丑事，必须“家法”处治，不能假手外人。
他把棺材搬运口山，禀告掌门。洞妙真人起初是不相信他的弟子会干出这样敞害同门的大逆不道之事的，但“证据”确凿，却也不由他不起疑心。
连掌门人都起了疑心，崆峒派的一众弟子，自是更加异口同声，认定丹丘生是凶手了。
也不能说他们的猜异没有理由，除了那招“七星伴月”的嫌疑之外，他们还替丹丘生“找出”了他谋害师兄的“原因”。第一，那位牟小姐长得花容月貌；第二，牟小姐是带了变卖的家产来作嫁妆的；而且还有更严重的第三点理由，何洛是唯一可以和丹丘生竞逐继掌门人。
在洞真子写给唐经天的这封信上，详列了当日他们一致怀疑丹丘生的这几点理由。说得十分难听，看得孟华气得发抖：“岂有此理，崆峒派这班人真是狗嘴里不长象牙，怎能把我的师父说成是劫财劫色的奸徒。”
但令他更吃惊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
崆峒派既然一致怀疑丹丘生是凶手，当然是要找他回来的了。又过了两个月时间，丹丘生仍是不知下落。那位牟小姐也是消息毫无，他们以为丹丘生做贼心虚，畏罪潜逃，既然财色兼收，是以下愿再冒这个险。回来捏造谎言争夺掌门了。
这次他们却没料中，第三个月，丹丘生忽然自动回来。但令得孟华惊异的是，丹丘生对师叔的责问不加辩护，只是求见师父。见了师父之后，他竟然甘愿接受给逐出门墙的处分。而且还写了一张“甘结”。
孟华当然不会相信洞真子那封信上的叙述，但那张“甘结”他却认得的确是他师父的笔迹。
不过，那张“甘结”也写得极是含糊，说他是“认罪”也可以，说他是不认罪也可以。他写的是“弟子处事不当，以致师兄丧命。甘受本门任何处罚。”在这张“甘结”的空白处，有洞妙真人批了四个字“逐出门墙”。
孟华看着师父亲笔写的这份“甘结”，心中一片惘然。
不错，厚厚的一份档案，包罗各方面的材料，似乎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了，但孟华感觉到的仍是一团迷雾！

档案有的地方说得很详细，有的地方又太简略，孟华仔细推敲，已经发觉不止一处疑团。尤以他师父写的这张“甘结”，令他怀疑最大。

忽听得一个柔和的声音说道：“不要难过，事情是假是真，总会水落石出的。”原来天色已亮，唐经天走进来了。

“这份档案，你看过了么？”唐经天跟着问道。

“全都看过了，但我仍是不能相信他们的说话。”孟华答道。

“这张甘结，是不是你师父写的？”

“我认得是师父的笔迹。但我觉得最奇怪的也正是这张甘结。”

“为什么？”“假如我的师父确实是犯了那样大罪，洞玄子岂能不为爱子报仇，为什么肯让掌门师兄只是把他逐出门墙就算？”

“洞真子这封信上不是也有解释的？他说真相大自是在他的掌门师兄死了之后的。虽则他说的真相大白，在我仍是不以为然。”唐经天道。

孟华说道：“他对后来那些事情的解释暂且搁下不谈，我想知道的是，在我师父写下甘结的这天，他们已经认定我的师父是凶手的了，为什么又肯轻轻放过？而且这张甘结又是写得如此含糊，我的师父只承认他是处事不当而已。何以洞妙真人又不穷加诘究？”

唐经天道：“这件事情是武林疑案之一。崆峒派虽然家丑不愿外扬，但门下弟子却不能每一个都是守口如瓶，还是有人把那天的情形泄漏出去的。对此事的解释，我听见过的就有几种说法。不过，我虽然比你知道得多些，迄今仍是猜想不透。”

孟华说道：“唐掌门，你愿意把你所知道的那些情形告诉我么？我只想知道事实！”

唐经天道：“我也不知听来的是否完全事实，不过据说是这样的。……”

那天丹丘生突然回来，对师叔的质问，一句也不答复，只允把事情的经过禀告师父。他和师父谈了一个晚上，当然没人敢去偷听，也不知他究竟说了一些什么。

唐经天说道：“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丹丘生对他的师父说了一些什么，但第二天洞妙真人却为他辩护了。”

孟华连忙问道：“洞妙真人是怎样说的？”

唐经天道：“据说何洛是给一个蒙面强盗所杀的。推测他是牟家的仇人，来劫牟小姐的。这强盗本领十分高强，丹丘生也被他伤了。丹丘生之所以失踪数月，就是因为他躲在深山里养伤的缘故。

不过，这个说法是洞妙真人向他师弟洞玄子的解释，由洞玄子的一个徒弟泄漏出来的。这个徒弟并没亲耳听见洞妙真人是这么说。”

孟华喜道：“这么说来，就与我的师父无关了。洞玄子的徒弟虽没亲耳听见洞妙真人的说话，一定也是听得他的师父转述的了。否则他怎敢捏造？”唐经天道：“事情哪会这样简单了结，这个说法可疑之处也还多着呢。”

孟华说道：”是因为那一招‘七星伴月’造成的伤痕么？但我想那蒙面强盗的本领既然十分高强，说不定他早有预谋，偷学了崆峒派这招剑法，嫁祸给我的三师父的。何况我的师父也受了伤？”

唐经天道：“但别人也可解释为是何洛抵抗之时，伤了你的三师父的。”

孟华说道：“我相信三师父决不会捏造谎言。”

唐经天叹道：“我也相信你的师父，但可惜崆峒派的一众门人却是不能相信。

“ 据说关于那一招‘ 七星伴月 ’的嫌疑。洞妙真人也是像你那样为他徒弟解释的，但这一招如此难练，总是叫人难以入信。 ”

孟华愤然说道：“ 崆峒派的门人怎能不相信他们掌门人的解释？ ”唐经天说道：“ 所以有人怀疑洞妙真人未必是这样和洞玄子说的。 ”

孟华说道：“ 那么洞玄子何必要捏造这个谎话，他是认定我的师父是他杀子仇人的，捏造这个谎话，不是反而帮我师父开脱吗？ ”

唐经天道：“ 这点我也猜想不透，不过有一个说法是，洞玄了却不过师兄的情面，师兄要保全自己的爱徒，他只好暂且让师兄为丹丘生开脱罪名。那个解释或许是洞妙真人所说，或许不是。但洞玄子却可以藉口这个解释，避免给人追问他当日何以肯放过丹丘生。他要待掌门师兄死了之后，才再找证据，再翻旧案，来报杀子之仇！ ”正是：

众口烁金难自辩，案中有案费疑猜。

## 第四十三回　负罪师门难自辩　临岐良友惜分飞

唐经天继续说道：“还有一层，洞妙真人替你师父辩护，但令师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说过一句话。虽没承认自己是凶手，也没说过不是。同门质问他时，他只是说，我要说的都对师父说了，你们喜欢怎样猜疑，都随你们的便。”

孟华心念一动，暗自想道：“洞玄子气量狭窄，睚眦必报，若说他为了顾全掌门师兄的体面，就可以搁下爱子之仇，虽然只是暂缓几年，此事亦是难以令人相信。我的师父又不辩护，莫非此事是恰好反过来，是我的师父为了顾全他的体面？”当下问道：“何洛这人为人怎样？”

唐经天道：“我对他所知甚少，只知他是崆峒派与你师父齐名的后起之秀，十分能干的一个少年人。你这样问，莫非你是怀疑何洛之死，是他自己的过错？是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的师父替他遮瞒？”

孟华说道：“我对何洛毫无所知，目前还不敢这样怀疑。不过令我最想不通的是，过错不是在我师父身上，为什么我的师父甘心给逐出门墙？”

唐经天道：“听说你的师父当日之所以愿意写下那张甘结，情形是这样的：洞妙真人为他辩护之后，洞玄子提出要求，言道既然你说凶手另有其人，你就该负责缉拿这个凶手归案，崆峒门下都可听你调遣。另外，你要负责把那位失踪的牟小姐找回来。

“这两个要求不能说是不合理，但你的师父却拒绝了。是以在群疑难释之下，洞妙真人只好将他逐出门墙，而他也自愿接受这个惩处。

“在这件事情过后，洞妙真人就把掌门之位让给二师弟洞真子，再过不到一年，洞妙真人就去世了。有人说他的让位是为了保全爱徒的条件，也有人说他后来是力争气死的。那些闲话，也是说之不尽了。”

孟华默然不语，把师父写的那张甘结放回锦匣。

唐经天继续说道：“但对你师父再不利的，还是在洞妙真人死了之后，继续发现的那些证据。牟家生还的那两个男仆的口供你看过了么？”

孟华说道：“看过了，但我还是不能无疑。”

原来牟家是关中富豪，家产全部变卖，换来的金银就有几大箱，另外还有家中所藏的珍宝古玩也有几大箱。是以牟小姐携带这份“嫁妆”跟何洛去夫家之时，带了五个仆人随行，这五个仆人也都是懂点武艺的，路上同行，可以帮忙搬运东西，也可增强防盗的力量。

古庙凶案发生，何洛和三个男仆死了，牟小姐和另外两个男仆人失踪。事过三年，洞玄子到处找寻，没找到他那位未过门的媳妇，却找到了这两个失踪的男仆。

据这两个男仆说，他们亲眼见到丹丘生行凶，他们是在丹丘生和何洛恶斗之时逃走的，当时另外三个仆人由于阻止他的行凶，已经给他杀了，是以他们虽没目睹何洛被他杀死，但凶手是他已无疑义。

他们又说，当丹丘生行凶之时，牟小姐是袖手旁观的。他们又说一路上丹丘生和他们的小姐已是眉来眼去，似乎早有私情。

洞玄子笔录这两个人的口供，这份口供，作为档案的一部分，洞真子也给唐经天送来了。

洞真子那封信还叙述在洞玄子见过那个仆人之后，根据他们的口供继续调查，据说案发后一个月的光景，有人发现丹丘生和那位牟小姐在陕甘路上出现，但不知是逃向何方。直到三年之前，他才知道丹丘生是躲在石林，至

于那位牟小姐的下落，迄今仍是无人知道。

孟华翻了一翻那份洞玄子笔录的口供，说道：“这两个仆人为什么在案发之后才向洞玄子供述？按理说他们既是牟家的忠仆，他们的老主人在米脂也还有许多好朋友的，他们不到崆峒山去，也该回米脂去呀。真相何须三年之后才能揭露？”

唐经天道：“也许是他们害怕丹丘生报复，也许他们是不愿家丑外扬。所以不敢告诉老主人生前亲友？不过，这是崆峒派的看法。”

孟华说道：“那么他们告诉洞玄子，不也坏了他们小姐的名声？洞玄子是他们小姐的家翁，知道真相，事情岂不更加严重？”

唐经天道：“你的怀疑也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最值得怀疑的还不是这一点。”

孟华道：“那是什么？”唐经天道：“这两个据说生还的男仆，只有洞玄子见过。”

孟华说道：“对啦，我正想问你，可知这两个男仆现在是住在什么地方？要是找到他们，那就好办了。”

唐经天道：“永远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已经死掉啦！”

孟华吃一惊，问道：“是洞玄子杀人灭口？还是死于别的原因？”

唐经天道：“第二年，崆峒派的现任掌门人洞真子曾经约了牟一行生前的一位朋友去找过那两个仆人。

“他约的这个人是西安西风镖局的总镖头凤一飞，凤一飞是牟一行生前最要好的朋友，一向关心牟家这件案子，是以洞真子不能不把师弟最新的发现告诉他。这次是三个人一起去寻找的，由洞玄子带路。

“那两个人住在荒山里，山上除了他们无人居住，只在山下有家猎户。他们找到了洞真子所说的那两个仆人住处，是一间茅屋，那两个仆人却不见了。

“后来他们到山下那家猎户打听，据说他们也不知道山顶住有人，那座山很高，他平常打猎，只敢上到半山的。不过去年冬天，他上山打猎之时，却曾发现有一堆野兽吃剩的骨头，凭他们的经验，那堆骨头，似乎乃是人骨。洞玄子据此推断，那两个仆人可能是在出来寻找食物之时，在半山遇到老虎之类的猛兽，给猛兽吃了。”

孟华颓然说道：“这可真是死无对证了。不过是否真的有那两个生还的仆人，我也还在怀疑。说不定都是洞真子捏造出来的！”

唐经天叹道：“最糟糕的还是你的师父，后来又杀了洞玄子，伤了洞冥子。伤了洞冥子还不打紧，杀了洞玄子可更是死无对证了！虽然洞玄子在生对你的师父不利，但他死了，对你的师父更加不利。在生的话，还可以要求和他对质，他一死，别人可就只能相信他的话了。何况你的师父虽说已被逐出门墙，但洞玄子、洞冥子到底曾经是他的师叔。在一般人看来，令师杀了师叔总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

孟华说道：“不，洞玄子不是他杀的，洞冥子也不是他伤的！”唐经天怔了一怔，说道：“洞真子给我那封信是这样说的，难道这两件事情他也说谎么？”

孟华说道：“唐掌门，这两件事情，我知道得最清楚。洞玄子是我的二师父段仇世杀的；洞冥子则是在一年之后被我伤的，我的三师父根本就没有和他们动过手。”

当下把两次事情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说给唐经天知道：“ 这一次洞玄子和阳继孟、欧阳业二人一起，来到石林，要把我的三师父捉回崆峒，恰好我的二师父那天也在石林，结果我的三师父伤了阳继孟和欧阳业，我的二师父则与洞玄子斗得两败俱伤，但二师父在重伤倒地之前，掷出的短剑却插进了洞玄子的心窝！ ”

唐经天叹道：“ 原来内里还有这许多因由！欧阳业乃是御林军的副统领，阳继孟更是恶名昭彰的大魔头，洞玄子和崆峒门人向你师父寻仇那还罢了，他邀这两个魔头帮手，却是不该。不过据我所知，崆峒掌门洞真子虽然有点耳朵软的毛病，为人还可以算得是正派的。只不知他是否知道他的师弟结交匪类了？ ”

孟华继续说道：“ 那次事情过后，我的两位师父都已离开石林，事隔一年，洞冥子又来了。是阳继孟一个徒弟给他带路的。唐掌门，你猜他们来石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

唐经天诧道：“ 不是为了找你的师父报仇么？据洞真子那封信所说，洞冥子是因为洞玄子去了一年还未回山，是以洞冥子一来为了打听师兄的消息，二来是要去证实一下，看看你的三师父是否躲在石林的。他给你的三师父伤了之后，方知师兄早已在石林丧命的。故此洞真子以为洞玄子当然是你的三师父所杀无疑。 ”

孟华说道：“ 我不知洞真子是否知道他师弟的真正目的，但我猜他是知道了却唯恐你知，所以在信上不敢有半字透露。 ”

唐经天道：“ 哦，那是为何？ ”

孟华说道：“ 什么打听师兄的消息和找我师父都不过是个藉口。他是和阳继孟徒弟一起来的，自应早已知道他的师兄已经死了。我的三师父是死是活，那时他还未知道，不过我的师父早已不在石林，他也是知道的了。他和盘石生跑来石林的真正目的是找寻张祖师的武功秘笈。 ”

唐经天道：“ 他们又怎么知道此事？ ”

孟华说道：“ 阳继孟师徒本来是在我师父之前住在石林的，阳继孟之所以选择石林作他巢穴，就是因为他知道有这个秘密。不过他们在石林住了多年，始终没有找到。倒是给我在无意中发现。 ”

唐经天笑道：“ 幸亏是给你发现，要是落在他们手上，可是为患不小。 ”

孟华继续说道：“ 那时我刚刚学会无名剑法，想不到就把这位在名义上也可以算得是我太师叔的洞冥子伤了。 ”

唐经天说道：“ 现在我明白了，洞冥子是崆峒第一剑术高手，为了顾全颜面，他当然不能说是伤在你的剑下。他为了加重你三师父的罪名，是以把‘ 害死 ’洞玄子这笔帐也算在你三师父头上。 ”

孟华说道：“ 只凭这两件事情，便可知道他们加给家师的罪名实是并不可靠了。 ”

唐经天沉思一会，摇了摇头，缓缓说道：“ 由你去揭穿洞冥子在这两件事情上所说的谎话，可以洗脱令师伤害本门尊长之罪，固然也很重要，但就整个案子而言，这两件事不过是旁生的枝节而已。如今最紧要的事情是必须知道牟家这件案子的真相！否则他们若是把这份档案公开，人们恐怕十个有九个都会认为你的师父嫌疑最大！ ”

孟华一想，唐经天所说确是实情，倘若崆峒派指控的不是自己师父的话，恐怕自己也难免会有疑心。当下黯然说道：“ 这件案子迷雾重重，如今又找

不到任何人证。要想拨开迷雾，恐怕是很难的了！”

唐经天忽道：“说难是难，说易也易！”

孟华眼睛一亮，连忙说道：“清掌门赐教！”

唐经天说道：“不错，最棘手的是和这件案子有关的人，何洛和牟家五仆都已死了，那位牟姑娘又失了踪，甚至连负责调查这件案子最力的洞冥子也已死了！不过还有一个人活着，就是你的三师父！”

孟华只道唐经天有何妙法，不料他说的人证就是自己的师父，不禁好生失望，说道：“家师是他们指控的被告，只怕别人不信他的说话。何况家师当初就不肯替自己辩护半句，我知道他的脾气，他既然认为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即使到了生死关头，恐怕他也是不肯说出当时真相的。”

唐经天微笑道：“他对别人不肯说，你是他的爱徒，你拿了这个锦匣去见他，恳求他告诉你，我想他是会说给你听的。”

孟华说道：“说给我知道有什么用？”

唐经天道：“假如咱们的猜想不错，那件案子是涉及崆峒派的‘家丑’的，这个‘家丑’，并非是洞真子指责你师父‘劫财劫色’的所谓‘家丑’，而是别的崆峒派不愿为人所知的事情，甚至何洛之死也可能是罪有应得的。那么你知道真相之后，你可以单独去见崆峒派的掌门洞真子，就说是你代表我向他求情，叫他不要追究旧案了。我想洞真子或许也是未曾知道全部真相的，在他知道之后，他会收手的。”

孟华得他指点，大喜说道：“这个法子顾全各方体面，确是可行之道。不过，好是好了，只有一样……”

唐经天微笑道：“只有一样不好，太过委屈令师了，对么？”孟华给他说中心事，点了点头，说道：“或许是我顾虑，但我想倘若这样子私下了结，别人一定会以为崆峒派的掌门看在你老人家和金大侠的份上，才不追究的。家师岂非仍然未能尽脱嫌疑？”

唐经天道：“你顾虑得未尝没有道理，不过却也用不着你为洞真子操心？”孟华不懂话中之意，不觉怔了一怔，说道：“我只是替师父担心。”

唐经天笑道：“我的意思是：解铃还是系铃人，你懂了么？至于怎样‘解铃’，那就是洞真子的事了。他一‘解’了‘铃’，你也不用替师父担心了。”

孟华这才恍然大悟，笑道：“不错，倘若咱们猜想得不错，洞真子明白了事情真相，知道曲在己方，他当然要编造一个故事，替我师父开脱。我和师父不会说谎，在他们却是出色当行的，自是不用我替他们操心了。”

唐经天笑道：“你也不要把洞真子设想得这么坏，万一咱们猜想得不对，这局面不知要如何收拾呢？”

孟华沉声说道：“要是问明真相，曲在家师，晚辈决不会徇私袒护。”

唐经天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事情往往有复杂得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如说，纵然令师没错，但是非之际，却是难明。”

孟华说道：“怎会有这种情形？”他年纪太轻，唐经天这几句老于世故的说话，他可是当真想不通了。

唐经天道：“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但愿只是妃忧，你不必放在心上。但另外一件事情，你却必须小心在意了。”

孟华问道：“什么事情？”唐经天道：“你必须在见着洞冥子之前，先和你的三师父会面。时间的配合非常紧要，你去得迟了当然不行，去得太早也是不行。洞冥子和你有仇，你去得太早，纵然他知道你的双重身份，碍着

我的面子，不敢对你怎样，他也会监视你的。令师也是一样，去得太早不行，去得大迟不行。最好是你们都是刚好在会前一天见着，不过，这除了要你机警之外，还得碰碰运气了。”

这一层孟华倒是没有想到，当下苦笑说道：“有运气可碰，总比束手无策的好。”

说至此处，不知不觉已是天色大亮，唐经天道：“好，你可以动身啦。我去叫炎儿给你送行。”

孟华说道：“不敢麻烦掌门，待我自己去找他吧。反正我也要顺便向缪大侠和冷姑娘辞行的。”杨炎由于曾经误伤了冷冰儿的缘故，和冷冰儿特别要好，这一个月来，他都是守在冷冰儿病榻旁边，服侍她的。如今冷冰儿的伤虽然已经好了，他也还是喜欢跟着她，当真是有如姐弟一般。冷冰儿替代段剑青的职务，教他读书写字。到睡觉的时候，他才回到义父缪长风身旁。

唐经天忽地笑道：“不用咱们去找他了，我猜是炎儿来啦。”

话犹未了，宫门外已是有声音回答：“还有我和冷姑娘都来了呢，孟贤侄就要动身了吧？”原来是缪长风与冷冰儿带他来的。因杨炎的脚步比他们重得多，未曾踏进宫门，唐经天已是听出他的脚步声了。

孟华好生佩服，想道：“隔着几重门户，唐大侠就听得见外面的脚步声，缪叔叔也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他们的这份内功造诣，我恐怕再练五年，也未必能够比上他们。”

冷冰儿走了进来，笑道：“炎弟昨晚恐怕一晚都没睡呢，他记挂着今早要给你送行，昨晚离开我的时候，一再叫我今早唤他起床。却不料今早还是他来叫醒我的。”

缪长风笑道：“孟贤侄，你的弟弟有冷姑娘照顾，你可以放心回去。”孟华说道：“缪叔叔教养舍弟之恩，小侄更是感激。”

缪长风哈哈笑道：“我和令尊的交情胜于手足，你却和我说这样客气的话，倘若你不是就要走的话，我倒要责备你一顿了。”

冷冰儿笑道：“桑达儿和罗曼娜已经在前山口等你了，闲话少说，咱们这就走吧。”

路上缪长风和孟华说道：“贤侄，不是我夸奖你，你的人品和武功，不但在后辈的英杰中没人比得上你，再过十年，恐怕金大侠也得让你三分，我真羡慕你的爹爹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

冷冰儿笑道：“临渊羡鱼，何如退而结网，缪叔叔，你羡慕人家有好儿子，那你就该找个婶婶呵！”

缪长风连连摇手，说道：“我怎会临老还找麻烦，我只盼能把炎儿教养成材，和他哥哥比个高下。他是我干儿子，那我面上也有光彩了。冷姑娘，我倒是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个好夫婿呢。”

冷冰儿面上一红，半晌，黯然说道：“叔叔，我也想学你这样，一个人无拘无束，过这一生。”

缪长风笑道：“你学我什么都好，学我独身终老那就不好了。我如今已是将要踏进垂暮之年，你可还年轻呐！”他隐约知道一点冷冰儿和段剑青的事情，见她眼圈红润润也就不便再说下去了。心想：“待她心里的创伤渐渐平复过来，那时再劝她吧。”

孟华也怕挑起冷冰儿心上的创伤，于是把话题岔开，笑道：“缪叔叔，你和家父一般年纪，不过四十多岁，怎能说老？这次我来的时候，爹爹还嘱

咐我替他劝劝你呢。”

缪长风道：“啊，他要劝我什么？”孟华说：“他希望叔叔重振雄风，再入江湖。”缪长风笑道：“我在天山住了十年，也的确是有点‘思凡’了。你爹如今是在哪里？”

孟华说道：“我和家父是在拉萨分手的，那时他正要回柴达木去，此刻恐怕是已经在柴达木了。”

缪长风道：“本来我也有点意思到崆峒山凑凑热闹的，但我知会无好会，洞真子又没请我，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了，再过一些时候，或许我会到柴达木会会令尊。”

孟华大喜道：“这敢情好，柴达木的冷萧两位头领正是需要有缪叔叔这样的高手拔刀相助呢。”

缪长风道：“好，我现在想和你谈一点私事了。”孟华怔了一怔：“什么私事？”缪长风故意放慢脚步，把孟华拉过一边，低声说道：“你看冷姑娘为人怎样？”

孟华说道：“人品武功，都可以称得上是女中豪杰。”

缪长风道：“她对拿弟非常爱护，这次要不是她舍命相救，炎儿恐怕还不能挣脱那奸徒的魔掌呢。”

孟华说道：“不错，她不仅救过舍弟的性命，也救过我的性命，我是十分感激她的，但愿她早日身心康复，如你所说，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缪长风原意是替他们做媒的，但见孟华如此回答，弦外之音，己是委婉的拒绝了她。他老于世故，登时省悟，微笑道：“孟贤侄，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意中人了？”

孟华红了脸低声说道：“家父和金大侠在拉萨已经见过了面，好像他们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缪长风一听这话，不用再说下去，心里已然明白，笑道：“我知道金逐流有个女儿，恭喜，恭喜，原来我的老朋友是和金大侠结成亲家了。”

冷冰儿听见他的笑声，回过头来问道：“缪叔叔，你们谈些什么，谈得这样高兴？”缪长风道：“没什么，我是在为老朋友高兴。嗯，现在也该让你谈谈了。”

孟华赶上他们，牵着弟弟的手，说道：“炎弟，哥哥要走了，你也该回去啦，以后你要好好听师父的话，听干爹的话，听冷姐姐的话。”

杨炎说道：“我知道。这次我做了许多错事，你们还是这样疼我，我真惭愧，有师父、干爹和冷姐姐教导我，以后我会学好的。”

孟华甚为欢喜说道：“对，这才是乖孩子。”

杨炎忽道：“哥哥，我问你一件事情。”孟华道：“什么事情？”杨炎说道：“哥哥，为什么你姓孟我却姓杨？”

孟华早料到他会提出这个问题，但仍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搔了搔头，说道：“你干爹没对你说过么？”

杨炎说道：“干爹说，要待我长大了才告诉我。”

孟华松了口气，说道：“好，那你就多等两年，你答应过听干爹的话的。”

杨炎说道：“好，我听你们的话。我知道爹爹疼我，哥哥疼我，我已经心满意足啦。”

孟华说道：“是呀，爹爹要是不疼你，也不会叫我来探访你的消息了。”

杨炎又道：“我以前一直以为爹爹已经死了，现在才知道他还活在人间，

我真高兴极了。我虽然从没见过爹爹，我也是很想念他的。干爹告诉我，爹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英雄，叫我将来学他模样。只可惜我现在还不能见到他。”

原来缪长风为了不想他知道他的生父是何等样人，所以自小骗他，说是他的父亲已经死了。直到孟华来了之后，方才告诉他，他父亲当年的死讯乃是“谣传”，别人传他是死在小金川的战役，其实不是。缪长风是把孟元超的故事当作他的父亲故事。以免他太早知道真相，伤害了他未成熟孩子的心灵。他身世的真相缪长风还是瞒着他的。

孟华说道：“弟弟，你勤练武功，再过几年，就可以学成下山了。你一定会见爹爹的，不用心急。”

杨炎说道：“是，哥哥，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孟华想了一想说道：“弟弟你很聪明，我不担心你学不好本领，只担心你将来怎样选择朋友。你要记着这次教训，以后免得再上坏人的当。”

孟华话出了口，方才想起，这几句话恐怕难免又要触起冷冰儿的伤心。

杨炎稚气未消，说道：“只可惜坏人额角没有刻字，不能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坏人好人。像姓段的那个奸徒，好像十分疼我，谁知到头来却要害我。”

孟华说道：“人总是难免会做错事的，不过多经一事，多长一智，慢慢的就会懂得怎样分别好人和坏人了。”

冷冰儿好似知孟华的心思，笑道：“这个本领我也还得好好练呢。不过孟大哥，你也不用为我感觉难过。不错，最初我自己也是很难过的，甚至恨不得死了的好。但现已经想通了，就当作是给毒蛇咬一口吧，咬伤了只能医好它，可不值得力毒蛇而死。”

孟华大喜说道：“冷姐姐，你能够这样想那就好了，但愿你早日医好创伤。”冷冰儿道：“我会医好自己的。不过暂时我还不想回柴达木去，你要是见到我的叔叔，请把我的消息告诉他，免他挂虑。”

孟华说道：“你在天山学好本领回去那就更好了。令叔知道你是因祸得福，他也一定为你高兴。”说至此处，不知不觉已是走到了冷冰儿那日藏身的那个冰磨菇附近了。孟华说道：“不要送得太远了，你们回去吧。”

桑塔儿与罗曼娜跟着上前和冷冰儿道别，罗曼娜说道：“冷姐姐，你对我的好处，我永远不会忘记，什么时候，你回到我们那里，我们都欢迎你。”

冷冰儿笑道：“你们的喜酒恐怕我是不能去喝了。不过，我会去看你们的。那时再补喝吧。”

各人互道珍重，握手道别。孟华回过头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了，还隐隐听见缪长风的带着苍凉意味的朗吟：“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

桑塔儿道：“这次我也是因祸得福。现在我才相信，汉人中的坏人只是极少极少的一小撮，好人可多得很！”

孟华笑道：“本来这世界就是好人比坏人多。不管是汉人、满人、回人还是藏人，都是一样的。”

桑达儿身体壮健，伤愈之后，更胜从前。罗曼娜在天山一个多月，也学会了粗浅的吐纳功夫，懂得怎样运气御寒，比来的时候，步履更加轻健了。

走了七八天，草原上已有人烟。桑达儿在一个牧场里买了三匹健马代步，继续前行，有了坐骑，估计可以提早几天回到家乡，大家心情更为愉快。正是：

**骨肉团圆分黑白，天山更喜拜宗师。**

## 第四十四回　欲雪师冤来赴山　却逢妖孽上名山

从他们下山那天起，一连十几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北国的春天虽然来得迟，草原上也能够见到不知名的野花了。这一天他们在草原上并辔同行，罗曼娜兴致勃勃要和桑达儿赛跑。桑达儿笑道：“ 好呀，但这次我追上了你，你可不能用皮鞭抽打我了。 ”

罗曼娜面上一红，说道：“ 又不是玩刁羊的游戏，我省点气力不好，我才懒得鞭打你呢。 ”

桑达儿想起“ 刁羊 ”之事，笑道：“ 那晚我真怕你的皮鞭要落在别人身上，落在孟大哥身上那还罢了，要是落在那姓段的小子身上，可就遭透了！ ”罗曼娜天真烂漫，想起那晚事情，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也还是格格的笑了起来，笑得十分开朗。孟华早已习惯了他们的纯真和爽直，也就不觉得尴尬了。

罗曼娜笑道：“ 我才不会上那骗子的当呢，不过我倒很想把他狠狠的打一顿，当然不是在刁羊的时候。至于孟大哥嘛，可惜他早已有了意中人，我想打他，他也不能让我的皮鞭落在他的身上。 ”

桑达儿道：“ 对啦，孟大哥，你几时和那位心爱的姑娘来我们这里，我们特别为你开一次刁羊大会。 ”

孟华笑道：“ 多谢你们。不过我们汉人的规矩和你们不同，妻子是不能打丈夫的。 ”

桑达儿道：“ 那你们怎样表达情意？ ”

孟华说道：“ 两情相悦之时，用不着说出来，对方也会懂的。 ”

罗曼娜噗嗤一笑，说道：“ 是呀，你当别人也是像你这样笨么？ ”

孟华给她挑起话题，不觉又想起了金碧漪来了。“ 不知她会不会跟父亲到崆峒山去，但愿能够在那里见得着她。金大侠已经知道女儿心事，和江家的婚姻之议想必也已打消了吧？但愿这次重逢，不再好事多磨。 ”

罗曼娜好似知道他的心思，笑道：“ 都是我的不好，惹起你的相思病了。来，你也参加我们赛马，解解闷儿。 ”

孟华说道：“ 你们玩吧。我给你们留心，看看能不能猎到一头山羊。 ”罗曼娜诧道：“ 要来做什么？ ”孟华笑道：“ 充作家羊，给你们再玩一次刁羊游戏呀。 ”

桑达儿和罗曼娜嘻嘻哈哈的追逐起来，忽见一头野猪在山边的乱草丛中出现。桑达儿笑道：“ 可惜不是山羊，不过野猪肉更好吃，我打下来，今晚请你们吃烤野猪大餐。 ”

罗曼娜叫道：“ 呵，它已经跑上山坡了，你还不赶快射它？再迟，它就要逃得无影无踪啦！ ”桑达儿笑道：“ 它跑不掉的，瞧我的神箭！ ”他有意在罗曼娜面前显显手段，马儿跑得快，在马背上张弓搭箭，唰的一箭就射过去。

弓如霹雳，箭似流星，这一箭直射到百步开外，眼看就要射中那头野猪，山坡上忽地也有人一箭射将下来，两枝箭在空中碰个正着，一齐落下。那头野猪还未来得及窜入乱草丛中，连珠箭跟着射来，立即把它射翻了。

桑达儿吃了一惊，赞道：“ 好箭法！ ”心里想道：“ 这人箭法更胜于我，不知是谁？ ”

心念未已，只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哈哈笑道：“ 是桑达儿吗？ ”山坡上出现了一小队人马，为首的是个年约五十左右，身体魁梧的哈萨克人。

罗曼娜又惊又喜，叫道：“爹爹，你怎的跑到这样远的地方打猎？”原来这人正是她的父亲罗海。

罗海突然见着女儿，更是欢喜无限，说道：“你们都回来了，还有一位……”罗曼娜笑道：“还有一位贵客，正是你想见的！”说话之间，孟华亦已来到。

罗海大喜道：“我还担心你们找不到孟少侠，未能上到天山，就碰上坏人呢！想不到你们已经一起回来了，这我可以放心啦。”

罗曼娜说道：“好叫爹爹欢喜，那个红发妖人早在天山打死了，只跑了那姓段的小子，谅他也不敢再到咱们那儿捣乱啦。”她把找寻孟华的经过告诉父亲之后，问道：“爹爹，你们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我想，该不会真是打猎吧？”原来跟随她的父亲一起来的这十多个人，都是部落中的重要人物。

一个长老笑道：“当然不是为了打猎，你爹爹是去举行就职大典的。”

罗曼娜怔了一怔，说道：“就什么职呀？”

那长老笑说道：“咱们哈萨克族人的总格老呀！你还不赶快向你爹爹道贺。”

原来哈萨克族的老酋长年过七旬，早有退休之意，两个月前，他按族中规矩，召集各个部落的酋长推选继任人选，结果是一致推举瓦纳族的酋长罗海担当。

哈萨克族是回疆最善战的一个民族，若是哈萨克族团结起来，足可以成为抗清的一支劲旅，孟华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十分欢喜，连忙和罗曼娜一同上去道贺。

罗海说道：“我本来不敢担当这一重任的，但转念一想，要是我做了本族的格老，我可以和你们在柴达木的义军合作得更好一些，大家携手抗清，彼此都有个倚靠。我是想到了这一点，因此才答应的。”这正是孟华心里希望的事，从罗海口中先说出来，孟华不由得大喜过望，说道：“我把这个喜讯带回柴达木去，请冷头领派出一位正式的使者来和你定盟。这里我先向你道谢。”

罗海哈哈笑道：“咱们是彼此帮忙，道谢什么？再说，也用不着正式的使者了，我和你说了就算数。不过，你要是要弄个仪式以昭郑重的话，那么我也正想请你到苏克昭盟去，请你参加我接任格老的典礼，典礼过后，我和你敌血定盟。”

孟华说道：“本来我应该前往参加盛典，更应该在那天向你正式道贺的，不过，很不凑巧，我有另一件紧要的事情必须先到别的地方去一趟，只好向你老人家告罪了。”

罗海说道：“既然你另有要事，那我也不便勉强你了。不过现在天色已晚，你要赶路，今天也不能多走几里了。不如就在此地歇一晚如何，我还有好消息告诉你呢。”

孟华答应下来，跟着问道：“是什么好消息？”罗海笑道：“我们的规矩，有好消息要喝酒庆祝的。待咱们喝酒的时候再说吧。”当下分派人手，一面搭起帐篷，一面生火烤那野猪。

他们携带有几个大皮袋的奶酒，野猪烤熟，大家在草原席地而坐，拔刀割肉，捧着皮袋大口喝酒，倒是另有一番风味。

罗海有了酒意，兴致更浓，哈哈笑道：“说起这个好消息，我还得先多谢你呢。”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 这好消息和我有何相干？ ”
罗海说道：“ 那个红发妖人和那姓段的坏小子是为了三个原因，才躲在我们那里这许多时候的。他们说的秘密，给你听见，你告诉了冷姑娘，冷姑娘后来告诉我的。你还记得这件事么？ ” 孟华说道：“ 记得。 ” 罗海说道：“ 那你再说一遍。 ”
孟华说道：“ 第一原因是他们早已料你会继任格老，姓段那小子想骗你的女儿，以便他将来好在回疆称王；第二个原因是想把那本波斯文的武功秘笈弄到手；第三是他们知道你们那个地方有个玉矿，一直还未有人发现。 ”
罗海冷冷笑道：“ 他们处心积虑想害咱们，想不到咱们却是因祸得福。我的女儿如今有了女婿；那本波斯文的武功秘复是到了你的手中；一直没有人发现的那个玉矿在我动身之前恰好也发现了。你说，我岂不是要多谢他们间接告诉我这个秘密么？ ”
孟华笑道：“ 不错，我也得多谢他们呢。格老，你们发现了这个玉矿，你们的老百姓以后的日子也可以过得更好了。当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呀！ ”
罗海继续说道：“ 这玉矿我准备在回去之后，便即进行开采，要是开采成功的话，将来还得请你们在柴达木的朋友帮忙把这 ” 些玉石向外面销售。这样不但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好一些，义军的军饷大概也可以不成问题了。 ”
孟华说道：“ 好，我会把格老这个计划带回去给冷头领的。 ”
罗海说道：“ 好，祝咱们合作成功。 ” 与孟华干了一杯之后，继续说道：“ 我希望你能够尽早来到我们那儿，我们的刁羊大会还有几个月又要举行了。这次我还希望你带了你心爱的姑娘一起来。 ”
罗曼娜笑道：“ 爹爹，我早已代你邀请他了。但你可知道他的心爱姑娘是谁么？ ”
罗海笑道：“ 你这样说，想必他是已经告诉你了。快点说给爹爹知道。 ” 罗曼娜道：“ 你听了一定欢喜，孟大哥的意中人就是金大侠的女儿！ ”
罗海道：“ 是金逐流、金大侠么？ ” 罗曼娜笑道：“ 除了他天下还能有哪个姓金的配称大侠？ ”
罗海大喜道：“ 这太好了，金大侠和令尊一样，正是我们所佩服的汉人英雄呢！ ”
说至此处，罗海想起一事，笑道：“ 不是你提起金大侠，我几乎忘记了有一件事情还要告诉你们呢。 ”
罗曼娜道：“ 什么事情？ ”
罗海说道：“ 金大侠的一个徒弟半个月前曾打咱们那儿经过，他是来打听他的师兄亦即金大侠的儿子的消息的。不过金大侠的儿子几时来到回疆，我却不知。 ”
孟华说道：“ 这人是不是名叫江上云？他是金大侠的二徒弟。 ”
罗海说道：“ 不错，他也向我打听尉迟大侠和你的消息。我说你已经到天山去了。你没碰上他吗？ ”
孟华说道：“ 没有。不过我却曾碰上他的师兄。 ”
孟华说起金碧峰在雪山上被一群犀牛攻击，自己恰好和他碰上，救他脱险之事，听得众人都是咋舌不已。
孟华说道：“ 讲起这件事情，我还应该向你道歉呢。 ”
罗海怔了一怔，说道：“ 你救金大侠的儿子，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

向我道歉？”

孟华说道：“ 不是救人之事，是我借你的那匹坐骑之事。不过这两件事情有点连带关系。 ”罗海想了起来，说道：“ 对啦，我正想问你，你怎的换了坐骑？ ”

孟华说道：“ 我这匹坐骑，已经换了第三次了。最先是你借给我那匹坐骑，途中遭遇坏人伏击，不幸被射杀了。但后来我在天狼部得到江布的一匹名马，本来想把那匹马偿还你的罗海不觉又是怔了一怔，说道：“ 且慢，江布是西藏著名的恶霸，怎的你和他会有交情呢？ ”

孟华笑道：“ 那匹坐骑不是他送给我的，是给我抢来的。这个大恶霸也是我的仇人呢。 ”当下把江布如何逃到回疆，如何和清廷的大内高手勾结，来到天狼部，想煽惑天狼部的酋长与义军为敌之事原原本本说给罗海知道：“ 他逃到天狼部，正是应了一句老话，天堂有路他不进，地狱无门他偏进来，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在那里会碰上尉迟大侠和我。结果是鹰爪侥幸逃脱，他被我们擒获。天狼部的新格老将他押回西藏，交给他祸害最深的仇家了。他平生最喜爱的那匹名马就归我所有了。 ”众人听了江布的下场，都是大为称快。

孟华继续说道：“ 我本来想把江布那匹坐骑偿还你的，但因金碧峰摔坏了腿，我送给他了。 ”

罗海哈哈笑道：“ 这件事你做得好极了，我那匹坐骑本来是送给你的，要什么‘ 偿还 ’？你这样说，那反而是把我当作外人第二天一早，孟华与罗海父女道别，罗曼娜与桑达儿依依不舍，又送了他一程。临别说道：“ 孟大哥，你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也报答不了。只请你记得，你和那位金姑娘一起回来。 ”孟华说道：“ 我会回来的，我也永远记得你们珍贵的友谊！ ”

他不用送罗曼娜回乡，时间是更宽裕了。此时才是正月下旬，距离崆峒之会，还有将近五十天的时间，用不着心急赶路了。不过在他知道江上云的消息之后，心潮却是起伏不定。

金碧漪的哥哥已经谅解他了，那个骄傲的江上云对他是否还有敌意呢？

不错，金碧漪的父亲是已经知道女儿喜欢他，而且也曾向他透露过口风，暗示可以答应他们的婚事了。但也只限于“ 暗示 ”而已，并未成为定局。假如江上云坚决不肯放手的话，凭着江家和金家的深厚交谊，如果江海天亲口为他的儿子向师妹求婚，这事情会不会有变卦呢？

当然，即使有这种最坏的情况发生，孟华相信也不过只是多添一点磨折而已，只要金碧漪真心爱他，哪怕更多磨折也阻挡不了。不过却难免彼此心上都有疙瘩了。

“ 金大侠派他的儿子到天山，只是为了邀请唐掌门在今年前辈女儿吕四侠的百年忌辰之时，到岷山扫墓。同时也是为了藉此机会，让儿子谒见这位当世的武学宗师而已，并无什么特别的使命，用不着过了一些时候，又加派江上云来的。江上云本来应该跟师父和师妹回家，为什么他却又独自来到回疆？是他半途和碧漪闹翻了？还是为了其他我未知道的原因呢？ ”孟华不觉有点猜疑不定了。

忽地他又想起了邓明珠来 :“ 那位邓姑娘虽曾因议婚不成之事恼恨江家，但江家根本未知道这件事情，这只是江上云的师兄替他自作主张拒婚的。那次在昭化相逢，江上云误会她是爱上了我，责备我用情不专，甚至因此要取我的性命，他是为师妹呢？还是为了邓明珠呢？或许他对邓明珠也不是完全

无意吧？碧漪准备等待机会，就向父亲和她的江师伯重提邓家这门亲事的，不知她说了没有？那位邓姑娘现在也该回到她的家乡了吧？要是这门亲事能够撮合成功，那就好了。”

三师父那件错综复杂的疑案令他忧虑不安，加上了对金碧漪的相思，又加上江上云突然在回疆出现在他心头抹上阴影，孟华和桑达儿、罗曼娜分手之后，独自一人回去，不觉是更加心事重重了。

这一天他走到罗布泊，那已经是接近甘肃省境的地方，大约还有不到十天的路程，就可以踏进玉门关了。

但这段路程却特别难走，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沙漠地带了。虽然还不能算是“不毛之地”，大地上已经很难看见碧绿一片野草了。沙漠的气候也很特别，时节虽是早春二月，早晚都很寒冷，但中午却是骄阳好像火，似夏天了。

天有不测之风云，这日中午时分，孟华骑着马在沙漠上行走之时，忽然碰上一阵狂风。

中午时分，漠漠黄沙，骄阳似火。大地都好似喘不过气来，一切都好似静止了。没有静止的只有流沙。

但狂风一起，天地登时变色。本来就没有静止过的流沙是更加乘着狂风肆虐了！

狂风一起，流沙四散，俨若惊涛。风沙起处，阳光也染成了一片黄，黄沙漫大的迷离烟雾之中，略略带着一些淡紫的轻蓝色。远远望去，就好像那遥远的地方是一个浩瀚的美丽的海洋。

这是天地间罕有的奇观，但也是旅人最怕碰见的景象。饶是孟华胆大，也不禁心战神摇，想道：“怪不得古人称沙漠为瀚海，但可惜这个美丽的海洋是会淹没人的！”

幸亏桑达儿教过孟华应付风沙的法子，孟华连忙下马，逆风而行，找到一个泥土比较坚实的小丘旁边伏了下来，人马拥在一起，躲在马腹下面。

也幸亏这阵狂风还不是最厉害的“龙卷风”，要是碰上“龙卷风”的话，整个商队，连人带马，往往都会给流沙活埋的。

应付虽然得宜，还是躲避不了风沙的袭击。大片大片的黄沙落下来，孟华感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了。好在他内功深厚，在黄沙覆盖之下，闭住了气，实在无法忍耐之时，方始缓缓呼吸。这才没有窒息而亡。

虽然尚未至于窒息，但和给“活埋”也差不多了。

孟华心自暗暗叫苦：“要是狂风不停，再过半个时辰，只怕我是性命不保了！”

还好，正在他快要昏迷的时候，狂风止了。孟华拨开覆盖身上的浮沙，深深的吸了儿口气，精神恢复一些，跟着把坐骑从浮沙中拉出来，可怜那匹马已是死了。

在踏入沙漠地带之前，孟华早已准备有充足的干粮和食水，食水是装在有伸缩性的皮袋里的，倒还没有给流沙挤裂，孟华喝过了水，吃过干粮，休息一会，气力多了几分，心中苦笑：“虽然失了坐骑，总算躲过一场灾难。”

正在他站起来，准备继续前行之时，忽听得有微弱的声音呼唤：“救、救命！”

孟华循声觅迹，找到了那个人。但只能看见那个人的头部。原来他是陷

在流沙之中，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此时狂风虽然止了，流沙还没有停止移动，就像水在地面上流过一般。孟华曾经读过前人旅行沙漠的游记，想起有关瀚海流沙的几句描写：“积河成阜，状如惊涛，遇风则流，乍聚乍散。”和眼前的情景印证，果然一般无异。那人陷溺之处，正是流沙卷成的一个漩涡的中心。

本来可以等待一些时候，等到流沙移动缓慢，那个“漩涡”静止之时再去救人的。但他可以等，那个人却恐怕等不了这许多时候了。孟华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懂得武功，懂得武功，也不知是否能够像他一样，有上乘闭气功夫，可以在流沙“活埋”之下，拖延半个时辰。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孟华明知此际救人，自身恐也难免危险，也只好冒险救人。当下提一口气，施展“踏雪无痕”的上乘轻功，径奔过去。

哪知流沙比雪更难乘得着足，他纵能“踏雪无痕”，也不能在流沙上站得着脚。他一个起伏，脚尖刚刚沾地，就陷进了半条腿。幸亏陷溺未深，孟华忙拔脚倒跃，使出浑身气力，身形疾向上冲，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这才离了那个漩涡的中心，抹了一额冷汗。

那人双眼不能张开，但已经知道是有人来了。可在叫道：“救命，救命！”话犹未了，身体又向下沉，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头顶露在浮沙外面了。

孟华叫道：“别慌，我会救你的！你沉住气，把双臂伸出来了！”过了一会，果然看见那人把双臂伸了出来，而且还会挥舞。孟华稍稍松了口气，心里想道：“此人在漩涡中心，经过这一场狂风的风沙袭击，居然还没有死，看来他的内功也是相当不弱。”

离开那个漩涡约莫三丈开外，有一块石头，不过孟华要跳上那块石头，中间还有一段尚在移动的流沙“河沟”，孟华以长剑当作拐杖，看准“河沟”中有小石头之处，便以剑尖一点石头，借劲再跃，终于跳上了那块石头，和那个人的距离近许多了。但在三丈开外，还是无法救他。因为在那人的身边，是无法立足的。

孟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脱下披在身上的一件羊皮袄，撕成一条条联结起来，当作长绳使用，抛将过去，喝道：“抓住！”试了几次，那人终于抓住了绳子，孟华使劲一拉，把他拉了起来，脱离了最危险的漩涡中心，最后把他扶上了那块石头。可怜那人已是状若死人，奄奄一息了。

孟华提起水囊，灌他喝了几口水，那人才渐渐苏醒过来，说道：“多谢你救命之恩，请问恩公高姓大名。”

这人和孟华一样，在沙漠的风暴过后，脸上满是尘沙，彼此都看不见对方的本来面目。但孟华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个和尚，因为在他亮得发油光的秃头上，有三点被香火烧过的疤痕，尘沙也掩盖不了。

孟华听得这和尚的声音似曾相识，不觉心中一动，先不答话，却掏出一条手帕，湿了水把他脸上的泥沙揩拭干净，在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之后，不由得吃了一惊，喝道：“哦，原来你是白山和尚！”

白山和尚乃是吉鸿的党羽，吉鸿是少林寺的叛徒，叛出少林寺之后，在江湖上无恶不作。邓明珠父亲的镖局，就是给吉鸿逼得关门了的。孟华那次在昭化郊外，由于看错了人，把邓明珠误认作金碧漪，跑去追赶她。凑巧碰上吉鸿和白山和尚也来追赶她，孟华曾经和他们交过手的。

不过，吉鸿的无恶不作，是孟华早已知道的；白山和尚在江湖上却还未算得怎样恶名昭彰。最少孟华就不知道，他是直到那次的事情发生，才知道

这个白山和尚是吉鸿的党羽的。

尽管作恶有大小之分，但无论如何，他也是救了一个坏人了！孟华想不到自己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冒了那么大的危险，救出来的人，竟然是邓明珠的仇家。这一瞬间，他的惊愕，实是难以形容！

白山和尚神智刚刚恢复，陡然听得他道出自己的名字，这瞬间不由得也是怔了一怔，颤声说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法号？”孟华冷笑道：“你不认得我了吗？睁眼睛看个清楚吧！”说话之间，跟着也把自己脸上的尘沙洗抹干净了。

白山和尚“啊呀”一声，吓得跳了起来。他气力还未恢复，一下子用力过度，刚跳了起来，又摔倒了。

情知自己已是无力抵抗，白山和尚爬了起来，涩声说道：“孟少侠，你杀了我吧！”

孟华如何能够对一个气息奄奄的人痛下杀手，当下苦笑道：“我既然救了你，就不能杀你。起来吧，我只要你对我实话实说！”白山和尚只道必死无疑，不料孟华竟是如此宽宏大量，再次道谢之后，说道：“孟少侠，你不问我，我也要对你说实话。”

他还没有问孟华要想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就说下去道：“孟少侠，那天我实是罪该万死，做了吉鸿的帮凶，欺侮你心爱的姑娘。先让你放心，你那位邓姑娘早已平安回到家乡，她父亲的镖局也重开了。”

孟华知他误会，说道：“那位邓姑娘是我的朋友，你别胡猜。不过我也正想知道她的消息，你说下去吧。”

白山和尚只道是孟华害羞，不敢承认，说道：“孟少侠，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从这条路回去，说不定还可以见得着邓姑娘呢。”

孟华说道：“你不是说她已经回家了么？”

白山和尚说道：“她和她那位姓丁的师叔一起，在她爹爹的镖局重开之后，又出来了。孟少侠，请恕我作无厌之求，你肯不肯再帮我一个忙？”

孟华说道：“帮什么忙？”白山和尚说道：“以前是吉鸿要捉邓姑娘，如今，事情却是刚好颠倒过来，邓姑娘和她的师叔，要来追捕吉鸿。我不慎误交匪人，受了吉鸿的牵累，只怕他们亦已把我纳入仇家之列。要是你碰上了邓姑娘，还望你替我善言化解。我确实是知错了。”

孟华说道：“只要你不是口是心非，真正能够悔过，我可以替你说情，免于追究。”

白山和尚得了一颗定心丸，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孟华。

原来邓明珠与师叔回家之后，故意不让外人知道，在她父亲镖局重开之日，吉鸿果然又来生事，结果败在她的师叔丁兆鸣剑下。

白山和尚说道：“实不相瞒，我最初和吉鸿结交，实是由于贪心而起。少林寺的武功名闻天下，我贪图他教我几样少林寺的绝技，不知不觉就上了他的圈套，帮他做了许多坏事。但在邓家的事发生后，我已经知道他是无理欺人，那次他到邓家镖局生事，幸好我没有陪他同去。

不过，在他失败之后，却要胁我再做他的帮凶，和他联手重斗了兆鸣。”

孟华说道：“这次你去没有？”

白山和尚说道：“我当然不肯答应他，但他威胁利诱，叫我要摆脱他也摆脱不了。”

孟华冷冷说道：“那么，结果你还是去了？”

白山和尚说道：“ 幸好在我给他迫得没法的时候，他已是自顾不暇，先要逃亡了。 ”

孟华说道：“ 吉鸿这厮既然找你帮手，准备去向丁兆鸣报仇，他必然是自问能有取胜把握的，何以反而又要逃亡？ ” 要知吉鸿已得少林寺的真传，本领委实不弱。丁兆鸣的天山剑法纵然精妙，也不过比他略胜一筹而已。吉鸿、白山和尚和丁兆鸣这三个人的本领，孟华都曾见过，照他的看法，要是吉鸿和白山联手，也应该胜得过丁兆鸣的。

白山和尚说道：“ 这是因为吉鸿作恶大多，要捉拿他的不仅是丁兆鸣，也不仅是邓家镖局有关的人。 ”

孟华说道：“ 还有些什么人？ ”

白山和尚说道：“ 他是私自逃出少林寺的，你想少林派是天下武学正宗，如何容得一个背叛师门的弟子？何况他逃出少林寺后，还是在江湖上无恶不作呢。 ”

孟华道：“ 啊，原来是少林寺派了人要把他捉回去惩治么？ ” 白山和尚说道：“ 不错，少林寺早已要清理门户了，以往只因不知他逃到伺处，找他不着。这次他在邓家镖局一生事，少林寺的四大弟子便即闻讯来了。吉鸿以往劫过几间镖局的镖，镖行的人也动了公愤，有十位镖师参加对他的追捕。邓家镖局受过他的害，当然也参加了。邓老镖头镖局刚刚重开，难以抽身，是以叫师弟和女儿替他出马。 ”

孟华心头大快，笑道：“ 吉鸿这厮恶贯满盈，也是合当有此报应。不过却是难免连累你了。 ”

白山和尚叹了口气，说道：“ 认真说来，我也不算是无辜被累，谁叫我误交匪人呢。不过好在我见机得早，半路上摆脱了他。如今我想回到师父那儿接受我应得的惩罚。纵然师父把我处死，也好过被外人擒获，辱及师门。但追兵是分成几路的，我只怕尚未能回到千佛寺，就给侠义道所擒。 ”

孟华上次在昭化之时，曾听得白教法王说过知道白山和尚是敦煌千佛寺古月禅师的弟子，古月禅师以戒律精严为人钦佩，和白教法王也有很好交情的。

孟华听得白山和尚这样说，相信他是真正悔悟，于是说道：“ 侠义道是会分清主从，决不至于乱杀人的。你要是给他们碰上，只要你把现在和我所说的话，对他们重说一遍，相信他们定会对你从宽发落。要是我碰上他们，我也会替你求精。 ” 当下把半袋干粮分了给他，说道：“ 我不能陪你了，你恢复了气力，就赶快回千佛寺吧。但愿你洗心革面，从此重新做人。 ”

孟华失了坐骑，只好步行赶路。幸亏在风暴过后，接连几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一路平安无事，走过沙漠地带，踏入甘肃省境。

他无意中得到邓明珠的消息，心中甚是欢喜，想道：“ 听白山和尚所说，江上云和邓明珠似乎还没有见过面。否则吉鸿与邓家结仇之事，江上云有很大关系，白山和尚是应该提到他的。江上云两个月前经过罗曼娜那个部落，此时也应该回来了。但愿这次他能够碰上邓明珠，不过，也许是我先碰上邓明珠也说不定。 ”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未曾碰上邓明珠和她世叔，却是碰上少林寺两个和尚。是少林四大弟子的尊胜搀师和道显禅师。

本来孟华和他们是并不相识的，但孟华已知少林寺派出四大弟子追捕吉鸿之事，一见这两个和尚在玉门关外的古道上出现，心中已是猜想到几分，

于是故意放慢脚步，注意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果然两个和尚就上来问他：“居士，你在路上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和尚的？”

孟华听了他的描绘，笑道：“我知道你们要找的是谁了，一个是吉鸿，一个是白山和尚，对么？”

那两个和尚怔了一怔，说道：“你怎么知道？”

孟华说道：“两位大和尚是从少林寺出来的吧？”

尊胜、道显名列少林四大弟子，自是武学的大行家，一眼就看出了孟华是个有武功的人，心里不免起疑，但以他们的本领，当然也不害怕面前这年轻人是吉鸿党羽，于是把自己的法号告诉孟华，故意问道：“你怎么知道这许多事情？我们是为什么出来的，你也知道吗？”

孟华说道：“吉鸿本来是贵派的俗家弟子，听说他背叛了师门，两位禅师敢情是来捉拿他回去以便清理门户的吧？”尊胜禅师道：“不错。你可还没有回答我们呢，你怎么知道这许多事情的？”

孟华说道：“我曾碰上白山和尚，是他告诉我的。不过，我可没有碰上你们最想要抓到的吉鸿。”

尊胜禅师面色一变，说道：“哦，白山和尚会告诉你这许多事情，那你一定是和他很有交情的了？”

孟华笑道：“说到交情，我和他是谈不上的，不过我倒想替他求情。”道显禅师脾气比较暴躁，一听此言，就想发作。

尊胜禅师涵养较好，使个眼色，止住师弟，说道：“居士，你要替他求什么情？”

孟华说道：“白山和尚虽曾助纣为虐，如今己是自知悔改，请两位禅师高抬贵手，让他回敦煌千佛寺去吧。”

尊胜禅师怔了一怔，说道：“他是敦煌千佛寺出来的僧人么，这我倒还未曾知道。那么他的师父是……”孟华说道：“他的师父正是千佛寺主持古月禅师。盼你们念在同是佛门弟子，准他回去佛前忏悔，接受本门惩处。”

尊胜禅师似乎颇感意外，沉吟半晌，说道：“古月禅师，戒律精严，料想他会管教自己的弟子，如此说来，倒是不用我们多事了。”

道显说道：“人言不可轻信。师兄，你怎能就凭一个陌生人的片面之辞，放弃了追捕叛徒的党羽？”至此处，回过头来，陡地向孟华喝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快说！”

孟华缓缓说道：“晚辈姓孟，单名一个华字！”

尊胜禅师似曾听过孟华这个名字，吃了一惊，说道：“你就是孟华？孟元超孟大侠是你的什么人？”

孟华说道：“正是家父。”

道显禅师忽道：“孟家快刀，天下无双。令尊既然是孟大侠，想必你是曾得家传的了？”

孟华说道：“晚辈父子相聚的时日无多，虽得家父传授，只是略懂皮毛。”

道显禅师说道：“不必客气。我知道孟家刀法之中有一招云麾三舞，我们少林派的刀法之中也有此招，却不知异同何在？我久已想向孟大侠领教此招，可惜未有机会。请你演这招给我开开眼界，我先抛砖引玉吧！”

说到“抛砖引玉”四字，拔出戒刀，身形一起，随手一挥。路旁一棵树上的一根树枝已给他斩成三段，但却不是向同一方向落下，而是左右斜飞，

笔直掉下。这手刀法，快准之外，内力的运用也恰到好处。的确是上乘的快刀绝技。原来少林寺有七十二项绝技，道显禅师正是专研究刀法的。

孟华赞道：“好刀法！晚辈班门弄斧，还是请禅师指点。”说话之间，只见青光疾闪，那三段树枝每一段又给他削成三段，九根被削得整整齐齐的树枝同时落在道显禅师面前，他的话也刚好说完。道显禅师拾起来一看，每根树枝竟是一般长短！道显禅师虽然是少林寺中专研刀法的高手，这刹那也不觉惊得呆了！

要知用快刀斩树上的树枝，一挥而分三截，虽属难能，但树枝毕竟还是静止的。如今孟华也是仅用一招，就能把从三个方向落下来的树枝又各分三段，撇开别的不谈“刀法”之快，已是比道显禅师快了三倍。而且还有一层，他是用剑来使出刀法的，这更是难上加难了。

道显禅师呆了半晌，叹口气道：“孟家刀法，果然名不虚传。班门弄斧四字，应该由我来说才对。”至此，他对孟华的身份，当然是丝毫也没怀疑了。

孟华这才问他们道：“晚辈与丁兆鸣丁大侠也曾有过一面之缘，听说他和邓姑娘也都来了，不知是在何处？”

道显禅师道：“我们本来是和他一道追踪吉鸿的，五天前方始在祈连山下分手，他们向东面搜索，我们则向西面追踪。孟少侠，你准备上哪儿？”

孟华说道：“我想到崆峒山去。”

尊胜禅师说道：“对了，再过十天就是崆峒派立掌门人的大会，崆峒掌门洞妙真人本来也有请帖给我的，但我已是没有工夫去了。孟少侠，你可是受邀观礼的么？”

孟华说道：“我哪里有这资格，不过听说这个大会，金大侠也是要去的，我想去会会金大侠。”

尊胜禅师说道：“丁大侠和邓姑娘是不会到崆峒山去的，不过在你去崆峒山的路上，或许会碰上他们。他们从祁连山下向东搜索，和你所走的方向，正是相同。”

孟华和少林寺这两位高僧分手之后，继续前行。由于他省了一段送罗曼娜回家的路程，时间宽裕，虽然失了坐骑，结果还是早到四天。不过在他走这段路的这六天路程之中，却是没有遇上丁兆鸣和邓明珠。

孟华是必须先和三师父会面，探明当年那件案子的真相之后，才能决定对策，以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代表的身份参加这个会的。他本身也和崆峒派有仇，当然不便过早露面。“我且在山上先躲几天，希望最好是在会期的前一天碰见三师父和金大侠。”孟华心想。

崆峒山在甘肃平凉县西，别名空桐，主峰鸡头，传说黄帝西至空桐登鸡峰即是此山了，径水发源于此，是一个绵延数百里的山脉。孟华无心观赏雄奇的山景，挑选最难行的地方向主峰攀登，以免碰见崆峒派的弟子和应邀赴会的客人。也许因他来得太早，其他客人都还未到，倒是如他所愿，走了一天，人影也未见过。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孟华在一处两峰夹峙的山腰险峻之处找到一个山洞。他早已准备了充足的干粮，足够四天之用，但心里却是忐忑不安，暗地想道：“山深林密，在这山上躲过四天是容易，但要恰好那么凑巧在会期前夕碰上我的三师父和金大侠，可就难了。”

他不敢熟睡，在山洞中打坐养神。三个月前，他与天竺两大神僧之一的

奢罗法师互传内功心法，此时已把新得的内功心法和张丹枫的玄功要诀融会贯通。本来他攀登高山，走了整整一天，已是颇为疲倦了的。打坐之后，玄功默运，非但不想睡觉，反而倦意全消，听觉也特别敏锐。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地听得远处似乎有人说话的声音，而且好像是个女子。但因距离太远，听得还不清楚。

孟华大为奇怪，他知道崆峒派是不收女徒弟的，但要是客人的话，又岂有三更半夜上山之理，何况还是女客人？

抑制不下好奇之心，孟华凝神专注，果然听得相当清楚了。

只听得那女子说道：“丁叔叔，我担心一件事情。”

声音传入孟华的耳朵，令他不觉吃了一惊：“怎的竟然好像是邓明珠的声音？按说她和丁兆鸣是绝计不会来到崆峒山的？”这一瞬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是因这几天来自己正在挂念着邓明珠,故而发生幻觉？

但再听下去，马上就证实了他听的并非幻觉，而是真的邓明珠来了！

那男子说道：“明珠，你担心什么？”一点不错，是丁兆鸣的声音，丁兆鸣已经把邓明珠的名字说出来了。

这霎那间，孟华又惊又喜，几乎又想跑出山洞大声呼叫，但转念一想，此地毕竟是崆峒派所在，大声叫嚷，难保不会给崆峒派的弟子听见。“还是再忍耐一些时候，等到他们来近再说。”孟华心想。

但他们的脚步声忽然停下来了，说话的声音也更小了。看来他们也是恐怕给别人发觉。倘非孟华有这么高明的本领，决计听不到他们在那么远的地方的小声谈话。

脚步停了下来，谈话仍在继续。

邓明珠说道：“我记得尊胜禅师提过，崆峒派的大会好像就是要在这几天内举行的？”

丁兆鸣道：“不错，会期是三月初三。今天不算，还有三天。”

邓明珠道：“咱们不是崆峒派邀请的客人，却恰好在这期间来，要是给他们发觉，恐怕难保不会惹起怀疑？”要知江湖上有许多禁忌，避免误闯某一宗派的集会，正是禁忌之一。邓明珠在镖局长大，当然知道这些规矩。

丁兆鸣道：“还有三天呢。这崆峒山又不是崆峒派私有的，咱们办咱们的事，也算不得犯忌。你放心，要是碰上他们，我会应付。”

邓明珠道：“最好是能在会期之前，把那厮擒获。但我可有点奇怪，吉鸿这厮为什么要逃上崆峒山来？师叔，会不会是咱们跟踪错了？”丁兆鸣道：“不会，我打听清楚，他确实是逃上了崆峒山。”

邓明珠道：“但吉鸿应该是逃到没人知道他的地方才对，崆峒派即将举行大会的期间，各方的武林名宿都会来的，他反而逃到这个地方，岂非违背常理？”

丁兆鸣道：“我也猜想不透，不过倘若他要偷上鸡头峰，十九会经此处。”

邓明珠道：“为什么，从别处上山不行么？”

丁兆鸣道：“从别处上山，不是不行，但他要瞒过别人的耳目，那就不行了。”接着给邓明珠解释：“崆峒派请来的客人无须挑选险峻之处攀，他们大可以走现成的山路上去。何况他们也不知道此处是可以直达鸡头峰捷径。但对吉鸿来说，从此处登山，山形最为险峻，又是最短的捷径，却是最好不过了。”

孟华才知道，原来自己无意中竟是走对了捷径，暗自想道：“崆峒派的

清虚观正是建筑在鸡头峰上面的，丁兆鸣这么说，莫非他是怀疑吉鸿要逃到清虚观去，托庇于崆峒派么？但崆峒派近来的名誉不算很好，还不能算是邪派，怎肯收容少林派的叛徒呢？”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邓明珠问道：“师叔，你是怀疑他和崆峒派的甚么头面人物有勾结么？”

丁兆鸣道：“我不敢这样说。不过崆峒山这么大，要找一个人无异海底捞针，不如咱们抢先来到这里埋伏，试试运气。虽然是守株待兔，也胜过满山乱跑。”

孟华已经知道他们是埋伏在隐秘之处，不会向自己这边走过来了。心里正在考虑要不要悄悄过去和他们会面，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哈哈大笑。估量笑声来处，比邓明珠埋伏之处和他的距离更近。孟华听得这个笑声不觉又是一惊：“怎的这笑声似曾相识？”

那人纵声笑道：“吉兄，我给你出的这个主意好不好，现在你该可以放心了吧？过了这座断魂崖，就可以直达清虚观了。别人决计料想不到，你会在崆峒派的大会期间，躲在他们的道观里面的。”孟华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听清楚，登时也就认出来了。原来说话的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当年和崆峒派的长老洞玄子到过石林，并且曾经和他交过手的那个御林军副统领欧阳业。

丁兆鸣没有料错，吉鸿果然逃到崆峒山来了，但没有料到的是欧阳业陪着他来。

崆峒派并非依附朝廷的宗派，但也不是反清的宗派，欧阳业的身份一方面是朝廷的军官，一方面也是武林中一派名家，崆峒派请他来做观礼的客人，外人是不能干涉的。不过这样的客人是可以请也可以不请的，崆峒派请这样的客人却是难免令人起疑了。

不知丁兆鸣是碍于吉鸿有欧阳业作伴还是想要偷听多一些秘密，他应该是已经听到欧阳业和吉鸿的声音了的，却还没有现出身形。

孟华不愿暴露身份，打定主意，等待丁兆鸣出手之后，再看情形而定。

吉鸿说道：“欧阳大人，这次得你解困扶危，感激不尽，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吉某赴汤蹈火决不敢辞！”

欧阳业笑道：“咱们早就是自己人了，你还这样客气做什么？”吉鸿说道：“说来惭愧，我给他们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今方始松了口气，但我还是有点担心，不知洞真子肯不肯收容我？”

欧阳业道：“不用理会洞真子，你的事情我已经知会了洞冥子，崆峒派如今是洞冥子掌权，他的师兄不过是名义上的掌门人而已。”

吉鸿说道：“我和洞冥子也算得是老友了，但以我现在的处境，恐怕他也会有所顾忌吧？”接着叹口气道：“可惜洞玄子已死，否则我倒是不用担忧了，我和洞冥子的交情毕竟是还比不上和他的交情的。”

欧阳业笑道：“吉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吉鸿道：“什么其二？”

欧阳业道：“我知道洞玄子有把柄捏在你的手里，但你却不知道洞冥子在他师兄生前，也是曾经参与机密的。他们师兄弟其实是联手搭档，不过瞒着掌门师兄罢了。”

吉鸿喜出望外，说道：“原来都是自己人，我却一直未知。”

从孟华开始听见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就停下来了。孟华正自

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赶快上山，只听得欧阳业也在吐出这两个字来：“奇怪！”

吉鸿怔道：“什么奇怪？”欧阳业道：“洞冥子怎的还不见来？”吉鸿似乎颇感意外，说道：“原来你约好了在这里相候的人就是洞冥子么？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

欧阳业道：“我是想令你惊喜一番。嗯，他是答应了在这断魂崖下接引咱们上山的，应该不会失约的呀，怎的还不见来？”显然他也有点心急了。

吉鸿道：“你约好什么时候？”

欧阳业道：“午夜时分。如今已是月过天心了。”

吉鸿说道：“咱们自己去吧。”欧阳业道：“还是再等一会的好。没有他的带领，我是有请柬的客人倒不打紧，你却恐怕要惹起崆峒派弟子的怀疑了。虽然总会进得了清虚观，但给他们■哩■唆的盘问一番，只怕风声也会泄漏出去。”吉鸿想到自己的处境，自是不敢鲁莽从事，苦笑道：“好，那就唯有再等吧。”

欧阳业忽道：“来了，来了！”立即发出一声长啸，跟着扬声问道：“是洞冥道兄么？我在这里。”那人应声答道：“欧阳先生，弟子大石奉家师之命，接引先生和贵友上山。”

欧阳业低声说道：“来接咱们的这位大石道兄是洞冥子的心腹大弟子。”吉鸿说道：“我知道，他让大弟子来接咱们，也总算给了咱们面子了。”

虽然不免有点失望，但想到从此可免逃亡之苦，吉鸿还是欢喜多于失望的，当下急忙迎上前去，自言自语地笑道：“丁兆鸣，恐怕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我找到了这么好的避难地方，嘿嘿，过了今晚，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啦！”

哪知话犹未了，忽地一条黑影俨似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嘿嘿，恐怕你也做梦想不到我在这里吧！”正是应了一句俗话：“刚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个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的，可不正是他所要躲避的丁兆鸣是谁？

吉鸿这一惊非同小可，说时迟那时快，丁兆鸣已是唰的一剑刺过来了。

“■”的一声，火花四溅，原来吉鸿虽然早已还俗，用的仍是一根碗口般粗大的禅杖。杖重力沉，他使的又是少林寺真传的“疯魔杖法”，当真是刚猛无比！

孟华悄悄走出山洞，躲在岩石后面偷看。他明知丁兆鸣的本领是在吉鸿之上，但见吉鸿情急拼命，这一招使得如此凶猛，在剑杖相交之际，也还是不禁暗暗为了兆鸣担心，担心他的长剑会给禅杖磕飞。

火星闪亮之中，只见吉鸿连连后退，禅杖仍然挺得笔直，但已陷于攻既不能、守亦不可守之境，丁兆鸣的长剑贴在他的杖上，随着禅杖摆动，吉鸿竟然摆脱不了，而且丁兆鸣的剑并非附着杖上固定的地方，而是剑锋向杖径削。

原来了兆鸣用的是“粘”字诀，剑杖一交，“粘”着对方的禅杖之后，立即便用四两拨千斤的上乘内功，借力使力，牵引敌手兵器。吉鸿的禅杖不敢摆动之时，他的剑锋就沿着杖身上削对方手指。

孟华是个武学大行家，只在这火星闪亮的一瞥之间，已是看出其中奥妙。暗暗赞了一声“妙啊！”心里想道：“吉鸿的功力似乎比从前高了一些，但丁兆鸣的剑法却是比起和我爹爹交手之时更为精妙了。看这情形，他似乎胜过吉鸿不只一筹，看来是不用我出手相助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吉鸿一声暴喝，禅杖一抖，使出“疯魔杖法”败中求

胜的刚猛招数，名为“举火撩天”。“疯魔杖法”是少林寺七十二项绝技之一，非同小可，吉鸿拼命施展，果然把丁兆鸣的长剑逼开了。

但虽然摆脱了对方的纠缠，要想“败中求胜”，谈何容易？他的打法一变，丁兆鸣跟着也变。当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在吉鸿的禅杖一抖之际，他的身子已是倏地拔起，举足朝杖头一踏，借着这一踏之势，整个身子翻腾起来，疾如飞鸟，掠过吉鸿头顶，剑光如电，半空中一个盘旋，一招“鹏抟九霄”，就朝着吉鸿的头顶猛刺下来！

双方兔起鹘落，不过片刻已是交换了几招性命相搏的招数，但显然是丁兆鸣占了极大的上风。吉鸿的疯魔杖法不管如何凶猛，却是每一招都落后手。恰好给丁兆鸣的剑法所克。这不是疯魔杖法不如天山剑法，而是丁兆鸣出剑比吉鸿快了不知多少，每每后发先至，制敌机先。而且他的功力也在吉鸿之上。原来了兆鸣在那次和孟元超切磋之后，得益甚多，他的快剑就是从孟元超的快刀刀法中学来的。

欧阳业本来想等待做主人的大石道人来到，才决定是否需要自己出手的，哪知不过几个照面，吉鸿己是不支，而大石道人却还未见跑来。好像他对眼前发生的情事还未知道似的，慢条斯理的下山，欧阳业见势不妙，只好上前相助。

他练的是邪派两大奇功中的雷神掌功夫，功力虽然不及乃兄那个红发妖人欧阳冲之深，亦已练到第六重境界。掌力一发，热风呼呼，了兆鸣要运功抵御，对吉鸿的攻势这才稍放松一些。

邓明珠道：“叔叔，让我来对付这个狗官。”双刀滚斫而上。欧阳业喝道：“臭丫头，好大的胆子，竟敢辱骂朝廷命官。你爹爹的镖局不想开了么？”

邓明珠斥道：“我不怕你公报私仇，你摆什么官架子！”短刀护身，长刀攻敌，一招“彩凤彩窝”，刀光闪闪，连劈欧阳业三处要害。孟华躲在岩石后面偷看，暗暗点头，心里想道：“她的功力也比以前高得多了。单打独斗，或许她还不是欧阳业的对手，不过有她的师叔从旁相助，以二对二，料想也决不至于吃亏。”

孟华所料不差，只见欧阳业给她攻得暴跳如雷，喝道：“我先毙了你臭丫头。”使出浑身气力，一下子把雷神掌的威力尽数发挥，加到了第六重。

邓明珠正自感到闷热难当，刀法不觉凌乱。丁兆鸣陡地喝道：“你敢伤我侄女，我先毙了你！”长剑一抖，一招“龙门三叠浪”，分别攻击两个敌人。“龙门三叠浪”一招三式，当真好像是急流巨浪，汹涌卷来，一个头高过一个头。这一招三式有三分之二是用来对付欧阳业的，欧阳业的本领尚还不如吉鸿，如何禁受得起，百忙中一个“鹞子翻身”，只听“嗤”的一声，左边衣袖已给丁兆鸣的利剑削去了一幅。

欧阳业又惊又急，心里想道：“大石道人怎的还不见来，难道他也怕了天山派，想要置身事外么？”

大石道人迟迟不见来到，此事不但令得欧阳业惊疑不定，孟华也是颇感意外：“虽说山势险峻，但大石道人是洞冥子首徒，轻功料也不弱，刚才已经听得见他的声音，若然他要急于救人的话，无论如何，现在也该赶到了。嗯，但愿他是临阵退缩，否则多他一人虽然也是不足为患，但却恐怕要添多许多麻烦。”要知孟华的打算是最好能够不出手就不出，免得给崆峒派的人知道他已经来到的。欧阳业迭遇险招，却是忍耐不住了。正是：

朋比为奸图避罪，谁知陌路又逢仇。

## 第四十五回　午夜潜身登绝岭　暗加援手撮良缘

欧阳业避开平胸刺来的一剑，喝道：“你们懂不懂武林规矩？”丁兆鸣冷笑道，“你们是武林败类，也配和我讲什么规矩？”

欧阳业自说自话，继续大声叫道：“我们是崆峒派的客人，你们在崆峒山上撒野，目中还有主人么？哼，哼，你莫以为我死了没人知道，就算你有本领杀得了我，事情也绝不会这样轻易了结呢！我这次出来，早已在海统领处备了案了！我要是回不了京城，海大人也绝不会不追究的！”他说的这个“海统领”，乃是御林军的统领海兰察。

丁兆鸣听得莫名其妙，冷笑说道：“欧阳大人，你做你的官儿，本与我们无涉，谁叫你们倚仗官威，包庇这个奸徒？你撒手不管，那就没事。你若是一定要管嘛，嘿，嘿，你这个御林军副统领固然吓不倒，你那个什么海大人同样也吓不倒我！”丁兆鸣哪里知道欧阳业这番话其实不是说给他听，而是说给大石道人听的。他是话中有话，不仅用朝廷军官的身份威胁大石道人必须救他，而且是暗示给大石道人知道，所谓“备案”云云，他已是把和洞冥子之间的秘密告诉御林军的统领海兰察了。

这番话一说，果然不过片刻，大石道人便即如飞来到，在他当中一拦，说道：“丁大侠，不看僧面看佛面，请给我们崆峒派一点面子，这位欧阳大人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丁兆鸣指着吉鸿说道：“这个人呢，也是你们请来的客人么？”大石道人迟疑半晌，说道：“他是欧阳大人的朋友，也可以算得是我们的客人。”竟然不敢承认认识吉鸿，心里想道：“丁兆鸣不知是否已经知道他们其实是我的师父约好了今晚来的？刚才我说的话了兆鸣大概是听见了，不过，我刚才也只是说奉了师父之命来接引欧阳大人和他的朋友，并没说出吉鸿的名字。”

他怀着患得患失的心情等待丁兆鸣的反应，心中盘算，要是丁兆鸣什么秘密都知道的话，那只有和欧阳业、吉鸿三人合力，把丁兆鸣杀了灭口。否则可就要另作打算了。要知他们三人合力，是否就能把丁兆鸣杀掉，他实是毫无把握。

丁兆鸣缓缓说道：“哦，原来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好，那我告诉你吧，他是在江湖上无恶不作的少林寺叛徒，是侠义道固然放不过他，少林寺也要把他捉回去清理门户！和我们在这一条路上追踪他的就有尊胜禅师和道显禅师两位高僧！”丁兆鸣这话一说，大石道人倒是松口气了。

丁兆鸣哈哈一笑，继续说道：“道兄刚才说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这厮是少林寺要捉回去的叛徒，道兄即使不帮少林寺的忙，也得给少林寺的一点面子吧！嘿嘿，你要是庇护这厮，那就是和少林寺作对了！”

吉鸿急道：“大石道兄，你可得主持公道。我们、我们是……”欧阳业暗地向他抛个眼色，赶忙接下去道：“是呀，这位吉兄和我一起来，好歹也算得是你们的客人，你们做主人的岂能任由客人被人欺负！”欧阳业是怕他说出自己刚才告诉他的那个秘密，把洞冥子也牵连在内。要知他和吉鸿的交情虽然不浅，但和洞冥子的关系却是更深。两者必须牺牲其一的话，他是宁愿牺牲吉鸿的。

吉鸿则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听了欧阳业的话，不由得瞿然一省，暗自想道：“不错，倘若我说出事情的真相，这位大石道人一定要替他的师父隐瞒，

那时只怕弄巧成拙，他反而要帮忙对方，把我杀掉灭口了。”他本是想说出洞冥子约好他们来的，如今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只好连这句话也不敢说了。把自己变成为欧阳业带来的朋友，这“客人”的身份，还得看大石道人是否承认了。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大石道人松了一口气，暗自想道：“师父要我来接引他们，其实就是避免给外人发觉，师父都怕挑这担子，我又何必卷入漩涡？好在丁兆鸣还未知道真相，事情还未至于转不过圜。不过，天山派和少林派固然不能得罪，御林军的副统领，我也是得罪不起的。怎么办呢？”其实他还未曾知道，丁兆鸣早已偷听了欧阳业和吉鸿的对话，虽然还未知道全部真相，但最少已是知道了他的师父洞冥子和这两个人有很不寻常的关系，故此才有深夜偷偷派遣心腹徒弟接引他们上山的，不过事有主从缓急之分，他是为了不愿枝节横生，这才装做没有知道，以便集中全力来对付吉鸿的。

大石道人踌躇未决，但却是非得有个了断不可，于是只好摊开双手，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说道：“这可教我左右为难了，丁大侠说得不错，我当然不能和少林寺作对。但欧阳大人也说得不错，我也不能得罪客人的朋友。不如这样吧，你们的梁子你们自己了结，但请给我们一点面子，不要在崆峒山上大动干戈。”

大石道人说到一半，吉鸿已是知道他的心意，连忙转身就跑，丁兆鸣喝道：“要想逃么？”欧阳业把大石道人一拉，大石不由自主的跟着他，一同拦住了丁兆鸣。

大石道人说道：“丁大侠，请给敝派一点面子，下了山再动手吧。”

就在此时，吉鸿突然发难，倏的向邓明珠扑去。本来他是斜刺而逃，方向并非对邓明珠的。他头也未回，突然一个倒跃，竟是不差毫厘落在邓明珠身旁。邓明珠方觉不妙，只觉虎口一麻，是已遭他所擒。原来他这一倒纵和出手正是少林寺的龙形身法和大擒拿手功夫，用来对付比他更强的丁兆鸣自是不成，但用来突袭邓明珠，却是手到成擒了。

丁兆鸣其实也并非想在崆峒山上捉拿吉鸿，而是恐怕他会逃出自己视野之外，故此必须马上追踪的。想不到他卖给崆峒派这个人情，却给了吉鸿一个可乘之机。

丁兆鸣又惊又怒，呼的一掌就拍向拦在面前的欧阳业，欧阳业跃开说道：“丁兆鸣我不是怕你，我是尊重主人的意思，在这崆峒山上，我是不和你交手的了。”丁兆鸣哪有余暇听他说的风凉话，立即硬闯出去，喝道：“不尊重主人的可不是我。大石道兄，你再阻拦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大石道人如何还敢阻拦，呆了一呆，闪过一旁，顿足说道：“好，好，我不管了，你们的事，你们自己了结吧！”其辞若有憾焉，心里可是暗暗欢喜：“吉鸿有了人质在手，我乐得两不相帮。”

吉鸿抓了人质，有恃无恐，把邓明珠高高举起，作了一个旋风急舞，哈哈笑道：“你不要你侄女的性命，那就上来吧！你到我身旁十步之内，我马上把她捏死！”

投鼠忌器，丁兆鸣只好放慢脚步。吉鸿又再喝道：“给我退出百步开外！”退到百步开外，那就要爬上断魂崖了。丁兆鸣不甘受他威胁，可也不敢再追，正自踌躇，吉鸿已是跑下山腰，喝道：“丁兆鸣，我数十下，你若然还不听话，可休怪我手下无情。”

口中说着：“一、二、三、四……”脚步丝毫不停，经过孟华躲藏之处，

离开孟华也有五十步开外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喝道：“ 给我站着！ ” 月色朦胧之下，只见一个黑衣人从乱草丛中蹿出，突然站在吉鸿面前。邓明珠尖声叫道：“ 上云！ ” 这刹那问，孟华当真是又惊又喜，几乎忍不住也要叫出声来。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金碧漪的师兄江上云。金碧漪与孟华想要为他和邓明珠撮合姻缘的。

吉鸿把邓明珠当作一面盾牌，往前一推，喝道：“ 江上云，你剑法高强，刺吧！ ”

江上云这一声大喝，用的是可慑心神的狮子吼功，他蓦地蹿来，声出招发，本意是想趁吉鸿骤吃一惊之际，攻他一个措手不及的。哪知吉鸿练的也是佛门正宗内功，“ 定力 ” 甚深，并未为他震慑，江上云的长剑刚刚指向他的空门，他已是把邓明珠当作盾牌，挡住了江上云的剑尖。要不是江上云缩手得快，几乎就要伤及邓明珠，如何还敢再刺？

邓明珠身被挟持，又羞又愤，叫道：“ 江公子，不必顾我，杀这奸人！ ” 尖叫声中，用力挣扎。明知挣不脱对方魔掌，却是抱着与敌皆亡的心情，拼着激怒吉鸿，为他所杀。吉鸿若杀了她，自也难逃江上云的剑下。

吉鸿喝道：“ 想找死么？ ” 他老奸巨滑，当然不会真的把邓明珠杀掉，可是已把江上云吓了一跳，立即喝道：“ 你伤她一根毫发，我要你的脑袋，有话好好地说，把她先放下来！ ” 双方互相威胁，相持不下。江上云的剑尖作势对着吉鸿的要害穴道，吉鸿则腾出左手，想点邓明珠的麻穴和哑穴，免她乱叫乱嚷。

不知怎的，他的指头还未碰着邓明珠的穴道，自身腿弯的 “ 三里穴 ” 却忽地一麻，不由自己的向前倾仆。

江上云剑法何等迅捷，一见有机可乘，乘隙即进，唰的一下，黑夜中竟是不差毫厘，刚好刺中吉鸿虎口的关元穴，叫他无法使出气力伤害邓明珠。

就在此时，邓明珠亦已挣脱了他的掌握，一个 “ 鹞子翻身 ”，在丈许之外站了起来。电光石火之间，形势突变，江、邓二人不觉都是向对方奔去，手心里兀是捏着一把冷汗。江上云出剑与邓明珠挣脱魔掌几乎是同一时候发生，也不知是江上云得手在前还是邓明珠得手在前？

邓明珠喘过口气，说道：“ 江公子，幸亏你出剑得快，救了我的性命。 ” 江上云怔了一怔说道：“ 这是你自己挣脱的，与我何关？ ”

他们都以为对方客气，怎知黑夜中还有人相助。这个暗助他们的人就是孟华了。孟华是用 “ 弹指神通 ” 的功夫，在五十步之外，用一粒小小的石子打中吉鸿穴道的。三个月前，他还没有这份功力，如今则非但瞒得过江、邓二人的耳目，甚至连丁兆鸣这样的高手在旁，也是丝毫未能察觉。

丁兆鸣又惊又喜，上前与江上云相见。邓明珠道：“ 师叔，他就是我和你说过的帮过我们大忙的那位江公子。 ”

江上云把吉鸿抓起，交给了丁兆鸣，笑道：“ 丁大侠，请你把这奸徒交给少林寺的尊胜、道显两位禅师，我不想去见他们了。 ” 丁兆鸣又惊又喜，说道：“ 原来江公子已经见过了那两位少林寺高僧？ ”

江上云道：“ 我自回疆归来，正是在路上碰见这两位高僧，才知你们是在追捕这个奸徒之事的。 ” 邓明珠有点奇怪，说道：“ 你怎么知道这个奸徒会逃上崆峒山？ ”

江上云笑道：“ 我可没有未卜先知之能，今晚的事情，倒是一个巧合。

我是来找师父。”

原来他是从那两位禅师口中，知道师父会来参加崆峒派的大会，作一个观礼的客人。不过他却把会期记错了。错把三月初三记作三月初一，是以早来了三天。

说至此处，江上云这才回过头来，向大石道人吭声说道：“我不知道吉鸿这厮是否你们请来的客人，你要是责怪我得罪了你们客人的活，尽可以找我算帐！”

大石道人忙道：“不敢。这件事我本来就不知情，但凭江公子处置。”欧阳业站在一旁。做声不得，极是尴尬。

“难得江公子来到，还有三天就是敝派推定继任掌门人的大会，请江公子赏面观礼。”为了礼貌，大石道人继续说道。

江上云道：“哦，还有三天？我还以为是明天呢。听说我的师父要到你们这里来，不知他来了没有？”

大石道人道：“金大侠尚未来到，不过一定会来的。江公子要是不嫌我们招待不周，请先住下，等候令师。”

江上云道：“多谢你的好意。既然还有三天，我可以陪你们先下山去了。”后面两句话是和丁兆鸣、邓明珠说的。

大石道人巴不得他早走，说了几句表面的客套话，也就不挽留了。

江上云边走边道：“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你们所要追捕的另一个人也已经有了结果了。那人是千佛寺的白山和尚对么？”

了兆鸣道：“不错，不过我却不知他是千佛寺的和尚。”

江上云道：“少林寺的两位禅师已经知道确实消息，那白山和尚是回到千佛寺接受本门惩治了。是以这两位禅师也准备回来啦。邓姑娘，你猜这个消息是谁告诉那两位禅师的？”

邓明珠怔了一怔，说道：“我怎么猜得着。”

江上云道：“就是那次在昭化城外，我为了你的缘故，曾经和他打过一架的孟华。”邓明珠面上一红，低声说道：“为了我的缘故？我还以为……”

江上云道：“那时我恨他人品不端，勾引我的师妹，又勾引你。我也怀疑他是清廷的奸细。”

邓明珠道：“其实他是个好人，那天，你走了之后，我和他也就分手了。‘勾引’二字，从何说起？江公子，你真是疑心太重了。”

江上云道：“现在我已知道，我是误会他了。原来他真的是孟大侠、孟元超的儿子，帮过义军许多忙的。他和我的师妹，也是彼此真诚相爱。”

邓明珠道：“是你的师妹告诉你的吗？”

江上云道：“他的来历，是我的师父告诉我的。师妹则是责备我不该对他误会。我很惭愧，曾经在师妹前低毁过他用情不专，师妹倒是非常相信他的。这次我从少林寺两位高僧口中，更知道了多一些他的为人，我不能不承认过去我对他的态度，确实有点错了。”

邓明珠笑道：“一个人总是难免有时会做错的，那也不算什么。只要不是固执自己的错误就行了。”

他们边走边谈，丁兆鸣很是知趣，故意放慢脚步，让他们走在前头，他们也没发觉。当他们谈到孟华的时候，已是走下山坡，离开大石道人与欧阳业所在之处一里开外了。料想这两个人也听不见他们的谈话，是以并无顾忌。

但他们料想不到的是：正是他们正在谈论的这个孟华听见了他们的谈

话。孟华由于机缘巧合，这两个月中，得到了天竺一派武功的上乘心法，又得到了古波斯的武学秘瘦，与本身所学融会贯通，内功精进，胜过别人十年的苦学，玄功默运，很远地方的声音都听得见。江、邓二人在一里开外，虽然是小声说话，他也听见了十之七八。不过到了一里开外，听觉也就渐渐模糊，终于听不见了。

心头的一个结打开，孟华无限欢喜，暗自想道：“难得江上云对我消除误会，更难得的是他和邓明珠之间的误会也消除了。看来用不着漪妹给他们作红娘，他们的这段姻缘也可以缔结啦。”

孟华是早已悄悄的离开藏身之处，爬上断魂崖的，此时大石道人和欧阳业也正在赶忙回观，走在他的前头。孟华听不见江、邓二人谈话的声音之后，注意转移，可就听见了他们说话的声音了。

只听得欧阳业说道：“你也不用太过担忧，料想不会牵连到你师徒身上。”

大石道人说道：“要是他给仇家处死那倒不怕，就只怕他一押回少林寺，少林寺的主持要他忏悔前非才允从轻发落，那时他为了保全性命，可就未必还能守口如瓶了。”

欧阳业道：“他犯的案子确实不少，不过，那件案子却是别人不知道的，而且他也并非主谋，据我所知，内里详情，他也未曾知悉。”大石道人说道：“他只要把所知的说出来，已是不得了！”

欧阳业笑道：“他是个聪明人，即使为了保全性命，必须忏悔招供，他也尽可以把众所周知的事情说出来，别人不知道的他何须说呢？何况说了出来，对他也是害多益少。他应该知道，少林寺饶了他，我和令师也不会饶他的。”

大石道人道：“你说的道理是不错，不过活口落在人家手里，我总是不能放心。欧阳大人，请你和我说老实话，咱们的秘密，吉鸿知道多少？”

欧阳业道：“我只告诉他，令师和你的二师伯当年是形同一体的。别的可没有说。”

大石道人大吃一惊，说道：“这已足够了。他要是把你这句话说出来，有关的人想也会想得到家师当年也是参预其事的了。”欧阳业道：“我料想他是不敢说出来的。不过，你既然这样担忧，我就给你想个法子吧。这个法子容易得很，把他杀了灭口就是！”

大石道人说道：“他落在丁兆鸣和江上云的手里，咱们如何能够下手？”欧阳业道：“你和我当然是做不了这件事的，不过本领比丁、江二人高明的人也还有的是，而且明枪不成，咱们还可使人用暗箭！”

大石道人道：“说来容易，但这样的高手又要是咱们绝对相信得过的，却往哪里去找？”欧阳业道：“待会儿见到你的师父，你就知道这样的高手并不难找了。”

大石道人道：“那高手到底是谁？我心急得很，你可以告诉我吗？”

欧阳业道：“好，你附耳过来！”底下的话，孟华在距离百步之外偷听，可就听不见了。过了片刻，才听得大石道人说道：“啊，他至迟明天就到，要是真的话，那倒可以追得上的。”

孟华在后面暗暗跟踪，但也不敢太过逼近，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底下的话就听不见了。

偷听了他们说的这许多言语，孟华不由得暗自想道：“他们说的那个案子，莫非就是洞玄子的儿子当年迎亲被杀的那件无头公案？我的三师父就是

因为这个案子被牵累的。不过，这件案于倘若是他们所做的话，洞玄子怎会让他们害死自己的亲儿来陷害我的师父？那位准新娘，中州大侠牟一行的女儿失踪又是怎么回事？”

猜不透内里因由，孟华心中一团迷雾，跟着又再想道：“内中可能另有蹊跷，但听他们的口气，却是以这件案子的可能性最大。洞玄子已死，我的三师父又不愿意为自己剖白，看来欲明真相，只有洞冥子和欧阳业可以说出当年的秘密了。还有一个是知道部分秘密的吉鸿。”

想至此处，孟华不觉起了一个念头：“吉鸿已被押回少林寺，如今还有三天，不能把他押回来对质了。要逼使洞冥子吐露秘密，那是做不到的。剩下来的就只有一个如今正是在我眼前的欧阳业了！”

他自忖要活捉欧阳业不难,但必须和大石道人动手,那时岂非打草惊蛇？他又不能不择手段，把大石道人也杀了灭口。过早暴露自己，势将引起崆峒派来和自己为难，也势必要妨碍自己用天山派代表的身份来作调人了。

正在他患得患失，踌躇难决之时，天上忽然下起雨来，这场雨来得又急又大，陡然间乌云掩月，电闪雷轰，大雨倾盆而下！

变大之际，欧阳业和大石道人不知正说到什么，孟华隐约听到他提高声音叹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这话可说得当真不错。”就在此际，一个暴雷响过，忽听得大石道人叫道:“欧阳大人，你、你怎么啦！”雷声过后，电光一闪，孟华定睛看去，只见前面只有大石道人一个，欧阳业不知哪里去了！大石道人大叫道：“欧阳大人，你听得见我么？”雨声中哪里听得见欧阳业的回音？

幸好这场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多久，风停雨止，月亮又从云层里爬出来了。

大石道人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奇怪，欧阳业的轻功不错，怎的会摔下去的。但愿他不是摔得重伤才好，以他的本领，大概也不至于摔得重伤吧？”他一面叫“欧阳大人，欧阳大人！”一面走下山坡察看。

孟华躲在暗处偷窥，只见大石道人点燃火把，在山坡上东张西望，还不时的拨开乱草，移动石块，生怕欧阳业是被石块压着，以致自己看不见他。但这样的仔细搜查，依然没有发现欧阳业的踪迹。他从山腰一直找到断魂崖下，沿途并没发现血迹，只是山腰一段的乱草有被重物滚压过的迹象，显然欧阳业是曾失足滚落山坡，但却没有受伤。以欧阳业的武功，既然没有受伤，早就应该自己走上来的，却不知何故，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大石道人喃喃自语：“难道他是跑了不成？但山下有他的对头，他岂有不先见一见我的师父，就私自跑了的道理？何况他还希望明天和那人见面呢？”走到断魂崖下，再行仔细察视，地上也没有足印。

那束火把就快烧完，人还没有找到，饶是大石道人胆大，也不禁毛骨悚然。他连呼“奇怪！”难道有鬼怪把欧阳业抓去不成，心念未已，陡地一阵冷风吹来，火把熄了。大石道人心惊胆战，赶忙跑回清虚观去。一面跑一面拔剑挥舞，好像是害怕有鬼魅突出其来，把他抓去似的，孟华暗中偷看，也忍不住暗暗好笑。

大石道人走了之后，孟华跟着下来察看，也是找不着欧阳业的踪迹。不多久天就亮了。

孟华当然不相信会有鬼怪，但这样离奇的事情，却也委实令他猜想不透。他回忆当时情形，当时正是风雨交加之际，欧阳业一声尖叫之后，大石道人

才发觉他摔下去的。大石道人马上唤他，已是听不见他的回答了。

孟华不觉心念一动，暗自想道：“莫非不是鬼怪，而是有高手埋伏在旁，趁着雷雨交加之际，突施袭击，以致走在前面的大石道人也没察觉？欧阳业可能是被那人点了穴道，要叫也叫不出来。”

这样的解释虽然勉强可以解释得通，但仔细想来，却是十分难以做到的事。欧阳业虽未算得武林中一流角色，但身为御林军的副统领，本领也是委实不弱。孟华自忖，倘若自己出手的话，也决不能如此轻易的手到擒来，令得在他身边的大石道人也没发觉。除非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否则是绝计做不到的。但倘若是这种身份的人物，又怎能不顾身份去偷袭呢？

孟华猜疑不定，只好把这件事情暂且搁下不去想他。这天他躲在深山密林之中，天亮没多久，就发现有崆峒派的许多弟子出来了。

孟华伏地听声，听得他们正在谈论欧阳业昨晚的神秘失踪之事。

崆峒派弟子一批一批的出动搜查，幸亏孟华轻功超卓，听觉也远比他们灵敏得多，一发觉有人向他走近，便即转移方向，没给他们看见。

大石道人是第二批出来寻找的人，孟华听见他给同门七嘴八舌的查问昨晚之事。大石道人却把吉鸿与欧阳业同来之事瞒隐，只说是奉命去接欧阳业的。至于欧阳业为什么要在三更半夜从断魂崖登山，大石道人则以自己的猜度来给他解释，说是欧阳业以御林军副统领的身份，可能不愿意和江湖上的人物一起上山，是以才提前来到，行走小路。这个解释颇有道理。同门纵然猜疑，也想不到是他们师徒和欧阳业有不可告人之事。

傍晚时分，出去搜查崆峒派弟子又一批一批的回来了，最后回来的是洞冥子和他的徒弟大石道人。洞冥子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孟华却不知道。

只听得大石道人说道：“这事古怪之极，看来欧阳大人是恐怕凶多吉少。”孟华听得此言，知道他们白忙了一天，欧阳业可还没有找着。

洞冥子说道：“我疑心欧阳业是给高手暗中伏击，把他捉去了。”与孟华的猜测不谋而合。

大石道人说道：“当时我走在他的前面，距离大概也不过是数步之遥，是谁能有这样高明的本领？该不会是金逐流吧？听说丹丘生和他的交情不错，这次的事情，丹丘生定要求他庇护。”

洞冥子道：“金逐流要顾着他的大侠身份，料他不会偷施暗袭。我倒是怀疑另一个人。”

大石道人问道：“师父，你疑心谁？”洞冥子道：“恐怕就是丹丘生本人。”大石道人似乎有点不敢相信的神气，说道：“丹丘生能有这样本领？”

洞冥子道：“你不知道，丹丘生虽然和你同一辈，他的本领，却是不在我之下的。他躲在石林将近十年，说不定张丹枫埋藏的武功秘笈也给他找到了。”听至此处，孟华禁不住心头一喜：“对呀，我怎的没想到呢？嗯，倘若捉到了欧阳业的真的是我的三师父那就好了！”

他们这番谈话，不啻又证实了孟华的另一个猜疑：欧阳业一定和他师父的那件案子有关，否则他们不会疑心是他的师父来捉欧阳业。

大石道人说道：“欧阳业倘若当真是落在丹丘生手中，这事情可不好办！”

洞冥子道：“你放心，我早已想好对付他的办法了。此事倘若真是他所干，我还可以给多加一条罪名。”

大石道人道：“不过御林军的副统领在咱们这处失踪，要是找不回来的话，朝廷降罪下来，咱们可也担当不起！”

洞冥子笑道：“ 徒儿，有一事你还未知。 ”

大石道人道：“ 师父可以告诉我吗？ ”

洞冥子道：“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泄漏。 ” 大石道人连忙发誓，洞冥子这才缓缓说道：“ 你只知道欧阳业是我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的顶头上司和我也有交情！ ”

大石道人道：“ 啊，师父说的敢情是海大人？ ”

洞冥子道：“ 不错，海大人也会来的，不过他的身份暂时还要隐瞒。要是欧阳业找不回的话，我会告诉他这是丹丘生干的，他绝计不会怪到我的头上。嘿嘿，我倒希望丹丘生杀了欧阳业呢。 ”

大石道人道：“ 原来师父有这样的一个大靠山，那是自可以有恃无恐了！”

洞冥子道：“ 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吉鸿泄漏他所知道的秘密，江湖上的侠义道部和我作对，我也不怕。大不了我不做崆峒派的掌门，那时我和你一起到京城去，索性还俗做官。但和我作对的人，却是绝计难以逃下此山。 ”

大石道人道：“ 但最好还是瞒得过的好，师父，你不是请了人去行刺吉鸿的，这事不知可有成功的希望！ ”

洞冥子道：“ 俗语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人是当今之世数一数二的使毒高手，丁兆鸣纵然精明，料也难防，江上云这小子乳臭未干，我更加不放在心上。 ”

大石道人道：“ 啊，师父要他把丁兆鸣和江上云一齐毒死？ ” 洞冥子道：“ 不错！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 ”

大石道人说道：“ 江上云是江侮天的儿子，金逐流的徒弟，了兆鸣是天山派的第二代弟子，那人不怕江、金二人和天山派的掌门唐经天吗？这件案子做出来的话，恐怕是要比当年牟家那件案子牵连更大了！ ”

洞冥子道：“ 即使揭发，也不会猜疑到我的身上。那个人可是什么都不怕的。 ”

说到这里，这两师徒已是离开孟华相当远了。孟华伏地听声，也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了。

孟华暗自思量：“ 他们说的那个海大人不知是否就是御林军的统领海兰察？听洞冥子的口气，似乎他们还有更重大的阴谋。 ” 又再想道：“ 这阴谋是什么尚未知道，但就我已经知道的来说，丁大侠和江上云就有性命之忧了。怎么办呢，他们已经走了一天，我要追上给他们通风报讯恐怕也来不及了。还有两天就是会期，明天金大侠和我的三师父恐怕也会到来了。 ” 他分身乏术，唯有自己安慰自己：“ 丁大侠精明干练，邓明珠也是很有江湖经验的人，未必就会这样轻易遭人暗算！天山派的碧灵丹是解毒圣药，丁大侠也该随身携有的。 ” 他虽然尽量往好处着想，但想到洞冥子派去暗算他们的人是当今之世数一数二的使毒高手，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不知碧灵丹是否能化解那人的下毒？

但他既然不能下山报讯，只好暂且把这忧虑置之脑后，此时天色早已黑了，孟华心里想道：“ 断魂崖是登山的捷径，我且看看今晚是否还会有人从那里上山？ ” 于是回到昨晚藏身的那个石洞。他不敢熟睡，在洞中打坐练功。约莫三更时分，忽地听得有“ 拍、拍、拍 ” 的三下击掌之声。孟华又喜又惊，果然是有人来了。

他悄悄走出山洞，和昨晚一样，藏身一块大岩石后面，伸出头来偷听。

只听得又是“拍、拍、拍”的三下掌声，东面西面，同时出现人影。“原来这两个是以击掌为号，约好在这里相会的。如此鬼祟，看来也不会是好人了。”孟华心想。

月色比昨晚还更明亮，孟华定睛一看，忽地发现西面走来的这个人竟然是他认识的。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十年前给他三师父逐出石林，后来又曾经回过石林向他三师父寻仇的那个大魔头阳继孟。

阳继孟对东面来的这个人执礼甚恭，一见便即施礼，说道：“海大人，你来得早啊。洞冥子来了没有？”

孟华心道：“原来这个家伙就是洞冥子奉为靠山的那个‘海大人’，洞冥子对他今晚要来之事连心腹徒弟也没有告诉，不知是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个“海大人”道：“我也是刚刚来的。不过洞冥子却要迟一个时辰才来迎接咱们。”

阳继孟道：“洞冥子怎的这样没有礼貌，胆敢要海大人在这里候他一个时辰？”那“海大人”笑道：“是我特地把和他的约会拖迟一个时辰的。”

阳继孟道：“为什么？”那“海大人”道，“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量商量。”阳继孟道：“海大人太客气，有甚要我效劳，请你吩咐就是。”

那“海大人”道：“第一件事，这‘海大人’三字，你可不能用来称呼我了。从明天起，我的身份是一个做临时工的清虚观的打杂工人。”

阳继孟诧道：“海大人何故如此纡尊降贵？”话犹未了，那“海大人”瞪他一眼，说道：“老阳，你又忘了？”

阳继孟道：“对不住，我称呼惯了，一时改不过来。海大人，那我如何称呼你才好呢？”那海大人道：“我叫你老阳，你叫我老海。但从明天起，你若是在人多的地方见到我，你根本就不用和我打招呼。”阳继孟应了一个“是”字，重提那个问题：“老海，其实你以客人的身份出现不也可以吗，何须如此纡尊降贵？”

那“海大人”道：“我不想让人知道我的身份，你知不知道，我的副手已经出了事了？”

阳继孟道：“我还没有见到洞冥子这支的子弟，在路上碰见的崆峒派那些门人，我可不敢向他们查探。但也听说吉鸿是给江海天的儿子捉去和欧阳大人失踪了之事，却不知是真是假？”

阳继孟此言一出，不啻是向孟华说明了这个“海大人”的身份，欧阳业既然是这个“海大人”的副手，这个“海大人”当然是御林军的统领海兰察了。孟华心里想道：“我果然没有猜错，怪不得阳继孟这大魔头也要对这个‘海大人，阿谀奉承了。”

知道了这个“海大人”就是海兰察之后，孟华更加留神细听，只听得海兰察说道：“当然是真的，把吉鸿捉去押回少林寺的人，不但有江海天的儿子，还有一个天山派的弟子丁兆鸣。但欧阳业给谁暗算，如今生死如何，却是都未知道。但只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阳继孟道：“老海，但你和欧阳业可是不能相比，谁敢暗算你呢？你也不是丁兆鸣之流可以暗算得到的。”言下之意，“丁兆鸣之流”根本不足和这海兰察抗手，对海兰察的本领，实是捧得极高。

海兰察道：“我当然不怕他们暗算，但我的身份却是必须隐瞒的，这就

是我要和你说的事情了。”

海兰察道：“崆峒派后日召汗的这个门人大会，其实并非掌门人洞真子的意思。”阳继孟道：“对啦，我正是有这疑问，洞真子年纪也还不算太老，为何就要退位让贤？”

海兰察道：“那是为势所逼，不得不然，你应该知道，洞冥子早已想做崆峒派的掌门人了。这原由说来话长，牵涉到当年丹丘生那宗案子的。”

阳继孟道：“听说当初洞妙真人让位给洞真子，也是为势所逼？”

海兰察道：“不错。当时是洞玄子、洞冥子联合支持洞真子，逼掌门师兄洞妙真人让位的。洞妙真人为了保全爱徒，不得不然。那时侗玄子本来想自己做掌门人的，只因资望不够，才推出二师兄洞真子继位。原意是把洞真子当作傀儡。待到适当的时机，再逼洞真子让位给他。不料尚未待到适当时机，洞玄子却在石林丧命。洞冥子比洞玄子野心更大，洞玄子死后，他等了三年有多。等到现在，可不耐烦再等下去了。他要做掌门，唯一担心的不是同门反对，而是怕丹丘生知他图谋，和他作对。是以他就索性先下手为强，藉口清理门户，重翻旧案，在这次大会中把丹丘生置之死地。不过他也预料到，风波恐怕还是不小的。”

阳继孟笑道：“所以他必须得到你的支持了。”

海兰察道：“你漏了自己了，他也是需要你的支持的。现在我想先听你的意见。”

阳继孟道：“我当然是唯海大人马首是瞻，何况丹丘生也是我的对头呢。”

海兰察道：“你又忘了，怎么又叫我海大人？”接着笑道：“老阳，咱们虽然应该支持他，不过也得有点好处。实不相瞒，我是把这件事当作一宗交易的。”

阳继孟道：“老海，你想怎样进行这宗交易，我听你的差遣。”

海兰察道：“洞冥子由你作主，替他请邀的一批客人，你办得怎样？”阳继孟说道：“我邀请了梅山二怪，东海三邪，还有……”海兰察道：“不必细数了，这些人可靠吗？会准时来到吗？”

阳继孟道：“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相信是可靠的。”原来要洞冥子让阳继孟替他作主请一批客人，这主意也是海兰察出的。

阳继孟续道：“明天起他们就会陆续来到，老海，你有什么吩咐？”海兰察道：“实不想瞒，我是要他们对付崆峒派门下，甚或是侗冥子本人！”

阳继孟吃了一惊，说道：“老海，这我可不懂了。咱们不是来帮洞冥子的忙的吗？”

海兰察道：“当然，但他也要帮我的忙。洞冥子怕侠义道和他为难，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了一个对付的计划。不过，我也知道洞冥子的意思是最好能够备而不用，他还没有胆子掀起这样大的风波的。但我却是非用不可！这句话事先我不会和他说，到时由你的手下动手。洞冥子和崆峒派的任何人若敢阻挠，就连他们也都杀了。”

在岩石后面偷听的孟华，听至此处，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海兰察的心肠好狠，但不知他定下的是什么计划？”

忽然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也不知他是否正在和阳继孟说那秘密的计划？孟华凝神静听。过了一会，这才听得“一网打尽”四字，接着是海兰察哈哈的笑声。

显然，孟华没有猜错，海兰察是正在说他的那个计划，他所要“一网打

尽”的，显然也是指反清的侠义道了。孟华心头怦怦乱跳，想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应邀来观礼的侠义道，怎知他们安排下这样狠毒的阴谋，但愿明天能够见得着金大侠才好。这两天我也千万不能给他们发现。”

阳继孟道：“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了吧，洞冥子怎的还不见来？”

海兰察道：“不错，咱们改谈别的吧。咦，好像有脚步声来了，怎的方向不对？”

阳继孟道：“似乎是从断魂崖下面上来约，不是从上面的清虚观下来约。”

就在此时，忽地听得有个女子尖声叫道：“救命，救命！”接着，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喝道：“臭丫头，在崆峒山上，你想有人救你，那是做梦，你再乱嚷，我先捏死了你！”那少女越发大叫：“好，你捏死我吧，捏死我吧！我宁死也不愿受你折磨！”

这刹那问，孟华当真不由得惊得呆了！

那个少女的尖叫，可不正是金碧漪的声音？原来金碧漪听见这边有人说话之声，马上就叫喊的！

孟华刚刚还在害怕给他们发现的，但此时听到了金碧漪呼救的声音，他是天塌下来也不顾了！正是：

忽闻爱侣声呼唤，百险千难也挺身。

## 第四十六回　忍见佳人落魔掌　勇将宝剑斗强梁

海兰察也是甚感惊奇，低声间阳继孟道：“这婆娘是谁，你知道吗？”阳继孟道：“好像是毒手观音。”海兰察吃了一惊，说道：“哦，原来这婆娘就是江湖上号称第一使毒高手的毒手观音吗，我早已想罗致她了。不过，你可别先向她说明我的身份。”

阳继孟道：“我理会得。”说话之间，脚步声又已近了许多，金碧漪的呼喊却停止了。也不知是否给她点了哑穴。

阳继孟提高声音叫道：“是辛七娘吗？”那老妇人应道：“不错，你是谁？”阳继孟道：“我是孟神通的第三代弟子阳继孟，十年前曾和你老人家见过一次面的。”

那老妇人道：“哦，原来你也是应洞冥子之约来的吗？和你一起的人是谁？”

阳继孟道：“是一位朋友。喂，你捉的小妮子是谁？”

那老妇人纵声笑道：“说出来包你要吃一惊，这臭丫头的父亲是当今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金逐流！”

阳继孟果然大吃一惊，说道：“辛七娘，你真是大胆，怎的把金逐流的女儿捉来了？”

那老妇人冷冷笑道：“小阳，你害怕就赶快下山，免得牵累了你。”阳继孟道：“你都已经把她捉来了，我还害怕什么？好，听说金逐流的女儿美艳如花，我倒要看看她是否真的长得那么好看。”

阳继孟一面说话，一面跑上前去迎接，此时那个妇人正好跑到孟华藏身之处，明亮的月光下孟华看得分明，金碧漪被她挟在胁下动弹不得。

辛七娘尚未知道危机瞬息，笑道：“小阳，你可不能见色便起邪心，金逐流的女儿我是要把她拿作人质，你可不能动她。哎哟，哎哟，岂有此理？阳继孟，你怎么竟敢暗算老娘？”

阳继孟大惊道：“我没有暗算你呀，一定是有对头在这里埋伏，赶快把那人搜出来！”

不用他搜，那个人已是跑了出来，向辛七娘扑过去了。原来孟华是重施故技，以弹指神通的功夫，飞出三颗小小的石子，其中一颗正中辛七娘膝盖的环跳穴。

不料辛七娘的本领却非吉鸿可比，穴道给石子打中居然没有跌倒。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寒光一闪，孟华明晃晃的剑尖己是指到了辛七娘的面门！

辛七娘不知来者何人，在这间不容发之际，不容她多作考虑，只得把金碧漪抛掷出去，喝道：“阳继孟，给我看管这丫头！”腾出手来，对付奇袭。

剑光如电，人影翻腾，只听得“嗤”的一声，辛七娘的衣袖已给孟华的剑锋削去一幅，但与此同时，在她的袖管之中，也飞出一团烟雾。

幸亏孟华刚刚从海兰察和阳继孟的谈话之中，知道这老妇人是个使毒高手，一施奇袭之时，便即有了准备，右手长剑刺出去，左手的劈空掌跟着便来，同时闭了呼吸。

辛七娘洒出的是一团毒粉，吸进毒粉，立即便要昏迷，沾上毒粉，也会皮肉溃烂。不料这一团毒粉，却给孟华强劲的掌风全都扫荡干净。

孟华这一奇袭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不过他料想辛七娘既要把金碧漪挟

为人质，而且她又有帮手在旁，在她来说，乃是有恃无恐，必然舍不得把金碧漪弄死，孟华也自信他的快剑能够攻她一个措手不及的。

哪知他只料中了一半，他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伤敌救人，果然逼得辛七娘放开了金碧漪，但他这快如闪电的一击，却也还不能如愿，只是削去辛七娘的一幅衣袖。

孟华看见金碧漪给这毒妇抛掷出去，此时正在顺着斜坡之势，骨碌碌的滚下去了，也不知她是伤是死，心里焉得不惊，哪里还有工夫和这毒妇纠缠？

“漪妹，你别慌，我来救你！你听得见我吗？我是你的华哥呀！”孟华一面高叫，一面向着金碧俯跑去。他必须在金碧漪未曾滚下悬崖之前，把她抓回来！

可是他不愿和辛七娘纠缠，辛七娘却来和他纠缠了。辛七娘把手一扬，也不知打的是什么暗器，发出叮叮■■的一片金属响声，暗器未曾来到，腥风已然扑鼻。

“好小子，你要救这丫头，那是做梦！”辛七娘发出暗器，跟着追来。

孟华冷笑道：“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本领！”冷笑声中，暗器已是从四面八方而来，孟华不慌不忙，长剑挥了一道圆弧，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洒下了满空的金属破片。原来辛七娘发出的暗器，是她十只指头上都有套着的指环，这十枚指环也都是用药水淬炼过的毒指环。

孟华快剑一招，便即把十枚毒指环削成片片，饶是辛七娘见多识广，也未曾见过这样厉害的剑法，不觉给他吓得呆了一呆。但孟华给她的暗器一阻，却也给她追上了。

孟华喝道：“你再追来，我先毙了你！”

辛七娘冷笑道：“你纵然能够把她抢走，得不到我的解药，也休想救得了她！”孟华瞿然一省：“不错，漪妹本领不差，给她挟制得动弹不得，这毒妇当然是在她身上下了毒了。”倏地回身，反向辛七娘扑去。

辛七娘喝道：“好小子，来找死吧！”手中已是多了一个竹筒，一按机刮，竹筒里喷出一股毒液。孟华焉能让毒液喷着，但也只能倒纵避开了。那股毒液洒在他的身边，腥臭的气味令得他几乎有窒息之感。

孟华大怒，脱下外衣，挥舞成风，喝道：“大不了中你的毒，不给解药，你也休想活命！”正要和辛七娘硬拼，忽地一股寒飚卷地而来，原来是阳继孟赶到来帮辛七娘。“我道是谁，原来是丹丘生那个小徒弟。哼，你这小辈也敢猖狂。”阳继孟冷笑喝道。

阳继孟的修罗阴煞功比起四年前在石林之时又已进了一重，但孟华的内功更是今非昔比，阳继孟的修罗阴煞功想要伤他是决计不能的了。不过，在他全力发挥之下，孟华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

孟华冷笑道：“我正要找你算帐！”剑光电转，似左似右，飘忽之极，辛、阳二人都觉得那明晃晃的剑尖似的是朝着自己的要害刺来。辛七娘惊弓之鸟，吓得连忙倒纵出去。她怕误伤了阳继孟，喂毒暗器不敢轻发。

眨眼之间，阳继孟己是接连遭遇了几次险招，又惊又妒，心里想道：“这小子一定是得到了张丹枫在石林留下的剑法了。我的修罗阴煞功也克不住，只怕是难以讨得便宜了。”想叫海兰察上来帮忙，又伯太失面子。只好把修罗阴煞功全力发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孟华自恃可以胜他，但也不是三招两式所能了结，何况还有一个辛七娘在旁，稍一不慎，可能还有中毒的危险。他记挂金碧漪的安危，心里想道：

“解药一时难取，先救了漪妹再说！”于是唰唰唰连环三剑，杀得阳继孟手忙脚乱，立即便从缺口冲出。辛、阳二人惊魂未定，哪敢去追？

滚下山坡的声音早已听不见了，孟华的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不知金碧漪究竟是死是生，一面跑一面反复叫道：“漪妹，你听得见我么？你怎样了？”

忽听得有个柔弱的声音随风传来：“孟大哥，当真是你么？我在这里，你赶快来！”声音虽然微弱，孟华已是听得清清楚楚，确实是金碧漪的声音了！

孟华大喜如狂，连忙向声音来处飞跑而去，大声叫道：“漪妹，你没事么？”金碧漪的声音，随风飘来：“没事，只是我还不能走动。”孟华如今已经算得是武学的大行家，一听金碧漪的声音，便知她只是使不出气力，以致声音微弱，却并非受了内伤。登时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

原来辛七娘是曾点了金碧漪的穴道，但她那一掷用的却是一股巧劲，就像把人轻轻提起又轻轻放下来似的，金碧漪不过是顺着斜坡之势滚下去而已，并没因她这一掷而摔伤。滚了一段路程，势道渐缓，被高逾人头的一丛茅草一阻，下跌之势，便停止了。

不过她虽然没有摔伤，身上本来就着了的毒却是无法化解。辛七娘给她下的毒名为“酥骨散”，这药倒无性命之忧，但中了此毒，七天之内，筋疲骨软，就像瘫痪了的病人一般，而且倘若过了七天，未得解药，那就要永远变成残废了。要知辛七娘虽然是说天不怕地不怕，其实对金碧漪的父亲，武林中公认为天下第一剑客的金逐流还颇为忌惮的，是以她只能用这个法子挟制金碧漪作为人质，不敢伤害她的性命。

金碧漪练有上乘内功，虽被药力所制，不能用以御敌，运气解穴却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在下跌停止之后，不过半炷香时刻，她的穴道已是自行解开了。

金碧漪受药力所制，早在孟华意料之中，如今听到她的声音，知道她没有受伤，倒是喜出望外了。

“漪妹，别慌，我会和你下山的。你的江师兄怎样，你知道么？”孟华叫道。

原来他陡地想起一事，洞冥子请托的那个去下毒暗害吉鸿、丁兆鸣、邓明珠、江上云等人的“使毒高手”，料想就是这个毒妇辛七娘无疑了。他不解怎的反而是金碧漪落在她的手中，更担心那些人不知是否已受辛七娘所害，是以还未曾见着金碧漪，便急不及待地先问她了。

金碧漪又是欢喜，又是感动，心里想道：“孟大哥真是好人，江师兄那样敌视他，他却还是对江师兄如此关心。”当下提一口气，把声音放大一些，说道：“江师兄并无大碍，你别担心，慢慢我告诉你。”孟华听她语气，料想江上云大概也是中了毒，但却已逃出魔掌了，心上的另一块石头也放了下来。

就在说这几句话的时间，他又跑了一段路程，已经看到是金碧漪了。

孟华看见了金碧漪，金碧漪也看见他了。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气力，金碧漪兴奋得跳了起来，叫道：“啊，孟大哥，当真是你！这、这、这不是我在做梦吗？”此时他们的距离已是不过三五十步之遥，孟华飞快的向她跑去，她亦是情不自禁的迈两步，张开双臂，迎接孟华。

孟华大喜道：“漪妹，你别过来，小心摔跤！”跟着笑道：“当然不是

做梦，你瞧我不是站在你的面前？别太着急，我会背你下山的。”

金碧漪听得“摔跤”二字，这才如梦初醒，忽地叫了起来：“咦，我怎么跑得动了？”话犹未了，只觉脚跟一软，“咕咚”一声，果然就摔倒地上。

孟华道：“唉，你怎么不听话？别急，别急，让我看看，你摔坏了没有？”

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到十步，他正要跑过去把金碧漪拉起来，手臂也已伸出来了。正当此际，忽地只觉微风飒然，突然有人从他背后袭来。不过那人也似乎是觉得偷袭有失身份，虽是突然扑来，却在出手之际，先自开声，哈哈笑道：“好小子，你想救这丫头下山，那是作梦！”

孟华一觉微风飒然，便知那人是来抓自己的琵琶骨。立即沉肩缩时，一矮身躯，反手一掌，向那人拍去。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孟华竟然给那人的掌力震得立足不稳，斜蹿三步。肩头亦自感到有点火辣辣作痛。

孟华不由得大吃一惊，暗自想道：“这人的功力可要比那毒妇和阳继孟都高得很多！”回过头来，看清楚，原来正是那个“微服上山”的御林军统领海兰察。

孟华冷笑道：“堂堂统领大人，居然也会背后偷袭，使的好手段啊！”海兰察面上一红，说道：“我若不开声提醒你，你自问能够挡得了我这一掌么？好，咱们现在就见个真章，我让你占个便宜，你拔剑吧！我只凭这双肉掌对付你，看你可能逃得出我的掌心？”他为了要保持高手应有的风度，语气倒甚平和。但其实心中则已动了杀机：“这小子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我非毙了他不可！”

武学之道，各有所长，有人以独门兵刃见长，有人以拳脚功夫取胜。练到一流境界，有没有兵器都是一样。孟华所学甚杂，不过仍是以剑法最为超卓。他当然不会和海兰察客气，于是唰的就拔出剑来，一招“玄鸟划砂”，便即径刺过去。冷笑说道：“我倒要看看是我逃不出你的掌心还是你逃不脱我的剑底！”

海兰察喝道：“来得好！”伸手就抓他的剑锋。孟华的无名剑法以临机应变见长，这招“玄鸟划砂”，看似青城一派，其实似是而非。对方越是行家，越为捉摸不准。他情知海兰察的功力在他之上，故而一照面便把无名剑法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招“玄鸟划砂”，蕴藏了六七种不同的变化。海兰察每一种可能的应付方法，他都预计到了。

但想不到海兰察的应付方法，却是完全出乎他的估计之外！按一般武学通则而论，即使是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力，也必须避开对方的剑锋，然后，方能乘暇抵隙，夺取对方的刀剑的。而他竟然伸手来抓剑锋。

孟华心里想道：“好，我倒要看看你的手指是不是铁铸的！”情知他有古怪，也不理会，顺势就削过去。哪知这一下稍微托大，险些就着了海兰察的道儿。

一剑削出，只觉剑锋所触之处竟是软绵绵的毫不受力。原来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海兰察早已把手掌缩入袖管之中，袖子一卷一翻，裹住了孟华的剑锋。他用的是武学中的一个。“黏”字诀。“黏”字诀非是内家功夫已到炉火纯青之境，不能运用自如。拳经所谓“舍己从人”，“随曲就伸”，“不抗不顶”，“劲急则急进”，“劲缓则缓随”，如磁吸铁，紧黏不舍，便是这种“沾黏劲”的功夫。

本来“沾黏劲”的功夫孟华也会使的，但他只能用这功夫化解对方拳脚的攻势，却没想到可以用来对付利剑。像海兰察运用的神妙如斯，他是自愧

不如了。

海兰察第一招便告得手，得意之极，喝道：“撒剑！”

他只道孟华的宝剑非给他夺去不可，正自运劲要逼孟华撒剑，忽听得孟华冷冷说道：“不见得！”陡然间银光一闪，他的袖反而给削去了一幅，孟华的宝剑已是抽了出来。原来幸亏孟华警觉得早，一发觉对方是用沾黏之劲，想起了新近所学的波斯内功心法之中，有一种运劲的方法是可以消解沾黏劲的，立即使用出来。

双方交换了这招，孟华固然是不敢再有丝毫轻敌，海兰察也是不由得暗暗吃惊了。“这小子也不知哪里钻出来的，内功剑法都是这样古怪，怪不得辛七娘也吃了他的大亏。看来我是非得和他硬拼不可了！”海兰察心想。

他不敢再以沾黏之劲夺孟华的宝剑，当下霍地一个转身，双掌齐出，猛劈孟华要害。孟华身形微动，长剑一招“金针度劫”反挑上来。海兰察似乎早已料到他这一着，抢先一步，避开剑锋，立下杀手！

海兰察脚步不动，眼看孟华的剑尖堪堪就要刺着他的小腹之时，这才一个吞胸吸腹，身形突然挪后两寸。他本来是水牛般粗壮的腰躯，只是吸一口气，登时变成了好像风干的板鸭。这手上乘内功的运用之妙，不但令得阳继孟失声惊呼继之喝彩，连孟华也是料想不到。

电光石火之间，攻守形势立变。海兰察的腰躯缩小两寸，手臂却好似忽地暴长三寸，化掌为拳，一招“横身打虎”，猛捣出去。

兵法有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兵法如此，武学亦然。高手所争，便是只争毫厘的。眼看这一拳孟华已是无法避开，躺在地上的金碧漪也不禁发出一声惊呼，只恨自己无力相助，唯有闭上了眼睛，不敢再看下去。

哪知海兰察的武功固然有孟华意想不到的地方，孟华的剑法也有令他始料不及之处。

掌风剑影之间，海兰察长臂圈回，孟华一飘一闪，剑锋几乎是贴着他的肋旁穿过，说时迟，那时快，两条人影已是倏地分开。这几下兔起鹘落，快得难以形容。连在旁定睛观战的阳继孟也是看不清楚，不解海兰察那么神妙的一拳何以没有击中孟华。

原来孟华那招“金针度劫”看似少林派的达摩剑法，但却似是而非，就在海兰察那一拳打出之时，他的剑势也突然变化，竟是从海兰察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海兰察这一拳若然打下，孟华或许难免要给他打伤，但海兰察只怕也要断送一条臂膊。海兰察怎敢和他硬拼，唯有迅速变招了。

两人一合即分，一分再合。海兰察退而复上，喝道：“小子你的剑法虽然不错，要想胜我万万不能。但看在你年纪轻轻，有这成就，也很不易，我倒有怜才之念，你若肯跟随我，包保你富贵功名，一生享受不尽！”

孟华懒得和他多说，斥道：“放屁，看剑！”只说了四个字，已是一口气攻了六六三十六招，海兰察大怒道：“好小子，不识好歹，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两人斗抢攻势，一招一式，毫不放松，分寸之间，互争先手。

金碧漪听见孟华说话，知他无恙，才敢张开眼睛。一看之下，不禁又惊又喜。喜者是孟华丝毫没有受伤的迹象，剑掌争雄，他也没落下风。惊者是海兰察的武功端的十分厉害，手脚起处，全带劲风。她躺在数十步开外的距离，亦自感到劲风扑面。“看来孟大哥是可以抵挡得住，但要想胜得此人，恐怕也是很难的了。”金碧漪心想。

这一战当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看得金碧漪和阳继孟都是不禁惊心

动魄。孟华以无名剑为主，以家传的快刀之法为辅，不时还夹杂有几招崆峒派和天山派的剑法。他的一柄长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打得兴起，甚至临机自创新招。转瞬之间，斗了一百多招，各家剑法，纷然杂陈，竟无一招雷同。阳继孟固然看得眼花撩乱，海兰察也是摸不清他的底细。

但海兰察的拳脚功夫也是怪异之极，尽管他出手迅若雷霆，疾如风雨，身法步法，却是按着“八斗”“五步”，丝毫不乱。

在武学中“八斗”是指八个方向，根据“八卦”的坎离兑震巽乾坤民八个方位而来。即四个“正方向”和四个“斜方向”；“五步”是指五个立足的位置，即前进、后退、左顾、右盼和中定。这“八斗”“五步”的进退变化，讲究的本是以柔克刚，海兰察的拳掌刚健之极，脚底施展的却是绵密阴柔的身法步法，刚柔合用，更得相辅相成之妙。若非功夫已臻化境，万万不能。孟华和他斗了一百多招，丝毫也没占到便宜。

殊不知孟华固然暗暗吃惊，海兰察竟是惊奇不已，心里想道：“我平生自负无敌，如今连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打不过，给洞冥子见到，岂不笑话？”

辛七娘见孟华碰上敌手，金碧漪也还躺在地上，并无意外，心头大喜，走过来道：“小阳，你这位朋友武功很不错啊，他是谁？”

阳继孟也不知是不愿泄漏海兰察的身份，还是看得紧张，无暇回答。辛七娘看了一会，说道：“拳法是关外的长白山派，功力还在我三十年前所曾见过的长白山派掌门之上，看样子他是满洲人吧？哈，小阳，不用你告诉我，我也知道了。他是关外的第一高手，也是现今御林军的统领海兰察！小阳，你有这样遮拦的大靠山，怪不得胆敢不怕金逐流和丹丘生找你的麻烦，明知他们是要来的，你也来了。”她武功算不得第一流，见识倒是很广。

阳继孟悄悄说道：“你知道无所谓，可别说出去。”

辛七娘有点不大高兴，说道：“这样紧张干吗？嗯，你的海大人虽然厉害，恐怕也未必胜得这小子呢？”提高声音说道：“海大人，要不要我们帮忙？”

海兰察自视甚高，焉肯要一个和他交情不深的辛七娘帮忙，他一时无暇回答，连接化解了孟华七招攻势之后，方始冷冷说道：“用不着！”

其实辛七娘不过是要占点面子，说说而已。当真出手的话，恐怕她非但帮不了海兰察的什么忙，反而会帮了他的倒忙。要知辛七娘最拿手的功夫是使用喂毒暗器，论功力她远远不如海兰察，论招数的奇、快、精妙，她又远远不及孟华。海兰察和孟华相斗，拳风虎虎，剑气如虹，她哪里插得进手去？用喂毒暗器的话，在双方斗抢攻势、方位迅速变换之中，很有可能她打不着孟华，反而会打着海兰察的。

辛七娘讨了一个没趣，淡淡说道：“好，海大人你既然用不着我的帮忙，那我先上清虚观去了。”说罢走过去把金碧漪抓了起来，冷笑说道：“小丫头，你想不到还是跑不出老娘的掌心吧？”

金碧漪心中悲痛之极，闭上眼睛，叹口气道：“我以为不是梦了，哪知还是一个恶梦！”话未说完，已给辛七娘点了穴道。

孟华又惊又急，几乎给海兰察一掌劈个正着，掌锋斜削而过，肩头火辣辣作痛。海兰察喝道：“好小子，看你还敢……”“逞强”二字还未曾说出口来，孟华唰的一剑刺出，斜划两个圈圈，剑势变幻之奇之快，大出海兰察

意料之外，只听得声如裂帛，海兰察左手的衣袖又给削去一幅。

孟华定下心神，暗自想道：“漪妹已给他们捉去，我可不能再失事了。”剧斗中忽闻断魂崖上传来三下掌声，阳继孟道：“啊，洞冥子来了！”海兰察全神应战，自是不能击掌回答。阳继孟说道：“海大人，你当然可以赢得这个小子，不过洞冥子就要来到，请你让我稍尽绵力，快点打发这小子，好和洞冥子说话。如何？”阳继孟功力之深厚还在孟华之上，他的修罗阴煞功是不怕误伤海兰察的。

海兰察也怕给洞冥子见到他连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斗不过，心里笑话，于是淡淡说道：“也好。”

孟华多了一个强敌，登时险象环生。断魂崖上，隐隐传来辛七娘和洞冥子说话的声音。

“啊，七娘，原来是你！这是谁家的女娃子，你把她捉回来了？”

“这女娃子可比江上云还更值价呢，她是金逐流的女儿，不胜于金逐流的徒弟么？”

洞冥子无暇问她经过，说道：“七娘，你看见阳继孟和他的一位朋友没有？”

辛七娘道：“你的那位朋友是御林军统领海兰察对吗？”

洞冥子怔了一怔，说道：“啊，你已经知道了。”

辛七娘道：“恭喜你找到这样一位大靠山，不过，你想要他帮你的忙，你现在可得先帮他的忙了。”

洞冥子吃了一惊，说道：“什么？海大人、他、他……”

辛七娘道：“你的海大人正在和阳继孟双战一个姓孟的小子，看情形恐怕他们还未必打得过那个小子呢！”

洞冥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想道：“姓孟的小子，莫非就是孟华？不错，这小子的剑法听说已得张丹枫的衣钵真传，是很厉害，我也曾经吃过他的亏的。不过无论如何厉害，海兰察总不致输给他吧？”

此时阳继子那三下掌声已自崖下传来，洞冥子再一凝神细听，果然隐隐听得下面似有厮杀之声，心中惊疑不定，连忙跑下山去。

辛七娘一来因为不高兴海兰察的傲岸，二来因为她自己败给孟华，是以故意夸大其辞，贬低海兰察，抬高孟华。其实单打独斗，孟华和海兰察是各有所长，谁也胜不了谁。如今孟华一敌二，却已是陷入险象环生的局面了。

不过孟华虽然险象环生，急切间海兰察也还是未能得手。高手搏斗，双方也还是都能够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孟华情知片刻之后，洞冥子便会来到，只好抑制自己焦躁的心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马上救出师妹是不可能的了，没奈何，我只好先求脱身，徐图后计吧！”

他打不过海、阳二人，要求脱身还不太难。心意一决，立即一招“星汉浮搓”使将出来。这是以进为退，败中求胜的一招天山派绝招，他新近才从唐经天那里学来的。剑柄一抖，登时卷起了一片寒光，剑花错落，恍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

阳继孟想不到他看来己是在“强弩之未”的情形之下，居然还有如此凌厉的反击。他是曾经吃过孟华的亏的，不禁骤吃一惊，连忙倒纵闪避。海兰察“噫”了一声，虽然看出孟华是以进为退，但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却也不敢立下决心和孟华硬拼。他“噫”了一声，只能双掌齐飞，以雄浑的掌力荡

开繁星般洒下来的剑，力求自保。说时迟，那时快，孟华已是从缺曰冲出去了。他的轻功比海兰察还高，转眼没了踪迹。

海兰察虽然占了上风，但也生怕洞冥子来到之时，自己尚未能取胜，会给洞冥子笑话。如今孟华先自逃走，这正合他的心意，当下哈哈笑道：“穷寇莫追，由他去吧！”这句话是有心说给洞冥子听的。果然话犹未了，洞冥子就来到了。不过，海兰察却不知道，孟华虽然逃走，却没有远远躲开，他还在附近埋伏。

孟华伏地听声，只听得洞冥子问道：“那小贼是谁，如此大胆？”

阳继孟道：“正是丹丘生那个小徒弟孟华。”

洞冥子早已知道，故意装作大吃一惊的神气说道：“他的师父还没有来，这小贼居然就敢独自来了！更想不到他还敢袭击海大人。”

海兰察道：“这小贼倒是不可小觑，剑法相当不错。不过……”阳继孟不放过替海兰察吹捧的机会，接下去便道：“这小贼的本领是不错，不过，当然还不是海大人的对手！”他可不敢提自己助战之事。

海兰察微笑道：“我本来可以把这小贼抓住的，但道兄已然来到，我不想误了咱们大事，是以只好暂且放过了他。料想他也逃不出道兄掌心的。”轻轻几句说话，就把捉拿孟华的任务，推卸给洞冥子了。

阳继孟道：“不错，这小贼虽是疥癣之患，但也要抓住了他，咱们才能安心。”

洞冥子道：“明天一早，我亲自率领门下弟子去捕搜他。阳兄，你的的客人明天也会到了吧？”

阳继孟道：“最少会有一半来到。对，咱们一起去搜这小子，有这么多人，总会抓得了他的！就只怕他今晚就逃下去。”

洞冥子道：“他的师父还没有来，料想他不会就下山的。不过今晚却是不便兴师动众了。”

海兰察道：“今晚当然是不宜惊动众人的了。我此来不想给别人知道，当然你要和我先回清虚观去，咱们还有大事要商议呢。料想那小贼吓破了胆，他也决不敢来骚扰。嗯，我来到这里的消息，观中还有旁人知道吗？”

洞冥子道：“海大人早就吩咐过我，我岂敢泄漏，我是连心腹弟子也瞒住的。”

海兰察道：“很好。不过，还有件事要交代你，从现在起，你可不能再叫什么海大人了。我的身份己是你们观中一个临时请来的杂工。”洞冥子道：“请放心，我理会得。”他们边走边说，后面的话，孟华凝神细听，也听不见了。

孟华抬头一看，月亮悬挂天心，正是午夜时分。他最亲爱的人不见了，敌人也都走了。午夜空山，唯遗寂静。但他的心情却是刚刚相反，纷乱不堪。

今晚这一意外的发生，把他原定的计划完全打乱。他非但已是行藏泄露，而且由于他撞破了洞冥子和海兰察的秘密，他们是非把他杀之灭口不可了。亦即是说，他不能用天山派代表的身份去见崆峒派的掌门人了。

还有几个时辰就是明天，明天对方就将大举出动来搜捕他了。他能躲得过吗？

“当然，最好是希望三师父和金大侠明天来到，能够见得着他们。但会期还有两天，他们却不一定是明天来到。而且我的踪迹一露。只怕立即便会招来敌人的围攻。他们肯让我见金大侠和师父吗？怎么办呢？”

一阵山风吹来，孟华的头脑清醒一些，想道：“急是没有用的，我必须想个对付办法。”定下心神，仔细想了想刚才偷听到的洞冥子和海、阳二人的谈话，他忽然得了一个主意，一个非常大胆的主意！

“他们料准了我今晚不敢再去‘骚扰’，我偏偏不如他们所料，不待他们明天捉我，我今晚就送上门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胆大心细，说不定可以找到救漪妹的机会。救出漪妹，金大侠也不至于受他们威胁了。

在日间他已经摸清楚了地理形势，知道清虚观的所在，于是便即攀上断魂崖，大约四更才过，便即到了清虚观。但清虚观的房屋少说也有一百多间，却不知道洞冥子是在观中的哪个角落。

正当他要准备不顾一切，先行进去再说的时候。忽听得观后的松林中好像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孟华施展绝顶轻功，悄悄走过去听。一听之下，又惊又喜，原来其中一个正是他昨晚见过的那个洞冥子的心腹弟子大石道人。另一个人从他们的谈话之中知道，是大石道人的师弟。

只听得大石道人的师弟叽叽咕咕的埋怨：“师父忒也小心，怎会有什么奸细胆敢夜探咱们的清虚观？前两晚都没派人守夜，今晚却要咱们来喝西北风。”

大石道人说道：“师弟，你不知道。听说是来了紧要的客人，师父要和他们密室商谈，所以不能不加意防备，不但是防备外来的奸细，还得防备给掌门师伯的门下弟子知道。师父本来还要多派人的，但别的人师父相信不过，他最信任只有咱们两个，不派咱们在外面巡视派谁？”

“是什么样紧要的客人，你知道吗？”大石道人师弟问道。

“我知道其中一个是阳继孟，还有一个是辛七娘。和阳继孟同来的那个人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看师父对这个人最为敬重，看来他的来头恐怕是比阳继孟更大的了。”

“听说辛七娘捉了一个女娃子来，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辛七娘好像把她当作活宝贝一样，进了清虚观，就和那女娃躲起来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师父安排她们躲在哪间密室，只是听说有这么一桩事情，连那女娃子的面也没见过。”大石道人说道。

孟华躲在他们后面偷听，听到这里，不觉大为失望。他本来是想抓着大石道人，逼他带自己去救金碧漪的，如今连大石道人也不知她藏在什么地方，这一如意算盘可就打不通了。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是有点奇怪，师父要我找十套观中普通杂工的衣裳给他，你知道是作什么用的吗？”大石道人的师弟再问。

“这我倒知道。是给那个客人挑选一套合身的衣裳。”

“你把那客人说得如此尊贵，为何他要充当咱们观中的杂工？”

“这我就不知道了。师父只吩咐我明天带他去见管工，并交代管工，让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准多管他的闲事。”

“你没听见师父和他谈些什么吗？”

“那时他们已经谈完了，师父正在必恭必敬的请那位尊贵的客人早点安歇呢。”

孟华听到这里，忽地得了一个另外的主意，倏的就跳出来，出手如电，一指点了大石道人师弟的穴道。大石道人“啊呀”一声还未曾叫得出来，已是给孟华一把抓住。

孟华手掌按在他背心的大椎穴，在他耳边说道：“听我的话去做，否则

要你性命。”

大椎穴是人身死穴之一，大石道人为他所制焉敢不依，连忙说道：“好汉有什么吩咐？”

孟华说道：“带我去见你的师父！”

大石道人说道：“这个容易，不过……”孟华道：“不过什么？”大石道人说道：“请你告诉我，在未曾见着我的师父之前，要是有人盘问，我应该怎样说？”

孟华说道：“你不是说师父只派你两个人巡夜吗？何况你是同门之长，你带进来的客人，除了你的师父，谁敢盘问？”

大石道人道：“观中除了本门弟子还有外来客人，说不定有人半夜起来，偶然碰上。如今已是将近四更时分，客人是决计不会这个时候来的，他们见了，能不起疑？万一发生意外，你可不能、不能迁怒于我。”原来他倒不怕孟华暗算他的师父，只怕孟华万一在图谋不遂之时，先行把他杀了。他想“这小子虽然厉害，料想也还不是师父的对手。只要见到师父，我就不必害怕这小子能够杀我了。”却哪里知道，早在三年之前，他的师父就曾经败在孟华的剑下。

孟华想了一想，说道：“好，要是发生意外，自然有我对付，不用你来操心。只要你听我的话去做，我就不会杀你。”说罢便即放开大石道人，过去剥下他那师弟的道袍。

孟华的手掌虽然松开，大石道人仍然动弹不得。情知已是给他点了穴道，当下暗运本门内功，运气冲关，自行解穴。他是洞冥子的大弟子，剑法内功都是仅在师父之下，在一众同门之上。运气解穴的功夫，更是他得意本领。

哪知他不运气还好，一运气冲关，丹田穴登时痛如刀割，叫又叫不出，喉头咕咕作响。

孟华披上道袍，把斗篷拉低，遮过了半边面孔，这才回来给他解开穴道。说道：“你别打逃跑的主意，现在我虽然给你解穴道，还是点了你的隐穴的。你不信可以再行运气试试。我这点穴手法，谅你师父也不会解救。要是你解不开穴道，三天之内，定必全身血坏而亡。莫怪我言之不预！”

大石道人运气一试，果又是腹痛如绞，不禁骇然。他是武学的行家，知道点隐穴的功夫乃是最难练的一种上乘内功，他的师父也只是和他提过这个功夫，自己也还没有练成功的。至此，他才真正知道孟华的厉害，对师父必胜的信心也不觉有点动摇了。

孟华说道：“好，走吧。你熟悉观中情形，尽力避免给人碰上。只要你不运气冲关，轻功你还是可以施展的。一见到你的师父，我就立即替你解开隐穴。”他扮作大石道人的师弟，和大石一起，偷入观中。黑夜之中，看不见他的面貌，暗坳处虽然埋伏有守夜的崆峒弟子，也有两人看见他们的背影，但在那惊鸿一瞥之中，却是谁也没起疑心。

孟华的打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洞冥子擒来作为人质。要知洞冥子三年之前已是曾经败在他的剑下，经过三年的此消彼长，他的本领自是更要胜过洞冥子了。他自信要是施展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大有把握可以把洞冥子一举制伏。清虚观中他顾忌的只有海兰察一人，“如今已是四更时分，海兰察料想也已睡了。只要他们不是一起，我杀他一个措手不及，洞冥子决计逃不出我的掌心。只要捉拿着了洞冥子，那就不怕他们不把漪妹送出来和我交换了。”孟华心想。

不过毕竟是深入虎穴，孟华也不能不加倍小心。踏入了清虚观便即凝神静气，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大石道人带领他转弯抹角的深入腹地，正在带领他向东面走的时候，他忽地隐隐听到西面隐隐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再一细听，说话的这个人竟然似乎是洞冥子。不过隔着不知多少重门户，听得还是不很清楚。

另一个人也开始说话了，孟华竖起耳朵细听，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辛七娘。她的声音比较大些，好像正在和洞冥子谈论金碧漪的事情。

大石道人的听觉不如他的敏锐，似乎还没听见，仍在继续前行。孟华一把抓住了他，在他耳边说道：“你的师父在西面。”大石道人怔了一怔，说道：“不会吧？家师的卧室是在东院，穿过这个院子就到了。”

孟华冷笑道：“你别骗我，我已经听见了他说话的声音。”大石道人道：“我怎敢骗你，我不要命么？既然你说是在西面，那么咱们过去看看。说不定他是临时有事，过那边找什么客人去了。”

向西面走了一会，洞冥子和辛七娘说话的声音，不仅孟华已是听得甚为清楚，大石道人也听得见了。

只听得洞冥子说道：“不是我害怕金逐流，不过你要知道，我的掌门师兄若非万不得已，是绝不愿意太过得罪他的。他的女儿，我们必须以礼相待，不能折磨她的。”

“哦，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丫头移交你的师兄？”

“这倒不是，师兄虽然知道此事，还是不愿沾惹的。不过他如此郑重的叮嘱我，我也不能拂逆他的意思。请你把解药给我，我亲自看管她。”

“你是主人，让你看管也还罢了。但为什么你要解药？”辛七娘问道。

洞冥子笑道：“这小丫头纵然恢复武功，我也不怕她逃出我的掌心。咱们只是要她作为人质，何必令她多吃苦头。善待这个丫头，万一将来有什么不如咱们所算的话，和金逐流也还有个转圜的余地呀！”

辛七娘愤然说道：“说来说去，你们还是害怕金逐流。必要之时，你们就可以做好人，把坏事全推在我的头上！”

洞冥子道：“你可千万别这样想，我这样做，也是为你预防万一呀！咱们已经说好了共同进退的，你若还不放心，我可以当天发誓，要是辛七娘不得好死，洞冥子也一定不得好死了！”

此时孟华与大石道人已经走近他们所在的这个院子，洞冥子说的这段说话，大石道人也都听得清楚了。

大石道人不觉心头一动：“师父的声音怎的好像不大对？”要知他是洞冥子心腹徒弟，和师父相处了二十多年，洞冥子的声音在辛七娘听来丝毫是不觉有异，但听在他的耳中，却感觉得到有点儿和师父早日说话的腔调不同。

大石道人疑心顿起，不觉又再想道：“师父发誓，为什么不说一个‘我’，而是自报姓名？哼，难道竟然有人胆敢冒充我的师父，他说‘洞冥子也不得好死’，那与他无关了！”心念未已，只听得辛七娘说道：“用不着这样认真，你是主人，你喜欢怎样对待那个丫头我不便干涉，不过你要解药，这，这……”

洞冥子笑道：“辛七娘，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

孟华听得洞冥子苦苦求取解药，对他的恶感倒是不觉减了一两分，想道：“这人虽然可恶可恨，但看在他要想善待漪妹的份上待会儿我也可以让他少吃一点苦头。”在这瞬间，他几乎想改变主意，改为抓辛七娘作为人质的。

但想到洞冥子是主人，抓住洞冥子，崆峒派弟子有所顾忌，自是不敢和自己为难。抓辛七娘作为人质的话，恐怕就没有这个作用了。于是决意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解开了大石道人的穴道，轻声说道：“没你的事了，滚吧！”

大石道人有点踌躇不定，他一方面也害怕是假的师父去骗解药，于是一面跑一面大声叫道：“师父，你快来呀！”

就在他张口大叫之际，孟华已是一个飞身跃进墙头，踏进那个院子。正是：

孤身入虎穴，矢志救佳人。

## 第四十七回　真假难分误大事　　是非不辨佯糊涂

院子里面，辛七娘刚把解药掏出，尚未交到洞冥子手上。听得大石道人这么一嚷，她的心思动得极快，登时想到：“洞冥子正在这里和我说话，不过一墙之隔，大石道人焉有听不见之理，为什么他还要叫师父来？若说发现敌人，敌人也已经扑进来了，没理由要师父出去。”

孟华却是经验较浅，根本就没想到眼前的洞冥子乃是假冒，急切间也无暇细想大石道人为何那样叫嚷，他身形一起，便似离弦之箭，倏的“飞”到洞冥子跟前，按照原定计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唰的一剑，向洞冥子刺去！

辛七娘心念电转，立即把解药收回，跃过一边，静观其变。三个人的动作都是快得非常，辛七娘刚一跃开，孟华的剑尖已是指到了洞冥子胁下的软麻穴。

只听得“嗤”的一声，洞冥子的衣裳穿了一孔，可是孟华这奇快的一剑，却并没有刺着他的穴道。在那电光石火之间，他的身形只是一飘一闪，竟然就避过去了。孟华不禁大为诧异：“洞冥子怎的会有这样高明的轻功？”他感到奇怪的还不只此，在这刹那间，他还好似觉得对方这一飘一闪的奇妙身法，竟似依稀相识。但急切之间，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的了。

急切之间，他也无暇细思，一击不中，跟着又是连环三剑。心里想道：“捉错了人，也不能让眼前这个洞冥子跑掉。”要知倘若放走这人的话，倘若他是真的洞冥子，哪里还去找这个机会？

这人的身法轻灵当真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在孟华闪电般的快剑攻击之下，竟然还能够移步转形，旁边的辛七娘看来剑光好几次好像在他身上交叉穿过，他却还是没有受伤，不过，他也还是逃不出孟华剑光笼罩的圈子。

“不对，此人一定不是洞冥子”孟华突然想起一个人，刚要收剑相询。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大喝道：“谁敢这样大胆来冒充我！”跳进来一个和洞冥子一模一样的人，真的洞冥子来了！

那个假洞冥子也是此时方始认出孟华，趁着洞冥子未曾扑到，孟华的攻势倏然停止之时，连忙叫道：“你是孟华？快，快跑吧！”这人一开口说话，孟华登时就知道他是谁了？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几次帮过他的忙的，那个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张！

原来快活张不但是天下第一神偷，改容易貌之术也是仅次于他的好朋友李麻子，可以算得上是天下第二。孟华发觉是他，又惊又喜，又是后悔，心道：“我真糊涂，早就应该想到是他了。但如今他的解药未曾到手，我也未曾抓着人质，怎能马上就跑？”快活张无暇和他细说，“快跑”二字吐出唇边，立即腾身飞起，掠过围墙，辛七娘打出三枚喂毒暗器，哪里追得上他？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喝道：“给我滚下去！”人还未到，劈空掌力已是到达快活张身上。不过，快活张却没有跌落墙内的院子，而是摔在墙外。而且他虽然摔了一跤，也还是能够马上爬起来就跑了。

这个以劈空掌力震跌快活张的人正是海兰察。原来快活张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是早在孟华之前就听出了是海兰察正在赶来了。也正是如此，他才叫孟华赶快逃跑的。他知道孟华的轻功本领虽然不及自己，却在海兰察之上，只道孟华会跟着他跑，是以倒不担心孟华脱不了身，他没工夫等待孟华，赶紧去办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孟华的计划本来就是要把洞冥子抓着作为人质的，一见洞冥子出现，如何还能放过？海兰察掌劈快活张之时，正是他快剑疾攻洞冥子之际。

洞冥子已经听见了海兰察的声音，有恃无恐，喝道：“好小子，果然是你！”话犹未了，双剑相交，“■”的一声，洞冥子的长剑拿捏不牢，险些脱手。洞冥子迅速变招，一矮身躯，把当胸平刺的剑势变成了“伏地斩虎”。他快，孟华更快，他的剑尖还未触及孟华的脚跟，只觉肩头一片冰凉，孟华的剑尖已是挑破他的衣裳，指到他的肩井穴。洞冥子生怕琵琶骨被穿，百忙中一个沉肩缩肘，一招“举火撩天”，长剑反挑上来，径刺孟华小腹，这本来是攻敌之所必救以解本身之危的高招，但还是慢了半分，只听得又是“■”的一声，洞冥子的长剑脱手飞出，肩头也给划开一道伤口，幸亏还没伤着琵琶骨。

不过，孟华虽然是在三招之内打落洞冥子的长剑，并且还伤了他，但要想把洞冥子抓作人质的计划却是不能成功了。要知洞冥子毕竟是崆峒派的剑术高手，孟华倘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或许能够一招得手。如今三招方才打落对方的兵器，对方的强援已是来到了。海兰察情知追不上快活张，立即回来对付孟华。人未到，掌先发，一记劈空掌力，把孟华刺向洞冥子的剑点震歪。

孟华一个倒翻，迅即施展“黄鹄冲霄”的身法，身形平地拔起，想要掠过墙头。辛七娘躲在墙角，见他从头顶掠过，吃了一惊，连忙躲过一边。但在她闪躲之时，却也没忘暗算孟华，把手一扬，飞出一枚指环。

孟华无暇理会这个妖妇，半空中长剑一圈，“■”的一声，便把那枚指环劈为两半。

海兰察喝道：“好小子，还想跑么？”说时迟，那时快，他也从另一面跃上墙头，又是一记劈空掌，向着孟华迎面劈来。

以孟华的功力，纵然比不上海兰察，按说也不会被他的劈空掌力震得摔下去的，但不知怎的，孟华脚点墙头，正要飞身掠起之时，忽地感到胸口塞闷，呼吸不舒，竟然就给海兰察震翻了。

孟华未曾落到地上，长剑反手一撑，已是一个筋斗倒转身形，跳起来了。唰的一剑刺将出去，正好迎上跳下来追击他的海兰察。

孟华咬紧牙根，一招“万里飞霜”，接着一招“千山落木”，陡然间，只见满院子都是冷电精芒，他的一柄长剑，竟似化为数十百柄，剑影重重，从四面八方，向海兰察刺去。海兰察眼看着他已给自己的掌力震跌，不料他的剑法还是如此厉害，也是不禁吃了一惊，连忙凝神对付。

孟华使出两败俱伤的剑法，一口气刺出六六三十六剑，未能得手，忽地觉得有力不从心之感，又惊又诧：“怎的我如此不济了？”

辛七娘喘过口气，叫道：“海大人，用不着和这小子拼命，困住他就行，他跑不了的！”

原来辛七娘刚才打出的那枚指环，正是她最厉害的一种毒药暗器。指环中空，内藏毒粉。这毒粉无色无味，孟华不合用剑劈开她的毒指环，已经吸进了一撮毒粉，但他可还没有察觉。

孟华这才知着了道儿，心里想道：“我跑不了，也不能落在敌人手上。”正要回剑自戕，忽地眼睛发黑，只听得“■”的一声，他的宝剑已给海兰察打落，人也立即晕过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孟华这才渐渐苏醒过来。初时还觉头昏目眩，过了一

会，方始记得是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料想是给敌人所擒了。他试一试想站起来，哪里动弹得了。

稍稍恢复清醒之后，孟华发觉自己是被囚在暗室之中，外面似乎有人说话。

他本来就是躺在地上的，武功虽然消失，伏地听声的本领并未消失。当下耳朵贴在地上，凝神静听，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不能！”

跟着是洞冥子的声音说道：“师兄，你要保留这小子的性命？”那苍老的声音说道：“不错，这件事情必慎重处理，我不能让你马上就把这姓孟的杀掉！”

孟华这才知道，原来和洞冥子争辩的这个人正是崆峒派的掌门人洞真子。洞冥子要杀他，洞真子则是要阻拦师弟杀他。“毕竟是掌门人比较明白事情。怪不得我的三师父只是说他有耳朵软的毛病，对他还是颇有好感的。但愿这次他可不要再犯老毛病了。”孟华燃起一线希望，心中想道。

心念未已，只听得洞冥子冷冰冰的声音又已说道：“师兄，你知道这姓孟的小子是什么人吗？他是丹丘生的徒弟！咱们召集这次同门大会，为的就是要清理门户，若不斩草除根，必有后患！”

洞真子道：“我知道。但你可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洞冥子道：“他是什么身份？”洞真子道：“目前我也还未能确定，不过这锦匣既然是在他手里，我就得先问个清楚。”

原来孟华被擒之后，洞冥子在他身上搜出掌门师兄送去给唐经天的那个锦匣，锦匣里有丹丘生的档案，有洞真子写给唐经天的亲笔函件。虽然那些材料和信件，师兄都是偏袒他的，他也不能不吃惊了。兹事体大，虽然他要谋夺师兄的掌门之位，表面上也不能不尊重师兄。他想反正这个掌门人的位置，师兄已是要拱手让给他的了，倘若因此事闹翻，反而不妙。是以打算在禀明师兄之后，说服师兄同意，再杀孟华。不料师兄却是一口拒绝。

洞冥子道：“师兄，这锦匣是你托唐加源拿回去给他父亲的吧？”

洞真子道：“不错。怎样？”

洞冥子道：“孟华这小子的本领比丹丘生还要高明，当然凭他现在的本领，要想从唐经天手中夺来这个锦匣是决计不能的，但要是从唐加源手里，那他恐怕还是做得到。我不相信这样机密的事情，唐经天会交托给他！”

洞真子道：“无论如何，总得问个明白。你进去瞧瞧，他醒了没有？”

洞冥子淡淡说道：“这小子吸进了辛七娘的迷魂香，辛七娘还不放心，又给他服了酥骨散。最少也恐怕还得一天才能醒来。”

孟华这才知道，原来他已是和金碧漪一样，着了酥骨散之毒了。心想：“怪不得我不能动弹，这酥骨散果然是名副其实。不过那迷魂香却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何须等待明天，我现在不就已经醒了？”其实迷魂香的厉害，实是不在酥骨散之下，只因他已得张丹枫和天竺、波斯三家的内功心法，虽然在香迷之中，内息亦是绵绵不断，产生自然抗毒的功能，这才能够在不过三个时辰之内，便即苏醒。

洞真子道：“你不可以请辛七娘把解药给你吗？”

洞冥子冷冷说道：“师兄，辛七娘的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碰这个钉子。尤其她昨晚给人冒充我几乎骗去她的解药，她更是不放心把解药交给任何人了。”

洞真子道：“我不要酥骨散的解药，只要迷魂香的解药也不行吗？”

洞冥子道：“我知道她是不会给的。师兄，你不相信，你自己去试一试。”

洞真子有点着恼，说道：“好，反正后天才是会期，明天中午时分，他总会醒来了，我还来得及问他。你把他交给我吧。”

洞冥子道：“你把他带走，你不相信我吗？”

洞真子道：“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想早点知道真相，他一醒我就要问他的。让他在我那儿，可省得我走来走去。你不放心我把他带走，难道也是不相信我吗？”

掌门师兄这么说话，洞冥子自是不便拒绝了。当下说道：“师兄，你知道真相之后，准备如何？”

洞真子道：“要是他并非唐经天派来的，我便让你把他杀掉！”

洞冥子道：“要是他万一真的是唐经天派来的呢？”

洞真子道：“我自有处置的办法，总之我也不会马上就放虎归山让你为难的，放心吧。”

洞冥子还想说话，洞真子又道：“金逐流的女儿我让你们处置，这姓孟的你也应该放心让我处置了。”

洞冥子暗吃一惊，心道：“师兄的耳目也真不少，我只道这件事情他不知道，原来他也知道了。不知是哪个弟子告诉他的，我倒要仔细查查。”

孟华假装熟睡，故意把呼吸弄得比常人还要微弱得多。只听得脚步声走近身旁，洞真子一探他的鼻息，抓着他的手摇了一摇，孟华只觉虎口麻痒痒得好不难受。幸而他的武功虽然暂时消失，所学的上乘内功心法可没忘记，真气还在继续运行。这才能够忍住，没有叫出声来。

洞真子道：“辛七娘用的药真厉害，果然还是昏迷未醒。看这样子，我还担心他中毒太深，过了十二个时辰，恐怕也未必能够醒呢。”

洞冥子幸灾乐祸地说道：“我把他交了给你，他的死活我就管不着了。不过，师兄，你怎样将他带走。这件事情，我想你和我都是一样，不愿意让多人知道吧？”

洞真子道：“当然，你叫大石进来。”

大石道人进来之后，洞真子道：“师弟，借你这口衣箱一用。我看这口箱子是可以容纳得了一个人的。”

洞冥子拿开衣物，腾出空箱，把孟华锁在里面。叫大石道人扛着箱子把孟华送往师伯那边。

孟华在箱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到是走了好长的一段路，大石道人才把他放了下来，心里想道：“这座清虚观倒是好大。即使我武功恢复，要找漪妹，恐怕也难。”

大石道人把箱子放了下来，垂手说道：“师伯还有什么吩咐？”洞真子道：“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今日之事，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

大石道人道：“弟子懂得。”说罢便即告退。孟华听得轻轻关上房门的声音。他正在琢磨待会儿要怎样和洞真子说话，还有是否要再假昏迷一会？琢磨未定，洞真子已是把箱子打开，说道：“别假装了，出来吧！”

原来洞真子在剑术上不如师弟，但内功的造诣却是要比洞冥子高明许多。他在抓着孟华的手摇动之时拇指按着他的寸关之处，等于是替他把脉，早已知道他是假装昏迷的了。不过还未弄得清楚的是，不知他的武功是否已经恢复几分？

孟华说道：“太师叔明鉴，弟子虽然已醒了半个时辰，但还是没有气力

自己爬出来的。”

洞真子一把抓着他的琵琶骨，将他提了起来，试出他果然是武功完全消失，气力恐怕还不如一个久病初愈的人，这才放下了心，说道：“你已经醒了半个时辰，如此说来，我和师弟的谈话你都听见了？”

孟华说道：“请太师叔恕弟子无心偷听之罪。”

洞真子面色一沉，说道：“你的师父早已被逐出本门，据我所知，你也曾剑伤我的师弟洞冥子。这太师叔三字，我担当不起。”

孟华说道：“弟子那次是逼不得已才和洞冥子动手的。”他心里痛恨洞冥子，口里说出来的话，自然是直呼其名，而不尊称为“太师叔”了。

洞真子更不高兴，说道：“对啦，你的本领已是远胜我崆峒派的任何一个，客套话你就无谓说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既然偷听了我和师弟的谈话，你也该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了，请回答吧。”

孟华无暇和他解释，心想：“且先把紧要的说了再讲。我是看在师父份上才尊重他，他不认我做本门弟子，我又何必自讨没趣。”于是改过称呼，说道：“你老人家猜得不错，那个锦匣确实是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托我带来的。”

洞真子吃惊道：“如此说来，你是代表唐经天而来的了？你凭什么身份做他的代表？”要知由外人代表一派掌门，乃是武林之中自古以来从所未有的事！洞真子心想，唐经天身为武林的泰山北斗，做事焉能如此违背常理？

孟华说道：“我是用双重身份来的。”

洞真子怔了一怔，说道：“什么双重身份？”

孟华说道：“一个是天山派记名弟子的身份，一个是崆峒派的弃徒丹丘生弟子的身份！”

洞真子道：“怎么你又是天山派的记名弟子？”

孟华说道：“此话说来甚长。不过，请掌门相信，这种事情我是决计不敢欺骗你老人家的！”

洞真子吃惊未过，禁不住又再问道：“唐经天收了你做记名弟子？”孟华说道：“弟子承天山派的掌门青眼有加，他是让我做天山派的记名弟子，不是他本人的弟子。”

洞真子当然懂得这话的意思，不觉又是大吃一惊，说道：“这么说，唐经天是不论辈份和你当作平辈论交了？”孟华不便回答一个“是”字，只好给他作个默认。

洞真子既是吃惊，又是有点气愤，沉声说道：“唐经天作此安排，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孟华说道：“他是希望化干戈而为玉帛。所以叫我用双重身份来见你老人家。一方面是代表他来做鲁仲连；一方面是以崆峒派弃徒丹丘生弟子的身份，请你老人家谅解我的师父！”

洞真子沉下面色，说道：“我是崆峒掌门，清理本派门户，自会秉公办理，用不着外人多言。你的两重身份，都没有用！”说罢，拂袖而起。孟华见洞真子不肯听他说话，一时情急，冲口而出，便道：“你不是要请唐大侠主持公道的吗？若是不许外人多言，别人又如何主持公道？”

洞真子越发恼怒，说道：“我请的是天山派掌门人唐大侠，你纵然是他代表，也还不配来这里给我主持公道！”他盯着孟华说话，不但声音激动，目光也突然变得阴森可怖，竟然好似动了杀机！

原来他之所以要唐经天“主持公道”，目的只是想利用唐经天来帮他对抗金逐流。希望唐经天在看了他送去的“档案”之后，会相信丹丘生的确是“罪有应得”，支持他“清理门户”。那就不怕金逐流做丹丘生的靠山了。

但不料唐经天派来的代表，竟然就是丹丘生的徒弟孟华，倘若孟华没有今晚之事，那还好些，如今孟华不但已是和洞冥子闹翻，而且遭擒，事情之糟，莫甚于此。他如何还能指望一个处在“敌对位置”的孟华，替他支持他心目中所谓的“公道”？这刹那间他不由得突然想起洞冥子和他说过的一句话：“放虎容易捉虎难”了！要知他和洞冥子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根本的利益还是相同的。最少他自己是这样想。

孟华大为着急，说道：“好，那我就用崆峒派弃徒丹丘生弟子的身份说话，掌门，你要秉公处理，那是最好不过，但也不能听信洞冥子一面之辞！掌门容禀，弟子的师父确是冤枉的！”

洞真子心中一动，暂且强忍不发，说道：“你怎么知道是冤枉的，你有什么证据？”心想：“且听听他到底知道了一些什么？”原来他是怀疑丹丘生已把案情真相告诉孟华，要是孟华知道，那么唐经天也就不会不知道了。

孟华说道：“我虽然还没找到真凭实据，但我和唐大侠也仔细研究过档案的材料，感觉其中疑点甚多。掌门，依我们看来，你恐怕是上了洞玄子和洞冥子的当了！如今洞玄子已死，只有审问洞冥子才能知道真相！”

洞真子听得他只是猜疑，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当下便即发作，说道：“我没工夫听你的胡猜乱测，按说我是要处你犯上之罪，把你杀掉的。如今看在唐大侠的面，改为将你囚禁二十年！”要知二十年过后，唐经天料想也已死了。何况这诺言也不是一定要兑现的。

孟华急怒交加，嚷道：“你这老糊涂，你知不知道洞冥子已和海兰察勾结，要想篡夺你的掌门之位？”

洞真子冷笑道：“你这小子以下犯上也还罢了，居然还想离间我们师兄弟的感情，真是笑话！我这掌门之位本来就想让给他的，何须篡夺？”他口里这么说，心中却已隐隐感到不安，暗自想道：“原来师弟已经把御林军的统领请到，来作他的靠山，我还不知道呢。”

孟华只道他真的是完全听信了洞冥子，见他就要走开，情急之下，忽地扑过去将他抓住，叫道：“掌门……”

洞真子吃了一惊。喝道：“你干什么？”振臂一挥，“咕咚”一声，孟华重重的摔了一跤。洞真子试出他的武功并未恢复，这才放下了心。

孟华本来是浑身无力，动弹不得的，忽然能够跳了起来，虽然是立即便给洞真子摔倒，但已是足以令他惊异不已了，“奇怪，我怎的忽然有了一点气力了？”不过他摔倒地上，还是爬不起来。

“掌门，你，你不知道，他和海兰察还在阴谋把你请来观礼的正派客人一网打尽，包括金逐流金大侠在内，这个祸你担当得起么？”孟华气喘吁吁地嚷道。

洞真子面色一变，喝道：“胡说八道，你这小子想挑拨我们师兄弟不和，编造这样荒谬的慌话，真是可笑！”

孟华叫道：“这是真的，绝非谎话，请你听、听……”

话犹未了，洞真子已是喝道：“我没工夫听你的谎话、废话！”提起脚来，在地板重重一顿。

只听得轧轧声响，地下忽地一开，孟华登时在地上闪开的洞口跌了下去。

原来在这密室下面，是个六七丈高的地牢。幸而孟华一觉有变，便即默运内功心法，气沉丹田，这才没有摔坏。不过亦已摔得个发昏章廿一了。

过了好一会子，孟华才稍稍恢复一点精神，但浑身疼痛，更加没有气力了。

自从出道以来，孟华虽曾受过许多挫折，但从无一次如此之甚。就像跌进十八层地狱一样，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底下，他几乎是感到绝望了！

第一件令他难过的是，昨晚阴差阳错，他错把快活张当作了真的洞冥子，以致快活张没有骗到解药。“经过昨晚之事，那妖妇自必加倍提防，快活张纵然是天下第一神偷，只怕也难再展妙手空空的绝技了。我又无法逃出生天，有谁去救漪妹？”孟华心想。

金碧漪没人去救固然令他难过，但还有一件更重要也更令他心里不安的事情，他被困在地牢，有谁去揭发海兰察的阴谋？

“没想到洞真子竟是那么糊涂，看他刚才那副模样，是决计不会相信我的话了。嗯，我当他糊涂，恐怕还是看得起他了。唉，甚至说不定他和他的师弟都是一丘之貉！海兰察不知要用的什么毒辣手段，但没人揭发他的阴谋，侠义道事先恐怕也不会细加防备，会不会真的让他们阴谋得逞，把前来赴会的侠义道网打尽呢？”孟华从坏处着想，越想越是焦急，越想越是愤怒。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忽地眼前现出一丝光亮，原来这地牢挖得很深，洞真子利用山腹的石壁作为四周的天然墙壁。此时正是中午时分，有一线阳光透过石罅。

眼前现出一丝光亮，脑海里知觉也忽地灵光一闪了。

孟华冷静下来，想道：“我被困在这里，是决计不能指望有人把我救出去了，要想出去，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他想起刚才和洞真子吵架之时，情急之际，曾经一跃而起，虽然后力不继，但总是有了一点气力。当时他也曾感到惊诧，这气力也不知是哪里来的？

此时他冷静下来，暗自想道：“莫非我在天山所学到的内功心法，在我不知不觉之间，已是起了作用？”

他闭上眼睛，把新近学到的天竺内功心法，波斯内功心法一一想了起来。忽地心中一动：“在波斯的内功心法之中，有一个运功的法子，能助重病之人恢复生机。不知是否能解酥骨散之毒，但也不妨试试。”

地牢里无人打扰，也不怕野兽侵袭，真是最好的练功“静室”。于是孟华把一切焦虑，暂且抛之脑后，盘膝闭目，凝神运功。不知不觉的便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第一次行功完毕，张开眼睛，只见又是漆黑一片，想必已是夜晚。

精神似乎好了许多，感觉到肚子饿了。孟华试着站了起来，气力果然也恢复一些。他再试一试伸拳踢腿，演了几招，虽然便觉气喘心跳，打出去的拳头，自己也感觉是毫无力道。但总是好得多了。

在他伸拳踢腿之时，脚尖踢着一个篮子，拿过来一摸，原来篮内装的乃是食物，有饭有菜，不过饭菜都早已冷了。

孟华心想道：“洞真子若要杀我，无须下毒。”把篮中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果然并无异状，气力又增长一些。

吃饱之后，继续运功，他盘膝静坐，练这古波斯的上乘内功，辅以张丹枫所传的大周天吐纳功夫，可以替代睡眠。这次行动完满之后，漆黑的地牢

里又见些微光亮，料想已是第二天的早晨。

不知是洞真子一时忘记，还是认为他已中了酥骨散之毒，无能为力，让他身上藏有利器亦是无妨。他的佩剑，洞真子并没拿走。他是连人带剑，一同跌下地牢的。

练了约莫十二个时辰的工夫，孟华再试一试，这次他练了半套以家传的快刀化为剑法，方始有头晕目眩的感觉。自忖功力已是恢复了一两成。但所中的酥骨散之毒，则似乎尚未拔清。

上面又有人给他送饭来了，孟华不动声色，冷静观察，只觉眼睛一亮，那人揭开了洞口的盖，一条绳子垂了下来。绳子一端有个铁钩，他先把空篮吊了上去，然后把装有食物的篮子放下来。孟华听得他自言自语道：“这小子的食量倒是很大，倘若换了是我，哪能吃得下去？”

孟华吃过早饭，暗自思量：“明天便是会期，就只有今天一天了。如今我只恢复了一成功力，怎能出去，出去也商不了事。”在这短短一天之内，他能够恢复多少功力，心里实是毫无把握。而且纵然能够恢复几成功夫，是否就能脱险，也还是未可知之数。

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要尽力而为。他又想起了奢罗法师和他交换的内功心法之中，有一种练功的法子，他后来向唐经天请教，据说正是少林派始祖达摩祖师所传的“洗髓”功夫。“易筋”“洗髓”二经，正是千百年来武林中人目为正宗内功的瑰宝，倘若练到最高境界，当真有脱胎换骨的功能，孟华暗自思量：“我不求脱胎换骨，但用这洗髓经上的功夫来清除余毒，或许可以做得到吧？”练到又有人来送中饭的时候，孟华只觉神定气足，吃过中饭一试，这次果然把一套剑法练完，也无头晕目眩的感觉了。自忖功力大概已经恢复了四五成。

石壁长满青苔，滑不溜手。不过孟华恢复了四五成功力，已是可以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了。他爬到上面，把手触摸，发觉封洞的是一块铁块，推之下动，用剑也难刺穿。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苦也！”

孟华咬了一咬牙，心里想道：“事到如今，唯有尽人事而听天命罢啦！”

张丹枫留下的“玄功要决”之中，有固本培原的练功法门，此时孟华身上的余毒业己拔清，功力也恢复了将近一半，用这上乘的内功心法巩固根基，正是最为适当。

不过，“固本培原”的功夫却是不能速成的，半个白天过去了，他的“功课”还没做到一半。吃过晚饭再练，越急越是不行，最后横起心肠，把成败置之度外，这才心神宁静下来，渐渐又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这次功行完满，张开眼睛，只见漆黑的地牢又有了些微光亮，看光景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孟华试试功夫，呼的一掌，把一根石笋劈断，不由得大喜如狂，几乎就要大声喊了出来：“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的功力毕竟恢复了！”

大喜过后，一阵阴风从石罅吹进来，孟华恢复清醒，不觉又是心头一凉了。

功力虽然恢复，险境尚未脱离。而且今天已经是会期了，他能够及时脱脸，赶到会场吗？

根据昨天的经验，那人来送早饭的时间，大约是在天亮之后两个时辰的，崆峒派的门人之会恐怕早已开了。

他在焦急的等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过一个时辰左右，送饭的人已经来了。

只听得那人又在叽叽咕咕的埋怨道：“ 真倒楣，师父派我这个差使，别的同门可以去看热闹，唯有我要陪这小子。好在我还不算太笨，提早给他送了这次饭，午晚也可以送迟一个时辰。趁这空档，我也可以溜出去偷看热闹。料这小子在地牢底下，也是插翅难飞！ ”

一端系有铁钩的绳子垂下来了。孟华心头卜通通地跳，突然出手，抓住绳子一拉，成败就看此一举了。

他出手虽快，但上面那人倘若一觉不妙，立即松开绳子，关上封洞的铁板，孟华还是无法逃出生天的。好在那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恢复功力，骤吃一惊之际，还没想到要松绳索，就被孟华那股内力。猛地将他拉下来了。

那人从洞口“ 失足 ”跌下，吓得大叫“ 救命！ ”孟华双臂一伸，将他接了下来，沉声喝道：“ 要命你就别嚷！ ”其实这地牢是在洞真子的密室下面，洞真子早已离开密室，崆峒派的弟子是不敢走进那个密室的，在地牢里再大声叫嚷，也不会有人听见。那人给孟华制住，吓得魂飞魄散。好一会方才能够说出来。

“ 是，是。我不过是奉命来给你送饭的，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你可不能…… ”那人生怕孟华杀他，讨饶的说话，连珠炮似的爆出来。

孟华哪耐烦他■唆，喝道：“ 你还不值得我杀你呢。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废话少说！ ”那人诺诺连声：“ 少侠请问。 ”

“ 你们的同门大会开始了没有？ ”

“ 天一亮本派弟子聚集会场，客人们刚才也陆续由知客陪同进场。但是否已经开始，我却不知。 ”

“ 会场在什么地方？ ”“ 断魂崖和清虚观中间那块大草坪。 ”“ 金逐流金大侠来了没有？ ”“ 昨晚已经来了！ ”“ 丹丘生呢？ ”“ 小的不知道。 ”

孟华本来还有几件事情想要知道，但料想这人职位低微，问他也未必知道，时间紧迫，无暇再问下去。于是说道：“ 好，你在这里躺一躺吧。过了十二个时辰你的穴道自会解开。 ”伸指点了他的昏睡穴，跟着剥下他的道袍。

孟华把那系有铁钩的绳子一挥，插进洞口旁边的石罅，迅速攀拥而上，比用壁虎游墙功夫还快得多。

孟华扮作道人，从那密室走出去，清虚观里，留下看守的弟子寥寥无几。只有两个倒楣的道人与他迎面碰上，被他点倒，其他的人尚未发觉，就给他溜出去了。重出生天，阳光满地，孟华深深吸了口气，精神为之一畅。

只见还有一些崆峒派的弟子，大概是担任知客的，还在带领客人，三五成群的陆续向那草坪走去。孟华心里一宽：“ 看来大会还未开始。 ”他以轻灵的身法，蛇行兔伏，避开人多的地方。

不多一会，那块草坪已经遥遥在望，远远望去，只见黑压压的堆满了人。

忽听得洞真子的声音说道：“ 敝派门人大会，多蒙少林寺的两位高僧、武当派的雷长老和金大侠以及各方好友屈驾光临，实感荣宠无比。敝派此会，要商议的是两件大事。其一是推选继位掌门，其二是清理门户。要是同门并无异议，现在就开始吧。 ”

孟华心头怦怦乱跳，不知是立即冲进会场，揭破洞冥子和海兰察的阴谋的好，还是等待他师父那件“ 案子 ”在审问中才进去的好？忽然给人一把拉住！

孟华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本来已经是加倍小心了的，不料竟然给那个突如其来的人一把抓住，焉得不惊？

好在他心思转得快：“是谁有这样高明的轻功？若是敌人，他应该抓我的琵琶骨才对。”正当他要运动反击，而又稍作迟疑之际，那人已在他的耳旁低声说道：“别慌，是我！”一听这四个字，孟华骤吃一惊之后，跟着却是蓦然大喜了。

不出所料，这个人果然是快活张。

快活张道：“别作声，跟我来！”把孟华拉到岩石后面，四顾无人，取出一个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交给孟华，说道：“戴上它，就不怕有人认出你了。”

孟华说道：“御林军统领海兰察和洞冥子暗中勾结，阴谋要把赴会的侠义道一网打尽，你快点告诉金大侠。”快活张道：“我已经知道了。你放心，我们会对付他的，用不着现在就嚷出来，反而没有证据。”

孟华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正想问他第二件事情，快活张匆匆说道：“我还有紧要的事情去办，你自己见机而为吧！”说罢，身形一晃，转眼不见踪迹。

孟华本来要问他救出金碧漪没有的，只因揭发海兰察的阴谋为紧要，故此准备押后再问，哪知快活张不容他有发问的余暇，一句话也没有提及金碧漪，便走了。

孟华好生失望，颓然自忖：“要是他已经救出漪妹，他应该和我说的。看来漪妹恐怕还是在那妖妇的魔掌之中了。如今只好待我的三师父这件案子了结之后，待我见到了漪妹的父亲，再作打算啦。”

他混入会场之时，洞真子正在宣布继任掌门的人选。这继位的人选，崆峒派的门人事先都已知道。是以当他提出要让给三师弟洞冥子之时，立即便有许多趋炎附势的人附和，不仅是洞冥子的本支弟子而已。

洞冥子免不了假意谦让一番，洞真子道：“我老迈无能，早已想让贤的了。师弟，你比我精明能干得多，这重担子你不来挑，谁挑？你别客气了吧！”外人或许听不出来，洞冥子却是感觉得到，在他师兄“推位让贤”的口气之中，却是不无愤懑之意。

洞冥子心想，管你舒服不舒服，反正我这掌门人是做定了。于是得意洋洋，便即说话。正是：

轮他覆雨翻云手，夺利争名各逞强。

## 第四十八回　玉虚子离奇暴毙　丹丘生委曲求全

洞冥子干咳两声，清了清喉咙，说道：“我德薄能鲜……”一句话未曾说完，他的门下弟子也还正在鼓掌欢呼，忽听得有个人说道：“你本来就不配当这掌门！”音细而清，宛若游丝袅空，那么多人的欢呼鼓掌之声，竟然掩盖不住！

更令人注目的是，这声音竟是发自崆峒派弟子的群中，显然是他门下有人不服！众宾客惊愕不已，崆峒派的弟子更是面面相觑，刹那间不由得都是呆了。

这一下变故突如其来，大出洞冥子意料之外，在“德薄能鲜”这句“开场白”之后，他本来是要假意推让一番，然后才装作不得已接受掌门之位的。第二句话他想假惺惺说的也正是：“我本来不配当这掌门”，不料却给那人抢先说了。

洞冥子做梦也想不到，门下弟子之中，竟然有人敢公然反对他做掌门，他打的如意算盘，是想要在观礼的武林名宿面前，表现他是受到崆峒派上下一致推戴，才肯“勉为其难”的。哪知会发生这种大失面子之事。

为了维持面子，洞冥子只好装作听不见，涨红了脸，继续道：“我，我本来不配挑这掌门重担，蒙师兄厚爱……”话犹未了，刚才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师兄弟朋比为奸，私相授受，好不要脸！”这一次没有欢呼鼓掌的声音遮盖，大家听得更清楚了。

洞冥子不能装作听不见了，大怒喝道：“是谁说话，给我站出来！”

“朋比为奸”这四个字，连洞真子也骂在内。不过洞真子虽然恼怒，心里却也不无几分快意，当下说道：“师弟，这位朋友的说话虽然无礼之极，但他既然指责咱们私相授受，咱们就按照规矩去做吧，免得惹外人闲话。”

洞冥子气得发了昏，立即问道：“什么规矩？”

洞真子朗声说道：“有谁不服洞冥子当掌门的，请提出第二位人选！”一心想拥戴师父继位掌门的洞冥子本支弟子，自是纷纷为师父帮腔，洞真子连说三次，没人提出第二位人选。

洞冥子觉得多少挽回了一点颜面，正想说话，那人又抢在他的前头说了：“你培植党羽，以力服人，连掌门师兄都害怕你，谁敢对你说半个不字，不怕你诛锄异己吗？”

洞冥子蓦地一声冷笑，喝道：“这人分明不是本门弟子，特地来捣乱的！快、快抓奸细！”

说也奇怪，那个声音是从崆峒派弟子的人堆中发出来的，但每一次当那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众弟子都在留心注意旁边的人，竟然查不出是谁说话。纷纷扰扰之际，那个声音又起来了：“谁是奸细？我看你才是勾结清廷的奸细呢！”

洞冥子面色一沉，作个手势，叫众弟子停止喧闹，说道：“各位现在都可以明白了，这人是冒充崆峒派的弟子，前来兴风作浪，意图挑拨我们师兄弟不和，意图挑拨本门弟子犯上作乱的。他用心如此毒辣，各派还能相信他的一派胡言吗？”

洞冥子的心腹大弟子大石道人跟着说道：“不错，姑不论这人用心如何，本门大事，却是不容外人干预。如今本门上下，对掌门的继位人选均无异议，我看也就不必节外生枝了。”

洞真子为势所迫，只好正式宣布道：“我提出师弟洞冥子继我之位，作崆峒派的二十三代掌门人，如今上下均无异议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且慢，我有话说！”众人愕然注目，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道，扶着拐杖，一跛一拐的走入会场。

在场的宾客连金逐流在内，十九都不认识这个老道。不过武当派的长老雷震子，和少林寺的两位高僧却是知道，这个老人是当今崆峒派辈份最尊的玉虚子。

玉虚子是前任掌门洞妙真人的师父，亦即是现任掌门洞真子和即将继位的掌门人洞冥子的师伯。今年已是将九十岁的年纪，早在三十多年之前，他的徒弟接任掌门之时，他已退为“长老”，从不过问本门事务的了。他在后山独辟一洞，颐养天年，几乎足不出洞。本门弟子，也只有辈份较高，年纪上四五十岁的才见过他。

洞真子和洞冥子都是大吃一惊，齐声说道：“师伯，你老人家来做什么？”玉虚子拐杖一顿，说道：“本门兴废的大事，我怎能不来？”不知他是因衰老还是心情激动之故，说话之际，恍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大石道人赶忙过去扶他，玉虚子拐杖一挥，说道：“走开，不用你们假献殷勤。”

大石道人抢上来扶，玉虚道人眉头一皱，虽然不用拐杖打他，却也振臂一挥，在这一挥之下，大石道人不觉踉踉跄跄倒退几步。又是尴尬，又是吃惊，想不到他这位年将就木的太师伯竟然还有如此功力。

玉虚子冷笑道：“你们以为我走不动了吧？”但不知他是由于年老用力的关系，还是由于动了怒气的缘故，弓着身形，踏出去的脚步，更似摇摇欲坠。

忽地有个衣裳蔽旧的汉子说道：“老道长，走稳。请莫逞强，还是让我扶你一把吧。”

他不扶犹好，一扶之下，玉虚子身向前倾，几乎就要跌倒地上。但那人还是给他振臂一挥，不能不松开了手，退下去了。那人苦笑道：“老道长，我是一番好意，你不领情，也不用打我啊。”

玉虚子哼了一声，说道：“你是谁？”

那汉子道：“我、我，我只是……”大石道人在旁代答道：“他是一个临时请来的散工。”

玉虚子哼了一声，不再言语，拐杖顿地，突然步履如飞，很快就走到洞真子和洞冥子的面前了。原来他虽然感觉得到那个汉子本领不凡，决非一个普通的工人，但因有更重大的事情要管，也就无暇去盘问这个所谓“临时请来的散工”的来历了。

混在人丛的孟华却是不禁暗暗起疑：“莫非那厮就是海兰察？”纷乱中那个汉子早已走开，看不见了。

洞真子赔笑道：“师伯有何指示？”玉虚子道：“听说你不想当掌门人了，今天的同门大会之中要推立新掌门，是吗？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洞真子道：“我是想等待新掌门继位之后，我再陪同新掌门向师伯禀告，事先可不敢惊动你老人家。”

玉虚子道：“你这掌门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忽然又不想做了？”洞真子道：“禀师伯，师侄今年亦已六十有二了，师伯，你不是也在六十六岁那年

便退为长老的吗，我想我也应该让给年纪轻一点的人挑这重担了。”

玉虚子道：“让给年轻的一辈也好，新掌门人选推定没有？”洞真子道：“我已提议由三师弟洞冥子继位，门下弟子，均无异议。”

玉虚子忽地游目四顾，缓缓说道：”听说丹丘生回来了，他在哪儿？”

洞真子神色尴尬，讷讷说道：“丹丘生，他、他……”玉虚子厉声喝道：“他怎么样？”

丹丘生再也忍耐不住，站了起来，叫了一声：“师祖！”跟着说道：“掌门帅叔，请容弟子以待罪之身拜见师祖吧！”要知他已经是被崆峒派定为“叛徒”的身份，自是不能和本门中人站在一起的。

玉虚子哼了一声，斥责洞真子道，“哦，原来是你不许他来见我的，他犯了什么罪了？”

洞真子不敢违拗本门辈份最尊的长老，只好说道：“丹丘生，你过来吧。我让你先见了长老师伯再说。”

玉虚子抚摸丹丘生头顶，说道：“小孙孙，你怎么一去就十八年没有回来，你知道我想念得你好苦么？”原来丹丘生是个孤儿，前任掌门玉虚子的徒弟洞妙真人将他抚养成人，既是师徒，又如父子的。玉虚子看着他长大，和他的关系也好像祖孙一般。这“小孙孙”三字，是玉虚子在他小时候就叫惯了的。

丹丘生哽咽说道：“请恕徒孙不孝，徒孙以被逐弃徒的身份，不能回来探望你老人家。”

洞真子道：“师伯容禀，他在十八年前……”

玉虚子寿眉一竖，打断他的话道：“我不相信他有什么罪，我正有话要说呢！”洞真子无可奈何，只得说道：“那么请师伯先赐训示，再容弟子禀告。”

玉虚子道：“本来你还不算太老，但你既要告老让贤，掌门人让年轻一辈担当，我也赞成。”

洞真子道：“新掌门已经推定，由本门一致赞同，选立洞冥子师弟的。”

玉虚子怒道：“我还没有说话，怎能说是一致？”

洞真子道：“是，是。弟子只因不敢惊动你老人家，是以疏忽了没先请问。师伯既然这样说，敢情你老人家心目中有别的人选么？”洞冥子一听，面色变得铁青。

玉虚子道：“当然有。你忘了你师兄生前的意旨了么？”

洞真子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但不能不佯作不知，问道：“不知师伯指的是哪一桩？”

玉虚子道：“你师兄生前，早就决定了把掌门人传给丹丘生的，这不是他偏爱自己的徒弟，而是因为丹丘生的见识武功，本门中，确实没有第二个比得上他！”此言一出，崆峒派的弟子都是相顾愕然，场中鸦雀无声。

洞真子吃了一惊，不知这个年将九十的师伯，是真的老糊涂了，还是假装糊涂，当下说道：“师伯容禀，本派任何一个弟子都可以被立为掌门人，就是丹丘生不能够！”

玉虚子道：“为何不能？”洞冥子面色铁青，冷冷说道：“妙师兄生前，难道从未曾向你禀告你这位心爱徒孙所犯的事吗？”

玉虚子道：“我年纪老迈，或许忘记了也说不定，你说来给我听听。”

洞冥子道：“十八年前，丹丘生已被逐出本门。这是洞妙师兄当年以掌

门人的身份亲自裁定的！”

玉虚子道：“他犯的什么罪？”

洞冥子道：“言之实为门户之羞，不过你老人家既然问起，弟子也不能不说了。丹丘生犯的是谋杀同门，更兼劫财劫色之罪。而且在他被逐出本门之后，也还是怙恶不悛，屡与本门为敌。详情请现任掌门洞真师兄和老人家仔细说吧！”

玉虚子道：“用不着你们细说了，我还没有老得太过糊涂，记起来了！”

洞冥子面上变色，说道：“师伯记起什么？”

玉虚子道：“洞妙对我说的和你们说的并不一样！”

洞真子不觉也是变了面色，说道：“你老人家没有记错吗？

不知洞妙师兄是怎样说的？”

玉虚子干咳两声，继续说道：“我记得很清楚，你们说丹丘生犯了什么谋害同门，更兼劫财劫色之罪，但洞妙和我说，却是完全没有提起他这两条‘罪名’！”

洞冥子道：“那他为什么要把爱徒逐出门墙？”

玉虚子道：“他也没有说是把丹丘生逐出门墙，他只是说要丹丘生暂时离开崆峒，明知是委屈了徒儿，但为了顾全大局，而且丹氏生也自愿忍辱负重，才不得不如此的！”

洞冥子道：“我不敢怀疑你老人家，不过纵然洞妙师兄当真和你说了这些说话，恐怕也是因为不想你老人家太过伤心，是以替他隐瞒罪状的。不然何以说得如此含糊？”

玉虚子道：“他是没有把真相详细告诉我，不过我还记得他说过两句话……”

可以猜想得到，这两句可能就是案中关键，在场的人，不论是宾客和崆峒派的弟子都竖起耳朵来听，孟华的心情尤其紧张，只盼在玉虚子说话后，事情便可水落石出。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这紧张的时刻，但见玉虚子张开了嘴巴，那两句话却是始终没有说出来。丹丘生瞧出不妙，叫道：“师祖，你，你怎么啦？”话犹未了，玉虚子已是“咕咚”一声，像根木头似的直挺挺的倒下去了。

丹丘生连忙将师祖抱住，只觉触手僵冷，玉虚子已经气绝！

洞冥子喝道：“好呀，丹丘生，你竟敢谋害师祖！”

丹丘生又惊又怒，喝道：“你是恶人先告状，我看准是你下的毒手！”洞冥子冷笑道：“玉虚长老死在你的怀中，我可没有碰过他。众目睽睽之下，你还想抵赖！”丹丘生怒道：“放屁，我为什么要谋杀师祖，只有你才会害怕师祖说的话对你不利！”

洞冥子唰的拔出剑来，喝道：“大家都听见了，这样狂妄无礼的叛徒是不是该杀！”丹丘生道：“是你先诬陷我的。你害了师祖，还要损伤他的遗体吗？我不是怕你，待安葬师祖后你要怎样，我一定奉陪！”

洞真子劝解道：“不错，咱们此刻是该先查究玉虚师伯的死因。”他从丹丘生手中接过玉虚子的遗体，略加审视，说道：“身上并无伤痕，也看不出中毒迹象。玉虚师伯年近九旬，气衰体弱，在心情激动之下，突然暴毙，恐怕也是有的。”

丹丘生道：“师伯虽然年老，但刚才还是步履如飞，论理似乎不该这样离奇暴毙？”

洞冥子道：“好，你要追究死因，那就查个水落石出吧！”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要知他虽然身为师叔，但自知十九不是这位师侄的对手，是以趁机收篷，暗自想道：“死因是查不出来的，只要我没嫌疑，也不必多加丹丘生一条罪名了，反正他的罪名已够多啦！我无须动手，待他罪定了，名正言顺的‘清理门户’岂不更好了？”

洞真子道：“好在宾客之中有当今的天下第一神医叶隐樵先生和当今天下第一剑客金逐流大侠，就请他们两位来帮忙咱们查究死因如何？”

叶隐樵和金逐流应邀出来，仔细察视之后，叶隐樵首先说道：“并非中毒而亡，奇经八脉，却有受震荡的迹象。死因如何，恐怕是要问金大侠了。”意思甚为明显，玉虚子的死因可能是被一种极高深的武功所伤，不属于医生可以诊断出来的疾病范围金逐流仔细察视之后，对洞真子缓缓说道：“请掌门不要太过伤心，依我看来，贵派的玉虚长老恐怕真的是给人暗算致死的！”洞真子已经猜到几分，但听见这话从金逐流口中说，还是不能不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说道：“那人是怎样暗算我的师伯的，金大侠，你可看得出来吗？”

金逐流道：“这是一种极为厉害的阴毒掌力，似乎是关外长白山派能伤奇经八脉的七煞掌功夫！”

此言一出，全场轰动。不过却也证实了一点，凶手并非崆峒派的门人，亦即是洞冥子和丹丘生都脱了嫌疑了。

洞冥子虽然吃惊，却也松了口气。吃惊的是金逐流的武学如此渊博，一眼就看出了死因。不过，“他纵然看得出是七煞掌力，料想也是决计不敢怀疑我和那个凶手有关。”洞冥子心想。于是，装作悲愤莫名的样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凶手如此猖狂，竟敢在本派大会之中，暗算本派长老，当真是崆峒派开派以来从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此耻不雪，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洞真子以现任掌门人的身份说道：“这个仇当然是要报的，不过恐怕一时间不容易查出凶手，今日之会，我的意思，还是应当继续进行。”

丹丘生强抑悲痛，仔细回想一下玉虚子入场时候的情形，说道：“会议可以继续进行，但追凶也是刻不容缓。依我看来，那个据说是临时请来的散工嫌疑最大！”

金逐流点了点头，道了一声“惭愧”，说道：“本来我也看得出那人是身具武功的了，不过却不知道他是那么一个本领高强的内家高手，以至未能及时提醒玉虚老前辈小心。”

洞冥子不能不同意丹丘生的主张，说道：“好，叫大石去负责追凶吧！”

丹丘生道：“请掌门允许弟子去助一臂之力。”

洞冥子冷冷说道：“长老虽然帮你说话，但你现在还不能算是崆峒派的人，本门报仇之事，用不着你来参预！”

洞真子道：“不错，丹丘生，你的案子还未了结，你可不能离开，大石师侄，你挑选本门武功最好的十个弟子和你一起负责缉凶，赶快去吧！”

金逐流情知十个崆峒派的弟子也是抵敌不了那个凶手，不过他以宾客的身份，却也不便干预别派的事。尤其是在洞冥子说了这样的言语之后。

玉虚子遭人暗算，暴毙身亡，在场的各路英雄不禁都是议论纷纷，惊疑不定。要知玉虚子虽然年纪老迈，但内功的精纯，却是有目共睹的。是谁能有这么厉害的本领，伤了他他还不知道，以至这件事情，令得天下第一剑客金逐流都感到震惊呢？不错，现在已经知道嫌疑最大的是那个所谓“临时请

来的散工”了，但那个“散工”又是谁呢？

场中只有两个人知道凶手是谁。金逐流则只是看出了玉虚子受的是七煞掌之伤，却还猜想不到这个凶手竟然就是御林军统领海兰察。

孟华正自踌躇，要不要便即表露自己的身份，出来指证凶手。忽听得耳旁有个熟悉的声音说道：“时机未到，先别打草惊蛇！”这人是快活张。他是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在喧哗的嘈声之中，把声音凝成一线，送到孟华的耳朵里的，站在孟华旁边的人，都没听见。

孟华瞿然一省：“不错，我虽然明知是海兰察，但在未捉到他之前，我就揭破他们的阴谋，洞冥子还是可以狡辩的。”快活张有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孟华听见他说了这两句之后，回头看时，却已不知他躲到哪里去了。

“张叔叔这样吩咐我，想必他早已胸有成竹。”孟华心想，稍稍放了点心。不过孟华也还有一样想不通，玉虚子在受了暗算之后，到他暴毙之前，是有一段时间的，难道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遭人暗算，以他的武学修为，按说是不该不知道的！知道了，在死之前，为什么不说出来？

孟华猜得不错，暗算玉虚子的凶手，确实是海兰察。原来海兰察的七煞掌功夫业已练到化境，他暗算玉虚子那股掌力阴柔狠毒，初时身受者并不感觉怎么厉害，严重的后果是过后才突然发作。玉虚子不是不知，却因太过自恃，以为自己所受的一点内伤并无大碍，他想把要紧的话先说完了，再查究那个“散工”是谁的。哪知正说到最紧要的关头，那股七煞掌留在他身上的后劲突然发作！

且说在扰攘一番之后，崆峒派的弟子已把玉虚子的尸体搬回清虚观，大石道人也出来回报，说是找不到那个散工，如今正准备到山上各处搜索。

洞真子说了几句哀悼的话，便即宣告本派的同门大会继续进行。场中喧闹的声音尚未完全静止下来，那个古怪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那声音冷冷笑道：“洞冥子，你还好意思说是崆峒派上下都拥护你吗？玉虚子老前辈尸骨未寒，他刚才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他是崆峒派的长老，总不能算是外人吧？”

玉虚子临死之前，曾提出以丹丘生为崆峒派的继任掌门人选，洞真子和洞冥子本来想含混过去的，不料给这个人重新提起，弄得他们大为尴尬。而这番话也正是针对他们刚才所声言的“外人不得干涉他们本门的事”而驳斥他们的。

洞真子患得患失，在他的心里，当然是不希望给丹丘生继任掌门，但也不服气给洞冥子硬生生逼他下台，心想：“难得有这机会，扫一扫他的面子也好。即使终于还是不免给他接任掌门，他的威信也是大大不如我了。”于是貌作公正，缓缓说道：“师弟，你的意思怎样？”

洞冥子正在装作悲悼本门长老，有苦说不出来，想了好一会子，只好讷讷说道：“玉虚师伯的意见按说是应该尊重的，不过，不过，他老人家年纪老迈……”只差“老糊涂”三个字未说出来。

金逐流忽道：“我是外人，当然不便干预贵派的废立大事。我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说，玉虚子老前辈在临死之时，可是神智清醒得很啊！”

洞冥子道：“金大侠，你不知道，我们的玉虚师伯一向是很钟爱他这个小徒孙的。我不敢说他是糊涂，但一个人年纪老了，偏袒之心总是难免有的。敝派今日之会，另一件大事就是‘清理门户’，丹丘生可正是我们所要‘清理门户’的叛徒！”

武当派长老雷震子性情刚直像洪钟般的大声说道：“不错，清理门户是你们本门的事情。但按照武林规矩，要是案情尚有可疑之处，当事者不服的话，外人也可以说几句公道话的。要不然你们请我们来做什么？”

洞冥子赔笑说道：“待会儿开审丹丘生此案之时，我们当然会请你老人家评评理的。”言外之意，他们现在乃是推选本派掌门，雷震子就不该多话了。

雷震子哼了一声，说道：“我看这两件事情恐怕也有牵连吧？”

洞真子貌作公正，说道：“金大侠，你的意思怎样？请赐嘉言。”金逐流说道：“不敢当。不过既承下问，我倒有个意思，请贵掌门考虑是否可行。”洞真子道：“请金大侠赐示。”金逐流缓缓说道：“依我之见，次序不妨颠倒一下。”

洞真子道：“颠倒什么次序？”金逐流道：“贵派同门大会，原定是要推立掌门，然后进行清理门户之事，对吧？”洞真子道：“不错。”金逐流道：“我的意思，就是把这两件事情的先后次序，颠倒一下如何？”

既有玉虚子的遗言在前，又有金逐流进言于后，于理于情，身为崆峒派掌门人的洞真子，对金逐流这个提议也是不能拒绝的了。于是说道：“这样也好，洞冥师弟，你的意思怎样？”

洞冥子无可奈何，只得说道：“师兄既说好，小弟焉有异言？”心里想道：“先行清理门户，谅丹丘生也难洗脱罪名。待他叛徒身份一定，我还怕他和我争夺掌门？”

议程次序颠倒，看似一件小事，其实关键重大。当下洞真子以掌门人的身份，当众宣布，先行清理门户。说道：“现在先审丹丘生这件案子，倘若他是无罪的话，他可以重回本门，作为继任掌门人选之一；但若罪名成立，他就必须接受应得严惩！丹丘生，你有无异议？”

丹丘生道：“掌门人我是决计不敢承当的，但求此案能够公平了结，弟子于愿已足。”

洞真子道：“我身为掌门，自然不会负同门所托，公平处理，决不偏私！这么说，你是并无异议的了？”丹丘生说了一个“是”字。洞真子道：“好，洞冥师弟，请你担任指控，公布丹丘生的罪状！”

洞冥子假惺惺的先叹了一口长气，这才缓缓说道：“说起此案，实属崆峒派门户之羞。但事已如斯，我也不能顾及家丑外扬了。我说出来，请各位同门公决，也请在场的各位武林硕望秉公判断，看看我们是否该把丹丘生处以大逆不道的叛徒之罪。

“十八年前，本派弟子何洛前往米脂迎娶关中大侠牟一行的女儿，请丹丘生做他伴郎，陪他同往。不料丹丘生见色起心，竟把同门谋害。前任掌门洞妙真人将他逐出门墙，他还不知悔改，其后又屡与本门为敌，并曾伤害本门长辈，……”

洞冥子屡述丹丘生所犯的“罪”，把一切“证据”都讲得很仔细。这些“证据”，孟华早已在洞真子送给唐经天那份档案中看过，不以为异。在场的许多武林人物，却不由得大为震骇了。许多人认为丹丘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但也有人认为是证据确凿，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在众人窃窃私语，洞真子喝道：“丹丘生，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丹丘生抬起头来，昂然说道：“我没有罪！”

洞真子道：“好，你不认罪，那就得提出分辩！”

丹丘生又是斩钉截铁的说了四个字：“我不分辩！”

洞真子冷冷说道：“洞冥子对你的指控都是有证有据的，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反驳，就不由得你不认罪了！”

金逐流忽道：“我觉得这件案子似乎颇有可疑之处，不知贵掌门可否容许我以外人的身份说两句话？”

“清理门户”是件大事，案情若有可疑之处，被请来“主持公道”的武林前辈是有权说话的。一来格于武林规矩，二来洞真子也不能不尊重金逐流在武林的地位，是以心里虽不愿意，也只好赔笑说道：“金大侠请说！”

金逐流道：“丹丘生谋害同门，谁曾经目击？”洞冥子道：“有牟家的两个仆人，曾经目击。”金逐流道：“那两个仆人呢？”

洞冥子道：“早已去世。不过，我的师兄洞玄子在他们去世之前，曾经找着他们，亲耳听见他们说的。师兄当年也恐口说无凭，故此曾把那两个牟家仆人的供辞笔录下，曾交掌门师兄存案。这份供辞我也带来了，金大侠要不要看？”

金逐流道：“不用。我要的是活的人证！”

洞冥子道：“可惜我的师兄洞玄子四年前也已死了，他正是死在丹丘生剑下的。”

金逐流道：“据我所知，令师兄洞玄子似乎并非死在丹丘生剑下。不过为了避免枝节横生，此事暂且押后再谈。如今先回到你指控丹丘生谋杀同门一事，人证既然全都死了，有谁知道证供是真是假？似乎不足据此为凭吧？”言下之意，直指死去的洞玄子可能捏造证供。

洞冥子道：“好，就算这份证供不足为凭，何洛被害总是真的。丹丘生陪伴何洛前往米脂迎娶，是否应以他的嫌疑最大？”

金逐流只得点了点头，说道：“不过，这也只是嫌疑而已。只凭嫌疑似乎还不能定罪吧？”

洞真子以掌门人的身份说道：“不错，只凭嫌疑，难以定罪。但既有嫌疑，就当分辩。否则如何洗脱嫌疑？”说来说去，最后还是必须丹丘生说出当年此案的真相。

丹丘生道：“我说的话，师祖刚才已经替我说了。”洞冥子冷冷说道：“不错，玉虚长老是认为你没有罪的。但可惜他老人家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足以为你开脱罪名。”

洞真子以掌门人的身份接着说道：“不错，他老人家是本派硕果仅存的一位长老，他的意见我们当然是尊重的。但‘清理门户’兹事体大，可也不能只是凭着长老一句空空洞洞的说话，就把你的案子了结。所以你必须自己分辩！”

丹丘生道：“十八年前，我已经把我为何不公开分辩的原因对先师说，我曾发过誓，除先师之外，不向第三个人说的。不过我不相信你们真的是全不知道！”

洞真子心中有愧，但却不能不违背良心，装作大怒的神气，斥道：“我还没定你的罪名，你就要反咬我一口么？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这个做掌门人的处事不公，有心陷害你呢？”

丹丘生对他还有几分尊重，同时也还存有几分幻想。在这瞬间，丹丘生转了几次念头，终于决定“我可不能让这位掌门师叔太过难堪”，于是低下了头说道：“弟子不敢，掌门师叔要是当真不知道的话，弟子也无话可说了。”

洞冥子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你师父亲手把你逐出门墙！”辞锋锐利，咄咄逼人。以丹丘生被自己恩师所逐的这件事实，把丹丘生的“罪证”钉得更牢了。

金逐流道：“请让我再说几句话，我觉得这正是可疑之处。丹丘生倘若真的是犯了那样大的罪，他的师父又岂能只是把他逐出门墙就算了事？玉虚前辈刚才说的那段话大家都听得很清楚，他说前任掌门曾对他言道，他是为了顾全大局，不能不让爱徒暂受委屈。虽然他没说明个中原委，但从语气之中，我想任何人也可以听得出来，丹丘生其实是冤枉的，他之不愿分辩，那是为了有难言之隐！”

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在场的许多有地位的武林人物都是不由得暗暗点头。甚至崆峒派的弟子本来以为丹丘生是罪无可辩的也不觉起了疑心了。

洞冥子感觉不妙，连忙说道：“我不敢说洞妙师兄偏私，但丹丘生与他名是师徒，情如父子，溺爱之心，恐怕也是难免有的。”说至此处，顿了一顿，回过头来，再对洞真子说道：“总之，这件案我认为绝不能含糊了结，否则我们如何对得住死去的洞玄师兄、何洛师侄？”

洞真子作出无可奈何的神气，说道：“丹丘生。我不知你是否有难言之隐，但我以掌门人的身份，必须秉公办理，你要是不分辩的话，我只有判你罪名成立了。”

洞冥子冷笑道：“什么难言之隐，他分明是自知罪证确凿，难以分辩！”

在洞冥子冷笑声中，丹丘生陡地变了面色，眉毛一扬，似乎就要说话。但转瞬之间，他的面色又沉暗下去，要说的话，也终于没说出来。

金逐流道：“丹丘兄，你要是有甚顾忌，不愿当众说出真相，可否改变一个法子，由我和武当派的长老以及少林寺两位高僧作为公证，列席旁听，你向贵派的掌门人和担当指控的洞冥道长说出来？”

金逐流的提议本来是合情合理，不料丹丘生仍是摇了摇头，叹口气道：“我曾向先师发誓，除了先师之外，不向第三个人说的。我可不能背誓！”

洞冥子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凛然说道：“这分明乃是遁辞！”他作出道貌岸然的神气，却仍掩盖不了他的喜形于色。他这神色看在金逐流的眼中，金逐流越发可以断定丹丘生必是冤枉无疑。但却苦于无法替丹丘生分辩。

洞真子说道：“好，你既然没有分辩，那我只有秉公宣布了！”这一瞬间，孟华又惊又急，心里想道：“我绝不能让三师父受他们陷害！”正在准备挺身而出的时候，忽听得快活张的声音又在他的耳边说道：“你可以出去，但先别提海兰察之事。”

可是就在洞真子将要“宣判”的时候，忽听得有人大叫一声，“且慢！”另外有人，抢在孟华之前挺身而出了。

这个人是孟华的二师父段仇世。

段仇世这一出现，洞真洞冥虽然都已猜到他的来意，但洞真子以一派掌门人的身份，却是不能不保持应有的礼貌，涩声说道：“段大侠有何指教？”

段仇世缓缓说道：“指教不敢。我只是想请贵掌门在听了我的话之后，再作宣判！”

洞真子惺惺道：“不知段大侠有何话说？”

段仇世朗声说道：“我来给丹丘生作证，贵派的洞冥道长刚才指控他的罪状之中，有一项是冤枉他的！”

洞真子道：“是哪一项？”

段仇世道：“贵派的洞玄子是我所杀，你们把这笔帐算在他的头上，岂非要他代我受过？”

洞玄子死在段仇世剑下一事，崆峒派的人知道的虽然不少，但他亲自说了出来，还是不免惹起一阵骚动。洞玄子的大弟子大谷道人更是不能不装作义愤填膺的样子，大放悲声说道：“原来我的师父是被你所害，此仇非报不可！”

洞真子眉头一皱，说道：“大谷，你先别吵，听段先生说下去。段先生，请问你是因何杀了我的师弟的？”他要保持一派宗师的风度，自是不能先自袒护同门，必须按照江湖规矩，问明是非的。故此他说话倒还相当客气，只是把“大侠”的称呼改作了“先生”。

段仇世继续说道：“令师弟那天是和大魔头阳继孟一起来到石林的，据说阳继孟是要夺回石林，邀请令师弟助拳，恰好当时我也在场。”

洞真子道：“敝师弟没有说明是清理门户吗？”

段仇世道：“我只听见他说是要把丹丘生捉回山去，‘清理门户’这四个字可没听见。”

“捉回山去”可能是为了要“清理门户”，但两者的意思毕竟是不同的。要知“清理门户”是崆峒派这次大会中的正式决定，四年前洞玄子自是不便就用这四个字的。

洞真子发觉自己用语不当，只得又兜回来，说道：“洞玄子是丹丘生的师叔，既然你知道洞玄子要把他捉回山去，为何你要插手干涉敝派之事？”

段仇世淡淡说道：“我只知道丹丘生早已被贵派逐出门墙，按照江湖规矩，洞玄子似乎不能再称为他师叔了吧，我也不知道丹丘生和贵派还有什么瓜葛，只就当时的情形而论，我是丹丘生的好朋友，可不能让他给邪派妖人欺负！”

大谷道人怒道：“什么，你敢说我的师父是邪派妖人？”段仇世道：“你别缠夹不清，我说的邪派妖人是阳继孟。你的师父是邪派妖人请来的朋友，这样清楚了吧？”

阳继孟在江湖上恶名昭彰，没人敢给他分辩不是“邪派妖人”，大谷道人虽然不满段仇世损他师父，可也只好闭口了。

段仇世继续说道：“丹丘生倒还顾念旧日的师门之谊，不敢和洞玄子交手，但洞玄子要与阳继孟联手攻他，我只能替好友出头抵挡了。那次我和丹丘生也几乎伤重毙命，洞玄子不幸被我所杀，你们谁要替他报仇，我绝不推卸责任，一己承担。但我反问一句，要是我那天被他们所杀，你是否认为就是理所应当了？”

段仇世侃侃而谈，驳得洞冥子做声不得。洞真子以掌门人的身份，更是感觉面上无光。要知洞玄子去捉叛徒回山，于理还讲得通，但也不该和恶名昭彰的大魔头阳继孟联手，即使勉强辩解说是由于彼此的利害相同，一时利用，恐怕也难免要被武林正派的人所不齿了。何况崆峒派要借助外人之力来“清理门户”，而这个“外人”还是个不齿于人口的大魔头，崆峒派还有什么面子？

洞真子只怕越说越臭，只好自找台阶，说道：“洞玄师弟丧命石林，当时敝派没有别人在场，其中真相是否如段先生所说，姑且存疑。不过纵然丹丘生没有杀他以前的师叔，也不过减少一条罪而已。不能据此就说洞冥子对他的指控全部不尽不实。他要是不能分辩的话，我还是必须处他以应得的惩

罚。”

段仇世冷冷说道：“举一个例可概括其余。丹丘生不过不愿自己分辩而已，焉知他的其他罪名，不也是像你们指控他杀洞玄子一样？”

洞玄子的大弟子大谷道人怒喝道：“段仇世，你是杀害我师父的凶手，我们还没和你算帐，你又要替丹丘生辩护？”段仇世冷冷说道：“我早说过，我绝不推卸杀了贵派洞玄子的责任，我站在这儿，等着你们找我算帐！但你们冤枉了丹丘生，我也必须替他辩护！”

洞真子忙道：“大谷，你先别节外生枝。这两桩事情，不必混为一谈。”跟着说道：“段先生，你说的什么举一例可概括其余，这话恐怕也是说不通的。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必须就事论事，分开来谈。”

武当派长老雷震子站出来做和事佬，说道：“丹丘生的案子，真相如何，我不知道，不敢说。但贵派的洞玄子丧命石林一事，如今真相已明，我想说几句公道的话。”

洞真子道：“雷老前辈请说。”

雷震子道：“依我之见，这件事情只能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却也不能单独责段仇世一人。就事论事，按武林规矩，最多只能说是私人仇怨。”

私人仇怨亦即是和门派之争无涉，这个判断成立的话，崆峒派的任何人固然还可以找段仇世报仇，但性质只是属于私人的报仇，并非如丹丘生一样，是被崆峒派当作公敌的了。两方对立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洞真子一想，这个判断虽然骨子里还是帮段仇世说话的，但对于他处理丹丘生一案却也未尝无利，是以权衡轻重，便即表示接受。正是：

师弟恶行遭恶报，岂能袒护再寻仇？